细雪（下）

（日）谷崎润一郎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书名:细雪（下）

作者：（日）谷崎润一郎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次**:2001**年 月第版

印次:2001年 月第次印刷 开本： 字数：千字 书 号：ISBN 7-5312-1364-8/1230 定价：71:00元

下 卷

雪子从纪元节那天来到关西，这次一住就是四个月——二 月到五月，一点也不想回东京去，仿佛已经在芦屋扎下了根 子。可是进入六月不久，东京的大姐却珍贵地来信通知有一桩 亲事。所谓“珍贵”，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从前年三月阵场 夫人介绍那个野村以后，这回实际上是两年三个月来第一次的 说亲。再就是这几年来雪子的亲事向例由幸子先同意，然后通 知东京。长房由于姐夫从前吃过一次苦头，因此也不再主动替 雪子寻找合适的人选；可是这次却是姐夫首先提议让大姐通知 幸子，只此一点也说得上是珍贵了。不过读完那封信后，有些 处所觉得不大可靠，说不上是一门求之不得的亲事。实情是这 样：姐夫有个姐姐嫁在大垣的大地主菅野家，菅野和名古屋的 世家泽崎是世交。泽崎的上代当过贵族院议员，在当地很有名 望。这次由菅野家那位姐姐牵线，男家希望和雪子相一次亲。 按说在辰雄的哥哥姐姐当中，嫁在菅野家那位姐姐和幸子姐妹 几个最熟悉。大约在幸子二十岁那年，她和辰雄、鹤子、雪 子、妙子一起去长良川放鱼鹰，归途曾经路过菅野家住了一 宿。两三年后，原班人马又应邀去他家采过一次磨菇。幸子还 记得那次汽车从大垣开出以后，在乡间路上居然跑了接近三十 分钟。在十分荒凉的村落县道旁边拐进常绿灌木围成的小路， 小路尽头就是菅野家院宅的大门。只有五六家贫困的农户在他 家附近。从关原战役以来，菅野家就拥有一所大庄园，家庙的 堂宇和正房前后并列，中间只有一个花园相隔。长满苍苔的池 子和假山石那边，就是后院的菜圃。秋天去的那次，园里栗树 上长满了栗子，小女佣还爬到树上去给他们打栗子吃。菜肴主 要是自己种的蔬菜，可是鲜美异常，特别是酱汤里的芋子和炖 藕尤其好吃。姐夫的大姐现在已经寡居，女主人时常优闲无 事，听到幸子下肩的妹妹雪子至今还没有结婚，就说要给找个 良缘，这事以前好象别人提过，这次的亲事大概就是这位爱做 媒的遗孀发起的。不过泽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在什么情 况下说出要和雪子相亲的，鹤子那封信在这点上写的有点简 单。只说菅野姐姐来信说要让泽崎先生和雪子小姐见见面，无 论怎样希望把雪子小姐送到大垣来。泽崎是拥有数千万元家产 的有钱人，和今天的蒔冈家天差地别，不般配得有点儿滑稽。 不过对方死了太太，这次是再婚，对于蒔冈的家世以及雪子妹 妹的性格、容貌似乎已派专人到大阪神户作了仔细的调查，然 后才提出相亲的，所以还是有点希望。总之，菅野姐姐那里既 然来信这样讲了，我们不能让她的一番好意被我辜负了，不然 的话，你姐夫就下不了台。按照菅野的意思，目前只要把雪子 妹妹送去就成，至于对方的详细情况，随后再通知。所以尽管 不明底细，还望你别发牢骚，只要把雪子妹妹送去见一次面就 行。再说雪子妹妹在你那里也呆得很久了，我想让她回来一 趟，只要趁她回东京时顺便在大垣停留一下，你看好不好吧？ 菅野姐姐并没指定让谁陪同前去，你姐夫说他没空，我倒是可 以从东京去的，不过最好还是请你陪同前去，比较合适。反正 不拘泥什么形式，让两方见一次面就行，所以很对不起，可否 请你带雪子妹妹去大垣，就算是去游玩一趟。

大姐的来信说得这样轻松，可是幸子首先想到的是雪子不 一定能答应去。她接到这信以后，就悄悄地先给贞之助看。贞 之助也觉得这一举动太草率，有点儿背离常规，不象大姐往常 的行为。诚然，提起名古屋的泽崎，大阪一带也闻名已久，不 是什么来历不明的人。可是那个提出想和雪子见一面的人，究 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女方没有作出任何调查，听凭人家一句话 就把雪子送上门去，未免要招致轻率的指责。而且正因为对方 是那样一个高贵的有钱人，就会更现出女方家没有识。即使不 这样干，雪子也早就说过以前每相一次亲回绝一次，所以今后 如果再相亲，事前必须充分调查。这事长房的大姐按说应该知 道得很清楚。第二天贞之助下班回到家里，说这门亲事有点古 怪。原来那天他打听了两三个自己脑子里有印象的人，把泽崎 家现在的户主的情况能打听的都打听到了。户主泽崎毕业于早 稻田大学商科，今年四十四五岁，两三年前死去了华族出身的 妻房，他和亡妻有两三个孩子。当贵族院议员的是户主的父 亲。资产状况现在也很不错，无论如何在名古屋一带是屈指可 数的富豪。可是关于本人的人品和性格等细节问题，谁都没有 给贞之助明确的答复。不管怎样，一个能和华族结婚的百万富 豪，虽则是续弦，居然肯找没落的曲冈家的姑娘做配偶，这事 总让人感觉到有点蹊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不定对方有某 种缺憾，以致不可能找到门当户对的配偶。但是，菅野遗孀也 不会故意要把雪子介绍到那种人家去。因此想到可能又是一个

专挑长相的，指定要找一个纯日本式女子，象过去的深闺小姐 那样的人物。正当对方重金派人物色的时候，偶然听到有雪子 这样一个人，出于一时的好奇心他才提出见一面试试的。又或 者听到人家夸称雪子在芦屋姐姐家里经常代替她的姐姐照料外 甥女，外甥女和姨母的关系比和自己的母亲还亲，就认为这样 的人会喜欢前妻的子女，只要和孩子们相处得好，别的就好说 To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看中了雪子，除此而外大概不 会有别的原因了。上述两个原因之中，可能第一个原因更为重 要。他听到人家说蒔冈家那位姑娘的容貌如何如何，产生了一 种好奇心，觉得见一次面于己无损，半开玩笑地提出这个请 求。长房竟然不问底细，这么轻率地就让雪子去相亲，看来大 概是辰雄对他的姐姐只能唯命是从，不能拒绝。辰雄是种田家 的幼子后入赘萌冈家的，对于他老家的兄长们到现在还是唯唯 诺诺，抬不起头来。嫁到菅野家那个姐姐又是长姐，在辰雄心 目中无异于母亲或者婶子，姐姐说出来的话对他而言俨然就是 一道命令。鹤子信里说估计雪子妹妹不一定会同意这件亲事， 希望幸子妹妹说服她曲意顺从。亲事成不成还在其次，如果不 动员雪子妹妹去一次，你姐夫就下不了台。附笔还提到这次的 亲事虽然让人觉得不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不过缘分这东西却 时常出人意料。我们不妨接受菅野家的好意，这对雪子妹妹来 说不会有什么损失。

鹤子这封信刚到，菅野遗孀的信紧接着也来了。内容如 下：“去信通知辰雄，方知雪子小姐在你们那里。为了少走弯 路，觉得莫如直接和你商谈。大致的情况鹤子小姐大概都告诉 你了，不过不必过于把相亲之事想的那么严重。主要是好久没 有和大家见面，盼望幸子小姐带雪子小姐、妙子小姐以及从来

没有见过面的悦子姑娘一道来玩儿。乡下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 改观，可是捉萤火虫的季节就要到来了。我们这里虽则不是赏 萤的胜地，但是再过一星期，附近庄稼地里那条无名小河边 上，夜里有许多萤火虫飞来飞去，景色十分动人。捉萤火虫和 釆蘑菇、赏枫叶不一样，肯定会叫你们一开眼界。萤火虫的季 节不长，从现在起的一星期里正好是捉萤火虫的时候，以后就 不行了。再说天时的情况也有关系，连续大晴天不成，雨天也 不成，最好是头天下雨，第二天便是扑萤的最好时机。所以我 们把日期安排在下星期六和星期天，你们星期六傍晚以前光临 怎么样？趁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将抽时间安排雪子小姐和泽崎 先生见一次面。现在虽说对怎样见面还不太清楚，但估计泽崎 先生能来访问，在舍间见面。见面时间也不会太久，有半小时 到一小时就够了。说是这么说，到那天泽崎先生也许来不了， 那也没什么，主要是邀请你们来捉萤火虫。”

上面这样一封信大概是东京方面授意菅野遗孀直接写来促 驾的。幸子猜测鹤子信上尽管说“太异想天开，没什么希望”, 可是姐夫、姐姐心里却不是那样想的，很可能真的在盼望梦境 的实现。不过幸子对雪子的亲事近来好象没有了多大信心，没 有勇力不屑一顾地排斥这桩亲事。四五年前也曾发生过一次十 分相象的情况，男家也是豪门巨族，提出要求和雪子相亲。赶 紧一调查，才知道对方家庭里有乱伦事件，弄得大家都傻了 眼。所以贞之助怀疑这次似乎有点蹊跷。他发牢骚说事情固然 出于菅野遗孀的好意，不过未免有点儿捉弄人，她不按部就班 经过必要手续，突然之间直接提出叫双方会面，让人家去她那 里，不是很失礼吗？他的口气虽则很激愤，可是无论怎样说， 这桩亲事是两年三个月来第一次的亲事。幸子想到两三年前求 婚者络绎不绝，现在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原因就在于拘泥过 去的排场格式，总想非分高攀，因此来一个拒绝一个。还有妙 子的坏名声也影响及雪子。想到这些，觉得自己也有责任，良 心受到责备。菅野遗孀的建议正好是在这时提出的。幸子本来 悲观地认为社会上的同情已经完全丧失，恐怕今后谁都不会再 找上门来提亲了，此番的亲事，尽管希望极小，很靠不住，假 如直接拒绝，担心又将招致人家的反感。如果应承了下来，即 使不成功，也可借此吸引第二、第三桩亲事。要是拒绝了这桩 亲事，说不定今后一个时期内不再会有谁来说亲，更何况今年 又是雪子的灾难年。尽管幸子觉得姐夫、姐姐的想法太可笑， 但是也不一定要自贬身分，把这桩亲事当作“梦想”。虽然丈 夫提醒她还是警惕为妙，可是她倒想问他真的需要警惕吗？虽 不清楚泽崎究竟是怎样一个富豪，但毕竟是续弦，而且前妻还 留下两三个孩子。雪子和那样一个人结合，难道就不般配到滑 稽可笑的程度吗？论起曲冈家，也是世代名门呀。贞之助让她 这样一讲，也无话可说。要是这样贬低女方，不仅对不起已故 的岳父，对雪子也太过分。

夫妇俩整整考虑了一个晚上，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听凭雪子 自己决定，看学习怎么办。第二天幸子把两封信的内容扼要地 对雪子一讲，转弯抹角地探听她的志向，不料雪子毫无厌恶的 模样。还和往常那样，不明确表态。可是幸子从她那“嗯” “啊”的低微的答应声中，无意之间有所体会。觉得这个一向 自命清高的妹妹心里毕竟感到焦躁，不象过去那样对相亲挑剔 得厉害，也许心思已经起了变化。还有，为了给雪子说明这桩 亲事，幸子竭力做到不说伤害她的自尊心的话，所以雪子对这 桩亲事却没说有什么滑稽的话，更不用说会想到是半开玩笑的 恶作剧了。要是以前的话，听到对方有前妻留下的孩子，总要 盘问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好不好，岁数有多大等等的问题，可是 这次就不那样计较这些，说什么反正要回东京，要是大家把她 送到大垣，捉萤火虫倒蛮好。听到她这种口气，贞之助就说： “雪子妹妹毕竟想嫁到有钱人家去啦。”幸子因此写了一封信给 菅野遗孀，信上说：“承蒙您好意招待，我们决定前去拜访， 请多多关照。雪子本人也说乐意和对方见面。同行的有雪子、 妙子、悦子和我一共四个人。不过请谅解我说话的鲁莽，悦子 久病方愈，还没有去上学，为了便于她继续上学，预定本星期 六和星期天这个日期可否提前一天改为星期五和星期六。相亲 一事，请不要让悦子知道，只告诉她我们是去捕萤的，这层务 必请您谅解。”要求提前一天的原因是雪子回去时从大垣直达 东京，幸子她们三人想送她到蒲郡。星期五住在菅野家，星期 六就住到常磐馆去了。打算星期天下午两下在蒲郡分道扬镰， 当天就可以到家，下星期一就可以让悦子上学去了。

夏天乘火车，幸子很想穿西服，可是想到有相亲这事，只 能耐着暑热系上一条筒状博多腰带。看到妙子身上穿了象悦子 穿的那种儿童服装似的简易西服，她很羡慕。雪子由于时局关 系，不愿打扮得过于惹人注意，所以想把衣裳另外装进皮包带 去。可是因为双方联系的不是很及时，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说不 定对方已经等候在那里，那就还是打扮一下去的好，在穿着上 因此格外用了一番心。动身时贞之助和她们一起乘国营电车到 达大阪，雪子坐在他对面，贞之助仔细地打量了雪子一番，就 象才发现似的凑着幸子耳朵感叹说：“真年轻呀！”实际上谁也 不会把雪子看成是三十三岁的人。长脸盘儿，眉目间带几分忧 郁，可是一经浓妆艳抹，的确很耐看。她身上那件金线乔其纱 和服，袖子有二尺多宽，下面衬子一件淡雅的紫色内衣，那上 面的图案是疏疏落落的特大竹篮孔上印有一撮一撮的胡枝子和 瞿麦，还有波浪。这件衣裳在她所有的衣裳里与她的气质特别 相配，这次相亲的事情决定后，特地给东京挂了电话，交客车 作为快件捎来的。

“真年轻吧，”幸子学舌说，“象雪子妹妹这个年纪，按常 理是没有人能穿那么鲜艳的衣服的。”

雪子大概已经觉察到他们夫妇俩在议论她的“年轻”，所 以只管低着头。美中不足的是她眼眶上的那个阴影近来始终没

• 421 .

有褪。那是去年八月份彼得回国时的事了，她和悦子去横滨送 行的前夕，幸子发现她眼眶上那个褐色斑又隐隐约约地显露了 岀来，以后一直没有完全消失。斑痕浅的时候，不知道的人根 本看不出来，不注意这件事的人也只能看到一点很淡的痕迹。 而且以前是周期性的，大致月经前后颜色深，近来却变得全无 规律，没法预测什么时候深，什么时候浅，好象与经期根本没 有什么关系了。贞之助也担心着这件事，他说要是打针有效， 不妨让她打针试试。幸子也经常说可以找个专家治一下。可是 两年前在大阪就诊时，医生说打针得连续打多次才有疗效，况 且这个淡痕只要一结婚后就会消失，所以用不着打什么针。平 常看惯了也不觉得是什么大缺点，只有自己家里的人为它担 心，其实外人根本不把它当回事。特别是雪子本人从来不为此 烦恼，因此就听其自然了。可是偏巧象今天这样浓妆艳抹的时 候，那块褐色斑在白粉下特别明显，迎着阳光打横里看去，就 象体温计上的水根柱那样清楚。今天早晨雪子在化妆室打扮的 时候，贞之助就注意到这点了，现在坐在电车里看去，那块褐 色斑确实比什么时候都清楚，无论怎样偏心也不能瞒过人家的 眼睛。虽然幸子嘴上不说，可是心里明白她丈夫在想什么。他 们夫妇俩对于这次的相亲本来就不起劲，由于雪子脸上这个缺 点就使他们的心情格外暗淡，但是又尽量克制不要在脸上表露 出来，相互之间只能心领神会。

悦子好象已经知道今天去大垣不光是捉萤火虫，在大阪换 上火车后，她就问：“妈妈为什么不穿西服尸

“我倒真想穿西服，不过不穿和服觉得有点儿不礼貌。”

“噢。”她应了一声，可是脸上有副疑惑的表情。“怎么不 礼貌呢？妈妈。”

“这还用问吗？乡下的老年人对这类事情要求的很厉害 嘛。”

“今天大概还有别的什么名堂吧

“什么名堂？今天不就是去捉萤火虫吗*T*

“可是捉萤火虫妈妈和阿姨用得着打扮得这样漂亮吗T

“小悦，说起捉萤火虫”妙子出来打圆场了。“你瞧，图画 上不是老这样画吗？千金小姐穿着长袖和服，领着一群丫环， 这样的”她边说边做手势给悦子看，“手里拿着团扇，在水池 子边或者小桥上追赶萤火虫。不是吗？捉萤火虫就得穿上花花 绿绿的绸子和服，迈着优雅的步伐，要不然就没有这种气氛 了。”

“这么说，细姨你呢7'

“你细姨没有适合夏天穿的出客和服。今天你阿姨就是千 金小姐，我就是摩登丫环。”

妙子两三天前才去冈山烧过三七，看去那桩不幸事件在她 心里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创伤，现在她显得特别有精神。她时而 讲个故事逗悦子和两个姐姐发笑，时而象变戏法那样把小盒子 里的糖点心和雪片糕一样样取出来悄悄地送进嘴或者分给大家 吃。

“阿姨你瞧，看见三上山了。”

京都以东的地方悦子很少来，这回是第二次。她全神贯注 地观看着近江一带的景色，同时回想起去年九月随同雪子进京 时，雪子指点她看的瀨田大桥、三上山以及安土佐和山的旧城 址。当火车开出能登川车站不多久，只听到咕隆一声响，便不 知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乘客们都从窗口探出头去看，只见火 车停在庄稼地中央的路基上无法动弹，那儿的路轨有点儿弯 • 423 . 曲，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乍一看谁都不知道。有一两个职 工从机车上走下来，察看车厢底部。大家问他们出了什么事 故，他们含糊地嘟囈了几句便走开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明真相 呢，还是明知停车原因而不对旅客讲。总以为火车停上十分钟 八分钟就可以开了，结果事与愿违，后来开来的列车只能停下 来。列车上的乘务员们也走下来察看一番，有的还跑到能登川 车站去。

“出了什么事呀？妈妈。”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压了什么了吧7'

“看样子不象。”

“该快点开车呀。”

“火车停在这种地方，活见鬼！”

火车刚停时，幸子首先想到的是压死了人，她大吃一惊。 不过幸好没有压死人。要是在偏僻乡村的支线上或者在私营铁 道线上，也许经常停车，可是在国营铁道的主要干线上，火车 无缘无故一停就停了半小时以上，对于缺少旅行经验的幸子来 说，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而且谁都看得出并没有发生什么明 显的事故，火车是一点点慢下来的，最后自然而然地轰隆一声 停住了。这简直有点儿滑稽可笑，好象火车也同今天的相亲开 玩笑似的。因为平常每逢雪子说亲或者相亲的日子，多半要碰 上不吉利的或者奇怪的事，所以幸子早已为此担心，希望不要 出什么麻烦。今天幸而顺顺当当地坐上了火车，正在庆幸太平 无事而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终于又出了这种事。想到这里，幸 子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脸色便自然暗了下来。

“用不着那样着急，火车停下来喘口气，咱们趁这工夫吃

• 424 .

顿饭吧。”妙子半开玩笑说：“象这样停着车，我们正好可以从 从容容地品味品味哩。”

“是呀是呀，趁现在吃掉吧。”幸子也鼓励说，“这样的天 气，不快点吃掉就要变坏了。”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妙子早就立起身来把行李架上的提篮 和包裹拿下来了。

“细姑娘，鸡蛋卷怕变味了吧尸

“鸡肉三明治更靠不住，还是先吃它吧。”

“细姑娘的胃口真好，估摸着很久没有这样了吧！”从雪子 这句话的口气听出她一点儿也没有体会姐姐和妹妹对她的亲事 讳莫如深的关怀。又过了十五六分钟，开来一辆机车接引原先 停下的那列车，好不容易才轰隆轰隆地开走了。

她们姐妹几个上次受邀去釆蘑菇，是幸子闺女时代最后一 年的秋天，当时她和贞之助已经订婚，两三个月后就举行了婚 礼，所以那是大正十四年的事情了。十四年前，幸子二十三 岁，雪子十九岁，妙子十五岁。菅野老人那时还健在，他这人 说起话来乡音特别浓重。当地人爱把“愿意”说成“嚎呀”, 把“牌”说成“碑”，让人乐的受不了。每次听到他发出这种 乡音时，姐妹三个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示意，拼命地忍住； 直到他把“祖先的位牌”说成“祖先的位碑”时，她们便哈哈 大笑，弄得辰雄姐夫啼笑皆非。这事到现在她们还记得。地方 武士菅野的姓名还出现在描写关原战役的军事小说里，辰雄因

为这门亲事而觉得很有脸面，一有机会就拉鹤子和小姨们来到 大垣，喜滋滋地带她们去游附近的古战场和不破关的遗址。第

一次来的时候正赶上盛夏,

大家坐在一辆破汽车里，在乡间小

道上尘土飞扬，又热又闷，弄得大家精疲力竭。第二次来的时 候又被带领到同样的地方，大家没有了兴趣，无可奈何。别人 不得而知，一向以“老大阪”自豪的幸子，从小就爱好丰太阁 和淀君，对于关原战役根本没有什么兴趣。

第二次来的时候，刚好把侧屋客厅盖好，菅野家招待她 们，兼有宣告新居落成的意思。已故的菅野老人说这栋屋子是

为了睡午觉、下围棋和留宿客人修盖的，所以用“烂柯亭”命 名。那栋房子总共有两间，一间是八铺席的，另外还有一个六 铺席的套间，有一条“人”字形的长廓通向正屋。只有这栋屋 子多少釆用了一些茶室规格，显得比较雅致，但是并不纤巧单 薄，有些处所还保留着地方武士住宅那种大方的气氛，不由得 叫人产生一种幽古快感。这次她们又被让进“烂柯亭”，走到 里面一看，也许是因为积累了十几年的时代光泽吧，这屋子比 以前更加和谐宁静了。

“哎呀，欢迎诸位光临！”

客人正在八铺席的那间屋子里小憩，放眼观看院子里的新 绿，菅野遗孀带领着她的儿媳和孙儿们走进来招呼客人。幸子 和菅野的儿媳还是第一次见面。儿媳的丈夫在大垣的银行里工 作，她怀里有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婴儿，身后紧跟着一个六岁左 右的面带羞色的小男孩。她婆婆给幸子他们一一介绍说媳妇名 叫常子，六岁的孙儿名瞩助，刚生的孙女名胜子，主客双方相 互寒暄了一阵。这中间，雪子姐妹几个“长得年轻”，便成了 话题。菅野遗孀听到停车后便跑到大门去迎接，看到第一个下 车的妙子时，便认为是悦子小姑娘了。她的眼睛显然有些不 便。随后雪子、幸子一个个走下车来，她又错认为是妙子和雪 子，怀疑幸子小姐怎么没有来，而且奇怪怎么又多出一位小姑 娘，始终没有明白自己错认了人。直到走进“烂柯亭”，面对 四位客人重新叙旧时，才逐渐醒悟过来。她的儿媳妇常子也凑 趣说：“虽说是初次见面，可是闻名已久，连诸位的年龄也都 知道，不过当你们下汽车的时候就完全分辨不出谁是谁了。恕 我放肆，听说雪子表姑比我大一两岁”她婆婆马上接下去说： “常子三十一岁了。”这位儿媳前些年才嫁过来，已经生了两个 孩子，在年龄上当然看老，不过她今天似乎也粗粗打扮了一

番，可是和雪子一比，她的年龄看去反倒要大上十岁八岁。她 婆婆又说：“论年轻，妙子小姐实在年轻得很，第一次来大垣 的时候，只比这位稍大一点。第二次来是大正十四年，那时也 不过十五六岁吧。”她眨着眼睛继续说：“面对着今天的妙子小 姐，真想不到一别就有十几年了，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最初 我误认妙子小姐为悦子姑娘，这固然是我一时疏忽，不过现在 仔细端详起来，妙子小姐也不比前次大多少，最多大一两岁。 不管怎样，也只象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老太太说着说着，就 象在怀疑她自己的眼睛似的。

下午吃点心，端来了大碗凉面。吃完点心，女主人单独邀 请幸子到上房的一间屋子里，两人对坐着商量。幸子才听女主 人讲了七八分钟话，就后悔今天不该来。幸子最最感到意外的 是男方的人品操行女主人一无所知，而人品操行却是幸子所最 关心的问题。不仅如此，女主人和泽崎一面不识，据她说，泽 崎和菅野两家都是封建藩士出身，双方道义之交甚密。菅野老 人生前和泽崎父子两代都很有交情。老人去世以后，她的儿子 和泽崎家就没有多少来往了。两家上代的交情她不大清楚，在 她的记忆中泽崎本人从未拜访过她家，所以这次的婚事并没有 和他直接商量，双方的通信还是从这件婚事开始的，不过双方 既然是世交，共同的亲戚朋友来来往往的不少，听说泽崎的妻 子两三年前去世了，近来正在物色继室，而且已经提过两三家 亲事，可没有一处成功。泽崎本人年纪已过四十，还有几个孩 子，可是他却想娶个少女做继室，而且二十来岁的人最好。女 主人听到这些消息以后，想起亲戚中有一位雪子小姐，年龄需 偏大，却不妨提出来试试，因此她才写信去说合的。照规矩本 来应该请个大媒，可是这样办的话，又要考虑媒人，马马虎虎 的媒人是不行的。为了找合适的媒人而踌躇，徒然浪费时间， 还不如闪电战，尽管觉得有些突兀，她还是写了一封亲笔信给 泽崎，告诉他亲戚中有这样一位姑娘，问他是否愿意见一次 面。信寄出后一直没有回音，以为对方大概不答应这门亲事 了。又过了两个月，前些日子的那封复信来了。对方大概是根 据我写给他的信利用两个月的时间背地里进行调查研究的。

女主人说明这一切后，取出一封信让幸子看，说这就是泽 崎先生的复信。信上这样写着：

烂柯亭先生在世之日，备承高谊。尊夫人则至今未获 识荆，殊为失礼。月前拜奉惠书，盛情厚意不知所对。本 应早日奉复，又以俗务羁身，致稽时日，殊深歉疚。既蒙 垂爱介绍，自当与令亲谋面。鄙人周末（星期六及星期 0）多暇，如能于二三日前通知，定当随时晋谒。又，细 节请电话联系亦可。

信写得很短，是用文言写在筒形卷纸上的。字体和文体都 很一般化，平凡二字足以尽之。幸子读后茫然失措，说不出话 来。泽崎和菅野既然都是有地位的家族，就应该比普通人更尊 重这种场合的传统习惯：象现在这种做法，究竟怎么了？特别 是菅野家这位遗孀事前不和蒔冈家商量，凭她一己的主见写信 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她家相亲，这不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干 的事，简直是胡闹。幸子以前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性格中有这样 鲁莽的一面，也许是年纪不小了，这种作风格外突出吧。原来 她脸上有一副傲岸的相貌，显然不是个慢性子的人，难怪长房 的姐夫特别畏敬他这个姐姐。还有泽崎氏的应邀前来，也可以

说是缺乏常识的举动。不过他这一行为可以解释为本人不想得 罪菅野家。

幸子竭力隐忍着不使自己的脸上露出不满之色，女主人却 象辩解似的说：“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喜欢不受任何束缚，因 此觉得莫如先让双方见见面，有个结果，其余的事情可以推后 办，所以对于男家的情况还没有怎么调查。不过关于泽崎氏的 人品和家庭至今还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坏消息，看来不至于会有 什么明显的缺点。要是有什么疑问，见面时直接问个明白，反 倒省事。”尽管她这样说，她甚至连泽崎的前妻留下的孩子到 底是两个还是三个，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没有打听清楚。可是这 位女主人对于她自己的计划居然能进展到目前的程度，似乎还 满意得很，因而高兴地说：“所以一接到幸子小姐的复信就马 上打电话和对方联系。泽崎先生决定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来 访，女方由雪子小姐、幸子小姐和我三个出面相见。家里没有 什么东西招待，打算让常子亲自下厨，请客人在这里吃顿午 饭。至于萤火虫今天晚上就去捉。妙子小姐和悦子姑娘明天早 晨由我的孩子陪同去参观关原以及其他古迹，带着饭盒子在外 面吃饭。我们这里的会晤两点钟之前结束。”接着她又说：“姻 缘这东西是没准定的，其实我只惦念着今年是雪子小姐的灾难 年，没想到她看去还那么年轻，早知她的情况，说成二十四、 五岁人家都会相信，那就没有不符合对方要求的了吗？'

幸子这时很想能找个巧妙的借口，推说这次先去捉萤火虫 算了，相亲一事请延期举行。说心里话，她这次仅凭菅野遗孀 一封信就把雪子带到大垣来，都是由于轻信了这位女主人，认 为事情既然进展到这一步，她肯定不可能不做好充分准备。听 了她上面的一番话，幸子觉得这两家，都太不把雪子这个人放

• 430 .

在眼睛里了。她这些话要是让雪子亲自听到，雪子自然要生 气，贞之助他们也会十分生气。不难想象那个百万富豪泽崎氏 的心目中是多么瞧不起女家，连媒人都不要就写封信来要求相 亲，甚至可以猜想他应邀前来的态度是十分轻率的。幸子觉得 只要贞之助在她身这，就可以提出先调查男家身分，然后请个 媒人按照一定格式办事，用这种说给谁听都站得住脚的理由作 为挡箭牌，要求延期相亲。可是幸子毕竟是个女流之辈，面对 着正在兴头上的菅野遗孀，不便多话，而且还得顾虑东京那位 姐夫的处境，这样一来，尽管对雪子不公平，终于只能对女主 人说声多多拜托，由她去爱怎样办就怎样办，再没有其它的办 法。

“雪子妹妹，你要是嫌热，就换去身上那件衣服吧。我的 衣服也请你给脱掉”

幸子刚回到“烂柯亭”，就使个眼色示意雪子今天不要相 亲，自己也着手解腰带。可是无意之间又漏出一声灰心丧气的 叹息，还要装出是由于天热而发出的。菅野遗孀说的有些不愉 快的话她不准备告诉雪子和细姑娘，她一想起那些话就觉得喘 不过气来，所以极力想忘掉今天这一天。明天有明天的事，今 天只管去捉萤火虫好了。幸子的习性是在这种时候从来就想得 开的，总不忘记立刻把心情转变过来。可是看到还蒙在鼓里的 雪子，自己心里就不好受。为了排遣心里的闷气，她从皮箱里 取出波拉呢单衣和腰带换上，把脱下的衣裳挂在衣架上。

“必须脱了那件和服去捉萤火虫吗7'悦子怀疑地问。

“因为我身上出了汗，所以换件衣服。”幸子边答话边把衣 架子挂到长衣架上。

夜里失眠，可能是由于换了个新地方，但主要还是由于疲 劳过度。今天早晨比平时起得早，又冒暑在火车和汽车中摇晃 了半天，晚上又和孩子们一起在漆黑的田更上起劲地来回奔 跑，也许走了七八里地。不过捉萤火虫这件事在事后回想起来 很值得留恋。幸子只记得在文乐座看过一次捉萤火虫的木偶 戏，舞台面是《牵牛花日记》里的宇治川，木偶深雪和驹泽在 楼船上说悄悄话的情景。幸子总觉得捉萤火虫就得象妙子所说 的那样穿了印花长袖绸衣服，襟袖飘拂在田野的晚风中，手里 拿着团扇来回追扑流萤，那情景才有趣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回 事，那天晚上女主人说：“走在黑暗的田埋和草丛中，会弄脏 衣裳，请换上这件和服吧。”她给幸子、雪子、妙子以及悦子 每人一件花纹合适的细洋布单衣，说不准是为她们今晚捉萤火 虫特地准备的呢，还是平常准备着的浴衣。妙子笑笑说：“真 正捉萤火虫就不能象图画里那样了。”因为捉萤火虫天越黑越 好，不必在衣着上比赛雅致。出门时她们还能模模糊糊地识别 人面，等她们到达萤火虫出没的小河边上时，天色很快暗了下 来。说是小河，其实只是一条比田沟稍稍大一些的普通河道， 两岸长满了又高又密的狗尾巴草之类的杂草，遮盖着整个河 面，起初还能分辨出百米之外有一座小桥。据说萤火虫讨厌人 声和光，所以不能用手电从远处照射，走近时说话也得轻声轻 语。直到他们走到河边，还没有见萤火虫出来。有人在暗中悄 悄地说：“今晚怕不会出来了吧。” “哪里，已经有好多萤火虫 在飞了，跟我来吧。”大家于是跟着那人钻进河边的草从。这 时正好是四周仅存的一点落日余晖马上就要变成一片漆黑的微 妙时刻，萤火虫从两岸的草丛中喧唯地飞了出来，划着和狗尾 巴草同样低的弧线飞向那条小河一望无际的河岸到处都有萤火 虫在乱飞先前没有发现是由于草长得太茂盛，草丛中飞出来的 萤火虫不向天空飞，而是紧贴着水面低飞。就在天色变得墨黑 以前，浓重的夜色从低洼的河面慢慢地爬上岸来，人们的视觉 还迷迷糊糊地分辨得出，小河遥远的彼方，缭绕在河岸两旁的 几条乍明乍灭、象幽灵般的萤火光带，到现在甚至还出现在梦 境里，即使闭上眼睛都历历在目。真的，那会儿工夫是整个晚 上印象最深的时刻。只要能领略到这一点，也就实在不虚这次 捉萤火虫之行了。捉萤火虫当然不象赏樱花那样犹如一幅图 画，不妨把它说成是思索性的童话小说吧。因此它就象童话的 世界，有点儿孩子气。那个属于音乐的世界，不宜入画。要是 这种感觉能用古琴或钢琴谱出就好了

深更半夜，幸子独自这样躺在被窝中闭目驰想着，想到小 河边上那些萤火虫整夜无声无息地明明灭灭、成千上万在空中 飞舞的时候，她就被导入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浪漫心境，自 己的灵魂仿佛离开了躯体，融入了萤群，在水面上升降飘浮当 她们追逐萤火虫，那条小河特别长，无限地伸向远方。河上架 有许多小桥，她们通过小桥不时在两岸间来回奔走互相提醒着 别掉进河里生怕眼睛象萤火那样闪烁的蛇咬着他们。跟随她们 一起去的菅野家六岁的男孩喝助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在伸手不 见五指的黑夜中到处飞奔。孩子的父亲、菅野家的户主耕助这

天晚上充当向导，他怕孩子出乱子，不时“瞩助、瞩助”的高 声叫唤。那时，萤火虫多得不计其数，谁都随心所欲地说话。 可是一行人都被萤火虫吸引得四下散开，要是相互间不时时呼 唤，担心会在暗夜里失散。不知何时，幸子只和雪子两人走在 一起了。那时起了点微风，只听到河对岸悦子和妙子继继续续 的呼应声。只要是孩子们的玩意儿，三姐妹中数妙子最活泼， 身体最灵活，所以这种时候总让她陪着悦子去玩儿。幸子的耳 朵里到现在还响着河对岸传来的呼应声：“妈妈一一，你在哪 儿？' “我在这里。” “阿姨呢7’ “阿姨也在这里。” “悦子捉到二 十只萤火虫了。” “不要掉进河里去呀。”

耕助拔起路边的杂草做成扫帚那样的一个草束拿在手里， 最初不知道他用来做什么，后来才知道是用来吸引萤火虫的。 据耕助说，捉萤火虫最有名的地方是江州的守山一带和歧阜市 郊外，当地人一般捉了他们那里的名产献给权贵们，禁止随便 捕捉。大垣不是捕萤胜地，任凭捉多少也没人指责。当夜萤火 虫捉得最多的大概是耕助，其次是鵝助。父子俩勇敢地走到水 边去捕捉。耕助手里那个草束上萤火点点，犹如一把扫帚。因 为耕助一直没有回去的意思，不知要走到哪里才折回，所以她 们就建议：“风大起来了，我们赶快回去吧。”话刚出口，就被 告知他们正在往回走，不过走的不是原来那条路。尽管如此， 走了很久还没有到，可见她们来时兴致有多高。突然有人提醒 她们说：“喂！到家啦。”抬头一看，真的已经回到菅野家的后 门口了。各人手中都拿着装着萤火虫的瓶瓶罐罐。幸子和雪子 把萤火虫藏在袖筒头上攥着。

当天晚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杂乱无章地在幸子的脑袋瓜里 飞舞着。她疑心自己是做梦了，睁开眼一看，在灯光照射下，

• 434 .

透光板那里悬挂着白天曾见过的那块匾额，上面是奎堂伯写的 “烂柯亭”三字，还铃有“御赐鸠杖”的关防。幸子不知道奎 堂是谁，光是揣度“烂柯亭”那三个字。隔壁那个暗黑的套间 里似乎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掠过，她抬头一看，不知从哪里飞 进一只萤火虫，被蚊香熏得东逃西闪。先前放走大部分捉来的 萤火虫时，其中有许多飞进了屋子，就寝前关窗户时，全都被 赶到户外去了。那只萤火虫可能是遗留在什么地方的。它轻盈 地飞到五六尺高，但已经软弱得没有气力再飞，打从斜刺里掠 过那间屋子，落在幸子挂在长衣架的衣裳上。它在友禅花纹上 爬着，躲进袖筒里去了。透过青灰色的纟刍绸，还隐隐约约可以 看到它在闪闪发光。蚊香熏多了，幸子就喉痛，所以她起身灭 去香炉里的线香，顺便捉住那只萤火虫，把它包在手纸里从百 叶窗缝里放了出去。再一看，许多先前在树丛里和水池边闪闪 发光的萤火虫，几乎一只也不见了，大概都逃回那条小河边上 去了。院子里又变得漆黑一片。幸子再次钻进被窝，可是依然 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地倾听着其余三人那恬静的鼻息。在这间 八铺席的屋子里，四个人头对头沿着壁龛躺着，这边是幸子和 妙子，那边是雪子和悦子。幸子忽然听到谁在轻轻地打呼噜， 竖起耳朵再仔细一听，原来是雪子。幸子正在欣赏雪子那又细 又匀的优美鼾声，不料那被认定已经熟睡的妙子平静地问： “二姐，你还没睡吗尸

“嗯。我一点也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细姑娘，你一直没有睡着吗7’

“是呀。一到陌生的地方我就睡不着。”

“雪子妹妹可真能睡。还打呼噜哩。”

“雪姐打呼噜就象猫打呼噜一样。”

“真的，'铃'就是那样打呼噜的。”

“明天要相亲，还这样无所顾忌。”

幸子想起在睡眠问题上妙子比雪子要神经质得多。乍一看 似乎正相反，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妙子平常睡觉比一般人容 易醒，稍稍有点响动她马上就醒了，雪子却毫不在乎，遇到困 乏时，即使坐在火车的椅子里她也能蒙头大睡。

“那个人明天来这里吗尸

“是的，上午十一点左右到来，一起吃午饭。”

“我干什么呢7'

“耕助陪你和小悦去参观关原。雪子妹妹、我和菅野大姐 三个人同他会面。”

“你跟雪姐讲了这事吗7'

“方才已经给她稍稍透了点风”

幸子因为今天悦子一天没有离开她，所以没有机会和雪子 谈明天相亲的事。方才捕萤火虫时，幸子趁机悄悄地对雪子 说：“雪子妹妹，明天中午就要见到他哩。”雪子只应了一声 “嗯”，只管跟着她姐姐不声不响地在黑暗中走路。幸子也接不 上话，就此沉默不语了。诚如妙子说的那样，听了雪子轻松的 鼾声，就可以看出她对于明天的相亲并不是那么牵肠挂肚的。

“象雪姐那样经历多了的人，也许已经不把相亲当作一回 事了。”

“许是这样吧。不过，这人也太没意思了。”

“妈妈和你阿姨去过关原多次了，这次就不去了。细姑娘 还是小时候去过一次，她还想去看看，所以今天请细姑娘和小 悦一块儿去。”悦子让她妈妈这样一讲，似乎领会到今天肯定 是有什么事情，若是往常，她非缠住雪子一起去不可，今天却 乖乖地答应了。她和耕助、嶋助、妙子以及携带饭盒的老仆一 行五人坐上接他们的汽车出发了。随后幸子帮雪子在“烂柯 亭”那间六铺席的套间里穿戴打扮，常子穿过走廓来通知说： “客人到了。”

姐妹两个被带进正房最最里面的客厅。那是一间十二铺席 的旧式客厅，墙上安装着书院式的窗子，黝黑发亮的厚实板壁 外面，还有一个与客厅配套的花园，透过老枫树的嫩叶可以看 到对面房屋的屋脊，洗手水钵近旁的石榴树正开着花。从那一 带直到洲渚边都是用粘板岩铺的路，沿路长着许许多多木贼。 幸子对着眼前的景色恋恋不舍，心想这儿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花 园和客厅呢。过了一阵，她的记忆逐渐活了过来，她渐渐地想 起还是二十年前第一次来访时，不就是被迎进这间屋子里的

吗？不过当时还没有盖造“烂柯亭”，大姐夫夫妇和幸子等五 个人一起住的大客厅， 的事情幸子全都忘了， 前面丛生着很多木贼，

仿佛就是这个屋子。说来也很离谱，别 却只记得水钵那一带的木贼。因为走廓 象两脚那样的青色细茎飞快地长成一片

• 437 .

很是少见。当时在她脑子里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到今天还没 有磨灭。当姐妹两个走进客厅时，客人正在和菅野遗孀叙初次 见面的礼，等女主人把幸子姐妹介绍给大家后，大家才依次就 座。泽崎背对正面的壁龛，幸子和雪子背向侧面的纸门，面向 院子里的阳光；菅野遗孀坐在末席，面向正面的壁龛。入席以 前，泽崎跪向壁龛——那里的铜花瓶里供着未生流挠枝的蜘蛛 抱蛋，象是在欣赏立轴上的书法。幸子和雪子趁这一会儿工夫 向他背影望去。说是四十四五岁，外表看去也就这么个岁数， 人长得瘦瘦的，个儿不高，脸色略带病态。言谈举止、待人接 物都很一般，没有财主派头。他身上那套茶色西服尽管还有个 样子，可是已显得有些旧了，那件富士绸的衬衫似乎下过多次 水而变得发了黄，条纹丝袜子上的花纹也快要消失了。和幸子 姐妹相比，这身衣装显得太粗陋了，证明他今天并不重视这个 相亲，同时也说明他的生活非常俭朴。

这时不知泽崎是否读过通立轴上的诗，他转身坐到席位上说: “星岩这个立轴实在不错！听说府上收藏着许多星岩写的字。”

“呵！呵！”女主人彬彬有礼地笑着。看来用上面那种话奉 承这位老太太最有成效，她一下子和颜悦色地说：“据说亡夫 的祖父曾师事过星岩先生。”

大家聊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话，女主人告诉泽崎家里藏有 几幅星岩夫人红兰写的扇面和屏风。还有赖山阳的女弟子名重 一时的江马细香的墨迹。细香家曾是大垣藩的侍医，和菅野家 似乎有交往，菅野家里还有细香的父亲兰斋的信札。泽崎也搬 出了细香和赖山阳的恋爱关系、山阳当时游美浓的轶事，以及 《湘梦遗稿》等类事情作为谈助。女主人也跟着附和几句，表 示她也知道一些这种消息。

“先夫曾经给细香画的墨竹题过词，他一直珍藏着那幅画， 经常拿出来那幅墨竹给客人看，讲述细香的生平，不知不觉间 连我也记住了。”

“啊，是嘛尊翁毕竟兴趣广泛。我还陪他下过几次围棋， 他经常叫我来'烂柯亭'，我说我一定登门，见识见识珍藏的 书画。”

“今天本来想奉陪您去'烂柯亭'，不巧那里已经住上了 人”女主人一面这样说着，一面随便招呼一下直到那时闲得无 聊的幸子姐妹们，“为了留宿萌冈先生家的几位，那里的屋子 都用上了。”

“真的，这个客厅也非常好。”幸子好不容易有机会说话， “可是'烂柯亭'那边和正屋不衔接，所以非常安静，确实是 一个好住所。住在那里，没有任何旅馆比得上。”

“呵，呵。”女主人又笑了笑，“您说得好，只要您愿意， 尽管长住那里先夫晚年爱清静，所以长年呆在'烂柯亭'里不 大外出。”

“请问'烂柯亭'的'烂柯'一词为何解7'

“噢，这个问题泽崎先生了解”女主人这句话让人觉得是 在测验。

“这个”泽崎突然变了脸色，随即又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 子很不愉快地说：“据说晋朝有个名叫王质的樵夫，在山中看 童了下围棋，等童子下完一局棋，他的斧把儿都烂掉了，是不 是这样？'

“这”那时泽崎的脸色越发难看了，紧皱着眉头。女主人 不再追问下去，只呵呵地一笑。奇怪的是她那笑声听去有点儿 不怀好意，场面顿时变得很尴尬。

“请吧，只是没有什么准备”常子这时坐到泽崎的食盘前， 拿起青九谷瓷的酒瓶敬酒。

虽说今天是家常便饭，可是食盘中的菜肴可以看岀大部分 是从大垣菜馆子里叫来的。天气这样热，比起小城市的和风菜 馆做出来的划一的筵席菜肴来，幸子宁愿吃他家厨房里做出来 的新鲜蔬菜。她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生鯛鱼片放到嘴里一试，果 然味道不好。对于鍋鱼特别敏感的幸子，连忙举起一杯酒和着 软绵绵的生鱼片一起咽下，很久都没有再动筷子。遍观食盘， 能引起她食欲的只有一样盐烤香鱼。从女主人刚才道谢的话里 听出泽崎送来了冰镇香鱼作为礼物，然后在这里烤熟了端出来 的，很有一种自己的风味。

“雪子妹妹，你尝尝香鱼吧。”

幸子想到由于自己的唐突，弄得一座扫兴，总想设法弥补 一下。可是泽崎不易亲近，只好和雪子攀话。雪子最初就没有 说话的机会，一直低着头坐在那里，现在幸子叫她吃香鱼，她 只是点点头应了一声“好的”。

“香鱼很合雪子小姐的口味吗尸女主人问。

“是的。”雪子又点头应了一声。幸子接着就说：“我很爱 吃香鱼，不过妹妹比我更爱吃。”

“啊！这就好了。今天没有什么端的上桌面的菜，合口味 的怕一样也没有。正在犯愁，多亏泽崎先生送来了香鱼。”

“呆在我们这样的乡下，很难吃得上这样新鲜的香鱼。”常 子插嘴说。“何况还镇了许多冰，真劳驾您了。这样好的香鱼 是哪里捉来的呢*T*

“是长良川捉来的。”泽崎的心情渐渐开朗了。“昨天晚上 打电话托了人，刚才在歧阜站又让人送上火车的。”

• 440 .

“这实在太麻烦您了。”

“我们也托您的福。”幸子接下女主人的话说。

谈话从香鱼开始一点点活跃起来，什么歧阜县境内的名胜古 迹啦，日本的莱茵河啦，下吕温泉啦，养老的瀑布啦，昨天晚上 的捉萤火虫啦等等，大家七嘴八舌地谈着。不过怎么也不象最初 那样有劲，相互之间只是为了活跃气氛，才东拉西扯搬出几句话 来凑凑热闹的。幸子因为自己酒量好，所以觉得这种时候主人方 面如果能稍微劝劝酒应酬一番就好了。可是十二铺席的一个大客 厅里，四个人稀稀落落地坐着，而且男客只有一个，难怪常子想 换到其它层去呢。再说又是夏天的中午，即使劝酒，也不宜多喝。 菅野遗孀和雪子食盘里的第一杯酒全都冷了，幸子的第一杯酒先 前和着生鱼片一起喝干了，只留下一个空杯子，可是常子只知道 给泽崎斟酒，她仿佛认为不用给娘儿们斟酒是天经地义。泽崎呢, 不知道是情绪不好还是客气，或者真的不爱喝酒，给他斟三次酒, 他才装做接受一次，实际上不过喝了两三杯酒。女主人一再劝泽 崎宽坐，他却推说坐得挺舒服，依然并着他那穿了西装裤子的双 膝端端正正地跪坐在那里。

“请问您常去大阪神户那些地方吗7'

“是的，神户虽则不大去，大阪一年总要去一两次的。”

幸子无论如何也弄不懂这位号称“百万富翁”的泽崎怎么 会应允和雪子相亲，他到底有什么动机，莫非这个人有什么缺 陷。她今天一直从这个角度加以观察，可是到现在为止，从他 的言谈举止中都没有发现什么特殊异常的地方。只在人家问到 陌生问题时，他的态度有点儿滑稽可笑。不懂就说不懂好了， 何必那样不高兴呢。这不就露出他本性来了吗？这样一想，发 现他眉毛下面鼻梁两旁青筋暴露，显出他肝火很旺。再说，这

也许是幸子的心理作用，她觉得泽崎看东西有点娘们儿，是消 极的，甚至有点儿上战战兢兢的味道，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不 可告人的秘密似的。不过比起以上这些来，幸子老早就觉察到 此人似乎无意相亲。刚才当泽崎正在和女主人谈天时，幸子发 现他几次注视雪子的面貌，仿佛要在雪子脸上找出什么东西似 的。他那消极的冷冰冰的眼光此后就一直不再看雪子了。尽管 女主人婆媳两个煞费苦心地给他俩创造交谈机会，泽崎碍于情 面也只和雪子讲上一两句话，马上又转向别人。这固然是雪子 一味唯唯诺诺的原因，鼓不起劲来。但显然是由于泽崎不欣赏 雪子。猜想起来，主要原因说不定就在雪子左眼眶那块褐色斑 上。对于雪子脸上那块隐约可见的褐色斑，从昨天起幸子就一 直感到很失望，只巴望它今天能褪得淡一些，岂知到了今天， 那块褐色斑比昨天更深了。尽管雪子毫不在意它的存在，今天 早晨还要照往常那样多施脂粉，可是呆在她身边帮她打扮的幸 子却对她说：“雪子妹妹，你白粉施得太多啦，” 一面不露痕迹 地抹掉她脸上过多的香粉，把胭脂涂到她眼眶下面，用尽各种 方法遮掩，仍然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幸子走进这客厅后，一直 提心胆怕被发觉。从婆媳两个的态度上看不出她们究竟发现了 这个问题没有。倒霉的是耀眼的阳光直射在雪子的脸上。不过 雪子自己并不把她那块褐色斑当作弱点，所以一点儿也没有胆 怯怕丑的神情，举止泰然自若，多少解救了当时那个尴尬的场 面，这也是事实。可是幸子却认为雪子脸上那块褐色斑比昨天 坐在省线电车里的时候更引人注目，要是让她久坐在那个客厅 里确实让幸子受不了。

“请恕我十分放肆，我该告辞了。”午饭刚吃完，泽崎就急 急忙忙立起身来告辞。幸子这才安下心来。

• 442 .

“专程来这么一趟，在家住一晚怎么样明天又是星期天， 可以让他们陪同几位去刚才提到过的养老的瀑布。”

幸子辞谢了女主人的挽留，等悦子一回来，马上收拾东西 动身，正好赶上预定的三点零九分的客车。这样，五点半左右 就可以到达蒲郡了。尽管是周六，二等车里却空得很，四个人 恰好占了面对面两排座位。刚一坐定，这几天的劳累全都冒了 出来，大家软弱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季节快要入梅，天 空阴沉沉的，车厢里又湿又闷，幸子和雪子背靠着椅子打起盹 来，妙子和悦子打开《朝日周刊》和 建期日每日》读着，过 了一会儿，妙子突然嚷了起来：

“小悦，萤火虫跑啦！”她边说边取下挂在窗口的盛萤火虫 的罐罐，放在悦子膝上。那罐罐是昨天晚上菅野家的老仆人临 时为悦子做的，他用一只去了底的空罐头筒和两块纱布，当场 做出这个盛萤火虫的罐罐。悦子郑重其事地把它拿上火车。可 是不知何时罐子被打开了，一两只萤火虫从缝缝里爬了出来。

“好啦，好啦，我帮你把罐子系紧。”

马口铁罐头筒滑溜光圆，妙子看到悦子系不好那带子，就 拿过来放在自己膝上。只见罐中的萤火虫大白天里在阴暗处仍 然一闪一闪地发出青光。

“哎呀，小悦，你来看。”妙子把罐头筒递给悦子，“那是

什么，里面的许多东西不象是萤火虫”

悦子看了一眼罐子，说：“那是蜘蛛呀，细姨。”

“真的是蜘蛛。”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正说着的时候，象米粒般大小的小蜘 蛛一个接一个地爬了出来。

“哎呀，不好了 ！不好了 ！”妙子把罐头筒扔在座位上站了 起来，悦子也跟着站了起来，吵醒幸子和雪子。

“怎么啦？细姑娘。”

“蜘蛛，蜘蛛”

夹在小蜘蛛中间一只大得出奇的东西爬出来，四个人终于 都坐不住了。

“细姑娘，把那罐子扔掉。”

妙子把那罐子扔在地板上，一只蝗虫大概受了惊从罐子里 飞了出来，在地板上蹦了几下，飞到过道的那一头去了。

“唉，真可惜，那些萤火虫”瞅着那罐子悦子恨恨地说。

“好啦，我替你把那些蜘蛛除去。”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五十 岁上下的男旅客，一身和服，看去象是当地人的样子，一直在 含笑观看这件事。这时他捡起地板上的罐头说：“请借我一个 发卡或者别的什么用一下。”

幸子把一个发卡给他。他利用发卡把罐子里的蜘蛛一个个 挑出来扔在地板上，用木屐踩仔细地踩死。捉蜘蛛时发卡头上 带出来一些草，幸好大部分萤火虫留在罐中。

“小姐，还有一些萤火虫活着。”那男的重新系好纱布，左 右倒转那罐子察看说：“把罐子拿到盥洗室去洒上点儿水吧。”

“小悦，顺便好好洗一下手，手碰了萤火虫就有毒。”

“妈妈，萤火虫的气味真难闻。”悦子嗅了嗅自己的手说，

• 444 .

“是一股青草的气味。”

“小姐，不要扔掉死萤火虫，留着可以做药哩。”

“可以做什么药引子7’妙子问。

“晒干了收藏起来，如果身上有烫伤和碰伤，可以和饭粒 拌和着敷在受伤处。”

“真的有用吗7’

“我没有试过，听说可以治病。”

好容易火车才开过尾张一之宫，幸子姐妹几个从来没有坐 慢车经过这地带，每到一个无名小站都周到地停车，厌倦得叫 人难以忍受，以为歧阜到名古屋那段路是无止尽的。一会儿工 夫，幸子与雪子又想睡觉了。

“到了名古屋，妈妈。看见城子了，阿姨”悦子正要叫醒 她们，车厢里拥进了许多乘客，幸子和雪子睁了一下眼睛。可 是火车一开出名古屋，姐妹俩又睡着了。火车开到大府附近， 天下起了雨，可是她们两姐妹睡得连下雨都不知道。妙子立起 身来关上玻璃窗，一下子这里那里的窗子都关上了。车厢里格 外闷热，大部分乘客都瞌睡起来了。这时，坐在幸子一行斜对 面的、过道那边的前四排上坐着一位陆军军官，背对着她们在 哼着舒伯特的小夜曲。

暗夜的歌声

抑郁忧伤

宁静沉寂

寥廓空旷

那军官坐在席位上一动不动地唱着。幸子姐妹俩刚醒，起

• 445 .

初不知道谁在唱歌。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只有歌声在荡澜，听上 去好像有谁在开留声机。由幸子姐妹们这边看去，只看见那个 人穿着军服的背影和侧脸的一部分，显然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 伙子，唱起歌来还有些不好意思。幸子一行在大垣上车时就看 见这个军官坐在车上了，不过看不见他的前脸。先前闹萤火虫 风波时，乘客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她们身上，那个军官一定看见 她们。他大概是为了排遣无聊和驱除睡魔而唱歌的，他似乎对 自己的歌声挺有信心的，又觉得背后有漂亮女人在听他唱，所 以唱得并不是很自然。一曲唱完，更加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 头。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唱起舒伯特的 衝玫瑯 来。

纯洁无瑕的野玫瑰

色泽娇艳逗人爱

少年见它开了花

百看不厌永盼睐

这些歌穿插在德国电影 昧完成交响曲》，幸子姐妹们都 很熟悉。她们并不想唱却自然而然地随和起来，随后声音越来 越大，开始合上军官的歌声。她们从背后看到军官的脸一直红 到脖子根了。突然间他的歌声越来越大，兴奋得有些颤抖了。 军官的座位和幸子们的座位中间有一段距离，反倒有利于这种 场合，因为双方可以尽情合唱。不久合唱完毕，车厢里又回到 原先的沉寂。军官也沉寂下来，又羞怯地低下了他的头。火车 到站了，他悄悄地立起身来象逃跑似的溜下了车。

“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那位军官的脸。”妙子说。

幸子一行还是第一次游蒲郡。这次想来的原因，完全出于

. 446 .

贞之助曾推荐那里有个一流的旅馆常磐馆。贞之助每月要去名 古屋一两次，他经常说一定带她们去蒲郡，悦子一定喜欢那个 地方。他一再许下诺言说这次准去，这次一定去，可是每次都 吹了。她们今天去蒲郡，就是贞之助想出来的主意。贞之助 说：“原来打算去名古屋时顺便去玩一下，可是因为没空，没 有时间陪同你们去。现在你们趁这个机会自己去也好。不过这 次时间紧迫了一点，但是也还能玩上半天。”贞之助不仅这样 说，还打电话给常磐馆为她们联系好房间。幸子自从去年不用 丈夫陪同去了一次东京以后，已经有了独自旅行的经验，胆子 也更大了。当她得知这次能去蒲郡，她就象小孩子那样高高兴 兴地动身了。等到她们来到常磐馆一看，她真的感谢丈夫为她 们安排的旅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相亲后没有留下多了的 印象，如果就这样和雪子在大垣火车站上分手，将留下一辈子 没法形容的恶劣心情。对幸子来说，她自己的不愉快倒没什 么，让雪子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再让她孤影悄然地回东京，确 实有些不忍心，多亏自己的丈夫想出这样一个好主意。今天在 菅野家那桩事情幸子自己固然竭力不去想它，最可喜的是她看 到雪子似乎充分享受了这一夜的旅馆生活——悦子和妙子也是 这样，她这才稍微轻松点。更幸运的是第二天早晨雨停止了， 天气转好。而且正如贞之助预料的那样，这个旅馆的各种设 备、娱乐场所以及海边的景色等等，悦子都感到高兴非凡。尤 其难得的是幸子看到雪子心情舒畅，仿佛已经把昨天的相亲丢 在脑后似的，确实值得高兴。只此一点，幸子就觉得蒲郡之行 是值得的。因此她们一切都能按计划进行，下午两点多钟来到 蒲郡火车站，幸子等乘下行车，雪子乘上行车，两班车之间有 十四五分钟的差距，她们就在站台东西分袂了。

上行车后开，雪子把幸子、妙子和悦子送走后又等了一会 儿，才坐上往东开的慢车。雪子不是没有想到远距离旅行坐慢 车的闷损无聊，可是不坐慢车就得托旅馆买快车票，在丰桥换 车也很麻烦，所以决定坐直达东京的慢车。坐上车以后，她取 岀塞在提包里的法朗士的短篇小说集打开读着，可是心情总觉 得不舒畅，读不进书，不久就抛开书本靠着车窗呆呆地看着窗 外。她知道自己心情沉重是由于两三天来肉体上的劳累以及适 才和大家尽情消遣作乐的反应。另外还因为想到今后又必须在 东京熬上几个月，心中很难受。特别是这次在芦屋呆的时间长 了，以为从此可以远离东京了；再加旅途中在一个不熟识的车 站上忽然变成单身一人，就觉得格外寂寞。刚才临分手时悦子 还开玩笑似地说：“今天阿姨别去东京了，送我回去吧。”尽管 当时自己仅仅轻松地应了她一声“我马上还要来的”，可是不 是说假话，现在她却一本正经地考虑什么时候能再回芦屋的问 题了。

二等车厢里比昨天还空，四个人的座位让雪子一个人占 了，盘膝坐在席位上，背靠着想打个盹，可是她左肩疼痛得转 不了头，不能象昨天那样安眠，稍稍睡了一会，马上又惊醒 了。就这样迷迷糊糊过了三四十分钟，火车开过辨天岛的时 候，她就完全醒了。其实此前不久，雪子发现她对面四五排处 面对着她有个男的坐在那里直盯着她的睡态，因此她才惊醒 的。那个男人见她穿上草屐，安静地坐端正身体，他就把眼光 移向窗外。可是一会儿好像有什么事放不下似的，回过头来一 个劲儿瞟雪子。雪子对那个人无礼的眼光最初只觉得不愉快， 后来才想到他死瞅着自己似乎另有原因。就在这时，她觉得似 乎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人的脸。那人大概四十岁上下，一身灰色白条纺西装，翻领衬衫，黑黑的脸，头发服服贴贴地向 两边分梳，身体又瘦又矮，总觉得是个乡下绅士，一把阳伞夹 在两腿中间，伞柄上叠放着两只手，先是下巴须支在手背上， 现在身体后倾，头顶的棚架上放着一顶雪白的巴拿马帽子。究 竟这个人是谁呢，雪子无论怎样也想不起来。每当对方的眼光 射向这边时，这边就有意避开，这边的眼光射向对方时，对方 也躲开。彼此都在打最对方。雪子想起那个男人刚才是在丰桥 站上车的，却记不清有什么熟人在丰桥一带。突然间她想到 此人也许是三枝，还是十多年前大姐夫说合让他们相过一次亲 的。当初相亲时，三枝是丰桥市的富豪，这个男人十之八九大 概就是当初那个三枝了。那时雪子看不起他，觉得他的相貌十 足的乡下绅士气息，样子一般。尽管大姐夫热心撮合，但她仍 然坚持己见，干脆拒绝。十余年后的今天又邂逅相遇，他还是 一点没变。这个人并不特别丑陋，不过第一次见到时他的脸就 看老，现在比起十年前并不老多少，只是比以前更乡气罢了。 正由于他的这一特征，雪子在过去多次相亲所见过的许多“面 孔”中还能模糊地记得他那张脸。当雪子认出是他的时候， 对方似乎也稍稍觉察到这一点了，一下子局促不安地把他的脸 别转过去。尽管他把脸别过去，他还将信将疑似的趁雪子不注 意的时候一再悄悄地偷看她。这个人如果确实是三枝的话，当 时除了相亲那次以外，他还到上本町老家访问过一两次，见过 雪子一面，醉心于雪子的容貌并热烈地求过婚。所以即使雪子 忘了这件事，对方却还记着雪子。那男子大概不是为了雪子的 衰老而生疑，也许他还诧异雪子为何依旧年轻，几乎和十余年 前相亲时一样年轻，到今天还打扮得和大姑娘一样。但愿对方 死死地瞅着自己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不过到底不愉快让人家目不转睛地看着。

雪子想到十余年来自己接连相了许多次亲，就在昨天还相 了一次亲，今天是相亲后回家去，这事要是让那个人知道的话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担心起来。而且不巧的是今天和前天不一 样，身上穿的是比较朴素的印花和服，脸部的化妆也极粗糙， 她知道自己在乘火车旅行时不宜化妆。她几次想起身去打扮一 下，可是在这种场合她不甘示弱，她不愿意经过那男子跟前去 盥洗室，连从手提包里悄悄地取出化妆盒都不愿意。她看出对 方的目的地不是东京，因为他也坐在这辆慢车上，她一直在为 不知道他将在什么地方下车而担心。火车快要到达藤枝站时， 对方站起身来取下行李架上的巴拿马帽子戴上，临下车时还有 意无意地扫了雪子一眼。

可是那个男的到站下车后，雪子困倦的脑子里却连继不断 地浮现出那次和他相亲的经过。他们大概是昭和二年相过亲。

不，也许是昭和三年那时自己很年轻，那次相亲大概是雪子的 第一次相亲。不过，自己为何讨厌那个男子呢？大姐夫十分肯

帮忙，说什么“三枝家是丰桥市屈指可数的有钱人家，本人又

是财产继承人,

照说雪子妹妹不至于不满”。什么“对于目前

的曲冈家来说,

委实有些高攀亲事。”又是什么“亲事已经发

展到这种程度，要是雪子妹妹再不同意，我的脸就没处搁了”。 这样那样的想尽办法劝说。可是不论大姐夫用什么办法劝，她 都不答应，原因是那个人长得笨头笨脑的缺少秀气。其实这不 是唯一的理由。不仅长相难看，据说那个人中学时因病没有升 学，实际上是因学习太次。了解到这点以后，雪子就更加拒绝 这门亲事。再说她觉得即使成了有钱人家的太太，要闷居在丰 桥这种小城市里一辈子，日子过得也太无聊了。她二姐很同情 她，她甚至提出比雪子更强硬的抗议说：“把她嫁到那样的死 乡下去，对雪子妹妹来说太可怜了。”不过，无论是二姐还是 雪子，当时确实是存心和大姐夫作对。那时父亲刚过世，一向 低头服小的大姐夫一下子威风起来，姐妹俩都很反感这种行 为。正好在这样的时候，大姐夫却想利用兄长的权力逼婚，天 真地认为只要施加一下压力就会使雪子乖乖地就范。不仅雪子 气愤这种行为，连幸子和妙子都动了火，三姐妹因此团结一致 和姐夫作对。姐夫最生气的是无论他怎样征求雪子的意见，雪 子从来不清楚表明拒绝，只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直到姐 夫很难堪时，她才断然拒绝。姐夫责难她，她推说年轻姑娘得 顾点体统，对这类事情在别人面前不能明确答复，最后本人否 出嫁，从言谈举止上也是可以看得出的。其实她早已知道这门 亲事是姐夫银行里的上司牵的线，为了让姐夫更加骑虎难下， 她才故意拖延答复的。总之，毕竟自己和那个男的没有缘分， 不过他的倒楣却倒在被利用来充当家庭纠纷的工具上。从那件 事情以后，雪子再也没有把那个男的放在心里，关于他的信息 以后再没有听到。现在大概早已和谁结了婚，已经有了两三个 孩子。也可能已经继承了三枝家的户主地位，拥有了百万财 富。雪子想到这里，觉得如果自己成了那个乡下绅士的妻子， 决不会幸福，这倒并不是她的逞强。如果那个人的生活就是成 年坐在慢悠悠的火车里来回奔走于东海道线的偏僻车站之间， 自己一辈子跟着他过那样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她 认为幸而自己没有嫁给那个人。

那天晚上十点多钟她回到道玄坂的家里。她没有对姐夫、 姐姐谈起在火车上与三枝的邂逅。

那天在回家的火车上幸子也不禁思绪万千。占据在她头脑 里的不是前天晚上捉萤火虫的事，也不是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 蒲郡之游的乐趣，而是刚才在火车站上分手时雪子形单影只地 立在月台上悄然送行的模样，以及那块和昨天一样引人注目的 褐色斑，留在幸子头脑里的这两个印象久久不消失。再就是这 次不愉快的相亲的印象又复回到她的脑子里。幸子自己都不记 得参加雪子的相亲的次数，包括这次简单的相亲在内，十年里 超过了五六次，可是从来也没有象这次相亲那样觉得女家丢人 的。几次以前的相亲，女家总觉得自己这方面条件优越，应付 时都带着一种自信与自尊心；对方只是一味请求女家俯允。对 方都是因为女家不同意而落选。可是这次一起步，女家就听从 了男家。最初来信时就应该拒绝而没有拒绝，先退了一步。及 至听到菅野遗孀的说明，自己那时应该断然拒绝而又让了步。 虽说这些都是为了顾全菅野遗孀和姐夫的面子，可是相亲席上 自己那种战战兢兢畏缩气馁的心情又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几次 相亲，幸子总认为自己这个妹妹带到哪里去也不丢脸，心情上 总觉得是在人前夸耀。可是昨天每当泽崎的眼光射向雪子时， 自己不是始终在心中打鼓吗？想来想去，昨天自己是“应考 生”，泽崎是“主考官”，一想到这点，幸子觉得自己和雪子从 没有受到这种耻辱。不仅如此，现在得肯定妹妹的容貌并不那 么完美。这个想法沉重地压在幸子心头而摆脱不了。尽管不指 望这次的相亲会有好结果，可是以后又该如何办呢？如此看 来，首要问题倒成了医治褐色斑。可是那块褐色斑能顺利消褪 吗？会不会因为这块褐色斑而使雪子的亲事变得更加棘手呢？ 不过昨天相关时那块斑特别明显，还有光线、位置和角度等等 条件特别不利。可是必须肯定一点，就是以后要釆取另一种态 度来相亲了。即使下次再遇到相亲的机会，自己说不定又得象 昨天那样提心吊胆地把妹妹摆在对方的凝视之下了。

妙子也看出幸子不光是由于疲劳才导演郁闷，象是在沉思 什么问题。她趁悦子起身去给萤火虫洒水的时候悄悄地问道： “昨天相亲怎样

幸子懒得说话，过了一两分钟才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蹦出一 句“昨天是十分草草收场的”。

“这次相亲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尸

“这话该如何说呢？反正来的时候火车不是抛锚了吗！”幸 子说完又沉默起来，妙子也不好再问幸子。那天晚上回到家里 后，幸子把昨天相亲的情况向她丈夫报告了一个大概，至于所 碰到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就没有把详情告诉他，因为如果讲 出来，徒然引起他们夫妇再一次的不愉快，实在没有必要。尽 管贞之助说：“既然人家一定拒婚，不如咱们先拒绝男家；对 于那样的男家，我们不应该让他看不起。”他说这话时显得很 轻松，这种事情对菅野家和长房是做不出来的。更何况不论怎 样说，幸子心中还隐藏着“万一”的侥幸心理。可是，还没有 等到贞之助夫妇想出什么对策，菅野遗孀的信就来了。那封信 的内容如下：

詩冈幸子夫人妆次：

谨启者，前几日尊见大驾光临，因地处乡僻，招待不 周，失礼之处，幸勿见罪是幸。今秋仍望诸位光临采菇, 翘企以待。

顷接泽崎氏来信，今附奉以供夫人过目。枉驾相过, 劳而无功。皆妾力薄，至造成如此结果。道歉无方，万乞 恕罪。

再者，过日犬子曾托名古屋友好探询消息，昨得回 音，据云即使对方切望缔姻，尚不知尊处是否有意。似此 情况，此次亲事殊不足惜矣。唯劳夫人及诸位旅途奔波, 歉疚无似。最后请代向雪子小姐多多问好。

菅野安谨上 六月十三日

下面是一同复来的泽崎的信。

菅野安夫人侍史：

谨启者，时值梅雨阴沉之季，恭维阖府吉祥如意，慰 符遐颂。

前日辱承照拂，并蒙欢待，深致谢忱。

甘冈女士一端，后经协议，因佥谓无缘，故希转达此 旨。有鉴于府上情况，特匆匆奉复。

备承关爱，谨再次深深致谢。

泽崎熙拜手 六月十二日

这样两封很不自然的信，从种种意义上说，必然再次使贞 之助夫妇不愉快。首先，这是第一次男家宣告“不合格”—— 第一次被男方拒绝。尽管他们事先有精神准备，可是这两封信 的写法以及对于相亲的一些做法都使他们夫妇俩非常不愉快。 现在说这样的话虽则已毫无用处，不过看了泽崎的这封信让人 觉得不舒服。信是用钢笔写在一张格子纸上的，仿佛只要填满 一纸凑数而已。信里说什么“后经协议”，其实十日那天就决 定回去的。也许是因为当面不好回纸，才客气地拖后两天写这 封信的。还有这封信既然是写给女家其它人的，那么又何必用 那样不自然的口气写呢，难道不能写一封稍稍使菅野遗孀看了 能接受的拒婚信吗？只说“无缘”，又说不出什么理由，路远 迢迢地把人家叫了去，不仅不体统，而且这对菅野家不是也很 失礼吗？再说，信里所称“因佥谓无缘”的“佥谓”，又是指 什么呢？从上文的“后经协议”那句话看，也许是和亲人商议 后下的决定，因为大家都说没有缘分的意思吧。真的很佩服， 这种地方难道就是百万富翁的见识吗？总之，“因佥谓无缘” 那句弥天大谎，看了实在叫人不愉快。菅里遗孀同时寄来这样 一封话，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泽崎氏的信写些什么，眼 不见，心不烦，她根本用不着把这封信同封寄来。菅野遗霜对 于泽崎那封信的的写法也许不觉得什么。可是作为一个上了年 纪的遗孀来说，就该藏起这封信，另外编个不损害女方感情的 借口，来回绝这门亲事才对。现在假惺惺地说什么“即使对方 切望缔姻，尚不知尊处是否有意。就算是这种情况，此次亲事 殊不足惜矣”，根本没有什么安慰作用！总之，贞之助夫妇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菅野遗孀这个人确实是来头不小的土豪夫 人，想问题太简单，十分不理解都市人的细微心情。没有搞清

楚这点而请她做媒，根本就不正确。这样一来，责任自然要归 到长房的姐夫身上了。贞之助夫妇认为，遗孀这人姑且不论， 是长房的姐夫提出这桩亲事的，他们相信的是姐夫，所以才同 意去相亲。姐夫应该完全知道遗孀的作风，他既然插手这桩婚 事，按理说事先他应该调查一下，摸清到底有多少可能性。大 姐信上说无视菅野家的好意，姐夫心中很为难，所以亲事成不 成还在其次，只希望雪子与对方见面。既然这样的话，姐夫应 该想想雪子，预先去信菅野遗孀征询一下是不是已经作了调查 研究，姐夫照说应该有这点儿关怀的吧，只是说一下男方的要 求，那不是太虎头蛇尾了吗？到头来这次相亲只叫贞之助、幸 子、雪子白白讨个没趣，别的什么也没捞到，他们三个人只是 为了顾全姐夫的脸面而行动。贞之助觉得他自己和幸子倒也罢 了，暗地里担心姐夫和雪子的关系会不会因此而恶化。情况不 算太坏，这两封信碰巧寄到幸子手里，没有寄到长房去。幸子 吸取丈夫的意见，故意拖了半个月才给她姐姐写了封信，信末 说：“收到了菅野家的大姐的来信，那桩亲事进行得似乎不怎 么顺利。”并且还加了一笔：“希望姐姐婉转告知雪子妹妹，要 是开口不方便，不说也行。”

*丿、*

半个多月过了，到了七月上旬，贞之助因事去东京两三 天。回到家里告诉幸子说：“自从那次相亲后，雪子妹妹的近 况怎样，我总是不放心，趁有半天的空工夫，我去了涩谷一 次。没见到了姐夫，大姐和雪子妹妹都很好。雪子还要给我做 冰糕，上厨房去了。趁机我和大姐聊了一会儿，可是压根儿没 提起上次相亲的事情。本来我想了解一下菅野遗孀有没有来信 把对方为什么不中意雪子妹妹的真实情况告诉长房，究竟是没 有来信呢？还是隐瞒着不说来信的事，看样子大姐尽量避免提 起这件事，却只管翻来覆去地说母亲二十三周年的死忌快到 了，再下个月大家都得去大阪。她又说雪子出乎大家的意料， 她生活得挺好，大概是马上又可以去关西了吧。”

“大姐说：'母亲死忌的正日是九月二十五日，打算提前一 天于二十四日星期日那天在善庆寺做佛事，所以辰雄和我星期 六就得去大孤。带六个孩子去太麻烦了，到底带谁去还没决 定，看来只能把辉雄等几个上学的孩子都留下，正雄和梅子没 法不带去。可是让谁待在家中呢？照说雪子妹妹能留下看家最 合适，但又没法阻止她参加母亲的死忌佛事。想来想去，看家 一事只能交给阿久，此外就无人可托。好在时间不长，大概没 问题。可是一行六人的住所呢？六个人住到一个地方去，又怕 麻烦人家，只能在两处歇宿，我可能去二妹那里挤一下。'”贞 之助说完又补上一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大姐现在就操 起心来了。”

其实，最近幸子本来就想写封信去打听一下今年母亲二十 三周年死忌准备怎样办。因为前次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父亲十三 周年死忌时辰雄没有来大阪，只在道玄坂附近一座和善庆寺同 属净土宗的寺院里草草举办了一次佛事。原来那年秋天长房刚 刚搬到东京，安家太忙了，再让他们大批人马立即来大阪做佛 事，确实够他累了。所以姐夫知会大阪亲友说：“这次亡父忌 辰将在东京举办佛事，感谢各位亲友来京参加，但不敢劳驾专 程赴会，届时希各自去善庆寺献香为幸。”同时每家还分发春 庆漆香盘一只。幸子知道姐夫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不过他 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省钱，因为如果在大阪做佛事就必须办得体 面，他担心会太破费。父亲生前喜欢捧艺人，所以在他三周年 忌辰时还有很多演员和艺妓参加，当时在心斋桥播半摆的开斋 宴会上，还有春团治演出的相声余兴，排场极盛，不禁叫人联 想到蒔冈家过去的荣华。由于辰雄吃了那次铺张浪费的苦头， 所以等到昭和六年七周年忌辰时，只给至亲好友发了请帖，可 是到会的人仍然不少——有的是没忘记忌辰，有的是听别人传 说的。原来打算不铺张，不在酒楼设宴而在寺院里吃便饭，可 是这计划行不通，结果还是在播半办了酒席。为此有的高兴， 说：“死者是喜欢摆阔的人，为亡父多花几个钱做佛事，是对 死者的孝顺。”不过当时辰雄就说：“凡事都得合乎身分，蒔冈 家今非昔比，以后做佛事得更加俭约才对。在九泉之下父亲也 会体谅我现在境况不宽裕。”这般那般的说了很多理由，因此 十三周年忌辰就故意没有在大阪做佛事。亲戚中有些老人指责 辰雄这种做法，说什么“从东京跑一趟大阪给父亲做佛事又算 得了什么，听说近来长房变得特别俭约了，可是这非比其他的 事情，即使多花几个钱，也是应该的。”象这样的非难很多， 鹤子夹在中间很为难。那时辰雄辩解说，等十七周年忌辰去大 阪补补数就行。由于以前这样做过，幸子惦念着今年母亲的佛 事不知怎样办，如果还在东京举行，亲戚们说闲话倒不重要， 自己姐妹们都要不满意了。

辰雄姐夫根本没有见过母亲，自然没什么感情。可是幸子 想念她母亲又不同于想念她父亲，她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五十四岁就患病去逝的父亲，也可以 说是短命。可是母亲却是在大正六年才只三十七岁的盛年去世 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今年正好是母亲逝世那年的年龄，长 房的大姐则比当时的母亲大两岁。在幸子的脑海中，母亲比现 在的大姐和她自己还要美丽清秀得多。不过，这和母亲去世时 周围的状况以及病情等等有很大关系。当时幸子还是一个十五 岁的少女，在她眼睛里，母亲远比实际的清秀。一般肺病患者 在病势恶化时，大都脸容憔悴，又丑又瘦。母亲生的尽管是肺 病，可是直到她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失去某种妩媚。脸色没有变 黑，只是白得象透明的一样，虽然身体消瘦，手和脚直到最后 都是光润的。母亲生下妙子不久才得的病。起初在滨寺疗养， 后来搬到须磨去疗养，最后因为在海边疗养反而不利于养病， 于是又在箕面租了一栋小房子住下。母亲晚年时，只允许幸子 每个月探视她一两次，而且还不让她久留。所以幸子即使回到 家里，海边寂寞的波涛声和松风声与母亲的面容合成一片，永 远萦回在她的脑子里。由于这样的原因，她把母亲理想化了， 母亲的形象就成了她思慕的对象。等搬到箕面以后，母亲知道 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便允许她们比以前多探视她几次。临终那 天清晨打来了电话，幸子等赶到那里不多久，母亲就去世了。 前几天起，秋雨一直在下。那天萧萧的秋雨打在病室板墙的玻 璃窗上，一片模糊。窗外是个小小的庭院，那里可以一直通到 溪河边。庭院到河岸那段路上的荻花快要凋谢，又被秋雨一阵 猛打。那天早晨溪水上涨，村民都很紧张，担心山洪暴发。比 雨声还猛烈、可怕的急流声，震聋了耳朵。河里的石头互相冲 击时发出来的巨响，房子都震得摇晃了。幸子姐妹们侍候在母 亲的枕旁，担心着怎样对付溪水的上涨。就在这样的气氛中， 母亲象消失的露水那样死去了。幸子她们看到母亲宁静安详的 遗容，竟没有了恐惧，生出一种纯洁的感情。固然悲痛无法避 免，不过那是超越个人关系、惋惜美好事物离开尘世的一种悲 痛，是一种伴有音乐妙味的悲痛。尽管幸子姐妹心中早有准 备，知道母亲熬不过今秋，但是如果母亲的遗容不是那么美 好，当时的悲痛怕更难忍受，而且这个暗淡的回忆将永远不能 抹去。

父亲很早就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听说他二十九岁才结婚， 当时要算是晚婚了。母亲那时二十岁，父亲比母亲大九岁。据 亲属中的长辈说，婚后夫妇和睦，那样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 时居然绝足花丛。父亲性格豪放，挥霍无度。母亲在京都商家 长大，容貌和进退举止都符合“京美人”的标准，双方的性格 迥然相反。相反相成，是十分理想的夫妇，旁人见了也都说是 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妇。不过这些都是幸子们记忆中所没有的遥 远的往事，她所记得的父亲却是一位抛开家室，成年不归的父 亲。母亲这位商家主妇心满意足地侍候着这样一位丈夫而毫无 怨言。后来母亲在外疗养，从此以后父亲的玩乐更加肆无忌 惮，发展到一掷千金的挥霍方式。父亲欢乐的地方，京都多于

大阪，幸子记得自己小时候常让父亲带到京都痙园的娼楼去征 歌选舞，因此认识了几个父亲熟识的艺妓。现在回忆起来，父 亲毕竟是喜欢京美人那类女子的。再说，一样是姐妹，幸子喜 欢雪子较基于妙子，尽管理由不少，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四姐妹 中雪子最象母亲，在四个人中间，幸子和妙子象父亲，鹤子和 雪子象母亲，这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鹤子身材高伟，是硕人 型，面容给人以京都女子的印象，可是缺少母亲那种弱不禁风 的优美体态。母亲是明治时代的女子，身材不高，手脚纤细可 爱，娇嫩优雅的手指活象精巧的工艺品。在四姐妹中妙子个儿 最矮，可是母亲比妙子还矮。雪子比妙子高五六分，所以相比 之下，雪子的身材比母亲高大得多。尽管这样说，母亲的性 情、容貌中的优点，在雪子身上体现得最多。甚至连母亲身上 散发的一种幽香，在雪子身上也可以微微闻到一些。

关于做佛事的事情，幸子只是从她丈夫那里间接听来一些 消息，在七八两个月中，没有收到大姐和雪子的片言只字，直 到九月中旬才收到长房寄来的正式通知。可是使她感到有点意 外的是父亲十七周年死忌的佛事，这次将提前两年和母亲二十 三周年死忌的佛事同时举办。贞之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消息。 大姐当初在东京对他讲的时候，确实只提到母亲的二十三周年 死忌，她只字未提父亲的十七周年死忌。姑且不提大姐，姐夫 当时大概已经有这种打算了。双亲任何一方的死忌提前合并举 办的例子往往是有的，并不能一齐责难。姐夫是为了往年岳父 的佛事办得潦草而挨了批评，因此他自己也说应该把十七周年 的死忌办得象样些作为弥补。不过今昔情况不同，在现在这样 的时局下，只能凑合着办，这也是无可非议的。既然这样的 话，就该预先和那些爱说长道短的亲戚商量一番，取得他们的 , 461 •

谅解。现在事到临头，只能这样决定，来个通知，不是有欠稳  
妥吗？通知的内容不多，原文如下：“兹定于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举办先父十七周年、先母二十三周年忌辰的佛事，  
请于当天上午十时光临下寺町善庆寺为盼。”接到这个通知后  
又过了几天，大姐才打电话来说了一下详情。她说：“前些日  
子贞之助妹夫来东京时，还打算另行安排。不过你姐夫老早就  
说目下正在鼓吹国民精神总动员，不是铺张的时候，所以他建  
议把父亲的忌辰提前一块儿办。只是说归说，直到前一阵还不  
打算真正那样办，通知书也只写出母亲的忌辰。可是欧洲战争  
爆发后，你姐夫的想法变了，他说日本说不定要大难临头，日  
华事变以来打了三年仗还没有结果，如果悲观一些，也可能卷  
入世界大战的旋涡中，我们今后必须更加紧缩开支，这才突然  
决定把双亲的忌辰合并起来办的。由于这次只是小规模招待亲  
友，所以通知书不是印刷而是一张张用手写的，既然中途改变  
计划，就请银行里的年轻小伙子突击改写了寄出，因此来不及  
和亲戚们商量；不过我想人家不会像上次那样指责这次。我这  
次也主动赞成你姐夫这样做。”大姐说明了一下，又说：“我和  
雪子妹妹决定带正雄和梅子乘坐二十二日的'燕'号特快动  
身，在你那里住。你姐夫和辉雄星期六晚上动身，星期天早晨  
到达大阪，当天晚上坐夜车赶回东京，不要麻烦别人了。我离  
开大阪已经两年了，也不知回来的日期，东京有阿久看家，足  
以放心，所以我想在你那里住上四五天，不过最晚二十六日也  
得回去。”幸子问起当天午饭的情况时，大姐回答说：“午饭决  
定借用寺院的客厅，在高津的八百丹饭店订菜，一切都在电话  
里吩咐庄吉了，由他经手去办，估计没有问题，不过还得请你  
向寺院和八百丹饭店再叮嘱一下。人数估计有三十四五位，饭  
. 462 .

菜定四十人的，每人一两合酒。烫酒准备请善庆寺的女掌柜和 姑娘来帮忙，但是席面上的招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担当。”

大姐极少打电话来，一旦打来，就说个不停，要连续打上 两三次。她说本想让雪子妹妹和细姑娘也来参加，可是考虑到 她们两个人还都是未出阁的闺女，实在有些不方便。她还和幸 子商量了应该带些什么礼物送给亲戚。

“那么，我们后天再见吧。”最后是由幸子这方面适可而止 地挂断了电话。

幸子想到大姐电话里最后说的那句话：“本来打算让雪子 和妙子也去参加做佛事，可是两个妹妹还未出阁，让她们在人 前抛头露面，做姐姐的实在不愿意。”幸子觉得不仅大姐有这 样的想法，要是情况不妙的话，说不定这也是姐夫懒得做佛事 的原因之一。对于他俩来说，他们只巴望着能在今年母亲的忌 辰以前至少把雪子一人的亲事定下来。雪子今年已经三十三 岁，到现在还让人家“姑娘、姑娘”地叫着。年纪比她小的堂 房妹妹们大都已出阁做了太太，内中参加佛事的还有带了孩子 来，唯独雪子未出阁。昭和六年父亲七周年忌辰时，雪子那时 已二十五岁，关于她的年轻，大家都惊叹“一点也看不出有那 么大的岁数”，这话姐夫、姐姐听了很刺耳。时至今日，这种 剌耳的话将会更多。雪子的年轻同那个时候相比固然没有多大 变化，亲戚中的姑娘们则都嫁了人，可是她自己并不觉得不如 她们。正因为有原因，人们对她就倍加怜悯，觉得这样一位白 璧无瑕的“姑娘”永远独守空房，实在不合常理，已故的爹娘 在九泉之下又将怎样悲叹呀，弄到最后就会把责任完全推到长 房身上。如果这样的话，幸子这方面也势必感到自己应当负起 一半责任，她就更能体会两人的苦衷。不过说实话，她现在操 心的还不光是单独一个雪子，而是另外一件事情，她听到分手 两年的姐姐又要来大阪，正在紧张不已。原来妙子个人的命运

车，通过新市场的十字路口走向聚乐馆时，贞之助和悦子先通 过了，幸子和阿春却撞上红灯停了下来。这时从楠公前驶来一 辆汽车，转瞬之间驶过她们两人眼前，坐在车中的正是奥少田 和妙子。盛夏的大白天里，看得很真切。不过两个人正在谈 话，似乎没有注意到幸子和阿春主仆俩。

“春馆，不许对老爷和悦子讲这件事！”幸子说完马上闭了 嘴。阿春看到幸子一下子变了脸色，她自己也非常认真地应了 一声“是”，只管低着头走路。幸子为了平静心情，一面盯着 走在百米以前的贞之助和悦子的背影，一面有意走慢。每当这 种时候，幸子往往指尖会发凉，她不知不觉地握住阿春的手， 如果不说话，反倒憋得慌。

“春信，你也知道点儿细姑娘的事情吧？近来她似乎在家 里一会儿也呆不住的样子”

“是。”阿春回答了一句。

“没关系，把所有能说的都说吧。刚才那个人打电话到家 里来过没有

“我不知道电话的事情，不过”阿春踌躇一会儿以后又补 充说：“前几天我在西宫曾碰到过他俩三次。”

“就是刚才那个人吗7'

“是的。还有细姑娘”

当时幸子没有再问下去。第一场野崎村演完后幕间休息 时，幸子和阿春起身去解手，在走廊里幸子又问了这件事。据 阿春说，上月下旬住在尼崎的她的父亲因做痔疮手术住进了西 宫一家痔科医院，当时请了两星期假去照料。这段时间里为了 送饭什么的，差不多每天得在尼崎和医院之间来回一次。医院 在西宫惠比须神社附近，所以她从国道札场到尼崎那段路总是 . 466 .

乘坐公共汽车。就在那条公路上，她碰到奥加三次。第一次 是她刚要上车，奥邢下车，两人擦肩而过。第二次和第三次 都是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的时候遇见的。奥潛乘的车和阿春乘 的车方向正好相反，奥"田的车开往神户，开往野田的车他一 次也没坐过。阿春得由南向北穿过国道候车，到靠山那边的汽 车站去，奥加却得穿过山边汽车站后那个“孟坡”候车，由 北朝南越过公路，站在滨海那个汽车站上。阿春第一次碰到奥 少田的时候，不知是否该与他打打招呼，正在迟疑莫决，奥加 却笑嘻嘻地向她敬礼，阿春终于朝他鞠了一躬。第二次是双方 在各自的汽车站上候车候得久了，汽车一直不来，奥屈不知 想些什么，竟满不在乎地越过马路走到阿春身旁招呼说：“春 信，又碰见你啦，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吧7'阿春一一据实告 诉了他，站在那里两人谈了一会儿话。奥加独自笑嘻嘻地说： “原来是这样，到附近医院陪床来了。那么下次请到我家里去 玩吧。我家在附近，就在旱桥那边——他边说边指着*'盂坡'* 进口处。你听过一棵松吗？我家就在一棵松近旁，一去就知道 了，一定来玩呀F他似乎还想说什么，这时开往野田的公共 汽车来了，阿春说声“对不起”，就上车了。阿春碰见奥加就 只三次，每次都在傍晚五点钟左右，三次都只有他一个人。另 外在同一公共汽车站上碰见过一次妙子，时间跟原来一样，阿 春站在那里等车，妙子从背后走来拍拍她的肩膀叫了一声“春 馆”，阿春不留神滑出一句“哎呀，您到哪儿去啦7'连忙闭上 嘴。因为妙子是从她背后突然出现的，所以她猜想准是从那个 “孟坡”钻过来的。接着妙子问她：“春信，你什么时候回去？ 你父亲的病怎样了？'随后又笑嘻嘻地说：“听说你遇见启哥儿 啦。”阿春突然让她这样一讲，慌张得答不上话来，妙子却说 了一句“你快回家吧！”穿过马路，坐上开往神户的公共汽车 走了。后来她是不是从那里一直回家还是又到神户的其他地方 去，那就是吃不准了。

在剧场走廊上没有再谈别的。可是幸子总觉得阿春似乎还 知道些别的东西。第三天早晨，那天是悦子的练琴日，等妙子 出去以后，幸子派阿照陪同悦子去练琴，把阿春叫到会客室里 盘问后来的情形。阿春先申辩一句“再不知道其他的事了”, 可是又说了以下一些话。

“我一直以为那位先生是大阪人，当他说出他住在西宫一 棵松近旁时，倒觉得有些意外。有一天，我钻过'孟坡'去一 棵松察看，果然他的家在那里。那是一栋红瓦白墙的文化住宅 式的洋楼，屋子前面围了一道低低的冬青篱笆，门上挂着只写 '奥加'这个姓的门牌。门牌崭新，看得出是新搬来的。我是 傍晚六点半过后去的，天色已经很暗，二楼的窗子都没关，白 花边窗帘里的灯光雪亮，屋子里正开着留声机。我停止察看了 一会儿，听到屋子里除那位先生以外，的确还有一位女子的声 音在讲话。可是被唱片的声音搅得听不清在讲什么。我只此一 次去那里看房子。本来打算有时间再去一次，进一步了解一下 情况，可是两三天后父亲出院了，我也回芦屋了，终于没有机 会再去。该不该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太，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话都是那位先生和细姑娘在电车站 上当面对我讲的，他们并没有禁止我谈论，看来太太说不定已 经知道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觉得还是应该讲。可是又觉得 最好还是不要多嘴多舌，所以一直没有跟太太说。细姑娘最近 也许经常去那里，必要的我可以去邻居那里打听了一下消息， 更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幸子那天看见他们两个坐在汽车里，事出突然，不免吃了 一惊。可是事后静下心来想了一下，板仓事件以来尽管妙子瞧 不起奥加，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现在何况板仓已死， 他们两个偶然一起逛逛大街，根本不用惊奇。只是有一次，大 概是枪仓死后十天左右吧，幸子看到报纸上登载一则奥加母 亲去世的讣告，就对妙子说：“启哥的母亲过世了，”从旁偷偷 地察看妙子的脸色。妙子毫无兴趣地应了一声“嗯”，什么也 没有说。幸子又问：“一直都在生病吧尸妙子来了一个“这”。 幸子接着又问：“你们最近一次也没有见面吗7’妙子还是鼻孔 里挤出一个“嗯”作为回答。从这件事情以后，幸子看出妙子 十分讨厌提到奥，田的事情，她在幸子面前甚至连“启哥儿” 的“启”字都不愿提。尽管她这样说，幸子还是没有从妙子嘴 里听到她已和奥加完全断绝关系的消息。换句话说，幸子认 为妙子早晚一定会搞上第二个板仓之类的货色，幸子一直都不 放心这件事。如果再让妙子搞上一个不三不四的对象，那就远 不如让她和奥加重修旧好来得自然，面子也过的去，任何方 面都符合要求。不过仅凭阿春一席话就断定他们两个已经重修 旧好那也未免为时过早，但是这样的可能也是有的。妙子知道 自己和奥瀨的恋爱得到了长房和幸子等的谅解，纵使事实是 这样，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不过一时曾那样厌恶的奥邢又复 言归于好，这事要由她自己来坦白，真的又叫她很不好意思。 幸子估计说不定妙子是想借阿春的嘴通风报信，让幸子等早点 知道这件事，是比较合适的。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当餐室里 只剩下幸子和妙子两个人的时候，幸子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我们那天去看菊五郎演出时，细姑娘坐汽车经过新市场 了吧*T*

“是的。”妙子点头答应。

“你们去了 '与兵'吗尸

“嗯。”

“为什么启哥儿住到西宫去呢尸

“被他哥哥撵了出来，不让住在大阪家里了。”

“为什么呢7'

“我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他母亲不是刚去世吗尸

“嗯，似乎和这个也有些关系。”

尽管被动，妙子也略微说了一些情况：西宫的房子是四十 五块钱一月的房金租下来的，奥加和他的老乳母两个住在一 起。

“细姑娘，你何时又和启哥儿来往的呢7'

“板仓七七那天碰见他的”

枪仓死后做七，妙子每一次都不缺席。上个月上旬，她一 清早去冈山做七七，上完坟打算坐火车回家，走到车站，奥 宠等候在车站正面的进口处。他对妙子说：“我知道你一定要 来上坟，所以在这里等你。”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和他一起从 冈山同车回到三宫。枪仓死后，一时完全断绝了的交往又复恢 复了。不过她辩解说她并没有改变对启的看法，尽管启花言巧 语说什么母亲一死才懂得世态炎凉，被逐出家门后才憬然有 悟，可是自己并不听信他那类话。只是看到启孤零零地被放 逐，没有谁理睬他，自己对他不能那样薄情，所以才没有和他 断绝来往。现在自己对启的心情不是什么恋爱而是怜悯。

娃娃的制作于不顾了，听她说不久以前连夙川的工作室也让给 了她的徒弟，西服学院似乎也难得去了。幸子对于这些事情暂 时只能藏在她一个人的肚子里，远远从旁观察。可是想到妙子 象现在那样正大光明和奥加来往，两个人大摇大摆地在外面 游逛，将来有一天准会让贞之助撞见。丈夫本来就非常不满意 奥加，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不高兴。所以，有一天她 就把这些情况向他和盘托出了。果然贞之助老大不高兴，绷着 脸听了这些消息。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幸子走进他的书斋，贞 之助请她坐下，告诉她说：“我从某个地方打听到奥丿田被驱逐 的缘由了。前几天听你说到他被驱逐，觉得事情奇怪，于是设 法调查了一下。据说，是启哥儿串通了奥加商店的店员偷走 自己店里的东西，而且不是首次，以前也偷过一两次了。不过 那时总由他母亲出面向他哥哥讨饶，才被容忍下来。可是此番 因为是重犯，而且母亲又去世了，他哥哥就大发雷霆说要控告 他，经过旁人给他求情，等到他母亲五七的丧事一过，就把他 逐出家门，事情才算了结。”

贞之助又说：“到底细姑娘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我弄不清 楚。既然现在真相大白，无论长房也好，你也好，不是有必要 改变改变你们想让细姑娘嫁给启哥儿的那种想法吗？特别是象 姐夫那样的人，听到这种事情以后他的想法一定会改变。过去 姐夫和你们这些人对于细姑娘和启哥儿的交往开一眼闭一眼， 内心里甚至还不反对他们那样做，这是由于你们巴不得他们两 个能结婚的缘故。你们只要放弃这种想法，就会觉得听任他们 两个这样来往下去是非常不合适的。即使你和大姐、雪子妹妹 三人都认为宁可让妙子嫁给启哥儿，也比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 人强，姐夫也一定不会同意的。除非启哥儿被同意返回家门， 他和细姑娘的关系获得奥加家的承认而正式结婚，否则姐夫 一定会反对的。因此象现在这样置之不管，对任何一方面都没 有好处。再说过去启哥儿在家里有他母亲和哥哥注意监督他， 还比较好些。如今离开了家，租了一栋小房子在外面住，更加 自由自在，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这反倒更糟。他被家里驱逐出 来的时候，可能拿到了一点生活费，本人自以为是，不考虑后 果，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吧。细姑娘会不会或多或少也花了他 几个钱呢？细姑娘说，她对启哥儿的心情不是恋爱，我不愿意 妄加猜测这个。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起来，这不是单纯的怜悯， 还可以解释得更坏。听凭细姑娘干出这种事情而不加管束，将 来有一天他们两个糊里糊涂的闹起同居来，将如何处理呢？退 一步说，即使不闹同居，要是细姑娘每天泡在他那个西宫的家 里，这件事情如果让启的哥哥听到了，又会怎样看待我们？细 姑娘被说成是阿飞，固然毫无办法，连我们这些监护人不是也 要遭到人家的疑忌吗？我过去对细姑娘的行动一直釆取旁观态 度，这次也不打算主动干涉。不过如果细姑娘不停止她现在这 样的交游，我想先告诉长房，获得姐夫、姐姐的认可，或者至 少能得到他们的默许。不然的话，这次我们对长房的确没法交 倚。

贞之助头头是道地说了以上这番话，其实是因为他近来开 始打高尔夫球，经常在茨木的俱乐部和奥加的长兄碰头，那 种时候就很不好意思。

“不过，你认为长房会默许吗

“我看可能性不大。”

“那么怎么办呢7'

“也许细姑娘必须中止对方的交往。”

“真能断绝交往就好了，如果背着我们偷偷地来往怎么 办T

“如果细姑娘是我的亲妹妹或者亲女儿，不听教导就干脆 把她撵走”

“如果是那样的话，她不更要跑到启哥儿那边去了吗尸幸 子的眼眶早已湿润了。诚然，如果家中驱逐妙子，禁止妙子出 出进进的话，对社会、对奥加家固然都交代得过去，可是幸 子想这难道不是甘愿招致一个丈夫所最厌恶的结果吗？让她丈 夫说起来，“细姑娘是个二十九岁的、可以自己处理问题的人， 咱们老想按照自己的主意指使她，那是错误的。不妨把她撵出 去试一下，看她怎么样。要是她因此而和奥厢同居，那也无 计可施。这种地方咱们要是再操心，就永操不完那个心。”可 是在幸子看来，就这样给妙子打上“逐出家门”的烙印，想想 都可怜。过去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幸子总在长房面前袒护她，现 在为了这点儿事就驱逐她，这样行吗？丈夫也未免把这个妹妹 看得太坏了。细姑娘毕竟是大家闺秀呀，忠厚老实还是她的本 质。幸子可怜她幼年失母，尽管自己力不从心，却一直代替母 亲疼爱着她，现在决不能在给母亲做佛事的时候把她逐出家 门。

“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她逐出家门。”贞之助看到幸子眼里 含着眼泪，有点儿慌了手脚。“刚刚我只是说如果细姑娘是我 亲妹妹的话那完全不是事实。”

“悦子他爹，这件事你就完全交给我吧。等大姐来的时候， 我只悄悄地对她透点风，只让她一人知道。”

不过幸子的本意是真的要不要告诉大姐还得到时候看情况 决定。总之，在二十四日的佛事顺利结束以前，她是不准备把

• 474 .

这件事告诉大姐的。二十二日晚上大姐一行来芦屋，当天晚上 幸子只对雪子一人讲了，想探探她的意见。雪子说：“重修旧 好是大好事。用不着把启哥儿被逐出家门看得那么严重，即使 拿了点东西，也是属于家中的，和骗取人家的东西不一样。象 启哥儿这样的人，是做得出这种事情来的。他被驱逐说不定只 是一时的惩罚，过些时候就没事了。所以只要他们不招摇过 市，不明里来往，我们就开一眼闭一眼算了。只是这件事不能 对大姐讲，要是告诉了她，她一定要对姐夫讲的。”

幸子觉得不应该总是和长房对抗，可是对于这次的佛事又 不满意，因此她打算为了弥补做佛事的缺憾，也为了慰劳久别 重逢的大姐，在善庆寺佛事集会以后，几个亲姐妹小聚一番。 所以她准备在做完佛事的第三天，也就是在二十六日正午，设 席在父母生前都有关系的播半，也不邀请贞之助，四姐妹之 外，只邀请一位富永姑母和她的女儿染子。又请来了菊冈检校 和她的女儿德子演出余兴。德子伴奏，妙子跳“手炉”舞；检 校演奏的三弦，幸子的古琴，两人合奏“残月”。所以半个月 以前幸子就急急忙忙在家里练古琴，妙子上大阪的作稻师傅那 里练舞。大姐二十二日一到芦屋，二十三日清早就上路，光带 了梅子上街买东西，探亲问友，不知晚上在哪家吃了晚饭才回 来。二十四日当天，大姐、正雄、梅子、贞之助夫妇、悦子、 雪子、妙子八个人在阿春陪同下，八点半就出去了。妇女们都 穿了印着家徽的礼服，大姐是黑纺绸的，幸子以下三姐妹都是 紫色纟刍绸，颜色的深浅略有不同，阿春是穿紫黑色捻线绸的。 电车行驶在路上，基利连珂在夙川车站上了车。他下身穿了一 条短裤、露出毛茸茸的大腿。一上车他就睁大眼睛注视着车厢 中的一切，走到贞之助一行前面，一手抓住棚顶的吊环，躬身

问道：“诸位上哪儿去？今天全家都出动啦。”

“我岳母的死忌就是今日，大家去佛寺烧香。”

“啊，令岳母什么时候去世的尸

“二十三年前。”妙子说。

“基利连珂先生，卡德丽娜小姐来信了没有7'幸子问道。

“真的，我倒忘了。卡德丽娜前几天的信上还问诸位好呢。 她现在在英国居住。”

“已经不在柏林了吗7'

“她在柏林没呆几天，马上就到英国去了，而且见到了她 的女儿。”

“那太好了。她在英国干啥尸

“她在伦敦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做公司经理的秘书。” “这么说，她和她女儿生活在一起了吗7’贞之助问道。

“不，不是。她正在为领回自己的女儿打官司呢。”

“是嘛，这可真是”

“您下次去信时请代我们向她问好。”

“不过现在因为是战争时期，去一次信要很久才能收到。”

“老太太很不放心她吧尸妙子说，“伦敦马上就要遭到空 袭啦。”

“可是，用不着担心她，我妹妹胆子大着哩。”基利连珂也 用大阪方言对答。

佛事以后的宴会，对于那些以前参加过在播半举办的盛筵 的人来说，免不了觉得寒麼。不过在善庆寺的三大间穿堂里， 有四十来个人入席就餐，也是热闹非凡。除了亲戚之外，到会 的还有经常来往的木匠师傅d冢田、看管上本町老宅的音老头 的儿子庄吉，另外还来了两三个船场时代的伙计。席面上的酬

• 476 .

酢本来应该由鹤子姐妹几个承担，却让表姐妹们、阿春以及庄 吉的妻代她们做了，四姐妹一点都没有动手。幸子面对着院子 里长得高大的花儿快要凋谢的红红白白的荻花，不禁想起了母 亲临终时箕面那个院子里的情景。大部分男客们在议论欧洲战 争，女客们照例要对“雪子姑娘”和细姑娘的年轻夸奖一番， 只是做得恰如其分，以免刺激辰雄，让他觉得舒畅一点。其中 只有一个姓户祭的老店员喝醉了酒坐在屋角里，拉开他那嘶哑 的啜子毫无顾忌地追问：“听说雪子姑娘还没有出阁，什么原 因呢T弄得一屋子都冷了场。

“反正我们已经耽误下来了，”妙子说话的口气异常镇静， “所以准备慢慢儿的找个理想人物哩。”

“不过，那时间不是太迟了吗尸

“笨蛋！你不知道有这么一句老话吗？'打现在起也还不 迟，。”

妇女们暗笑的声音此起彼伏。雪子也笑了起来。辰雄只装 做没听见。

这时脱掉了国防服上衣只剩下一件衬衫的朦田从对面招 呼说：“户祭君，户祭君。听说最近你做股票生意发了财啦， 有这回事吧冢田的一张脸长得墨黑，说话时露出闪闪发光 的金牙。

“这样的事可没有。不过我今后可要捞它一大把。”

“有啥好消息吗*T*

“我这个月要去华北。不瞒你说，我妹妹在天津的跳舞厅 做舞女，军部看中了她，当了间谍了。”

“真了不得。”

“现在她又成了支那浪人的太太，很有势力。给家里寄钱，

一寄就不是小数目。”

“咳！我怎么没有这样一位妹妹呀。”

“我妹妹最近叫我不要呆头呆脑在内地混，让我到天津去 一趟，那里赚大钱的事多得很。”

“也把我带上吧，我随时都可以改行。”

“只要能赚钱，我什么都干，即使当妓院老板也没关系。”

“是呀是呀，要赚钱必须有勇气！”塚田说完又对阿春说： “春馆，给我斟杯酒呀。”他拉住阿春又开始喝起来。这个木匠 师傅在芦屋家中被赏酒喝的时候，总是阿春给他斟酒，弄得他 醉醺醺的向阿春求爱说：“喂，春信，嫁给我吧，你要是应承 了，我马上叫家里那个让位。不是和你说笑，是真的呀。”阿 春很和气地款待他，经常取乐他，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不过今 天阿春酒也喝得多了，她看准火候，说了声“让我去取热酒 来”，一溜烟地逃到厨房那边去了。

“春信，春信。”嫁田边喊边追上来，阿春装作没听见， 走出厨房，藏到后院杂草丛里去了。她从黑缎子腰带中间取出 粉盒，在红彤彤的脸上重新扑上香粉。然后悄悄地向周围看了 看，拿准确实没有人经过，才打开那只常来芦屋做买卖的杂货 店老板背地里送给她的駐琅烟盒，取出一支光牌香烟，匆匆忙 忙吸了半支，随即掐灭了火放进烟盒，然后再回到厨房。

大姐说她二十六日无论怎样都必须启程，所以中午她应邀 去播半聚餐后，没有回芦屋休息，只在心斋桥一带逛了一小时 左右马路，领略一下大阪繁华市区的气氛，然后由幸子等送她 直接去梅田火车站。

“今后大姐一时不会再来了吧。”

“幸子妹妹还是到我这儿来吧。”大姐从三等车厢里探出头 来说，还解释自己带了孩子即使买卧铺也睡不成，二等、三等 没有什么差别。其实她是为了少花一些车费。“这个月菊五郎 不演出，下个月就有他的戏了。”

“菊五郎上个月来神户松竹戏院，我们都去看了。可是没 有看到他在东京大阪演出的那些节目。只演了一出'保名'， 连'延寿大夫'都没演。”

“听说下个月他演'长良川放鱼鹰'那出戏的时候，要在 戏台上用真鱼鹰哩。”

“这倒是新鲜剧目。不过他的舞蹈才是我最爱看的。

“提起舞蹈，富永姑母极口称赞细姑娘，说什么那样好的 舞蹈在世上很少见到。”

“雪子姨妈不上车吗尸正雄一口东京腔调问道。

“”站在幸子身后雪子变成了送行的人，她笑嘻嘻地似乎 嘴里说了些什么，可是火车要开了，谁也没有听清楚她说的

• 479 .

话。一开始幸子就猜透了她的心事，她这次随同大姐西下，早 就准备留在这儿不走。大姐也希望她留下，本人也没有解释什 么，自然而然地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关于妙子的事情，幸子听了雪子的意见，丝毫没有告诉大 姐。妙子看到她二姐绝口不再提起这方面的事，似乎理解为对 自己有利，所以随着日子久了，她越发露骨地往西宫跑。白天 如此倒也罢了，可是她往往十天八天都不回家吃晚饭，这种时 候贞之助就很没有好脸色给她，幸子为此暗地里捏着一把汗。 遇到这样的晚上，丈夫、她自己以及雪子嘴上尽量避免提起 “细姑娘”，那是因为大家其实心中都知道，所以格外觉得别 扭。还有大家都担心这件事情对悦子的影响。尽管她母亲和雪 子告诉她细姑娘回家很晚是由于她近来工作很忙，可悦子明显 不信任。所以，她吃晚饭的时候也不再说起妙子，尽管没有谁 教她那样做。幸子经常提醒妙子，叫她留点神，至少不要在贞 之助和悦子面前做得太刺眼，妙子只是“嗯、嗯”的随口应几 声，有两三天回家早了些，可是立刻又恢复原状。

一天晚上，贞之助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对幸子说：“你前 几天对大姐说子细姑娘的事情吗*T*

“我想和她说，但是我找不到机会”

“怎么会呢尸丈夫从来没有用这种责备的口气说过话。

“是这么回事，我跟雪子妹妹商量了一会儿，她劝我还是 不要对大姐说为是”

“为什么雪子妹妹这样讲尸

“因为雪子妹妹同情启哥儿，所以她不想再追究了。”

“同情也得看是什么样的事。这样做，你知道对雪子妹妹 本人的亲事破坏性有多大呀。”贞之助满脸不高兴地说，说完 • 480 .

就一声不响了。幸子也不清楚丈夫在想什么。到了十月中旬， 丈夫又到东京去了两三天，幸子因此问道：“悦子他爹，你去 涩谷了吗”

“嗯，我对大姐说了那件事。”丈夫还告诉她大姐只说要好 好想一想，暂时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幸子也就没有深入追究 下去。到了这个月的月底，不料大姐突然来了这样一封信。

幸子妹妹：

上个月一家三口承蒙照顾，又蒙设席播半，盛宴款 待，使我深深体会到故乡的温暖，愉快得很。

回京后碌碌终日，感谢信都没有写。今天迫不得已给 你写这样一封不愉快的信，可是这事又不得不让你知道， 所以无可奈何才执笔。

就是有关细姑娘的问题，前些日子贞之助妹夫告以详 情，听后真大吃一惊。贞之助妹夫说要把事情的颠末一一 讲清，从板仓这人说起，直到最近启哥儿被家庭驱逐为止 都讲给我听了，我越听越觉得全是意外之事。过去关于细 姑娘的坏名声，也曾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些，不过总以为细 姑娘不至于那样放荡不羁，何况还有幸子妹妹在她身边监 督，决不会让她为非作歹的，岂知那是我想错了。正因为 我不愿让细姑娘成为阿飞，才这样那样的为她操心。可是 每当我要进行干涉时，你不是总要插进来庇护她吗？我为 亲骨肉中出了这样一个妹妹而感到羞耻，同时也是家门最 大的不名誉。听说雪子妹妹也站在细姑娘一边，认为没有 必要把这事对我们讲。无论雪子妹妹也好，细姑娘也好， 一味糟蹋你姐夫的体面，根本不回长房，这次又复干出这 样的事情，她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我只能认为你们三 人为了给姐夫制造麻烦，故意在使坏。这一切许是由于我 们有缺点。信笔写来，也许太过火了，只是有话又不能不 说，冒犯之处，请你宽恕。

至于怎样处置细姑娘的问题，说实话，我们本来认为 最好还是让她和启哥儿结婚，可是既然知道了现在这种情 况，结婚一事就不再考虑了。退一两步说，将来启哥儿要 是能被饶恕回家，重新考虑他们结合的可能性固然是有 的。不过目前绝对不允许细姑娘经常去那个被驱逐在外的 启哥儿的家。为细姑娘着想，要是她将来一定要和启哥儿 结婚，现在更应该和启哥儿断绝交往，不然的话，只能给 奥 家一个不愉快的印象。因此你姐夫认为即使细姑娘答 应和启哥儿断绝交往，她的话也不能轻信，所以要她暂时 住到东京来。妹妹知道我这里屋子小，生活水平也赶不上 你那里，来这里是委屈了她，不过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 候，请你给她讲明道理，务必送她来东京。你姐夫说： “过去因为屋子小没有让她来而坏了事。这次希望雪子妹 妹也一起回来，屋子小，大家挤着住好了。”

请幸子妹妹这次再也不要给细姑娘好颜色看了。要是 细姑娘无论怎样都不愿来东京，你那里也不能收留她。这 是你姐夫的意见，我也赞成这样做。你姐夫说：“这次希 望幸子妹妹也站在我们一边，采取果断措施。反正我们已 经下定决心，这次决不再磨磨蹭踏。究竟送细姑娘来东 京、还是宣布和苗冈家断绝关系，望在本月内决定，告诉 长房。”不过这不用说，断绝关系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 以请你和雪子妹妹好好说服细姑娘，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

决。

我们等着你的回信。

鹤子

十月二十五日

“雪子妹妹，大姐写了一封信过来，你看吧。”幸子眼圈红 红的，把大姐的来信先让雪子看。“姐姐难得写这种语气强硬 的信，也埋怨了你。”

“准是姐夫教她写的这信。”

“尽管是姐夫教她写的，大姐也真做得出呀。”

“信里说什么'一味不顾你姐夫的体面，根本不回长房'， 这种事情早已是明日黄花了。姐夫搬到东京以后，从来就没有 真心想把我们接回去住。”

“只差说出：'雪子妹妹倒也罢了，细姑娘要是来了，那就 麻烦啦'这两句话而已。”

“首先，我们回去能住那么小的屋子7'

“从这封信看，细姑娘成为阿飞似乎完全是我的责任。不 过我是这样想的，细姑娘决不是那种能听从长房摆布的人，有 我居中监督，至少能从中约束一点。尽管大姐这样说，要是没 有我掌舵的话，也许到现在越规得更严重，说不定真成了阿飞 了。我自有办法，既要顾全长房，又要顾全细姑娘，为了不让 双方丢脸而煞费苦心的了。”

“大姐他们倒想得简单，以为如果妹妹行为不端，撵了出 去就算完事，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不然该怎么办呢？我看细姑娘是决不肯到东京去的。”

“根本不用去问她这种事情。”

• 483 .

“那怎么办呢

“暂时不去管这件事情尸

“这次可不行，因为你贞之助姐夫似乎也支持长房。”

因此幸子提出不管怎样先和细姑娘谈一下试试，雪子也要 参加。第二天早晨，就在二楼妙子的卧室里，姐妹三个关上房 门谈了起来。

“我说细姑娘，哪怕只是住一会儿，你暂时去东京一下怎 *么样？'*

让幸子这样一讲，妙子就象小孩子那样只管摇着头说： “不，不，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和长房一块住。”

“那么我怎样回答大姐呢尸

“你说什么都行。”

“不过这次连你贞之助姐夫都站在长房一边，打马虎眼是 混不过去的呀。”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一个人暂时去住公寓好了。”

“细姑娘，你不会上启哥儿那里去吗7'

“来往是来往，我才不会住到他那儿去。”

“为什么7’

这一问问得妙子不知该说什么，最后她解释说怕被人家误 解。她所说的误解似乎是这个意思：自己仅仅是可怜启哥儿， 遗憾的是人家也许以为我在爱他。在幸子看来她这种话，不过 是打肿脸充胖子而已。可是在这种时候暂时由她去过一阵独身 生活，尽管同样是脱离家庭，还有点面子。

“你的话算数吧，细姑娘。一定去住公寓吗7'幸子仿佛一 块石头落了地似的说，“那样的话，就暂时委屈你去住一下公 寓吧。'‘

“如果住公寓，我可以经常去看你。”雪子这样一讲，幸子 也说：“真的，细姑娘，不讲你也明白，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 的问题，你就说因为某种关系住公寓，对谁都不说实话。只要 不让你贞之助姐夫和悦子看见，只要是白天就只管来。我们也 经常让春馆去看你。”

说着说着，幸子和雪子两人的眼睛里都含了眼泪，唯独钞 子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冷静面容。只问了一句“该怎样处理行 李*T*

“西服柜那类显眼的东西不搬走不妥当，有些贵重的东西 只管留下好了。你打算搬到哪里呢7'

“我还没考虑好。”

“松涛公寓怎么样7'

“住在夙川我可不情愿。我这就走，今天就把它定下来。” 两个姐姐离开后，妙子独自支起手臂坐在窗前，仰望着晚 秋的晴空。不知觉中她双颊上流下了两行热泪。

十二

妙子迁居的那个公寓叫甲麓庄，位于国道公共汽车本山村 停车站北面。据阿春说那是一家刚开业的新公寓，孤零零地盖 在田野里，一切设备还不齐全，比较简陋。过了三天，幸子和 雪子一道去神户，想邀妙子同进午餐，打电话到公寓一问，回 说不在。再问阿春，阿春说除非一清早给她打电话，别的时候 她多半不在家。尽管是这样，幸子还一心盼望她两三天内能 来。可是等了几天，妙子还是不来，一个电话都没打。

不知贞之助是真的相信妻和雪子已经和妙子“断绝关系” 了呢，还是对于她们中间背地里有联系而无话可说，总之，自 从妙子被撵走以后，似乎他表面上大致满意了。在悦子面前大 家只说细姑娘这次租下甲鹿庄公寓作为工作室，所以吃住都在 那里。尽管悦子怀疑，但是只能承认下来。过去幸子和雪子经 常见不到妙子，所以她们两个觉得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实际 上家庭里仿佛扑通一下子裂开了一个窟窿，其实这种感觉早就 有了，这次的事件并不是原因。只是家里出了一个见不得人的 妹妹，她们一想起这事就愁闷。为了能够解愁，她们姐妹俩几 乎每隔两天就相偕去神户看电影，甚至有时一天看两场电影， 而且不问新旧。过了一个月，算算她们看过的影片就有 邓可利 巴巴进城》、《早春》、《美丽的青葡、《布鲁格剧坳、《少年之 锄 和《苏伊0 等等。她们走在街上还担心在路上是否会碰

到妙子，可是始终没有碰见。因为长久没有音信，一天早晨便 派阿春去探视，阿春回来说：“去的时候细姑娘还没起床，可 精神挺好。我说太太和雪子姑娘都很惦念她，请她回一次家。” 她笑着说：“过两天就去，请她们不用担心。”到了十二月的某 个星期，盼望已久的法国电影《没有铁窗的监狮 上演了，姐 妹俩去了一次影院，当天幸子就得了重感冒，只好暂时停止外 出。

悦子的那个学校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放假，二十三日上午 妙子回来了，快两个月没回家了。她把过新年穿的衣服装满一 皮包，谈了一小时话，临走时说：“过了初七再来拜年。”可是 一直等到正月十五上午她才来，喝了小豆粥，那天比较从容一 些，一直呆到下午。幸子年底得了感冒后，为了怕着凉，一直 呆在家里没有出去。尽管雪子爱看电影，独自一人也不愿去电 影院。虽说她年纪已经不小，可特别怕见生人，出外买点东西 都得拉个伴儿。幸子为了让雪子学习书法和茶道，自己得陪同 她到书法老师和茶道师傅家里去。可是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所以三次里总有一次让她单独一个人去。还有从去年以来，为 了那件不得不实行的事——消除她脸上那块褐色斑，每隔一天 她得去打一次针。根据大阪医科大学皮肤科的意见，她隔天去 栉田医师那里打一次女性荷尔蒙和维生素C针剂。还有悦子 每星期学习两次钢琴，回家后雪子辅导她复习。雪子近来的工 作，就是这几件。

幸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靠弹琴来消磨时光。钢琴要是弹 腻了，就到楼上那间八铺席的屋子里练字，或者把阿春叫来教 她弹古琴。阿春是前年秋天开始学古琴的，幸子当时只教她一 些大阪七八岁小姑娘开始学琴时的歌曲，例如《千金小姐女儿 • 487 .

节上祭娃蜘 以及《四季的御 等等，什么时候高兴就教她， 现在已经学到《黑发》和《万岁》了。阿春不愿上中学，却甘 心当女佣，可见技艺是她的喜好。只要说今天教她弹琴，她就 赶紧拾掇好家务事。O 和縹①的身段还是妙子教她的， 她也大致领会了舞蹈方法。这次幸子教她 瓣嚇，内中有这 样一句歌词：

“撒谎呢、咚锵，还是真心”

她始终领会不好这个处所，琴弹到这里，没有唱出“撒谎 呢”就弹完了。这两三天中一直让她练这个地方，连悦子都能 记住，学着哼唱了。

“春信，我报成仇了。”悦子说。平常她练钢琴时有些曲调 怎么也弹不好，阿春可早已哼哼上了。悦子很恼火这件事，所 以才有这样一句话。

月底妙子又来了一次。那天早晨快到中午时，幸子一个人 正在会客室里听广播，妙子走进家中，开口就问：“雪姐呢？' 自己拉了一把椅子靠近火炉坐了下来。

“刚才到栉田医生那里去了。”

“去看病吗7'

“嗯”幸子本来在收听应时菜肴的做法，不知什么时候变 成谣曲了。因此就说：“细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吧。”

“喂，你瞧！”妙子下巴指向靠在她姐姐脚边的那只猫 “铃”。

“铃"才进屋子不久，它闭着眼睛趴在火炉前昏昏打盹儿， 看去很恬意。给妙子这样一讲，幸子注意到每逢谣曲里鼓声一 响，猫耳朵就耸动一下，似乎它本身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它那 耳朵对鼓声条件反射。

“卡德丽娜说过：'到欧洲我一定找个有钱的人结婚，你们 瞧着吧。'终于让她达到目的了。”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日本的？好像还不到一年7’

“是呀，她是去年三月底走的。”

“这样说来，还不到十个月呀。”

“去英国也只有半年吧。”

“半年就能找到那样一个对象，真了不得，美人儿毕竟占 便宜。'‘

“象卡德丽娜这样的美人比比皆是。难道英国那个地方不 出美人吗？'

“基利连珂和那位老奶奶去英国吗7'

“好像没有去吧。老奶奶说：'象咱们这种生活困难的人去 到那里，只会给女儿丢脸。呆在日本，谁都不知道咱们是贫还 是富。'”

“哦，西洋人也有这样的心情哩。”

“对了，对了。卡德丽娜还和她前夫说好，要领回他们所 生的女儿啦”

妙子回家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无非是与别人聊聊关于卡德 丽娜的消息罢了。幸子告诉她雪子马上回来，劝她吃了午饭 走。她似乎和奥加在什么地方有约会，所以说下次再来吧， 坐了三十分钟就走了。

妙子走后，幸子又独自对着炉火沉思起来：诚然，卡德丽 娜的结婚，妙子确实有特地前来报告的价值。年轻有钱的经理 爱上一个新雇用的女秘书，而且终成眷属，这种事情总以为现 实社会里决不会有，可是毕竟不是这样。一如细姑娘所说，卡 德丽娜稍有姿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却能找到这样的

• 490 .

好丈夫，这种事情在西洋难道可以大把抓吗？无论如何，一个 富裕的保险公司经理，三十五岁的未婚绅士，居然和一个雇用 了才半年、既无亲戚朋友，又不明其出身血统的浪女结婚，不 管那女的多么漂亮，按照传统来说，怎样也是不可想象的。听 说英国人很保守，难道他们对待婚姻这么开放？卡德丽娜宣称 让人家看她要和大财主结婚，幸子认为这不过是年轻姑娘的梦 想，随便听她讲讲罢了。可是她这种打算却意外地认真，大概 她确信只要有自己这份美貌，就可以达到离开日本的目的吧。 把一个亡命的白俄姑娘和大阪的大家闺秀拿来比较，也许不恰 当，可是毕竟有卡德丽娜这样的人，自己姐妹们为什么不努力 找个好婆家呢？四姐妹中一向被称为“变种”的妙子，遇到紧 要关头对于外界还多少有些顾虑，至今不能与爱人结合。比妙 子还小的卡德丽娜却能抛开家庭，迈步登上世界舞台，凭她的 闯劲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不是卡德丽娜那番作为值得羡 慕，比较起来，雪子妹妹比她强得多，她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 姐夫给她撑腰，可是，至今未能找到归宿，不是太窝囊废了 吗？象雪子妹妹这种老实人，决不能教她学卡德丽娜，就是教 她学，她也学不上，这也是她的亮点所在。不过负有保护之责 的长房和我们夫妇，面对这位白俄姑娘，不是无地自容了吗？ 要是卡德丽娜取笑说：“你们这些人跟在后面干了点什么呀？' 我们不是一愁莫展吗？

幸子想起去年在大阪火车站上送别时，大姐一面叹气，一 面悄悄地凑在她耳边讲：“我现在的心情是只要有人愿意娶雪 子妹妹，无论是谁都欢迎。即使离异，也宁可让她结一次婚。” 这时大门的门铃响了，雪子似乎要进会客室来。幸子一边把烘 红了的脸俯向炎炎的火苗，一边偷偷地拭去眼眶里的泪水。

• 491 .

十三

这件事情过去了两三星期，一天幸子去井谷的美容院理 发，井谷也一直把雪子的亲事放在自己心上。井谷开口问： “太太与大阪的丹生夫人有交情吗7'幸子说：“井谷老板娘怎 么认识她的呢？'井谷说：“我是最近才认识她的。原来前几天 欢送会上经人介绍，一谈起来，才知道她是您的朋友。我们谈 到了府上各位。丹生太太说，她和您是好朋友，最近些日子有 些生疏了。有一次她们两三个人到芦屋府上拜访，碰巧你生了 黄疸病躺在床上，这都是三四年前的事了。”经井谷这样一讲,

确实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丹生夫人同下妻夫人和另外一位

刚从美国回来的、衣着入时、洋气十足、

说起话来怪腔怪调的

东京太太，来芦屋访问，幸子扶病接见,

怠慢了她们，草草打

发她们走了。丹生夫人也许因此生了气,

从此再无交往。

“啊，是了是了，那次我怠慢了丹生太太，她对我很有意 见吧*T*

“哪里，她反倒问起雪子小姐的婚事来了。她说不知那位 妹妹怎么样，要是还没有许婚的话，她倒有个理想人物呢。还 说因为提到了雪子小姐，才偶然想起这件事情的。要是那个人 的话，包管雪子小姐会满意。”井谷逐步扯到了雪子的婚事。

“我和丹生夫人还是初次见面，何况又不了解她所谓的 '理想人物’是否适合雪子小姐，不过我认为她既然是太太的 好朋友，不妨信任，所以当时就请求她竭尽全力帮雪子小姐出 把力。听说那位先生是医学博士，原配夫人去世了，只留下一 个十三四岁的女儿，没有别的累赘，虽说是医生岀身，可是现 在全然不行医，而当上修道町某制药公司的董事。我所听到的 就这点儿情况。这门亲事看样子挺适合雪子小姐，所以我对丹 生夫人说：'要是用得着我，尽管吩咐，对方就拜托您去说合 吧。蒔冈太太提出的条件自然不会再像原来那样苛刻，不过我 看还是从速进行为妙，‘因此当场就说定下来。丹生夫人说： '那么让我先去问问男方的意向如何。'我阻止说：'情况固然 要摸清，不过我们安排他们先碰一次头也无妨疽丹生夫人说： '那也好，对方大概不会有异议。即使他不同意，我也能硬拉 他来。所以他那里没有什么问题。萌冈小姐那里就由你负责去 办。找个简单的餐馆大家在一起吃顿便饭，地点在大阪，时间 在两三天内。确定以后再打电话联系吧。‘我也向她保证说： '好，那真太好了，萌冈太太也一定会高兴的。'临分手时她还 一再叮嘱我说一定等候她那里的好消息，估计这几天里她会打 电话就给我，到那时我再到府上去看您。”

那天幸子只听井谷讲了个大概就回家了。她想丹生夫人和 井谷都是急性子，而且富于干劲，这件事大概不会没有下文。 果然，三天后的上午十点钟左右，井谷来了电话。她说：“刚 才丹生夫人打电话来说，今天下午六点钟要我陪同雪子小姐去 岛内的日本餐馆'吉兆'，只算随随便便应邀去吃一顿晚餐， 心情轻松一点，您看怎么样？还有，丹生夫人认为最好让雪子 小姐一个人来，要是需要人陪的话，就请您先生陪，您就不用 来了。因为太太是国色天香，您一来，雪子小姐的美好印象就 被冲淡了。对此我也有同感，请您听从她的意见办吧。很对不 起在电话中说这样的话，不过这事前几天大体上已经奉告，并 且希望得到您的应承，现在又因为急等着办”听对方的口气， 似乎立刻要给她明确答复。幸子回答说：“请等一两小时吧。” 说完先把电话挂断，和雪子商量：“雪子妹妹觉得怎么样？当 天通知相亲，这种性急的事情连我都合不来。可是自从上次那 桩亲事以来，一直把雪子妹妹放在心上的井谷老板娘，是值得 感谢的。再说丹生太太和我也是深交，她深知我家的情况，我 想决不会介绍那种没有身份的人。”雪子就说：“不过仅凭前几 天那番话，总觉得靠不大住，不妨直接给丹生太太打个电话， 问问对方的详细情况。”幸子于是给丹生夫人打了一个电话， 细细探问了对方的情况。

据丹生夫人说，那人叫桥寺福三郎，静冈县人。两个哥哥 都是医学博士。他曾在德国学习。家住大阪天王寺区乌夕饋， 房子是租的，现在父女俩一起生活，家里有一个老仆人。女儿 在夕阳丘女中读书，相貌与她已故的母亲相似，既漂亮又天 真。桥寺兄弟几个都很出色，在故乡又是名门世家，所以大概 多少能分到一些财产。桥寺福三郎又是东亚制药公司的董事， 收入一定很可观，生活很阔绰。本人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简 直可以说是个美男子。这样听起来，条件出乎意料。问起年 龄，说是大概有四十五六岁。问到他女儿的岁数，说是大概在 读女中二年级。再问小姑娘有没有兄弟姐妹，对答的就有些含 糊了，甚至连男方有没有父母都回答不出。仔细追问下去，原 来丹生夫人和他已故的太太只不过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她们 是在蜡染讲习会上相识的。丹生夫人告诉幸子说她很少去桥寺 家，所以和桥寺福三郎只见过四次面，在桥寺夫人生前见过他 一次，死后入殓及周年忌辰见过他两次，昨天去他家说亲，才

是第四次见面。她劝桥寺不要闷闷不乐地想念亡妻。她叫桥寺 跟她走，她给介绍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桥寺说那就一切拜 托，请多多关照。所以无论如何蒔冈小姐也必须答应。丹生夫 人平常在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近来却光说东京话，上次见面也 是如此，今天更象是一位口若悬河的东京人。

“丹生姐，您可真有能耐！”幸子也受了她的影响，说起东 京话来，“听说你不许我陪同前去。” “那是井谷老板娘说的， 我只是表示同意罢了，如果你要生气，就请不要生我的气。” 丹生夫人接着又说：“对了，对了，前些日子我遇见阵场夫人 了。谈起你们时，据说她也曾当过媒人。”幸子听到她这句话， 吃了一惊，连忙问道：“阵场太太讲什么来了 “哎，她”丹 生夫人踌躇一会儿说：“她说媒是做了，可是没有下文。” “阵

场夫人一定生气了吧“也许是吧。 有什么用。这样的事情要生气的话， 种蠢话，双方见见面，不中意的话， 气。所以不用多虑，轻松地来就是了。总之，请你转告雪子小 姐，希望她务必来见见面。面也不见就拒绝，那我真的要生气 了”说完她又加了一个尾巴：“反正我已经预定了酒席，到时 候我会邀请桥寺去预定地点。您也不用再给我回电，我猜雪子 小姐会赴约，我恭候着”

可关键是要有缘份，生气 还能做媒吗？我决不说这 可以干脆拒绝，用不着客

说今天就今天，要是应邀前去这种霹雳火爆的相亲，幸子 觉得未免太轻率了。但只要漠视这一点，让雪子今天去赴约也 并不妨事。平时雪子行动要别人陪同，由贞之助代替幸子陪同 出席的先例也曾有过，只要贞之助方便，这事也好解决。问题 就在无论如何不愿这样轻率前去赴约，尽管最后还是要接受丹 生夫人的建议，今天却想托故推迟两三天。一句话，总觉得要 摆一摆女方的样子。不过另一方面丹生夫人既然那样热心介 绍，如果不老老实实接受她的好意，又怕会下不了台。刚刚在 电话里还听到她讲阵场夫人生了气，那句话一下子触动了幸子 的心事，所以她今天格外胆怯。前年春天拒绝野村的求婚时， 借口父母不同意，还以为拒绝得非常婉转，哪里知道仍然得罪 了媒人。站在阵场夫人的立场上，生气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就 连幸子本人还暗暗有些内疚。这次更加吃惊听到这样的消息。 不过丹生夫人为什么又突然提起这件事呢？丹生夫人平常固然 话多，可是突然搬出一个与雪子妹妹不相干的人的事情，对幸 子讲一些无须告诉她的话，这难道是单纯的饶舌，会不会还带 有某种责难她的意思

“你认为该怎么办呢？雪子妹妹。”

“去一下试试怎么样7'

“幸子姐姐陪我去吗7'

“我倒是很想陪同你去，不过人家既然不高兴我去，我也 只能回避了。你不愿同井谷老板娘两人去吗T

“两个人去”

“那就让贞之助姐夫陪同你去吧”幸子一面观察雪子的脸 色一面说。“如果他没空，我们就不强求了。打个电话去问一 下好吗*T*

“嗯。”

幸子看到雪子点头同意，立刻给大阪的会计师事务所挂了 个加急电话。

听到井谷和雪子分头出发，五点半钟在事务所汇合，贞之 助在电话里就一再强调说：“那样也可以，不过井谷老板娘一 定要准时到来，雪子妹妹也要准时，最好比井谷早来半小时。” 可是过了五点一刻还不见雪子到来，贞之助有点着急了。因为 妻和雪子平常老不遵守时间，自己虽然习惯了，但是如果让急 性子的井谷等候的话，自己也会焦急得受不了。尽管估计雪子 已经出发，为了慎重起见，他又给幸子挂了一个电话。电话还 没接通，井谷和雪子推开事务所的门一前一后进来了。

“哎呀，你们两位一块儿来太好了，我正在挂电话呢”

“其实是我去接雪子小姐的，”井谷说。“时间已经不早了， 可以马上出发吗？汽车在等着呢。”

关于今天这个约会的来龙去脉，贞之助只是在刚才的电话 里听幸子讲了个大概。以前听过丹生夫人这么个人，到底见过 面没有，就记不清楚了，所以他仿佛是被拉进雾中那般。因此 一路上在汽车里就打听和井谷是什么关系。井谷说她也弄不清 楚，详细情况得问丹生夫人。“您和丹生夫人又是什么关系 呢？'“我们是最近认识的，今天是第二次见面。”贞之助听了 这样的回答，更加糊涂了。来到指定的餐馆“吉兆” 一看，丹 生夫人与桥寺早已先到了。井谷走进餐室招呼说：“您好。等 了很久了吧对一个又是深交的朋友，说话的口气的确够亲

密的了。

“哪里，我们也才来不久。”丹生夫人也随便地回答，“可 是真叫我佩服，你们正六点到达。”

“我从不迟到，今天因为怕小姐有问题，所以顺便去邀请 她一同来的。”

“你们是一下子就找到这个餐馆的吗7'

“是的，因为蒔冈先生知道这个地方。”

“啊！久违久违！我们并非未曾谋面。”贞之助一面招呼一 面想起在家中会客室里曾经介绍过了这位夫人，“很久没有问 候，您好吧。承蒙您照顾内人。”

“岂敢岂敢。我也好久没有见到您夫人了。还是那次您夫 人卧病在床的时候去府上拜访过一次。”

“噢，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不是吗。当时我和另外两个朋友闯到府上，硬把您夫 人从床上拉起，说不定我们被她当成女绑匪了吧。”

“真是女绑匪。”身穿棕色西服、并膝站在那里等候着介绍 的桥寺，向丹生夫人微笑着说：“我是桥寺，初次见面”他首 先向贞之助介绍了自己。“这位太太真的是女绑匪，她不管三 七二十一，非让我跟她来不可，今天我就是这样被糊里糊涂的 拉出来的”

“吓！桥寺先生，哪象个男子汉说的话呀。既然来到这里， 就不该说这种话。”

“说得对。”井谷也帮腔了。“说这种辩解做啥。男子汉大 丈夫要有魄力。你这样说首先就不尊重我们。”

“唉呀，真对不起。”桥寺挠挠头说。“今天该受欺侮了。”

“这是什么话！哪里是欺侮你，不全是为你着想吗？象桥

• 498 .

寺先生那样睹物思人，身体要受害的。你该出来见见世面，要 知道社会上有许多比你夫人好的美人。”

贞之助惴惴不安地察看雪子的脸色，她似乎已经习惯于这 种场面了，并没有什么局促。

“好了，好了，别斗嘴了，请入席吧。桥寺先生坐在那边， 我坐这边。”

“怎么办呢，两位女绑匪在座，不听话的话就要下不了台 了。”

象贞之助他们那样桥寺多半是被硬拉出来的。他本人并不 曾打定主意立刻再婚，而是突然让一位并不特别亲密的丹生夫 人抓住，一点没有考虑的时间，就被牵着耳朵拉来的，所以他 只管说什么“怎么办”、“太意外了”，可是他那为难的样子颇 为和蔼可亲，在座的人没有产生什么反感。贞之助和他谈了一 阵后，发现这个人特别圆滑，是一位社交经验很足的人物。他 拿出来的名片上印着医学博士、东亚制药公司常务董事的头 衔。他自己也说：“不当医生，做起医药公司的掌柜来了。”正 因为这样，他待人接物和善机灵，完全是实业家类型的。年龄 听说是四十五六岁，可是脸面、手腕以及手指都白白胖胖的， 是一个五官端正、丰颊的美男子。不过由于长得肥胖，是一位 和他的年龄相称的有威信的绅士。历次相亲候选人中，这个人 的风度可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了。他的酒量虽说赶不上贞之助， 不过多少也能喝几杯，他决不推辞给他斟上的酒。所以象今天 这种交情不深的聚会，由于两个女绑匪的勇敢以及这个男人的 善于应酬，席上居然没有冷场。

“不怕诸位见笑，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餐馆，今天的菜肴 可丰盛啦！”贞之助已经有几许醉意，红光满面地说，“眼下酒 • 499 .

菜日益缺少，难道这家餐馆平常总有那么多的佳肴吗

“哪里，今天的情况与平时不同。”桥寺说，“今天是因为 看在丹生夫人的面子上给特别做出来的佳肴。”

“不见得吧。不过由于我丈夫吹捧这家餐馆，所以可以比 较任意点几个菜。再说这家餐馆的名字有喜气，今天为了图个 吉利，才选中这里的。”

“太太刚才读错了，其实字虽写成'吉兆’，发音大概是 '吉求'。”贞之助说，“我想关东人大概不知道这个词儿。大阪 有一种叫做'吉求'的东西，井谷老板娘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

“'吉求'桥寺也歪着脑袋说，“今天是第一次听说。”

“我可知道。”丹生夫人说。“所谓'吉求’，就是西宫和今 宫庙会上在正月初十那天出售的系在竹竿上的纸金币、账簿以 及钱匣子那类东西吗

“是呀，就是那东西。”

“啊，是了，有点象招财进宝树那样吧尸

“对，说的就是那种东西。'祭财神出售的东西有'”丹生 夫人边说边哼哼祭财神歌来了。" '葩煎袋加上小碗和钱夹子， 纸金币加上钱盒和高帽子她还屈指数着说：“把这些东西依 次扣在竹竿上。在大阪，这种东西写作'吉兆，，但方言读作 '吉求曲冈先生认为是这样吗

“哎，是的。可是没想到太太知道'吉求'这个读音，真 是意外。”

“人不可貌相。别看我这个样子，我可是在大阪出生的 呀。"

“嗨，*太太您？'*

我至今还没有再婚的打算。”

“这是什么道理呢

“没有什么道理，只是迷迷糊糊的下不了这个决心罢了。 要是在旁边有太太这样一个人推动推动的话，也许最后会娶上 一个吧。”

“那么，就由我们来操办一切吧。”

“不，您那么说也麻烦”

“瞧，桥寺先生也太像男子汉啦！快快组织一个新家庭吧， 已故的太太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啦。”

“我对亡妻的惦念也并非那么重。”

“我说丹生太太，桥寺先生这种人平常总要别人端正好碗 筷请他吃，否则他就不举筷，所以我们只管快快给他安排妥当 就是

“真是个好办法。到那时他只有答应的份了。”

贞之助和雪子只能含笑看着桥寺被两个女绑匪你一言我一 语捉弄得一团糟的样子。今天的聚会大家都没有相亲的思想准 备，就像丹生夫人说的，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来参加 一次晚餐罢了。不过，硬拉一个本来不想结婚的人到这里，当 着贞之助和雪子的面进行这样的谈判，不是女绑匪确实干不出 这种勾当来。贞之助觉得他和雪子都很尴尬，不过更奇怪的是 不知什么时候雪子胆子这么大，对着跟前的光景并不怎么手足 无措，反倒很轻松。当时她这种平静静满面笑容的态度，自然 比畏畏缩缩的表情易于应付那种场面。不过如果是以前的雪 子，早已存身不住，羞得满面通红，喩着眼泪，或者离席而去 了。不论年纪如何，她始终没有丧失处女的纯真，可是由于多 次相亲，说不定她的脸皮也变得厚了，胆子也不小了。即使不 • 502 .

是这样，想到她已经三十四岁，表现也就自然了。平常贞之助 被她年轻的外貌以及称身适体的小姐式的服装瞒过了眼睛，直 到今天竟然没有注意到她的这种变化。

姑且不说这些，现在要问桥寺打的是什么主意。即使说他 是听了丹生夫人将给他介绍如此这样一位小姐，抱了见一次面 无损于已的想法才来到这里，如果真象他宣称的那样“还没想 到要结婚”的话，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不是也 有点儿“跃跃欲试”吗？刚才他一再表示的窘状，其实有几份 不真实，他内心里打的注意说不定是雪子假如符合他的要求， 也不妨娶她。他的到来，并不全是开玩笑。不过，正如丹生夫 人所说，他这人待人接物过于圆滑，让人猜不明白，今天晚上 雪子这位姑娘给了他什么印象，从外表很难看出。雪子以外的 四个人今晚都畅所欲言了，唯独一开始女绑匪吓坏了雪子，所 以始终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尽管人家不时给她造成和桥寺交 谈的机会，她还是没有开口。桥寺为了应付女绑匪也弄得手忙 脚乱，只客客气气地对雪子招呼了两三次。由于这样的关系， 根本不能沟通。贞之助直到分手时还弄不清楚双方是不是只此 一会，或看下次还有见面的机会，所以临别的应酬话也只能适 可而止。

回来时井谷和他们坐同一辆电车，一路上她凑在贞之助耳 边反复地解释说：“这门亲事包在丹生夫人和我身上，一定办 成功给你看，今晚桥寺既然来了，那就再也由不得他做主了。 我在旁边观察，他内心里很中意雪子小姐呐。”

十五

晚上贞之助和幸子谈了自己对桥寺的看法。据他看桥寺这 人够打一百分，确实很合适。不过目前本人正在考虑再婚问 题，不象丹生夫人和井谷所说的那样已经考虑成熟，所以暂时 要等一下。倘若冒冒失失听信了她们两个人的话，说不定又要 上当。从去年至今，夫妇俩在雪子的婚烟问题上变得胆小起 来，所以昨天的情况没有谈多少。

第二天井谷来回拜了。她说今天上午丹生夫人很快打来了 电话，问题昨晚对那个人的印象如何，雪子小姐的看法。幸子 由于听了丈夫的话，就回答说：“男方似乎很合适，不过要是 不打听清楚那位先生的想法”井谷立刻说：“不，这个不用您 担心。丹生太太上午的电话是提到对方和她说：'那位小姐的 性格似乎内向而阴郁，不明白是否如此。我喜欢雍容华贵而又 开朗的人。’因此我对她说：'初次见到雪子小姐的人都有这样 的感觉，可她不是那种性格的人，请你好好和桥寺先生说明一 下。说实话，雪子小姐的性格也许有些内向，可是并不阴郁。 由于她性情幽娴恬静，初次见面象有点阴郁，可是和她逐渐接 近以后，——也许这样说不礼貌，将会岀乎意外地发现她的兴 趣以及其他方面都意外的欧化、时髦而且开朗。所以我觉得那 位小姐正好是桥寺先生理想中的人物。如果不相信的话，不妨 交往一下试试。首先在音乐方面雪子小姐爱弹钢琴，吃东西爱

好西菜，平时爱看西方电影，而且外文学的是英语和法语，只 此几点不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开明的小姐了吗？至于穿衣裳喜 欢和服，那是因为那种花花绿绿的长袖子友禅绸衣最合身，这 也可以证明她的性格有华丽的一面，双方交往多了，这些情况 立刻就会明白了。大家闺秀初次见面就滔滔不绝地健谈，这种 人一般都不是什么好样的。‘多次我延长通话时间，无保留地 和丹生夫人谈了雪子小姐的情况。”说完井谷又提出一个要求 说：“只是雪子小姐也不能太老实，那会招致误解，自己吃亏。 下次见面谈话不妨稍稍大胆些，那样才得体。不久我们还要把 对方拉出来，那时请雪子小姐有些思想准备，务必给大家一个 开朗的印象。”她说完就回去了。

幸子暗地里一直担心着雪子眼眶上的那块阴影，幸而这次 不那么明显，总算舒了口气。可是这次果真有苗头吗？井谷的 话也只能听信一半。可是在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井谷来电 话说：“现在我在大阪，一小时后和丹生太太陪同桥寺先生去 拜访你们。”

“来家里吗*T*幸子急忙问。

“是的。他今天没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的应酬工夫，只 有这个适当的会面处。再加他说他想看看府上的情形。”井谷 说。

“来家里，这可”幸子有点儿吞吞吐吐。

“不，今天是意料之外的事，呆的时间不长，所以请您不 用张罗什么。桥寺难得动心，不能因变更计划而闹别扭，请一 定照办。”井谷全然不理睬幸子的为难，简直是高压式的口气。

幸子摸不透雪子的心思，回头问道：“怎么办？雪子妹妹。 让阿春把悦子送到神户去好了”

• 505 .

“这样不好吧。她们两个似乎已经觉察出来了。”雪子回答 得从来没有这样爽利过。因此幸子又回头对井谷说：“您既然 这样讲，那么我就等他们来了。”终于应承了下来。随后又立 即打了一个电话给丈夫，让贞之助尽可能在那个时候赶回家。

在客人到来以前贞之助就回家了。他告诉幸子：“井谷也 给自己打来电话说：'桥寺先生想感受一下家庭气氛，所以他 今天请求让他和府上各位见个面。‘不料雪子妹妹居然满口应 承在家里和他见面，我很高兴雪子的这一变化。”说着说着， 三位客人到来了，就把他们请进会客室。井谷独自来到走廓 上，叫出幸子，问道：细姑娘今天在家吗7'幸子心里一征， 回答说：“偏巧今天外出。” “那就请悦子姑娘也来见见面吧。 本来想把桥寺先生的姑娘也带来，只是因为今天没完，下次一 定带她来，正好与悦子见面。两位小姑娘先交上朋友，那就太 好了。那样一来，桥寺先生就更加动心了，我想事情就一定更 好办。”贞之助也说：“雪子妹妹难得象今天这样大方，莫如让 悦子也出来见见面，看看她的看法。”于是就由贞之助夫妇和 雪子、悦子四人接待来客。

那天桥寺仍然一副身不由已的态度，表示他是被丹生夫人 和井谷硬拉来的，碰上她们就一筹莫展。他说：“这样突然登 门造访觉得很失礼，不过是女绑匪把我硬拉来的，并非出于本 心。”他还一再解释说：“象我这样一个挣工资的小职员，没有 资格娶府上的小姐，身份差距太大了。”弄不明白他的话究竟 是什么用意。

雪子今天有点儿高兴，不过生来的害羞一下子改不了。尽 管预先井谷作了劝告，也看不出她那天有什么特别巴结的样 子，对答照样吞吞吐吐，贞之助注意到这点，让她取出贴有每

• 506 .

年在京都赏樱花所拍摄的相片册子让客人看，讲解说明主要由 幸子担当，雪子和悦子只不过偶尔谦虚地从旁补充几句。幸子 想到这时如果妙子在家，适当地说几句笑话，准会让满座的气 氛活跃起来。贞之助和雪子、悦子说不定也抱有与幸子相同的 心情。原来客人只讲坐上几十分钟，可是磨磨蹭蹭的早已赶过 了一小时。这时桥寺看了一下时间，说声应该告辞了，就准备 离开，丹生夫人和井谷也都站了起来。幸子挽留两位女客说： “两位应该再坐一会儿7'不过她知道井谷是个忙人，于是就对 丹生夫人说：“丹生姐，好久不见，别走了，就是没什么东西 准备。”

“那么我就待在这儿吧，晚饭请我吃什么好菜？'

“没什么好菜，不过茶泡饭罢了”

“茶泡饭也好呀。”丹生夫人终于没走。

雪子和悦子没有一桌子吃饭，只剩贞之助夫妇和丹生夫人 三人专门谈论这件事。今天幸子是初次与桥寺见面，对他的印 象似乎也很好，夫妇两个不约而同地称赞桥寺的人品，一致认 为尽管还没有征询雪子的意见，不过从某些地方可以看出她对 于桥寺这样的人大概并不讨厌。丹生夫人又跟他们说，她后来 对桥寺的收入、家世以及性格方面调查打听的结果。他们听 了，越发希望两人能走到一起。无奈在他们夫妇俩眼里，桥寺 那方面并不那么积极，所以总觉得不放心。可是丹生夫人却 说：“桥寺的不投入，都是因为我们从旁催逼得太紧，他才做 出那个样子以掩饰他的难为情的，骨子里他对雪子小姐是十分 有意的。不过说实话，他与前妻感情很深，所以到现在还多少 有些碍着亡妻的面子，而且还顾虑着女儿。因此即使再婚，他 也不能显出主动，让人家劝说着，不得已才结婚的。实际是他 • 507 .

不能决定，却希望人家在他背后推他入殼。如果不想再婚，决 不会让人家把他拉出来两次。就拿今天来说，他嘴上尽管讲 '初次见面就闯到家中，太没有常识'，毕竟还是到了家里，这 还不够说明他对雪子小姐有意吗7'她的话听来确实是那么回 事。丹生夫人还说：“桥寺似乎很重视他女儿的想法，如果他 女儿中意，他立刻会照办。所以下次要安排他女儿和雪子小姐 见见面，那时务必叫府上的悅子小姐也出席，尽可能让她们加 深友谊。”丹生夫人说完这番话就回去了。

丹生夫人离开后，幸子对贞之助说：“一向给雪子妹妹做 媒的人来过不少，但这次最合适。咱们所希望的条件对方全都 具备，地位、身份以及生活水平既不太好，也不安太坏，正好 合适。要是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对象 了。既然丹生夫人说对方故意釆取被动态度，希望女方做工作 加以推动，那我们就积极点7'她说这话的目的是希望贞之助 出个好主意。贞之助也赞成，可是究竟怎么办好呢？他说： “不管什么说，关键是雪子的消极态度，在这种时候直正毫无 办法。实际上象今天晚上只要她稍稍随和一些，事情就好办 了。”他只说让他再考虑考虑，却并没有想出什么高招儿来。

第二天贞之助上班后，想起他离道修町不远，要是有适当 的借口，自己可以到桥寺那个制药公司去访问他，把这桩亲事 说定下来。转念昨天谈到药物问题时，亲自诉苦说：“家里平 常从不间断德国进口的维生素B和磺胺，近来由于受到战争 的影响，经常短缺氮磺胺的片剂和针剂，很为难。”桥寺就说： “我们公司里生产的普莱米尔磺胺药片，请您一定试服一下， 它与一般国产品不同，绝对没有副作用，功效也不比进口货 差。还有维生素B,本公司也生产，不防可以试试，我马上打

包裹给您寄来。”

“请您不用邮寄的方式，我每天去大阪，可以自己上您的 公司去取。”

“请您一定来，我等候您，最好事先打个电话。”

贞之助回想起昨晚主客之间的交谈，当时自己并非真打算 去他那里取药，可是今天如果去他那里访问，托称内人希望尽 快获得您昨天说的那种药，也很自然，并非滑稽可笑。想出这 个主意后，贞之助那天就提早下班，从鷲市那条路向西走百米 左右，制药公司就在道修町大街北边。周围都是些盖造得象仓 库那样的旧式老店，只有这家公司是一幢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 建筑，一眼就看出来了。从公司里走出来的桥寺，贞之助还没 有开口，寒暄过后随即叫来一个学徒工，吩咐把某几种药各几 盒包扎妥当送来。然后对贞之助说：“这里连一个接待您的屋 子都没有，我陪你到别处坐一会儿吧。请稍稍等一下。”说完 他转身走进里面，吩咐了一些事给两三个店员，出来时没有拿 大衣与帽子。贞之助只在店头等了五分钟，可是从桥寺对店员 讲话的样子以及店员对他的态度来判断，觉得他虽说是董事， 可似乎是头号人物。他递给贞之助一个药包，说“需用时请随 时再来，，，却不肯要药钱。弄得贞之助不知怎么办不好，只能 姑且说：“这么忙来打搅您，真对不起，就此告辞吧。” “哪儿 的话，没什么可忙的。我陪您去那边坐坐。”贞之助想，也许 他要跟我说些事，这种机会不应该错过，因此就跟着他走。估 计大概他要领自己去附近的茶室，谁知他却走进一条小胡同， 登上一家民房式的小饭馆的二楼。贞之助自以为很熟悉大阪的 街道，却不知市区中有这样一条小胡同和这样一家小馆子。楼 上客座有一间，屋外四周都是人家的屋顶，以及东一幢西一幢 • 509 .

的高屋大厦，犹如置身船场中心。这家饭馆大概是道修町的商 人们、特别是药厂老板和掌柜接待客人吃顿便饭、谈谈话的地 方。桥寺解释说：“这样的地方太不适合您，非常抱歉。只是 由于饭后回去还有一点儿事情要办。”贞之助没有想到桥寺会 请他吃饭。经他这么一说，反例弄得他局促不安起来了。

菜肴并不太好吃，只做出五个精致的菜，酒也只上了两三 壶。饭本来就吃得早了些，贞之助看出桥寺很忙，所以他很快 就放下了筷。吃完饭以后，初春的天空还留有落日余晖，两人 对坐只有不到两小时。桥寺没有讲什么贞之助私下期待的 “话”，完全是礼仪上的应酬，随便闲聊了一阵。只在回答贞之 助的问题时，他说：“我本来是专攻内科的，在德国专门研究 胃镜的用法。回国后出于偶然踏进了这家公司。由于种种原因 不得不放弃专业而改行做西药买卖。这家公司现在另有一位经 理，不过这个职位相当于空的，实际工作几乎完全由我负责。 每当去外地推销新药时，对方一般不知道我是医生，在说明新 药疗效时，对方才领会出来，弄得狼狈不堪，真的很好笑。” 尽管贞之助提出一些问题问他，他对蒔冈家和雪子的事情却一 字不提，所以贞之助也难以扯到那方面去，直到端上水果，贞 之助才鼓起勇气说出小姨外表看起来沉默寡言，其实她的性格 决不阴郁，而且他是在谈到别的事情时捎带插时一两句，以免 被误认在为自己的小姨申辩。

十六

丹生夫人第二天给幸子打来电话说：“听说您先生昨天访 问了桥寺先生，这是很好的交往方式，希望你们就按这种步调 积极搞好关系。过去你们一切都委托别人，那样做是不礼貌 的，而且还被人家说成高高在上什么的。既然现在我们给架好 了桥，今后就全靠你们自己积极努力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井谷老板娘和我今后都可以退出舞台了。我认为事情 一定会顺利时展，不防加把劲试试。希望好消息早日到来。” 最后还说了一句“祝贺你们”。可是照幸子夫妇的看法，事情 还远远没有进展到值得让人恭喜的地步。丹生夫人刚打完电 话，栉田医生来串门，说是出诊回来，路过府上顺便进来的。 还说已经知道了托他调查的事情。原来幸子早先托他调查桥寺 的情况，因为她觉得桥寺和栉田尽管毕业年份不同，但他们是 校友，所了就请栉田调查一下。栉田是个大忙人，所以他说声 失礼，也不脱大衣，走进会客室站着讲了个大概。他从大衣口 袋里掏岀一张纸，递给幸子说：“其它的事情都写在纸上了， 请您看吧。”说完就告辞走了。那张纸上的报告写得非常全面， 是栉田医生的同学好友写的。他和桥寺的关系很亲密，不仅把 桥寺本人和他家乡的情况写得详详细细，连桥寺女儿的柔顺性 格以及她中学里的好名声也都写得使人一看便知，无异于给贞 之助历次打听来的许多事实作了旁证。栉田医生临别时也说：

“我也极力推荐这个人。”

贞之助对妻也说：“这次雪子妹妹真的要交好运了。这门 亲事必须设法促成。”尽管有些离谱，他下决心用卷纸写了一 封五六尽长的长信给桥寺。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以尺牍奉陈此事，自知非礼，但关于妻妹问题，深盼 足下能垂听不情，并予以考虑。日前晋渴，未及倾吐微 忱，坐失机宜，故特冒昧上书。

听说的不是其它的事，妻妹年逾而立，至今尚未结 婚，其原因何在？足下或将疑其品德有亏，或将疑其身抱 残疾，实则决无此事。妻妹之所以晚婚，皆因其周围亲属 虽非名门，然仍拘于格式门第，几次拒绝亲事。此情丹生 氏及井谷氏谅已奉告，盖全部属实，更无他故。因一再愚 昧拒婚，招致外界反感，登门求婚者终至绝迹，此情决非 虚假。足下如仍将信将疑，则盼深入调查以释疑念。雪子 之不幸，全是家属的责任，本人则白璧无瑕，问心无愧。 如此直陈，有类袒护舍亲，但雪子本人之脑力、学力、性 行及才艺皆可列入优等。尤使鄙人感佩者，乃其爱护稚幼 之深情。小女今年十一岁，依恋其姨胜于其母。凡学校课 业、钢琴练习皆由其姨辅导，患病时则由其姨精心护理。 顾念及此，小女之依恋其姨胜于其母，盖亦理所当然。凡 此种种，亦望调查是否属实。再者，足下所虑舍亲性格阴 郁一层，前已略陈，决非事实，望释锦注为幸。鄙人胆敢 相告，舍亲如能成为尊夫人，决不至有负足下期望。最低 限度能使令媛幸福，引则可以深信无疑者也。鄙人如此揄 扬舍亲，或将招致足下反感。但此实出于迫切希望足下能

朝阳光里的松针，看到楼上半开的玻璃拉门里的栏杆，他的心 情改变了，既然觉得已经来到这里，何不进去看看，于是大步 迈进大门，按了一下门口的电玲。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佣出来应门，把客人领上二楼，刚走 到半楼梯，楼下传来一声“啊哟，”贞之助回头一看，桥寺身 披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漂亮的锦袍，站在扶梯口招呼他。

“对不起，我立刻来，请您稍等一下。今天早晨睡懒觉了”

“请便！请便！不用着急恕我突然登门打搅。”

贞之助看到桥寺轻松愉快地鞠了一躬，进了楼下里屋时， 首先就放心下来。贞之助一直担心着桥寺收到他那封信后不知 是什么反应，没见到他以前，总放不下心来。从他刚才应对的 态度来看，至少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因为那封信而不愉快。贞之 助趁等候主人的时候，从容地环视了一遍屋子。这间八铺席的 屋子是楼上的前厅，大概就是他家的会客室了。设有什锦架的 六尺宽的壁龛里没有鲜花，可是其他摆设象立轴、小陈设品、 匾额、对折屏风、花梨木桌子、桌上的成套卷烟盘等等，都按 规格合掇得很整齐，一点都不俗气，纸隔扇和草垫也干干净净 的，不象一个平凡的鳏夫家庭。这些地方一则可以显露出主人 的爱好，同时也使人联想到前妻的品行。刚才贞之助在大门前 仰视这房子阳光充足，走进房子一看，里面比想象的更加宽敞 明亮。白底子上点缀着云母泡桐花纹的纸隔扇，充分反射了屋 外的光线，屋子里没有一个阴暗的角落，整个屋子光明极常， 贞之助叶出来的烟在空中娶成一个清晰的圆圈。先前他把名片 交给开门的女佣时，还羞羞涩涩有点儿畏缩不前，现在却认为 幸亏做个不速之客，能看出主人脸上的神色，这已经是莫大的 成果了。

“您等久了。”十分钟后桥寺走上楼来，他身上已经换了一 套褶缝笔挺的藏青色西服。“这里暖和，请这里坐。”他边说边 让客人坐到临街靠近板墙那面的藤椅子上。贞之助不想让对方 认为他是来打听消息的，所以见过面就打算立即告辞。可是坐 在从玻璃窗外射进来的太阳光里，和一向善于交际的主人攀 谈，终于错过告辞的机会。一扯就扯了个把钟头。谈话内容全 是闲聊，贞之助偶然提到前天写了一封很不礼貌的信给他，他 却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哪里，非常感谢您写给我的那封亲切 郑重的信。”说完又复不着边际的闲谈起来。这时贞之助发觉 时间已经很晚了，准备起身告辞。桥寺希望他再坐一会儿，说 今天他要请他女儿去朝日会馆看电影，要是贞之助有空，想邀 他一块儿去。贞之助本来就想见一面他的女儿，即使间接见到 一面也好，现在有机会直接见面，他不想放过，于是只能回答 “原来是这样，那么一块儿去吧”。

那个时期，出租汽车在街上已经很难雇到，不知桥寺打了 电话给哪个汽车行，叫来一辆派克车。车子开到中之岛朝日大 厦拐角处，桥寺说：“怎么样，我可以去阪急电车站送您，如 果您方便的话，就在这里下车如何7’那时正好是午饭时候， 贞之助看出他想邀自己去“阿拉斯加”进餐，觉得上次吃了他 一顿，今天再去叨扰人家，心中静不下来了。可是他很想借此 机会和桥寺的女儿亲近一番，以逐渐加深两个的交情，这也是 平时难有的事情。因此顺便就答应了。于是他们又围着西餐桌 子边吃边谈了一个小时。因为这次加进了他的女儿，谈的尽是 些电影、歌舞伎剧、美国演员和日本演员以及女子中学等更加 无聊的东西。他的女儿今年十四岁，悦子比她少三岁，说起话 来比悦子沉着老练得多。说不定这和她的相貌也有关系，因为

她身上穿的是女子中学的制服,

脸上不施脂粉，面部轮廓已经

不象个少女，长面庞、高鼻梁、

嘴角端庄、很象成年人。而且

一点也不象桥寺，从这点看来,

她大概象她的母亲了。自然她

母亲也相当美，对着眼前这样一个女儿，可以推想到桥寺是如 何眷念他已故的妻子了。

结帐的时候，贞之助说：“今天让我付帐。”桥寺不答应 说：“这怎么成呢，是我邀您来的嘛。”贞之助趁机就说：“今 天我就叨扰。那么请您也去我们那里玩儿一趟，可以奉陪您去 神户走走，盼望下星期天您和令媛一定来。”逼着桥寺应承了 下来，然后在五楼电梯口分了手。贞之助终于带回家一个很有 价值的纪念品——下星期天的约会。

十七

那天幸子听到丈夫回来给她讲了这么个好消息，还故意取 笑他说：“您的脸皮真厚啊。”其实她内心里却高兴得很。要是 在过去，她不仅不会高兴，还会责难她丈夫怎么那样没有见 识。没想到她丈夫居然能在雪子的婚姻问题上改变态度，干出 那样厚脸皮的事情，她一点都没有意料到，因此她就无须对她 丈夫再做什么工作，只是等候下个星期天的到来了。这期间， 丹生夫人打来一次电话说：“听说您先生也见了一面桥寺小姐， 事情越发有希望了，真的要恭贺。还听说这个星期天你们准备 招待桥寺父女，请诸位好好款待他们吧。尤其希望雪子小姐努 力改变最初给予人家的'阴郁'印象，这事最值得忧虑，所以 我特地附带说一声。”从这一点看来，桥寺把这几天的经过一 一向丹生夫人报告了，可见他对这门亲事决不是漠不关心。

到了约定的那个星期天，桥寺父女上午十点钟来到芦屋， 在家里玩儿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宾主六人坐了出租汽车开往神 户，来到花隈的菊水餐馆。曾提出几个关于当天的就餐地点， 例如中国菜馆、东方饭店的西餐厅，还有日本式中国菜的“宝 家”等等。但是如果从游览神户这一观点出发，那就该数菊水 餐馆为第一。两点钟开始吃中午饭，吃到四点钟才结束。回家 时从元町散步到三宫町，还在“尤海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把桥寺父女送上阪急电车，然后四个人又到阪急会馆看了一场 美国电影《禿鹰双方家属在这一天只是碰碰头，不可能一 下子就融洽无间。

第二天下午，雪子一个人在楼上练字，阿春上楼上说“有 电话。”

“谁的电话7'

“说是请雪子姑娘接电话。”

“谁打来的r

“桥寺先生打来的。”

听阿春这样一讲，雪子脸有点红了。她放下笔站起来，可 是并不想立即去接电话，而是涨红着脸在楼梯口打转转。

“二姐呢*r*

“好象不在”

“去哪里了 *T*

“说不定去发信了。刚离开，要不要去把她叫回来7'

“快去！快去叫回来！”

“是。”阿春急忙飞奔出去。

平常幸子为了活动活动身体，总是自己发信，发完信在大 堤上散步。在第一个拐角处阿春就发现了她。

“太太！雪子姑娘叫您。”

幸子看到阿春紧紧张张的样子，奇怪地问道：“什么事 呀*T*

“桥寺先生来电话了。”

“桥寺先生的电话？'因为事情太突然了，幸子也吃了一 惊。“是打给我的吗7'

“不是。是打给雪子姑娘的。她让我来叫太太回去。”

“雪子接了电话吗7'

“这个我可不知道了。我出来的时候她还在楼梯头上打转 转”

“自己为什么不去接呢，雪子妹妹这个人真滑稽。”

幸子觉得事情很糟。雪子不爱打电话在家里是出了名的， 谁都不给她打电话。即使是她的电话，也总是由旁人代接，不 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她自己不接。过去一向是这样的，可是 今天情况真的不一样。今天是桥寺打来的电话，他有什么事情 当然不知道，可是他是指名要雪子接电话的，首先雪子本人不 应该不去接。如果幸子代她去接，反倒有点令人奇怪。何况她 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那怕羞害臊的性情脾气也只有姐 妹几个知道，外界是不了解的。如果桥寺不认为那是受到了侮 辱，固然是万幸。不过雪子磨蹭到最后是否会去接那个电话 呢？叫人家等了好半天，还象往常那样吞吞吐吐地对答——打 电话时特别是这样，那一定办不成事。要是那样的话，不接也 许比接了还好。雪子的个性特别倔强，也许她坚决不去接，在 等着幸子的援手。不过，幸子即使现在马上赶回去，电话也许 已经挂断，即使没有挂断，幸子代她接电话时又拿什么话来赔 礼道歉呢？不管怎样，今天这电话雪子必须亲自去接，而且必 须立刻接电话。不知怎的，幸子似乎有这样一个预感，这门亲 事会不会由于这个小小的原因而功败垂成呢。象桥寺那样一位 机灵和气的人，不一定会因打电话这件小事而提抗议毁约吧。 不过，如果当时自己在家的话，无论怎样也会立刻叫雪子去接 电话，偏巧在她外出的这几分钟之内找来这样一个电话，她越 想越觉得别扭。

幸子急急忙忙赶回家，走进装有电话的厨房一看，电话已 经挂断，也没有看到雪子。

“雪子妹妹呢幸子看见做粗活的阿秋正在和面做下午的 点心，开口就问她。

“雪子姑娘刚才来过了。也许上楼了啊。”

“雪子妹妹来接电话没有尸

“是的，来接电话了。”

“马上来接的吗尸

“不，她等太太等了一会儿，可是太太一直在外，所以她 自己接的。”

“话进了好久吗7'

“不过一会儿工夫一分钟的光景吧。”

“什么时候挂断的

“电话刚刚打完的。”

幸子上楼一看，雪子一个人靠在练字的桌子上，手里拿了 一本字帖，低着头在观摩。

桥寺先生来电话没说什么事吧7' 今天下午四点半他在阪急电车梅田站等我，问我能不能

去。"

嗯，不是约你去散步吧尸

他问我能不能和他一起去心斋桥溜达溜达，在什么地方 吃顿饭”

“回答他什么了 7'

*a，，*

“你去吗7'

“没有。”雪子一面咽口水一面含糊答应。

“为什么*T*

“为什么不陪他去散步吃顿饭呢7'

要雪子单独和一个正在说亲中而且仅仅见过两三次面的男 子一块儿上街散步，平常这是她绝对不会应承的。幸子是她亲 姐姐，最了解雪子的这种性格，所以一开始就知道她不会应承 桥寺的要求，而且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样，幸子还是 不高兴。雪子不愿意和一个不知底细的男子上大街、下馆子， 对于幸子即使无所谓，但是怎么对得起贞之助呢？无论贞之助 也罢，幸子也罢，为了雪子的亲事，这次真的是拉下了脸皮， 干出许多低首下心委曲求全的事。如果雪子能想到这点，本人 至少也应该积极些才对得起大家吧。更何况桥寺打了这样一个 电话来，足以说明对方也作出了最大的努力，现在遭到冷谈对 待，怎不叫他心灰意冷呢？

“那么，你拒绝他了吗7’

“我只是婉转地拒绝”

即使拒绝人家，如果辞谢的借口合情合理，倒也罢了。可 是雪子不擅长那种玩意儿，她准是笨嘴笨舌、极不自然地应付 过去的。想到这里，幸子眼睛里不由得充满了悔恨的泪水。她 气愤雪子的所作所言，所以她不耐烦地转身下楼去，穿过露台 走到院子里。

幸子知道补救的最好方法是马上让雪子打电话给对方，赔 礼道歉，让她今天下午去大阪赴约。可是这样的事任凭你磨破 嘴皮子，雪子也决不会答应，如果强迫她那样做的话，只会让 双方更加不愉快，结果只能吵得不欢而散。即使幸子代替雪子 给对方打电话，巧妙地编个借口说明今天不能赴约的理由，真 有叫人信服的把握吗？要是对方问：“明天怎么样7’又该怎样 回答呢？雪子不愿意这么做不限于今天。除非彼此都心仪对

方，否则她是决不会同意那种约会的。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今 天这件事情暂且到此为止，等明天幸子去拜访丹生夫人，把雪 子的性格向她详细解释解释，说明雪子疏远桥寺并非有意，也 不是不愿意和他一块儿散步，只是因为一向娇养惯了，碰到那 样的事情就手忙脚乱、畏缩不前，这也正是雪子纯洁的地方。 幸子觉得这些情况要是能由丹生夫人转告桥寺，说不定桥寺能 够谅解雪子。

正当幸子在院子里一面踱步，一面想主意的时候，厨房里 似乎又响起了电话的铃声。阿春跑上露台，朝着院子里高叫： “太太的电话。是丹生夫人打来的。”

幸子心里一怔，连记跑到厨房里，可是心中一想，又把电 话转到了书斋。

“啊，幸子姐。刚才桥寺先生来电话时非常气愤。”丹生夫 人的话声显出事情非同小可。她说的东京话非常清脆，由于兴 奋的语调格外利落。她说：“不知道桥寺先生为什么发那样大 的火，他开口就说：“我喜欢的是爽气的小姐。你们都说那个 人鲜艳璀璨，可她并非如此？这门亲事我断然拒绝，请你们马 上通知对方吧。'问他生气的原因，他说：'本想和雪子小姐两 人从从容容地谈一谈，所以约她今天下午一块儿出去散散步。 最初是女佣来接的电话，我对女佣说雪子小姐如果在家，请她 来接电话。女佣说雪子小姐在家，就走开了。不知为什么雪子 小姐迟迟不出来，等了许多总算出来了。问她今天下午方便不 方便，却没有说明原因，也不知究竟是否答应，追问到最后才 逼出'不大方便'一句话，声音低得听也听不清，而且除了那 句话就没有别的了。我也动了肝火，当下就啪嗒一声把电话挂 断了。‘桥寺先生说完还加上一句'我到底被小姐看作什么人，

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气得他大发雷霆。”丹生夫人一口气说 到这里，又补上一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很遗憾，请你把这 桩亲事看做吹了吧。”

“真的，真的，太对不起您了。要是我在家，决不至于让 雪子做出这种失礼的事来，碰巧此时我不在家。”

“可是即使你不在，雪子小姐不是在家吗

“是呀，是呀，确实是这样。真的很对不起闹成这个局面， 这件事大概再也不能调解了吧

“那还用说。”

幸子当时真恨无地洞可钻，她一面不能自圆其说，一面听 着人家讲话。

“好啦，幸子姐，很对不起，在电话中说这样的话，现在 即使去看您，也无济于事，所以我就不去了，请您不要见怪。” 说完她象要挂电话了。幸子赶快说：“实在对不起您，实在对 不起。我改天再到府上道歉您完全应该生气”连她自己都不知 道说的是什么了。

“算了，幸子姐。不用说这种话了。您要来访问，更使我 受宠若惊了 ！”她差点说了 “听着都恶心”。正当幸子提心吊胆 不知怎样回答时，对方一声“再见”挂断了电话。

幸子放下听筒，两手托着下巴靠在丈夫这张有桌上电话的 矮桌子上，在地板上坐了许久。心想不久丈夫回家后势必把这 件事情告诉他，转念一想今天又不想告诉他，等明天心情平静 下来再告诉他也不迟。不难想象丈夫听到这消息将会多么灰心 失望，更糟的是但愿雪子不要因此而被她姐夫厌恶。丈夫从来 不喜欢妙子而同情雪子，可是由于今天的事，两个妹妹会不会 同时遭到他嫌弃呢？妙子因为有个靠山，倒无关紧要。雪子现 • 523 .

在要是遭到贞之助的抛充，如何是好呢？过去幸子对妙子有什 么难以忍受的事，可以告诉雪子；对雪子有什么不满，可以向 妙子诉说，所以平常不觉得怎么委屈。可是今天这种时候妙子 不在家，幸子就觉得非常寂寞。

“妈妈。”悦子拉开书斋的门，站在门槛上诧异地瞅着她母 亲的脸。悦子刚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寂静的有些奇怪，以为家 里大概出了什么事了。

“妈妈，你在干什么尸她边说边走进屋子，站在她母亲背 后再次端详她母亲的脸。

“哎，你在干什么呀？妈妈妈妈”

“你阿姨在干什么7'

“阿姨在楼上看书。喂，妈妈，今天你怎么啦7'

“没什么。你找阿姨去吧。”

“妈妈也去。”悦子拉了妈妈的手要走。

“嗯，去吧。”幸子改变想法站了起来，陪同悦子来到正 屋，让悦子独自上楼去找她阿姨，自己走进会客室，坐到钢琴 前，打开琴盖。

贞之助一小时后回来了。这中间幸子一直在弹钢琴，当她 听到门铃响时，就走到门口去迎接。贞之助夹着公文包走向书 斋，幸子紧跟贞之助也走进书斋。

“我说，费了您那么大的劲，可是桥寺却拒绝了这门亲事” 幸子本来拿不定主意到底今天讲还是明天讲，可是一看到丈夫 的脸她马上就憋不住气了。贞之助虽说不愉快，可是只轻轻地 叹了一口气，并没有露骨地表现出他的不愉快，一直平心静气 的听幸子说完事情的经过。幸子看到丈夫没有明显的不高兴， 就更加悔恨她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地责备雪子，她说：“叫我们

• 524 .

为她这样操心，她真是太不像话了 ！”

真的，现在说这种话已经太迟了，不过桥寺其实是有意结 婚的。他嘴上尽管不明确表态，可是内心中肯定喜欢雪子。正 因为这样，他今天才打电话约雪子。明白了这一点，就更加悔 恨今天为这个电话所犯的错误，恨不得捶胸顿足地哭一场，可 是哭是没有用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来了。为什么自己当时不在 家呢？要是自己在家，即使雪子不听我的劝告，至少能让她作 出一个普普通通的对答。如果那样的话，这桩亲事也许就会顺 利进展，不久以后也许两家还能订婚。这样想也不见得就是白 日做梦吧。只要平平稳稳去做，十之八九能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的。却来了那个电话！难道一件小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幸子越想越不心甘，仿佛那时自己不在家倒成了自己的过失那 样悔恨无穷。电话来的真不是时候，偏偏在那五六分钟之间打 来了，甚至她觉得这只能认为是雪子的不幸。

“这样一想，尽管自己生气，又觉得雪子妹妹实在有点儿 可怜。”

“悲剧是由雪子妹妹的性格所造成的，当初电话打来的时 候，结果和你在家也是一样。”

贞之助反倒只能站在抚慰自己妻子的立场上说了这样的 话：

“当时即使你在场，雪子妹妹的对答也不见得能妥善。再 说，要是不爽爽快快地答应人家的要求，同意与桥寺一块去散 步，总免不了要得罪对方。既然这样的话，今天这种失败就得 归罪于雪子妹妹的性格，你在场与否都不重要。今天即使妥善 应付了过去，今后还有同样的事发生。所以归根到底这桩亲事 摆脱不了告吹的命运。除非雪子妹妹脱胎换骨，否则永远将遭 • 525 .

到同样的结局，这也许是天意。”

“照你的意思，雪子妹妹不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吗7'

“我并非此意，我是说象雪子妹妹那样消极保守，连电话 都打不好的一个女性，也自有其闪光处。世上也许有那样的男 子，不把她那种性格一律看成是因循消极、落后于时代，而认 为是一种温柔、高尚的品质。没有这种认识的男人，就配不上 雪子妹妹。”

幸子听丈夫这样一讲，自己反倒觉得有些心安了，就更觉 得对不起丈夫，一面又尽量多想想雪子的可怜，渐渐的把自己 一肚子怒气压制住了。不过当她走到书斋，走进会客室看到雪 子坐在沙发上，若无其事地把那只“铃”抱在膝上逗着玩儿， 幸子的忿懑不平之气不禁又发作了。她涨红着脸抑制住愤怒， 叫了一声雪子妹妹，只甩给雪子两句话：“刚才丹生太太打来 电话说桥寺先生大发雷霆，亲事也就没成了。”

“嗯。”雪子应了一声，也许带几分掩饰难为情吧，她把手 伸到咕噜咕噜叫着的“铃”的脖子底下去逗乐。

“为这次相亲操劳的人都生气啦。”幸子本想一口气倾吐出 这些话，但是终于隐忍着咽到自己肚子里去了。可是，这个妹 妹果真会认识到今天的失策是“失策”吗？要是有这样的认 识，当着姐夫的面认个错，说声“对不起”也好呀。不过想到 害子即使心里知道自己错了，也决不肯当面认错，又觉得她真 的好可恶。

十八

桥寺气愤的原因，第二天由于井谷来访，详详细细给幸子 讲了经过情形而更加明了。

井谷是这样说的：“听说桥寺昨天与丹生夫人通了电话， 他也打电话给我了。他平时就象一个温厚的长者，居然发那么 大的火，连我都被他埋怨了一顿，说什么那位小姐不是太目中 无人了吗？因此我觉得这事比较严重，马上赶到大阪，去见了 桥寺和丹生夫人。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桥寺发怒是有原因的， 桥寺发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仅是昨天的一件，前天就露出 苗头来了。前天桥寺父女不是应邀来府上玩儿，一起在“菊 水”吃饭的吗？饭后在元町散步时，桥寺和雪子小姐两人偶然 走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被出征军人送别会的长行列 阻拦着，和大家分隔开了。那时桥寺注意到某杂货店的冻列 窗，他对雪子小姐说：'我想买双袜子，您可以陪我去挑选一 下吗？雪子小姐只答应了一声'好'，羞涩不安地三番五次仿 佛求救似的回头去望分隔在五十米外的太太小姐们，站在那里 露出一种很为难的样子。

桥寺因此忿忿的独自走进铺子买了袜子。这是一二十分钟 之间发生的事情，没有别人知道。可是桥寺当时已经很不愉 快。不过那时他尽量往好的一面解释，以为这可能是小姐的一 种脾气，并非疏远自己，这样一解释，他的心情才好转过来。

• 527 .

但是他毕竟放心不下这件事，想再找个机会试试雪子小姐是不 是讨厌自己。碰巧昨天天气不错，公司里又体假，因此他给雪 子小姐打了那个电话。可是正如您知道的结果那样，桥寺再次 丢尽了面子。

“桥寺说：'前天那桩事情我还以为对方怕羞，可是一次不 算，第二次又是这样，那就只能认为对方极端厌恶我了。这种 态度表明了她坚决拒绝我，就差没有说：“你还不明白我讨厌 你吗罢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至少可以说几句婉转周到 的谢词吧。看来那位小姐是故意破坏她周围的亲友千方百计要 捉成的这门亲事。'他还说：我了解丹生夫人、井谷女士以及 萌冈小姐兄嫂的好意，可是由于雪子小姐的态度，他们的好意 我想接受也接受不了呀。对于这门亲事我不是不接受小姐，而 是人家拒绝我的。'

“昨天我和他们两人碰头时，丹生夫人比桥寺还生气。她 说：'我觉得雪子小姐对男性的态度实在不象话，难怪人家说 她“阴郁”。我曾忠告过她应当竭力给人家一个开朗的印象， 可是她始终听不进我的忠告，我不奇怪雪子小姐这种性格，奇 怪的是幸子姐为什么要让她妹妹采取那样的态度。现在即使是 贵族小姐或皇家公主，釆取这种态度也太不应该了，我不知幸 子姐是怎样看待她妹妹的井谷说话的口气十分严厉，几乎 有点儿借丹生夫人的嘴发泄她自己的不满。无论井谷说什么， 幸子都无话可说。不过井谷是男人脾气，想说的话说完以后， 她心里似乎痛快了。她看到幸子垂头丧气的样子，反而劝慰 说：“您应该乐观一点，不管丹生夫人怎样，以后我还是要做 小姐的媒人。”作为谈助，她又提到雪子眼皮上的那块褐色斑， 说：“桥寺和雪子小姐见了三次面，她脸上的东西始终没有引 起注意，据说还是他的姑娘回家告诉他：'那个人的脸上有块 褐色斑哩。'桥寺回答说：'是吗？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到呢？ 如此看来，那块褐色斑根本不用您再担心了，有时简直没有一 点问题。'‘

前天在神户元町发生的那桩惹恼桥寺的事情，幸子始终没 有告诉贞之助。因为即使讲了也没有什么用，恐怕反倒会使她 丈夫对雪子的感情进一步恶化。贞之助还是贞之助，后来他瞒 着妻子，凭据自己的观点给桥寺写了下面这样的一封信。

事情既然无可挽回，本来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尽 管出于无可奈何，可是我必须向你解释清楚，否则就交待 不过去。您也许以为我们夫妇没有好好摸清妹妹的心意而 擅自许婚，其实小姐不仅不讨厌您，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她 是同意这桩亲事的。对此您一定有这样的疑问，前几天她 那种消极暖昧的态度和电话中的对答又将如何解释呢？那 是出于小姐天生的怕羞，不能作为厌恶您的证据。任何人 都觉得年过三十的女子不该那样糊涂，可是熟悉她的家里 人就不奇怪这些，认为在那种场合她永远是那个样子，现 在比以前已经有进步了，不那么怕生人了。尽管这样，我 们知道外界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特别是前几天那个电 话，真不知如何向您道歉才好。记得我曾经对您说过，她 的性格并不阴郁，现在我深信自己的话是对的。可是，一 个女子到了象她那种年龄，讲不好应酬话，不管怎么说， 也是没有能耐到极点了，您是有理由十分生气的，只此一 层，她就配不上您，对这样一个人加以拒绝，乃是势所必 然。尽管遗憾，我确认她理应落选，不能厚着脸皮再恳求 您考虑什么了。总之，妹妹成为这样一个不合时代同步的 女性，完全是家庭教育不好的结果，这和她幼年失母，青 年丧父的境遇也有关系。不过，我们也应该负一半责任。 只是我自然不自觉地掩盖了她的缺点，对她的评价也许不 合实际，但是决没有为了想勉强高攀而对您说假话，所以 无论如何请您谅解。

我祝愿您和雪子都能找到彼此理想的配偶，大家都把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但愿这样的一天早早到来。到那 时希望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事而生疏了。正在庆幸好不容易 交上了您这样一位朋友，如果因为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而不能继续交往，那真是太大的损失了。

这封信寄出以后，桥寺马上寄来一封郑重的复信。内容如下。

接到您诚恳的来信，惶恐得很。您说令妹有些怀旧， 这是您谦虚。不论令妹岁数多大，却始终保持着少女的纯 真，天真可爱，这是极可贵的品质。做这种女性的丈夫的 人不能低估了她的纯真，有义务重视、爱护这种可贵的品 质而不使其受损。要做到这点，必须对她的性格深刻了 解，并且无微不至地体贴她。象我这样的乡巴佬完全不具 备这种资格。从这点出发，我认为我们的结合对双方都不 会幸福，因此才没有高攀这门亲事。要是您把拒婚当作是 对令妹的恶意批评，那就非常遗憾了。还有，不胜感激最 近一段时间里您全家对我的热情接待。府上那种举世无双 的和睦情景，值得大家羡慕。我觉得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和 气蔼蔼的家庭，才培养得出令妹那种珠玉般的性格。

和贞之助一样，来信是用毛笔写在卷纸上的。虽说不是文 言文，可也写得十分周到得体，无懈可击。

另外，那天在神户散步时，幸子曾领桥寺的女儿去元町的 服饰品商店，为她挑选了一件罩衫，还让绣上姓名。亲事告吹 后不几天，店里就把姓名给绣好了，幸子觉得不送给人家反倒 不自然，就托井谷转送了去。并个月后的一天，幸子去井谷的 美容院，井谷递给幸子一个纸盒，说：“桥寺先生送给太太的 东西，放在我这里几天了。”幸子回家后打开盒子一看，是京 都襟万商店制作的凸纹薄绸背心，穿在幸子身上正合适，大概 是桥寺托丹生夫人代他备办的吧。看来这准是前些日子那件罩 衫的回礼了。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桥寺为人十分周到 了。

雪子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表面上看去，她既没有垂头丧气 的样子，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贞之助和幸子。姐夫、 姐姐的好意她是明白的，不过她的个性别人是知道的，她在这 件事情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其它的就是她无能为力的了。 要是这样还谈不拢这门亲事，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了。这 说不定多少带点儿逞强和虚张声势——她的举动一点没有违背 她的思想。幸子到头来还是没有露骨地发泄对雪子的不满，最 后还是慢慢的又和好了。尽管这样，幸子总觉得心中不顺，不 能释然，只想妙子回家后讲给她听。偏偏这一阵子妙子有二十 多天没有回来，还是三月上旬那个“无法避免的电话”打来后 的第二天，一清早她回到家里呆了一会儿。幸子告诉她“这次 又吹了”。她听到这个消息，回去时非常失望。以后一直没有 见到她的面。说心里话，在这一段时间里，每逢丹生夫人和井 谷问起妙子，幸子总警惕着她们是故意装做不知道而来打听消 息，因此回答的总是模棱两可。因为幸子无论如何也不愿让旁 人知道她和妙子已经分开住了，那不过是为了万一将来她和奥 烟的关系闹出了问题，可以对外宣布家里已经没有这个妹妹 了。可是现在一切心计都化为泡影，幸子急于想见妙子。一天 早晨，姐妹两个在餐室里谈天，幸子说：“不知道细姑娘近来 怎么样，打个电话去吧。”可是送悦子上学的阿春老不回家， 三个小时后才回来。她悄悄地向餐室里觑了觑，看到里面只有 幸子和雪子两个人。才轻手轻脚到两个身边低声说：“细姑娘 生病了。”

“嘎，现在怎样了 7'

“象是肠炎或赤痢。”

“细姑娘给家里来电话了吗尸

“是的。”

“你去过了吗7'

“去过了。”

“细姑娘在公寓中休息吗7’雪子问。

“不是。”阿春垂下头一声不响。

实际上今天一清早阿春就被叫醒，说春馆有电话。她去一 听，是奥加来的电话。奥加对她说：“细姑娘昨天来我这里， 夜里十点钟左右突然生病，高烧达四十度，还发冷发抖。她要 回住所，我留她住在我这里了。可是病情越来越重，昨天请附 近的医天来给她诊察，最初不明白病情，医生怀疑是流感要不 然就是伤塞。半夜里开始拉肚了，而且症状很重，腹部绞痛。 医生说大概是大肠炎或者赤痢。如果确诊是赤痢，那就必须住 院。不过无论怎样都得有人护理，所以不能让她回住所，暂时 只能留在我这里进行治疗。这事我只能私下先通知你。病人虽 则痛苦，但现在不用那么担心，不妨继续留在我这里治疗，如 果病情加重再通知你，不过我想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情。”阿春 认为反正自己得跑一趟，等到时再说吧。所以今天早晨她把悦 子送去了学后，回来去了奥加那儿。到那里一看，情况比想 象的严重得多。据说昨夜一夜中间就拉了二三十次。因为次数 太频繁了，病人不能躺下，只能起身抓住椅子一蹲在马桶上。 据说医生曾忠告，必须安静地躺在床上，放个搪瓷便盆在身体 下面。阿春去后，和奥加两个苦苦劝说妙子，好不容易才说 服妙子躺下了。不过阿春在那里的时候，妙子就泻了许多次。 可是因为肚子绞痛，每次都拉得很少，正因如此更加难受。热 度仍然很高，不久以前还有三十九度。仍然没有弄明白是肠炎 还是赤痢。据说已经请大阪大学化验病菌了，几天内就能得出 病因。阿春对妙子说：“请栉田医生来诊治好不好呢7'病人回 答她说：“病倒在这里，不能让栉田大夫知道，还是算了吧。 你回去不要把病情告诉我二姐，不要让她为我的病担心。”阿 春当时没有说回家后是否报告太太，只说“下次再来看您”, 就先回来了。

“请护士了吗？

“没有。说是等病再重些再说”

“现在病人由谁照顾7'

“冰是少爷（阿春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奥）砸的，便盆消 毒和擦屁股由我干。”

“你离开后是谁在干，谁干呢7’

“这大概是那位老奶奶干吧。听说少爷是她乳大的，人倒 是很好的。”

“做饭也是做她7'

“是的。”

“如果妙子得的是赤痢的活，叫那种人洗便盆，不是太危 险了吗

“怎么办呢？我去看看吧。”雪子说。

“先等一下，看情形如何再说。”幸子说。“如果她得的确 实是这个病，那就得设法解决。如果是简单的肠炎，几天就没 事了，所以现在不用那么着急。眼前只能派阿春去照料，其它 的也没有办法了。家中在其他人面前就说阿春因事离开，请了 两三天假回去了。”

“他们请的是什么样的医生呢尸

“我没见过这位医生。听说是附近一位不熟识的医生，以 前没给家里人看过病。”

“要是请栉田大夫给诊治就好了。”雪子说。

“这是真的。”幸了说。“如果是在妙子的住所就好了。在 启哥儿那里就不方便，还是不请栉田去为妙。”

幸了看出妙子实际上出乎意外地软弱，她嘴上尽管逞强叫 阿春不要对二姐讲，心中却很渴望她来看自己。在这种时候妙 子一定会深刻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两个姐姐不在她身边会使她 感到多么心慌意乱。

十九

阿春很快就收好东西，提前吃了午饭，说声两三天后回 来，就马上离开了。临走前幸子把她叫进会客室，再三叮嘱她 必须克服平时偷懒的脾气，接触病人后必须消毒，不可疏忽； 病人大小便时必须在便盆里滴几滴来苏消毒水。还叫她经常报 告病情给幸子，每天上午至少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奥"田那里 没有电话，可以借用附近商店里的电话，但是最好不要去商店 借用，而打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要趁贞之助和悦子不在家 的时候打。

阿春是下午走的，幸子姐妹估计当天不会有电话来，所以 十分担心妙子，眼巴巴地等候第二天的到来。直到第二天上午 十点钟以后，阿香才打了电话来。幸子把电话转到丈夫的书房 里，由于距离远，半中间又没有接通，费了好大的劲才听到几 句。总的来看，病人的情况大体和昨天差不多，只是肚子拉得 比昨天还厉害，一小时要拉十来次，热度一直很高。幸子就 问：“究竟是不是赤痢

“这还没有弄清楚。”

“大便检查的结果怎么样7’

“大阪大学还没有回电。”

“大便怎样，带不带血7’

“象是有点儿血。除此以外，尽是鼻涕那样黏糊糊的白色

黏液。”

“你从哪里打来的电话尸

“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的。可是附近没有公用电话，得走远

路打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两三个人排在我前头，所以很迟才 打来电话。待会再打一次，要是今天打不成的话，那就明天早 晨打。”阿春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大便带血，那就是赤痢尸站在一旁听着的雪子说。

“是呀。我也这样想。”

“大肠炎患者的大便里不会带血吧7'

“不可能吧。”

“腹泻次数这么频繁，准是赤痢了。”

“会不会是医生靠不住呢”

幸子认为十之八九是赤痢，而且思想上有了准备，渐渐的 在考虑该做些什么事情。可是那天期待着的第二个电话却始终

没有打来，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多钟还没有打过电话 来，阿春究竟在干什么呢，幸子、雪子姐妹两个急得如坐针 毡。快到中午时，阿春突然从厨房门口走了进来。

“怎么样了 两人见到绷紧脸的阿春，一声不响地把她拉 进会客室问道。

“看来极有可能是赤痢。”

其实大便化验的结果还没有搞出来。医生昨晚和今晨都来 看过了，说有可能是赤痢，必须釆取措施，国道附近的木村医 院有隔离病房，妙子经他介绍可以去那住院。刚要决定去住院 时，一个经常来卖菜的商人碰巧来到厨房，无意中对阿春说了 一句那个医院还是别去为妙。因此到附近去一打听，才知那家 医院的名声果然很不好。院长听力不行，不能听诊，诊断经常 失误。尽管是大阪大学出身，但并不是好学生，博士论文都是 同班同学代写的。那位同班同学也在附近开诊所，据说他也承 认那博士论文是他代写的。阿春跟奥加说了这个情况，奥 也担心起来，就去打听其他医院，可是除了这个医院而外，附 近没有其他医院有隔离病房。因此他对医生说：“就当作大肠 炎在家里治疗不行吗？'医生不赞成，回说：“那可是传染性很 强的病情呀！”可是奥 不理会那一套，说什么生了点赤痢， 不用去医院，在自己家里不是也能治好吗，因此，决定不去医 院治疗，医生那里可以设法使之同意。他和阿春商量要不要听 听芦屋姐姐的意见。阿春回答说：“那就听听她们的意见吧。” 她想电话里说不清楚问题，因此才赶紧回来的。

问她医生是怎样一个人，阿看说医生姓斋藤，也是大阪大 学出身，年龄比栉田医生小两三岁。他父亲那一代就在这条街 上开业，老先生还活着，两代医生名声都不错。据阿春的观 察，他还赶不上栉田医师那样麻利。诊断也过分慎重，不轻易 下结论。这也是诊断延误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作为赤痢 来说，发高烧，而且第一天没有大便，拉肚子是发病后二十四 小时才开始的，由于这样的原因，就怀疑得的是伤寒，因而延 误了确诊的时间，所以病情更加恶化。

“是在什么地方染上的病？吃了什么腐败的东西了吧7'

“是的，听说缘自青花鱼做的四喜饭。”

“在哪里吃*T*

“听说是发病那天傍晚，少爷和她去神户玩耍，在喜助饭 庄吃的。”

“从来没听说过这家这饭庄哩。雪子妹妹，你呢7'

“没听说过。”

“听说位于福原娼妓区中。那里的四喜饭据说特别可口， 想去尝一尝。所以他们在新市场看完电影回来就去那里了。”

“启少爷一点都没有感染尸

“是的。说满春花鱼不合少爷的口味，所以他没有吃。只 细姑娘一人吃了，所以她说一定是吃了青花鱼的缘故。不过据 说吃得并不多而且的确是新鲜的活鱼。”

“青花鱼真可怕，新鲜鱼吃了也会中毒。”

“据说背脊上发黑的那部分最危险，妙子小姐吃了几片。”

“我和雪子妹妹从来不吃青花鱼，只有细姑娘吃。”

“总的来说，细姑娘在吃的方面太不卫生了。”

“你这话很对。老早以前她就很少在家里吃晚饭，总是到 东到西乱吃馆子，所以可会染上这种病。”

妙子生病以后启哥儿的态度又怎么样呢？表面上并没有为

难，内心里会不会觉得收留这样一个传染病人而为难呢？最初

还以为是轻微的肠炎,

一旦发现是传染病，就会觉得无法对付

而希望妙子回家养病。

幸子姐妹想到前年闹水灾时他的行为,

就担心这种事情发生。可是据阿春的观察，还没有那种迹象。 上次闹洪水时，由于平时爱打扮，所以不愿弄湿他的裤子。他 似乎不害怕传梁病。也许是因为上次闹洪水时自己的作用所为 成了妙子厌弃他的根源之一，今番才竭力表示他的忠诚的吧。 “让我来照顾你吧”这句话似乎不光是口惠。他照顾得很仔细， 往往提醒阿春和护士该做点什么，有时还亲自帮助换冰袋、消 毒便盆。

“我这就跟春馆一起去看看，我的抵抗力好。”雪子说。 “得了赤痢也不见得会死，既然启哥儿那样说，又没有其他适 当的地方可以安置病人，细姑娘住在那里也挺好的。可是护理

• 538 .

工作我们不能撒手不管，完全由奥来照顾。长房和贞之助姐 夫可能有意见，咱们不能撒手不管。反正我自作主张去看护细 姑娘，问题不会太大。栉田医师要是能去，自然比较放心，原 先那位医生和护士就靠不住了。今天起我就搬到奥 那去，换 回春馆让她负责联系吧。靠打电话说不清楚问题，反倒増加忧 虑。启哥儿又是单身汉，做事肯定不周全，往往需要春馆一天 跑几个来回。”雪子说完就换好衣服，简单地吃完饭，为了不 让家里人为难姐姐，没有征求幸子的同意就走了。其实幸子的 心情完全和雪子一样，所以也支持她。

从学校里回家的悦子问起阿姨在哪里时，幸子还若无其事 地回答她说，阿姨打完针顺便去神户买东西了。可是傍晚丈夫 回家时，就必须说实话，于是幸子就把两三天来发生的事情以 及雪子擅自离家的经过毫不隐瞒地全都说了出来。丈夫一脸不 高兴地默默听着，到最后也没有表态，大概除了默认而外也没 有别的办法吧。

吃晚饭时，悦子又打听阿姨的情况，幸子稍稍给她泄露点 儿事实说阿姨去照料生病的细姨了。悦子就接二连三寻根究底 地追问：“细姨现在在哪里7' “生的是什么病？'幸子斥责她 说：“细姨躺在公寓里，因为单身一人不方便，所以你阿姨才 去陪伴她的。细姨并没有生什么大病，你不用为她操心。”她 这才不吭声了。她是否相信母亲的话？贞之助和幸子故意和她 说些别的事情来蒙混，她都没有认真回答。，一边吃饭，一边 偷偷地翻眼察看父母的脸色。这孩子自从去年年底以来没见过 妙子，虽然幸子告诉她细姨到外忙事情，可是她却从阿春那里 打听到了大概情况；而且让她多少知道点实情，做母亲的也方 便。以后的几天中，悦子只见阿春出出进进的，一次也没看到 雪子回家，她就越不放心，追紧阿春打听妙了的病情，最后揪 住她母亲说：“为什么不让细姑娘回家？快去接回来吧！”她那 气势汹汹的样子把幸子简直吓呆了。

“小悦，有妈和你阿姨照看细姨，你只管放心好了。小孩 子不用多管这种闲事。”幸子安慰悦子说。

“让细姨睡在那种地方，真是太可怜了！细姨会病死的。” 悦子激动异常地叫喊。

事实上妙子的病情经过很不顺利，而且更加遭糟了。雪子 寸步不离地侍候在她身边，护理得很好。可是据阿春带回来的 消息看，病人的体气一天比一天衰弱。过了一星期，化验的结 果出来了，大便里不仅有赤痢菌，而且还是赤痢菌中最为恶性 的志贺菌。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患者的体温一天之内反复 升降好几次。体温高的时候达三十九点六度至四十度，而且还 十分怕冷和发抖。拉痢时下腹疼痛难忍，所以得给她吃止泻 药。吃药后肚子不泻了，可是浑身发抖而且体温上升。反过来 让患都吃泻药时，则热度就下降，可是腹痛得厉害。拉出来的 东西全象水那样。这两天病人没有一点精神，医生也说心脏一 点点变得衰弱了。所以雪子心中十分着急，她问医生：“这样 病会好吗？看样子似乎不象单纯的赤痢，会不会夹着别的病 呢？要不要注射林格氏针剂或者维他康复呢7'医生说“现在 还用不着。”不给妙子打。雪子却认为要是栉田大夫的话，这 种时候肯定会大打特打。一问护士，才知道斋藤老先生最讨厌 打针，儿子受了他的影响，除非到了危急时刻，不给患者打 针。据阿春说：“雪子姑娘认为事情闹成这样，也顾不得什么 面子不面子了，索性请栉田医生去诊治得啦，不过她还希望太 太亲自去看一下情况。”阿春还加上一句：“这几天工夫，细姑

娘太瘦了。太太如果看见她，真的会吓一跳的。”

“一则幸子因为怕传染病，再则对丈夫有所顾虑，所以一 直拿不定注意，现在听了阿春的报告，便也不能安心，决定瞒 着她丈夫，趁上午去看一次妙子。临出门时想到给栉田大夫打 了个电话，告诉他妙子在西宫一位熟人家里病倒了，由于某种 原因，只能暂时让她住在那里。请的是附近一位斋藤医生，病 状的经过情况大致是如此这般，扼要地介绍后征求他的意见。 栉田医师说这种时候必须大量注射林格氏针剂和维他康复，如 果放任不管，患者的身体是会更加衰弱，必须对医生说千万不 可再耽误下去，必须马上动手进行治疗。幸子就说看情况还得 请先生去会诊一下。栉田回答说斋藤医生不是外人，只要事先 获得他的谅解，我可以随时出诊。栉田说起话来还象平常那样 爽利。幸子打完电话，坐上等候在门口的汽车，沿国道向东驶 去。车子开过业平桥几百米，只见山下一家大邸宅的院墙里的 樱花树已经开出了鲜艳的花。

“哎呀！多漂亮呀”阿春脱口而出。

“是啊，每年这家人家的樱花都是开得最早的。”幸子一边 这样说着，一边观望着在阳光照射下升腾起一片游丝的水泥路 面。由于这一阵子妙子生病，弄得幸子心绪不宁，不知不觉 间，季节已经进入四月，十天后就是赏樱花的时令了。可是今 年还能象往常那样姐妹三个一起去京都赏花吗？要是去得成的 话，不知该多高兴呢！妙子即使病好了，又怎么能马上出门 呢？嵯峨、岚山和平安神宫的樱花是看不上了，御室的晚樱不 知道能不能赶上，话说回来，悦子犯猩红热也是去年四月，那 是在赏樱花后从京都回到家里才发病的。京都是去了一趟，可 是由于悦子一生病，就没有看成菊五郎的“道成寺”。今年四 月菊五郎也来大阪了，演出的节目是 嬷娘本来是一定要 去的，会不会又要错过机会呢？

幸子心中想着这些事，车子在夙川大堤上奔驰，六甲山隐 隐约约地浮现在天际。

一间六铺席的朝南屋子，屋外还有个小小的阳台，房间是西式 的。虽说房子里铺了地席，可是没有壁龛，连天花板也一律是 白垩，除了一边有壁橱外，基本上不是西式房子。至于屋子里 的陈设，屋角有个三角橱，上面摆着类似西洋古董的烛台。烛 台上粘满斑斓的蜡泪。还有两三件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烂货以 及妙子好久以前做的法国洋娃娃，洋娃娃身上的衣服颜色都褪 To墙上只挂着小出酒重一帧小小的玻璃画。屋子本来就很俗

气，病人盖的那条厚实的羽绒被又漂亮异常一一胭脂色底子上 带有白格子大花纹，从阳台那边的双层玻璃拉门射进来的太阳 光恰好照在整条被子上，光彩夺目，让人觉得鲜花怒放。据说 病人这时热度稍退，向右侧身躺着，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房门， 似乎在盼望幸子的到来。先前幸子听了阿春的报告，早已有了 先入之见，深恐两人的眼光接触时，最初那个冲击自己经受不 了。可是毕竟心中有准备，尽管病人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不 过瘦得还不象私下想象的那样厉害。只是本来的圆脸变成了长 脸，浅黑的皮肤变得更黑，只有那双眼睛变得格外大了。

除了上面的情况而外，还有一些事更引起幸子注意。那就 是病人长期不洗澡，固然不用说全身腌験，身上似乎另有一种 不洁的气味。说起来这是一向不端品行的结果，往常可以靠巧 妙的化妆掩饰过去，可是在这种身体病弱的时候，她的脸上、 脖子上以及手腕上到处都显露出一种阴暗的甚至可说是淫猥的 阴影来。幸子的感受虽则并不那么明确，不过她觉得病人的两 条胳膊软弱无力地瘫放在床上的样子，不只是疾病折磨得她那 样憔悴，而是几年来不检点的生活使得她精疲力竭，躺在那里 活象一个倒毙在旅途中的患者。象妙子这个年龄的女子要是长 期卧病，本来动人怜悯地缩成一团，有时甚至显示出纯净圣洁

的风貌。妙子却与此相反，完全失去了平时她那种青春焕发的 神态，暴露出她的实际年龄来了，不，莫如说比她的实际年龄 还要老得多。最奇怪的是她那种时代女郎的风姿全然不见了， 却表现出一种在娼楼饭馆当女招待的体态，而且那娼楼也不是 什么高级娼楼，是属于私窝子之类的。姐妹中这个妹妹的气质 本来就最不好，可是她身上毕竟还保留着一些大家闺秀的气 派，尽管说是这样，她那张松弛的脸上阴沉暗淡的肤色有点象 感染上花柳病毒的人的肤色，使人联想到那些下流女人的皮 肤。在另一方面，对比她身上盖的那条华丽的羽绒被，病人的 复杂的不健康就更加显眼了。提起这事来，似乎只有雪子平常 早已觉察出妙子身上的那种“不健康”，而且暗暗地加以提防。 比如妙子洗完澡之后，雪子决不在那个澡盆入浴。幸子穿过的 衣服，即使是衬衫短裤，雪子借穿时毫不在乎，妙子的那类东 西雪子绝对不借。是否妙子觉察到这些，不得而知，幸子不仅 已经知道了一些，而且还记得雪子那样做，是在她风闻奥屈患 有慢性淋病以后才开始的。说句心里话，幸子从来没有相信妙 子当口头禅那样说的她和板仓、奧屈只是“清清白白的交际”, 没有什么性关系。但是幸子也竭力避免深入追究其中的问题。 虽则雪子一声不响，可是她老早就对妙子表示无言的谴责和蔑 视了。

“细姑娘，怎么样”听说你瘦了许多，我看没那么严重。” 幸子尽量保持往常那种口气说话。“今天拉了几次啦7'

“早晨到现在已经拉了三次了。”妙子依旧毫无表情，可是 清晰地低声回答。“不过肚子只是绞痛，一点都拉不出。'‘

“这就是病症，不就是所谓的里急后重吗7'

妙子“嗯”的应了一声说：“今后再也不吃青花鱼四喜饭

• 545 .

了。”这才露出一点微笑。

“真的，今后再也不能吃青花鱼了。”幸子说完又一本正经 地说：“细姑娘，你尽管放心。不过斋藤医生说最好还是小心 谨慎些，为了慎重起见，他希望我们再找一位医生来和他商量 着办事，所以我想请栉田大夫来给你看看。”

突然幸子说出这话，是因为考虑到妙子不知道自己病重， 如果三个人背着她偷偷地商量什么以致刺激病人的神经，还莫 如直接痛快地对她说实话。斋藤医生虽然提议请大阪大学的高 明医生出诊，可是弄得不好怕会引起病人怀疑；所以莫如先把 栉田医师请来，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幸子说话时， 妙子一直把她那呆滞的目光茫然地投在她面前的草垫上听着。 幸子于是催促说：“喂，细姑娘，你看这样行的通吗7'

“我不想让栉田大夫到这种地方来。”妙子不知为什么，忽 然坚决地说。她的眼睛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充满了泪水。

“要是让栉田大夫知道我在这样的地方，实在难以为情”

护士很聪明，立起身来悄悄地出去了。幸子、雪子和奥頰 三人吃惊地望着病人脸颊上簌簌地淌着的眼泪。

“就这样吧，这事让我慢慢地劝说细姑娘吧”奥加坐在幸 子姐妹俩对面，中间隔着病人，身穿法兰绒睡衣，外面裹了一 件青灰色的绸寝袍，一面狼狈不堪地说，一面向幸子这边投来 诉苦般的一瞥。

“行啦，细姑娘，一切都听你的吧。这种事情你就别放在 心上了”

幸子知道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病人兴奋，所以说这些话安慰 她。话虽说如此，幸子觉得事情不好办了，为什么妙子突然说 出这样的话来呢？奥如似乎知道其中的原委，幸子却不知其用

. 546 .

意。

幸子那天是瞒着丈夫出来的，而且又快到午饭时间了，所 以她在病室里呆了个把小时，看到病人病情平静下来，就决定 暂时先回家。归途她打算从札场附近坐电车或者公共汽车，所 以抄近路穿过那个“孟坡”步行到公路上。雪子把她送到半 路，叫阿春稍后一点跟随着。她和姐姐并肩一起走。

“其实昨天夜里还发生了一件怪事呢。”雪子报告她姐姐 说，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昨天半夜两点钟左右，我和护士两 人睡在病室对面那间屋子里。听到病室里有哼哼声，不知道是 病人叫痛还是梦魇。尽管有启哥儿在陪床，我还是急忙起身， 当我刚把病室的门打开一半，就听到启哥儿一直叫'细姑娘、 细姑娘'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细姑娘的一声'米哥细姑 娘只叫了一声，大概就从梦中惊醒过来。不过她那一声确实是 叫的'米哥我估计细姑娘已经清醒，就悄悄关上房门，回 到自己屋子里睡觉。病室那边后来也全无声息，当时我认为大 概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一放下心，几天来的疲劳一拥而至，随 后似睡非睡地打了两三个小时的盹儿。四点钟后天刚亮，细姑 娘又开始腹痛和拉痢，她痛苦得厉害，一个人侍候不了，启哥 儿就来叫醒我。此后我一直没有睡。今天早晨我才想起，细姑 娘那声'米哥'准是叫板仓。昨天夜里在梦中遇见死者，才发 魇叫喊了。说起来板仓正是去年五月死的，转眼快到他一周年 死忌了。细姑娘因为他死得太惨，格外伤心，到现在每个月还 要到冈山乡下去上坟，也就是这个缘故。恰恰就在板仓周年死 忌的日子，她自己却害了重病，而且还躺倒在死者的情敌家 里，这怎么不叫她伤脑筋呢？细姑娘这个人有很深的城府，旁 人不容易看出她心里在想什么。不过，这些天来她肯定没有忘

掉板仓的惨死，所以才做了与此有关的梦。不过这完全是自己 的猜想，不知道正确与否。不管怎么说，今天早晨细姑娘本人 肉体上痛苦得太厉害，已经顾不到精神上的苦痛了，等到平息 肉体上的痛苦以后，她也颓唐困顿到了极点。而对于启哥儿来 说，比细姑娘更要面子，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 不过，连我都这样想，启哥儿肯定不会视之不见吧。”雪子又 说。“刚才细姑娘突然说出那样的话，毕竟是有道理的。这当 然完全是我的猜测，正由于细姑娘昨夜让板仓的亡灵魇了，她 才顾忌到住在启哥儿家中不合适。她大概在想只要住在启哥儿 家里，自己这场病就好不了，只能一点点恶化下去，最后只有 死路一条。所以她先前那句话并不是避忌栉田医师，而是表示 她不愿住在这个地方，可能的话，她希望住到别的地方去。”

“不错，也许她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还可以再仔细问问她，可是启哥儿寸步不离她”

“我倒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了，如果给细姑娘换地方的话， 你看蒲原医院怎么样？如果去那里的话，只要把情况说明一 下，我想他们那里准会接受的。”

“嗯，嗯可是蒲原大夫能治赤痢吗7'

“这样办好了，只要他肯借我们病房，我们可以请栉田大 夫去出诊。”

蒲原医院在阪神御影町，是一家外科医院。那里的院长蒲 原博士，读大学时就常来船场的店铺和上本町，和蒔冈家的四 姐妹从小熟识。那是因为当时被誉为高材生的蒲原拿不出学 费，她们已故的父亲得到这个消息，经人介绍向他伸出了援助 之手。后来蒲原留学德国以及回国后开办现在这个医院，她们 的父亲都资助了一些。蒲原这人是带有专家风度的外科医生，

• 548 .

他在动手术方面有高度自信，正因如此，他办的医院一下子兴 隆起来，不到几年就全部还清了蒔冈家给他的助学金。以后遇 到蒔冈家的家属以及船场店铺里的店员们去他那里求治，收费 总是特别少，无论如何不肯多收。这自然是他在报答穷学生时 代所受的恩情。原来他出生于上总的木更津，是一位关东人气 质的热血汉子，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讲义气、重感情的性格。 所以要对他讲明情况，托他设法用某种名义给妙子安排一个床 位，照他素常的脾气看，显然不会拒绝。不过他那里是外科医 院，治疗还必须麻烦栉田医师出诊。好在蒲原和栉田是同学， 而且两个交情很深。

雪子送幸子到“孟坡”的南口，临分手时幸子嘱咐她这样 几件事：“回家后我打算给蒲原医师和栉田医师打电话试试， 既然病情那么严重，如果象斋藤医师说的那样，必须预防万 一，不管病人自己愿意与否，再也不能让她呆在启哥儿家里 了；在这段时间里不能麻痹大意，你必须马上强行说服斋藤医 师赶快给病人打林格氏针和维他康复。如果你无法让医生被你 说服，得让启哥儿去和他交涉。”

幸子回家后，给蒲原医师打了个电话，不出所料，对方果 然马上应承了，还说：“准备了一个特别病房，无论何时送来 都没问题。”可是栉田医师的电话却不好打，因为他是大忙人， 老占线，后来挨家逐户把电话打到患者家里，好不容易才联系 上。等到获得他的同意，已经是傍晚六点多钟了。幸子本想把 事情办得快些，可是为此必须分头洽商，再讲贞之助都不明 说，心里也很担心这件事，至少有必要把事情的经过对贞之助 讲明，让他负担住院费用，打算明天上午把病人送进医院。所 以这一决定直到七点多钟才通知西宫方面。午夜十二点钟阿春 回到家里，传达了雪子的话，还谈到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

首先是关于病情的。幸子离开西宫不久，病人诉说怕冷， 开始微微发抖，体温一时升到四十度以上。到了晚上还有三十 八度左右。至于林格氏针，奥屈出去打电话给斋藤医师，一再 催促，才逼医生退步。可是来到病家的不是往常那位年轻医 师，而是那位老医师。他诊察过后，稍稍考虑了一下说：“还 用不着打林格氏针。”吩咐护士停止准备打针，急急忙忙把注 射器收进提包回去了。雪子看在眼中急在心里，越发觉得有换 医生的必要，等到病人稍稍安静一些后，她又对妙子提出无论 如何还应该请栉田医师的主张，问问妙子。可是还象预料中的 那样，妙子没有讲什么理由，只说：“想换个治疗的环境，医 院也行，甲麓庄公寓也行，想转移个地方。换了地方以后，就 请栉田大夫来治疗。只是不愿意他到这里来。”因为奥加守在 她身边屏息听着，妙子说话时有些东西没有明说，不过大致就 是上面那个意思。奥加听到病人说这些话，心里非常焦急，几 番劝她改变主意，他说：“细姑娘别这样说，住在我这里好了， 何必那么多心呢。”可是病人仿佛完全没有听见一样，只管和 雪子说话。终于急得奥加满脸青筋，提高嗓门说：“细姑娘， 为什么你不想在我这个地方治疗7'雪子面对这个情景，似乎 觉察到他们中间闹了别扭，那根源很可能就是昨天夜里妙子的 那句梦话。但是雪子不提那件事，她看到奥屈要责难病人，就 安慰他说：“非常感谢您的好意，可是我们不便把一个病人长 期放在您这里，芦屋的姐姐也是这个主张。”还给他解释蒲原 医院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这才勉强说服了奥屈。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开来的一辆救护车接走妙子时，也发 生了小小的争执。奥加一再强调说：“细姑娘一直是我在照料， 我有责任把她平安送进医院，所以一定让我陪同前去。”幸子 和雪子轮番劝阻他说：“您讲的非常对，不过今天的事您就交 给我们好了。我们并不是从今以后不让您和细姑娘见面，可是 您和细姑娘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公认，似乎病人也很担心对外界 的影响，所以请您把细姑娘暂时交给我们，自己先回避一下。 病情如果有什么突然变化自然不用说，如果没有变化，只要您 打电话来，我们会每天把病情告诉您的。”姐妹俩几乎是打躬 作揖般的才把他说服。为了使他同意芦屋的电话得在上午打给 幸子或阿春，不要给医院直接打去，都累得她们满头是汗。幸 子又对斋藤医师解释了情况，感谢他这一时期的劳累。斋藤医 师很宽厚，主动提出他自己护送病人去蒲原医院，负责把病人 交给等候在那里的栉田医师。

雪子和斋藤医师陪同病人坐车先去医院，幸子和阿春留下 做善后工作。她们两人打扫了楼上那间当作病室用的六铺席的 屋子，给护士和“老奶奶”每人一些小费，然后雇了一辆夙川 的出租汽车，比病人的救护车迟一小时到达目的地。每当亲人 住院时幸子总要产生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感觉，不会一去不复返 吧？这种不祥的预感她以前有过经验，深恐同样的心情今天又 将袭来。车子开上公路时，只见沿途一片春光比昨天浓重许 多，六甲的群山隐藏在深沉的云霞中，到处都开遍了白木兰和 连翘花。如果换成平常，这该是多么心旷神怡的景色，可是现 在她却没法摆脱沉重的心情。因为她发现昨天病人的样子和今 天大不一样。说实话，斋藤医师尽管说必须预防万一，可是直 到昨天她还半信半疑，认为死的可能性不大，那不过是医生唬 人罢了。可是照今天上午的样子看，说不定真有那种可能。幸 子首先注意到病人今天的眼睛发直。虽说病人素常有点缺少表 情，可是今天上午她面色呆滞，似乎已没有知觉，眼睛睁得特 别大，直盯盯地凝视着空中的一个地方。那副样子，怎么说也 象死期将临的人的脸相，叫人看了心中发寒。昨天病人还有精 神流着眼泪讲话，可是今天她面对着奥加和幸子姐妹在走廊里 争执时，就象完全与己无关似的干瞪着她的两只眼睛。

在昨天的电话里蒲原院长说，给病人准备了特别病房。妙 子却被送进一栋高价建造的纯日本式的别墅。住宅和医院中间 有走廊相通，本来是用作院长住宅的。去年蒲原买到了住吉村 观音林某实业家的私邸，离医院只有两里多路，他迁居到那里 去以后，这所住宅就充当他平时休息的地方。这次作为超级特 别病房收留妙子，是因为这里符合隔离的要求。病房设在原先 当作会客室带回廊的那间八铺席和四铺席半相衔接的屋子里。 为了使陪床的人方便，连厨房和浴室都让任意使用。幸子昨天 向护士会申请派遣去年护理悦子生猩红热的那位“水户姐”, 机会很巧，护士会作出安排，“水户姐”今天上午就来了。可 是那位大红人栉田医师作风一点没有变，尽管幸子和他约定了 时间，幸子到达医院后还不见他到来。打电话四处询问，又催 促了两三次，周折费尽。这中间斋藤大夫尽管不时看他的手 表，可一点也没有露出厌倦的神色，老老实实地一直等到栉田 医师来接手以后才回去。两位医生用外文交谈的内容，旁人没 法探知其究竟。栉田诊断的结果和斋藤完全不一样，他认为肝 脏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决不是什么肝脓肿，至于体温的升降 和怕冷发抖，那是恶性赤痢可能发生的症状，一切都是正常反 映，大体上病情还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只是患者十分衰弱。 他当场就吩咐“水户姐”注射林格氏针和维他康复，打完针后 再注射偶氮磺胺。他临走时还若无其事地说：“我明天再来， 您用不着那么担心。”可是幸子到底放心不下，一直送他到门 口，眼泪汪汪地望着他说：“大夫，问题真的不大7’他很有把 握地连声回答“不妨事，不妨事气 幸子再问：“不用请大阪大 学的医师来会诊了吧7' “那是斋藤君提出来的，他的小心太过 火了。如果有这种必要，我会对您讲的，目前您只管交给我就 行啦。”“在我们外行人看起来，昨天还不是这个样子，不知发 生什么事了，今天连面相都变了患者那副面孔不是和死期将临 的人相象吗您太多虑了。一旦身体衰弱，谁的样子都好看 不到哪去。”栉田医师根本不理会幸子那一套。

幸子送走栉田医师后，自己也想回一次家，她先和蒲原医 师打了声招呼，然后回到芦屋。贞之助、悦子和阿春都不在 家，她独自一人坐在寂静的西式会客室里出神，不由得又转念 到那不祥的事情上。对幸子来说，既然常年给她们姐妹几个看 病的栉田医师那样讲，而且他的诊断一向很准确，照说就应该 相信他的话。和斋藤医师的意见比较起来，她宁愿尊重栉田医 师的意见，希望他的诊断不会失误。可是唯独这次她看到病人 今天上午的气色，似乎只有同胞骨肉才会有那样一种预感。因 此她觉得现在先根据她的预感把情况通知她大姐一下也无妨， 正是为了写这样一封麻烦的信她才回来的。这封信得把妙子被 逐离家庭，直到最近得知她生病必须把她接回的经过都写岀 来，而且执笔时还润饰了情节，这工作足足需要花费两三个小 时，因此她有点儿懒于执笔。直到吃完午饭，她好容易才躲上 楼去关起门来写信。姐妹四个里数幸子的字写得最漂亮，她善 于写“假名”，而且有很好的文才，写封信根本不算一回事， 不象长房的大姐那样要打草稿。她爱用毛笔写在卷筒纸上，字 迹丰腴硕大，一笔不苟。可是今天却中途停下几次，改动了两 三遍才写出下面这样一封信。

大姐尊前：

许久没有问候，今年的好季节又到来了。六甲山每天 云蒸霞蔚，大阪、神户之间现在正是最美好的时节。每年 一到这时候，家里我总呆不住。

好长时间没有给您写信，你们都好吗？我们这里全家粗安。

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本来懒得动笔，可是还得告诉 你。细姑娘害了恶性痢疾，目前病情非常严重。

关于细姑娘的事，以前我们曾经通过信，尽管觉得她 可怜，还是让她离开我这里，从此以后不许她再来，这事 上次已经报告你了。不过细姑娘并没有象我们猜想的那样 和启哥儿同居，她在本山村甲麓庄公寓过着独身生活，这 在当时也告诉过你了。以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我们虽然 挂念她，但也没有去过问这件事，她也没有来过信。只有 阿春偷偷地去看过她几次，据说她现在还住在那个公寓 里，尽管私下和启哥儿有来往，不过从来没有住到他家去 过。听到这些消息后，我们也多少放心一些。不料上个月 月底启哥儿突然给阿春打来电话，说细姑娘病了。真糟 糕，她是在启哥儿家玩的时候发病的，不能让她走动，只 能让她睡在那里。最初连什么病都不清楚，总以为没有什 么了不得，因此就没有理会这件事，后来才渐渐弄清楚她 害的是赤痢。不过既然已经和她断绝关系，她又病倒在启 哥儿家里，究竟应该不应该接她回来，我们拿不定主意。 可是阿春却很担心，她说赤痢还是恶性的，医生是附近请 来的，不十分可靠，治疗很不周到。病人发高烧又拉肚 子，每天痛苦得厉害，身体非常衰弱，瘦得象另外一个人 了。尽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还是没有理睬。可是雪子妹 妹瞒着我赶去照料她，住在她那里。这样一来，我再也不 能袖手旁观了，去到那里一看，简直大吃一惊。据医生 说，可能并发了肝脓肿，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没救了， 他一个人没把握，要求请一位专家来会诊。细姑娘见到 我，只管哭鼻子，说什么也不愿住在启家，要求另外给她 换个地方，听她的口气，似乎不愿死在启哥儿家。雪子妹 妹猜想细姑娘也许因为板仓摄影师的周年死忌快要到来， 怕他的幽灵作祟。据说细姑娘最近曾经梦魇到板仓了。这 事也许是可能的。还有细姑娘可能考虑到她如果死在启哥 儿家，大姐和我们这些人都要为难。总之，一向逞强的细 姑娘居然变得这样怯弱，真是不寻常的事。她的面容从昨 天起呈现出一副死相，眼睛发直，脸上的肌肉绷得一动不 动，看了使人毛骨悚然。因此我觉得应该体谅病人的心 情，决定马上把她接出来，禁止启哥儿再和她来往，今天 已经用救护车送她到蒲原医院去了。因为有隔离病房的医 院都住满了人，只能和蒲原大夫说明原因，对外不公开地 送她去那里住了院。现在给细姑娘治病的是栉田医生，这 个人大姐也认识。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这次的处置实在是万不得已，姐 夫姑且不提，我想姐姐是会谅解的。贞之助也觉得这次是 事出无奈，暗地里也在为此担心，不过到现在他自己还没 有去看过病人。可是事情也许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万 一病危的话，我再给您打电话。请您也做好思想准备，不 要以为完全没有那种可能性。不过栉田大夫认为细姑娘的 病不象是肝脓肿，目前的病状还不太危险，大体上是可望 痊愈的。但是我要说句不中听的话，唯独这次栉田大夫的 诊断可能错了，无论从细姑娘的病状来看，还是从她的脸 相上看，都禁不住叫我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愿我的预 感是错误的。

乱七八糟的写了一大堆，姑且先把至今为止的情况向 您汇报。我马上还要去医院。由于出了这个乱子，别的事 情都放下了。雪子妹妹更比我辛苦，为了护理病人，她这 阵子几乎整夜都不睡觉，这种时候真是全靠有了她啊！

就写到这里吧，下次再给您信。

妹幸子上

四月四日

她虽然担心可能会吓坏单纯善良的姐姐，不过为了尽可能 唤起姐姐对妙子的怜悯，结果还是有意夸大了病情。尽管有夸 大之处，所写的基本上还是她自己的真实感受，并没弄虚作 假。她写完这封信，趁家中没有别人，马上又急急忙忙地回到 医院里去了。

病人住进医院两三天后，一点点眼看着好起来。说也奇 怪，那天病人那种可怕的死相仅仅只持续了一天，入院第二 天，露在病人脸上的不祥的阴影就全部消失了。幸子仿佛从一 个离奇的恶梦中醒来似的，不由得想起了前几天栉田医师那句 强有力的话：“没关系，没关系”，再次佩服他诊断的正确。此 外她也想到东京的大姐看了她的信，不知她会急成怎样，于是 赶快再给她寄去了第二封信。大概姐姐看到这第二封信非常高 兴吧，她一反向来那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很快就寄来下面那样 一封快信。

幸子妹妹左右：

前几天拜读了你那封完全出乎意外的来信，弄得我手 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每天都在为这件事伤脑筋，连信 都没有复。刚才接到你的第二封来信，真是一块石头落了 地，大大的放心了。妙子本人自然高兴，对我们来说，也 没有比这更可喜的事了。

其实现在可以对你讲了，前几天看到你第一封来信 时，我总以为细姑娘多半没救了。她这个人历来为所欲 为，叫人为她操碎了心。这番生病不妨说是咎由自取。说 来虽然可怜，可是现在她即使死了，也无可奈何。不过她

如果真的死了，那么谁去收她的尸呢？又从哪儿出殡呢？ 你姐夫恐怕不愿干这种事。要是从你那里出殡，就更加不 便情理。那么难道能从蒲原医院出殡吗？决不能这样办 吧。我一想到这些就痛心。想想细姑娘这个人不知要把我 们连累到何等地步。

幸而她的病好了起来，我们总算得救了。这也是全靠 幸子妹妹和雪子妹妹尽心竭力护理的结果。细姑娘本人能 明白两个姐姐的苦心吗？要是她能明白的话，会不会趁此 机会了结她和启哥儿的关系，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呢？能这 样就好了。

我知道蒲原大夫和栉田大夫这次帮了大忙，无奈不能 以我的名义向他们致谢，请你体谅你姐姐的苦衷。

鹤子

四月六日

幸子是当天收到这封信的，为了让雪子看信，特地跑了一 趟医院。

“我收到这样一封信，你不用到其它地方看。”幸子离开医 院时，趁雪子送她出病房的机会，悄悄从手提包里取出那封 信，让雪子站在门口看。

雪子看完信，只漏出一句“不愧是大姐”，就回病房去了。 也不知道她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幸子对于那封信没有 多大好感。直率点说，大姐这封信无意之间暴露出她对妙子已 经毫无手足之情，她所汲汲希求的莫如说只是如何能使她一家 不遭受妙子惹起的灾祸的连累。这当然没法责难，可是这样说 来，妙子真的也很可怜。不错，这次的病固然不妨说是她“咎

• 558 .

由自取”，只是从少女时代起这个妹妹就甘愿过那种波澜重叠 的生活，一度几乎被洪水淹死，以后她不惜抛弃名誉地位去追 求的对象又害病死去，的确，只有她一人经历了她那些太平无 事的姐姐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许多灾难，也可以说她至今没有 享过一天福。幸子想到如果是自己或者雪子，无论如何也受不 了这样的苦难，越想越觉得值得自己佩服这个妹妹的冒险生 涯。可是大姐接到她第一次报告时的那副狼狈的光景，以及收 到她第二次报告后一下子心安理得的样子都跃现在她眼前，不 禁觉得这样一位姐姐很可笑。

妙子住院的第二天上午，奥加给芦屋打了一个电话，幸子 把病人从今晨起迅速好转以及栉田大夫的诊断情况详细地对他 讲了，还告诉他就快康复了。以后的两三天里他再也没有打来 电话。到了第四天的傍晚，幸子从午后守到三点钟离开医院回 家了，那时雪子和“水户姐”守在病人枕边，阿春在套间里用 电炉熬米汤，看门老头儿来通报说：“有位象是府上的人来了， 他没有说姓名，可能是府上的老爷来了。”“哎呀，难道是贞之 助姐夫吗？他不可能来的呀。”雪子说着看了一眼阿春。这时 院子里响起了皮鞋声，从胡枝子篱笆那边突然出现一个身穿漂 亮的绛紫色双排钮扣上衣，鼻子上架了一副深色金丝边眼镜， 手里拄了一根白蜡木手杖的人。这幢日本式房子和医院各自有 个大门。可是初来的人不知道这情况，都得从医院大门央人带 路。奇怪奧屈如何会知道这里有门的。他找到这里，趁老头儿 通报的当儿，未经允许就从门口来到院子里。这个院子沿着回 廊从东向南成一直角延伸，奥屈披拂着盛开的珍珠梅来到里间 那个八铺席外的走廊，这是观察病人的最好地方。奥加的手伸 进稍稍开着的玻璃拉门，把它打开，取下他那有色眼镜，笑嘻

嘻地对妙子说：“正好来到附近有事。” “水户姐”看到一个不 相识的男人闯了进来，很吃惊。雪子那时正在喝红茶看报，为 了安抚“水户姐”，她若无其事地走到回廊上招呼奥加，看到 奥加手足无措地站在踏脚石上，她连忙从屋子里取出一个坐垫 放在回廊上，请他在原地就坐，目的是不让他走进屋子。知田 似乎想和雪子攀谈，雪子却随即避进套间，取下阿春炖在电炉 上熬米汤的砂锅，换上水壶。等水开后沏上茶。他本想让阿春 把茶送给奥加，又觉得善于应酬的阿春要是让奥屈抓住就很麻 烦，于是她对阿春说：“春信，你回去吧，我来做余下的事。” 说完她亲自把茶端了出去，马上又躲进了套间。

这天是个阴沉温暖的养花天，病房的门没有关，病人看到 奥屈出现在她眼前，并且坐在回廊上，可是依然用毫无表情的 宁静的目光注视着客人。奥如看到雪子不搭理他，似乎有些不 好意思。过了一会儿，他掏出烟盒取出一支烟点上。烟灰渐渐 多起来，他想把烟灰扔在地上，又迟疑莫决地只管向病房中张 望，漫无目的地说：“对不起，可以用一下烟灰缸吗尸“水户 姐”机灵，把手边的红茶杯的托盘给他送了去。

“细姑娘，你看上去气色好多了。”奥屈边说边把一条腿直 挺挺地伸到门限上，脚后跟压着敞开的玻璃拉门的门框，仿佛 要让妙子完全看到的新皮鞋似的。“今天我才敢说，细姑娘前 一阵真险呀。”

“嗯，我知道这个。”妙子回答的声音有点气力了。“差点 儿就去见阎王閉。”

“何时能下床走动？今年的赏樱花大概不行了吧。”

“赏樱花还在其次，我倒想看看菊五郎。”

“有那份精神就没事了。”奥加又望着“水户姐”的脸说：

. 560 .

“怎么样，这个月能好吗7’

“怎么说呢”“水户姐”只应了一声，没再理他。

“昨天晚上我和菊五郎在坂口楼同席了。”

“菊五郎是谁请的7'

“是柴本君请的客。”

“那个人专门捧菊五郎六世。”

“前些日子柴本就说要请菊五郎六世吃饭，让我陪他们， 可是菊五郎六世这家伙架子真大呀。”

奧屈这个人生性急躁，不能集中注意力，没有耐性钻研一 件事。平常最多看看电影，很少看戏，因为嫌戏没有电影活 跃，可是他却爱结交演员。以前有钱时，经常请那些人去歌楼 舞榭打茶围吃馆子，所以和水谷八重子、夏川静江、花柳章太 郎那些人都搞得很熟。每当那些人来大阪时，难得他在台下看 演出，老爱到后台去访问他们。对于菊五郎六世，他也并不喜 欢他的技艺，而是无缘无故地想结识名角儿，所以他总想请人 家给他介绍一下。

由于妙子问了许多，奥加就洋洋得意地给她讲述昨晚坂口 楼酒席上的许多情况，还模仿菊五郎六世说话的腔调和开玩笑 的样子给她看，他大概就是为了在病人面前表白这件事而来看 她的。伴同雪子守在套间里的阿春最爱听那类事情，尽管雪子 几次叫她快回家，她每次口头上“是、是”地答应，暗地里还 是竖起耳朵在听着。直到雪子再一次催她说：“春信，已经五 点钟了。”没办法她才立起身来。她一般都是每天下午来到医 院，帮忙做饭洗衣服，到吃晚饭的时候回芦屋。回家的路上阿 春心里思忖着：奥屈扯的没完没了，要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他本来不该到医院里来，要是太太知道了这事，会大吃一惊

吧。如果他不立刻回去，雪子姑娘怎么办呢？“原来说好不能 这样的，请你走吧”。雪子姑娘怎么也说不出口这种话吧。阿 春想着想着，已经走到新国道的柳川车站。她正打算象往常那 样在这里乘电车，只见一辆空的出租汽车从神户那边开来。她 知道里面的司机是芦屋川的。站在马路这边的阿春向他喊道： “回芦屋川吗，让我搭个车吧。”把车子叫到她身边，还让人家 特地绕道把她送到家门拐角处。她喘着气走进厨房，看见阿秋 在烙鸡蛋饼，开口就问：“太太在哪里？老爷回来了吗？真糟 糕，奧屈少爷到医院里去了。”她边走边煞有介事地说。从过 道张望那间西式会客室，发现正好幸子一人躺在长沙发上，她 走上前去轻声说：*“太太,*奥屈刚才在医院里。”

“什么尸幸子坐起身，她一下子变了脸色。阿春小题大做 的口气叫她吃了一惊。

“他是什么时候去的7'

“先前太太一回家，他立刻到了医院。”

“现在还在那里吗7'

“直到我离开医院时他还在。”

“他有事吗7'

“他说他在附近有点事情，顺便去探望细姑娘的。他不等 传达，突然从院子里闯了进去。雪子姑娘躲进套间，他在和细 姑娘聊天。”

“细姑娘一定不高兴吧尸

“没有，似乎还很高兴和他攀谈”

暂时幸子让阿春留在会客室，她自己去丈夫书斋里给雪子 打电话。一问起来，才知奥加还没有离开医院。雪子告诉她： “他最初坐在走廊上，后来天渐渐地黑下来而且又寒冷，他未

• 562 .

经邀请擅自走进屋子里，拉上玻璃门，坐在病人床头谈个没完 没了。不知细姑娘为了什么原因，竟然毫无倦容地和他扯着， 我只得躲到套间里去，可是又不能一直这样，就走进病房在一 旁看着他们两人聊天。为了打发他回去，先前就给他换上一次 茶，天黑也没给他打开电灯，尽管我施尽各种手段，他却视若 无睹地只管闲扯下去。”幸子就说：“那人就是厚颜无耻，要是 你不说他，今后他说不定经常要来。如果他再赖着不走的话， 让我去医院吧。”雪子说：“该吃晚饭了，他也知道二姐在给我 打电话，大概他不久就会回去的吧，你这时也不用特地来一趟 了。”幸子考虑到丈夫就要到家了，又怕悦子纠缠不休地问她 这个时候出去做什么，所以就对雪子说：“好吧，那就听凭你 办吧，你得婉言打发他回去呀。”虽然挂了电话，可是她知道 雪子决不会对奥屈说什么的。所以她一个晚上始终惦念着后来 的情况不知怎么样，直到很晚都没有机会再打电话。晚上十一 点钟左右，她正要跟随丈夫上楼就寝，阿春悄悄地走到她身 边，凑近她耳朵说：“从那以后，听说一小时后才回去的。”

“你给他们打电话了吗尸

“是的，刚才在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

第二天幸子去医院问了一下，才知道昨天晚上奥屈后来又 在那里泡了许久而不想回去，雪子再次躲进套间，一直没有出 来。可是屋子里真的渐渐地黑了下来，没办法才开了电灯。又 因为已过病人的晚饭时间，就让“水户姐”把米汤送进病房。 奥屈依然无动于衷地问病人有没有食欲、什么时候才能喝粥？ 甚至说他自己也饿了，护士能否为他从外面叫点什么东西来吃 吃。这一带地方哪家馆子的菜最可口。弄到后来连“水户姐” 也逃进套间，病房里只留下他和病人两个人。后来大概他真的 饿了，于是对着套间说：“我这就告辞，打搅了这么久时间， 很对不起。”然后又从回廊走下院子回去了。就在他向套间里 的人告辞时，雪子只探头和他招呼了一下，故意回避他。他在 医院里大概泡了两小时——从四点到六点。不过雪子不明白细 姑娘到底为什么不愿说“请你回去吧”这样一句话，要是她肯 这样说，那一切都好办了，那样一个人突然闯进院子，神气十 足地夸夸其谈，连“水户姐”都觉得非常奇怪，他也应该知道 我们这些人的处境有多为难。细姑娘叫他回去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她不是应该催他回去吗？以上这些情况都是雪子背地里对 幸子诉说的，她不敢当面埋怨妙子。

幸子想到照此看来奥加两三天内有可能再来，觉得有必要 趁现在主动去找他，请他今后不要再去医院。要是这样的话，

• 564 .

无论如何应该去他家知会一下。因为上个月月底斋藤医师的出 诊费大概是奧屈支付的，妙子呆在他家十天的药费以及看护人 员的一切费用也给他添了许多麻烦。仔细算了一下，接送医生 的汽车费、司机的小费以及每天买冰的钱，他也垫付了许多 钱。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清偿这些情义。现在即使送钱给他，他 也不见得肯收。可是斋藤医师那笔治疗费必须要让他收下，其 余部分只能送东西了。幸子估计不出到底花了人家多少钱，应 该买些什么东西送给人家，于是她问妙子：“细姑娘，到底送 什么东西好呢？’妙子回答说：“我会好好处理这类事情的，你 别管了。这次的费用无论是奥屈垫付的那部分或者住院那部分 都应该由我支付，不过由于我卧病在床不能提取存款，暂时只 能由启哥儿和二姐给垫着，等我病愈起床后，全要偿清的，请 二姐不用操那份心了。”可是当她背着妙子征求雪子的意见时， 雪子说：“虽然她那样说，可是将近半年的公寓生活，她的存 款多半也已经让她花光了。尽管她嘴巴上说得漂亮，钱恐怕是 还不出了。无论是钱或者礼物，我看最好还是早日还清。”她 还附带说：“说不定二姐现在还把启哥儿当成大财主，可是前 一阵我住在他家时，从各方面发现他家经济情况并不好。比如 饭菜俭朴得叫人吃惊，晚餐桌上除了一个汤以外，就只有一盆 大杂检，不论是启哥儿、护士还是我都吃同样的东西。阿春有 时看不下去，往往从西宫市场上买了些炸鱼虾、鱼糕以及红烧 牛肉罐头等带回来，这种时候启哥儿也坐下一起吃。又如给斋 藤医师的汽车司机的小费，一般都是我留心着给的，到了最 后，几乎总是由我付小费而启哥儿只装不知道。不过启哥儿是 个男人，对于这类小事情不妨装做漫不经心，可是我觉得必须 对那位管家老妈妈提高警惕。那个人对启哥儿忠心耿耿，性格 也温和，侍候细姑娘也非常亲切，可是另一方面她一手掌握家 中的一切开支，一分两分钱的东西都管得很紧，不许浪费一 点。据我看来，那位老妈妈表面上非常和蔼可亲，内心里对我 们一家、特别是对细姑娘没有什么好感。并不是她有什么不尊 敬我，而是我有这样的直觉罢了。如果你想更详细地了解这方 面的情况，可以去问阿春，因为她和那位老妈妈有些交道，你 去问她，一定会知道某些情况的。由于有那样一位老妈妈在他 家里，所以就更不要欠他一个钱。”

幸子听雪子这样一讲，渐渐放心不下了。她一回家就把阿 春叫了来问道：“奥加家那个老妈妈是怎样看待我们的？你从 她那里听到什么没有？要是听到什么，你都说出来吧。”阿春 翻着白眼，表情非常严肃地思忖着，叮问道：“讲出来没关系 吗然后提心吊胆地说出了下面这样的事。

“其实，最初这件事就觉得应该报告太太，”阿春先来个开 场白。上个月下旬她在奧屈家出出进进的时候，已经和那个老 妈妈混得很熟。不过当妙子病倒在她家时，两人就有许多事 情，没工夫好好谈话。直到妙子住院后的第二天上午，阿春去 她家收拾剩下的零星东西时，正好奥屈不在，屋子里只有老妈 妈一人，她劝阿春喝杯茶再走，阿春就留下和她攀谈了一些时 间。那时老妈妈一再称赞幸子和雪子说：“你家细姑娘有两个 好姐姐，福气真大呀。我家的小主人就相反，他本人自然也有 缺点，可是老夫人去世后，他被兄弟抛弃了。这样一来，社会 上的人都不再和他来往，实在太可怜了。现在只能靠你家的细 姑娘一个人了。如果他与细姑娘能成亲那就好了。千万请你也 出把力促成这桩姻缘吧。”她含着眼泪恳求阿春。接着她又象 难于启齿地说：“这十年来，小主人为了细姑娘不惜牺牲一

那时妙子已经脱离芦屋过着独立生活，怎么可以那样大手大脚 地花钱，现在看到帐单才知道实际上是奥如为她定做的，那就 想得通了。

老妈妈说：“告诉你这些，决不是想说细姑娘的坏话，只 是想告诉你我家小主人为了讨好细姑娘，已经尽心竭力了。说 来惭愧，虽则小主人是奧屈家的少爷，可是他排行第三，没有 资格随随便便花钱。家老夫人在世的时候，还有点办法，可是 现在来路完全断绝，去年家中驱逐他时，从长房老爷（长兄） 手里拿到的那点赡养费就是他唯一的财源，那笔老本坐吃山 空，勉强维持到今天。为了让细姑娘高兴，小主人有了今天不 顾明天那样的乱花钱，那点儿赡养费也花不多久了。小主人也 许还以为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自有办法，既然这样就该回心 转意重新做人，如果不改变的话，就不能获得亲戚们的同情。 我也为这事担心，劝他不能象现在这样天天闲荡，得赶快找份 赚钱的工作，即使一月百把块钱的工资也不妨。可是他一心扑 在细姑娘身上，别的事情一概不管。我这才想到除非两人能成 亲，否则就没法使他走上正路。这件事本来是十年前的悬案， 当时家老夫人不同意，我也不赞成，可是现在想起来，这桩亲 事毕竟还是应承了好，如果那时答应的话，小主人也不致走错 路，这时就会有个幸福的家庭，认认真真地工作了。”她又说： “还有老家的老爷不知为什么看不惯细姑娘，到现在还不愿小 主人和细姑娘结婚。不过现在反正已经断绝了兄弟关系，用不 着再有什么顾虑，干脆结婚算了，不见得老家的老爷会永远反 对到底，说不定反倒能开辟出一条新路。实际上老家的反对不 是现在的难关，毋宁说是在细姑娘这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据 我看来，细姑娘现在完全变了心，似乎她再也不打算和小主人

结婚了。”

“我这样说，似乎又在责难细姑娘，其实决不是这个意 思。”老妈妈几番解释。“蒔冈先生府上是怎样看待我们小主人 的呢？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公子哥，论缺点可以抓一大把。可 是他对细姑娘的纯真感情到今天始终没有改变，这点我可以保 证。不过他十七八岁时就在妓院厮混，品行恶劣，和细姑娘分 隔的那段时间里他吃、喝、嫖、赌，样样俱全，这是由于心爱 的人不能厮守在一起，因而放弃自己的。他那种心情照说应该 获得体谅。可是比起我家的小主人来，细姑娘是个特别聪明的 小姐，很坚定地下定主意，还有一手别的女子模仿不了的绝 技，很失望我家小主人那种没志气的人，这也是很自然的。不 过想到他们十年来深厚的交情，总希望细姑娘能稍稍可怜一下 我家小主人对她的痴心，不要轻易地把他抛掉。再说细姑娘如 果怎么样也不愿嫁小主人的话，米吉事件的当时就该干脆拒 绝，小主人也许就死心了。可是那时细姑娘态度暧咪，和米吉 象要结婚又不结婚，对小主人象有爱情又没有爱情，因此拖累 了我家小主人。米吉死后直到今天，细姑娘还是同样的态度， 总处于边缘地带，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不 是没法叫人不说细姑娘只想在经济上利用小主人吗*T*

阿春有点不理解老妈妈的话，她就说：“您是这么说，可 是关于板仓老板那件事我们听到的是细姑娘本想和他结婚，由 于你家小主人阻挠，所以未能如愿以偿。还有一层，就是她要 等待雪子姑娘的亲事定下来之后再结婚。”老妈妈马上就说： “雪子姑娘的亲事不用说，等待是自然的，可是要说我家小主 人从中作梗，那是可笑的事。即使在那个时候，细姑娘还瞒着 我家小主人和米吉约会，另一面又瞒着米吉和我家小主人约 • 569 . 会，而且始终是细姑娘给小主人打电话，这个我是知道的。总 之，细姑娘巧妙地操纵着他们两个人。她也许是真心喜欢米 吉，可是由于某种需要却尽可能长期和小主人保持着关系，我 是持这样的观点的。”她只是没有说妙子那时已经出于贪财的 目的在勾引奥屈而已。阿春就说：“不过，老妈妈你也知道细 姑娘那时还在做布娃娃，那方面的收入完全可以维持生活，而 且还有一定数目的积蓄，没有'必要’仰赖你们小主人。”老 妈妈说：“细姑娘嘴上自然这样讲，你和你家太太以及雪子姑 娘大概都信以为真了。可是只要想一想就明白了，尽管细姑娘 在做布娃娃，仅凭她一双手而且还是小姐们半供娱乐的业余工 作挣来的那点儿收入，在衣食住各方面那样穷奢极侈并且还有 储蓄，真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吗？听说细姑娘有一个漂亮的工作 室，甚至还有西洋人做她的徒弟，还让米吉把她的作品拍成照 片，宣传得有声有色，所以家里人都护着她，过高估计了她的 实力，这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我估计她挣不到那么多的钱，至 于她的储蓄，因为没有见到她的存折，所以说什么都没有用。 不过即使有存款，大概数目也不多吧。假如不是这样，存款很 多，那么说不定她是为了积攒钱财从我家小主人那里勒索去 的。”老妈妈甚至说：“依我看，指使细姑娘的，说不定就是米 吉捣的鬼。米吉只巴望细姑娘尽量捞到我家小主人的钱，越是 那样他的负担越轻，所以他尽管知道暗地里细姑娘在和小主人 约会，却只装做没看见/

阿春听到的都是意料之外的事，她不由得多少给妙子辩护 几句。可是老妈妈掌握着真凭实据，只要阿春一辩护，她就举 出许多具体例子驳倒阿春。有些例子由于太离谱，阿春实在没 有勇气说实话，只说：“全是些太不成体统的事情，讲出来您

• 570 .

也不信。”这里只把她泄露的一两桩事情记述一下。妙子手里 有几颗宝石，那几颗宝石是什么样的宝石，老妈妈知道得一清 二楚。那是因为那些宝石都是奥加商店里的商品，奥加偷偷拿 出来给妙子的。每次都被抓住，总是家老夫人出面给儿子擦屁 股，老妈妈亲眼看到这样的事已经很多次了。据她说，奥如有 时直接给妙子宝石，有时换成钱给她。有时妙子私下拿到别处 去变卖的宝石，又辗转回到奥屈商店。当然，奥屈从他哥哥店 里偷出来的商品并没有全部给妙子，他自己也变卖了一部分零 花了。但是老妈妈认为其中大部分确实交给了妙子。妙子收下 前是知道的，有时还死乞白赖地指定要某个戒指。总之，老妈 妈在他家做了几十年奶妈，看着奥屈长大，他们家里的事情连 细节她都很清楚，象这样需要一一举例说明的话，那就没个完 了。可是正如老妈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并不憎恨妙子，只是为 了证明奥加是怎样为细姑娘献身而已。“府上各位不明白真实 情况，把我家小主人看得很坏，不赞同他和细姑娘的婚事，所 以我才把这些情况讲给你听的。如果大家能想一想我家小主人 被家庭驱逐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我想府上的人该不至于再说不 许他们结婚了吧。”她还说：“我对细姑娘不能说长道短，既然 我家小主人对她那样倾心，那么我也应该尊重她。因此我希望 大家同心协力劝细姑娘回心转意，答应与我家小主人的婚事。 听说细姑娘近来又有了相好的，因此她似乎更加想甩掉我家小 主人，要是情况属实，说不定她是看到我家小主人钱快花光 了，才想甩了他吧

老妈妈的话越来越出乎意外，阿春大吃一惊，说：“我今 天第一次听到细姑娘'又有了相好'，是谁告诉你这句话的 老妈妈说：“我也不能确切说出是谁，可是最近我家小主人和 细姑娘争风吃醋时，我经常听到小主人嘴里漏出'三好'这个 名字，而且对他很不满。那人好像家住神户，不知道他住在哪 里，干的是什么工作。只是老听到小主人说什么'酒吧领班' 啦，'那个酒吧领班'这类话，'酒吧领班'究竟是什么工作 呀？'阿春说她估计那个三好大概在神户一家酒店当酒吧领班， 除此以外老妈妈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阿春也没有问个没完。 不过谈到这件事情以后，阿春又从老妈妈那里得知妙子最近经 常喝酒。平常妙子在幸子等人面前至多只喝一两合，可是据老 妈妈说她在西宫奧屈家喝酒时，日本酒能喝七八合，三角瓶的 威士忌她可以满不在乎地喝掉三分之一瓶，酒量洪大，很少出 洋相。可是有时不知在哪里喝得烂醉如泥，由奥瀬搀扶着回 来，不过最近醉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做西服，自然没有了做布娃娃的收入。可是她还为准备出国以 及开办西服店储蓄了一笔钱，据她说生活过的还好。不过幸子 看出她坐吃山空，担心她花光那点存款，因此为了让她挣几个 零用钱而叫她给悦子缝衣服，还给她介绍邻居熟人家里的西服 订货，有了这方面的收入，总算解决了生活问题。所以幸子尽 管有时怀疑妙子的生活内情，但总是由于想到这些理由而否定 了自己心里的那些疑念。同胞姐妹的力量都不借助，就更不愿 依靠别人的支援，妙子说要凭自己的本领赤手空拳打天下，幸 子完全听信了她的话。这难道就不片面吗？而且妙子始终在指 责批评奥加，把他说成经济上一点能力也没有的人。不仅他不 能照料自己，将来还要妙子来供养。启哥儿的钱一分一厘她都 不想要，自己的钱也尽量不让启哥儿沾边，以前她不就说过这 种话吗？那种漂亮话难道都是为了欺骗社会和几个姐姐而施展 的花招吗？

与其说责备妙子，倒不如说该责备的是她的姐姐们——被 她随心所欲地捉弄、毫不世故、老实得傻头傻脑的姐姐们。现 在幸子必须承认老妈妈的那句话 个小姐干业余工作那点 儿收入不可能那样穷奢极侈，是绝对正确的。在幸子来说，当 初她也曾一再思考过同样的问题，可是始终回避深入研究它。 在这一点上如果被人指责是耍滑头，那也没办法。只是无论如 何也不愿把自己的同胞妹妹当作是那样一个坏女人一一这正是 错误产生的根源。不过社会上的人、特别是奥屈老家那些人以 及老妈妈他们恐怕不会那样体谅幸子们的这种心情，一想到这 里，幸子不禁脸红了。本来在她听到奧屈的母亲和长兄坚决反 对奥屈和妙子结婚时，她私下还觉得很不愉快。可是事情发展 到今天，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反对是有理由的了。在他们眼睛

里，不仅妙子是个吸血鬼，连妙子的家庭也不是健全的。他们 不理解妙子的姐夫、姐姐们是何居心，竟放任妙子干出那样的 事情来。他们想的一定是那样。幸子想到这里，只能承认辰雄 宣布和妙子断绝关系的处置毕竟是正确的。她又想起贞之助怎 么都不愿干预妙子的问题，当她追问丈夫时，他说细姑娘性格 复杂，心思永远不被猜透。大概他早已看到妙子那不可告人的 阴暗面了。而且毕竟他有所顾虑，用婉转口气晓谕这桩事情 的。既然这样，更具体地提醒幸子得防一手就好了。

终于幸子那天没有去西宫，推说头有点儿昏沉，服下一些 匹拉米董镇静剂，闷在二楼的屋子里，就象挫败的公鸡一样， 连丈夫和悦子都不愿见，就这样过了一天。第二天早晨送走丈 夫后，她又到楼上寝室里躺下了。自从妙子住院以来，她几乎 每天去医院看一次，那天下午她想拜望妙子，可是不知怎的妙 子这个人仿佛突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一离自己远远的、 叫人望而生畏的一种存在，连见面都有点可怕了。到了下午两 点钟，阿春上楼来说：“今天太太去医院吗？刚才雪子姑娘打 电话来了，问有没有《吕贝卡》这部小说，如果可以的话叫我 带给她。”“今天我不去了，《吕贝卡》在六铺席那间屋子的书 架上，你给她送去吧。”幸子依旧躺在床上。突然她叫住阿春， 说：“细姑娘已经不用照料了，你让雪子姑娘回来休息一下 吧。”吩咐完毕才让阿春离开。

雪子从上个月月底赶到奥瀨家，后来又陪同妙子到医院 里，至今天已经有十多天没有回家。阿春给她传达幸子的话， 当晚她就回到家里，全家在一起进的餐。傍晚时幸子也起身 了，她尽量装出没事的样子来到餐室。贞之助为了慰劳雪子， 特地从他越来越少的贮藏中拿出一瓶法国勃艮第白葡萄酒，亲 • 575 .

自拭去瓶上的尘灰，卩崩的一下拔开瓶塞，开口就问：“雪子妹 妹，妙子的病好了吗

“是的，病好得差不多了。不过身体很衰弱，要想复元大 概很不容易”

“瘦得那么厉害吗7'

“是呀。原来的圆脸变成了长脸，两个额骨都凸出来了。”

“我想去看看细姨”悦子说，“可以去吗？爸爸。”

“嗯”贞之助稍稍皱了一下眉头，不过马上又满面春风地 说：“去当然可以，只是你细姨生的是传染病没有医生的许可 是去不了的。”

象今天这样贞之助在悦子面前提起妙子，而且他的口气也 不是绝对禁止悦子去看她，今天大概他情绪特别好。他这种态 度完全让别人无法预料，在幸子她们看来，他似乎有点想改变 对待妙子的态度。

“医生是请的栉田大夫吧。”贞之助又问雪子说。

“是的。不过最近他说没什么大事了，干脆就不来了。反 正他是个红医生，只要他认为病人稍稍好一些，态度总是那 样。”

“以后雪子妹妹可以不去了吧r

“就是，可以不用去了。”幸子说。“因为有'水户姐'在 护理，每天阿春还去帮忙。”

“爸爸，哪天去看菊五郎尸悦子问。

“顺便，不就是为了等你阿姨回来吗7'

“那么，这个星期六怎么样7’

“不过，首先得去看樱花吧。因为菊五郎要在这里上演一 个月哩。”

“那么一定去看樱花吧，爸爸。”

“嗯，嗯，错过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就看不上樱花了。”

“妈妈和阿姨也一定去吧。”

“嗯”幸子觉得唯独今年看花妙子不去，显得冷清清的， 如果贞之助同意的话，她想索性等到月底病人痊愈后，大家一 起去御室看晚樱。可是毕竟她没有这样讲出来。

“喂，妈妈，你在想什么？难道你不想去赏花了

“即使再等待下去，细姑娘恐怕怎么样也去不成了吧。”贞 之助看出妻的心情。“如果到那时赶得上看复瓣樱，大家再去 看一次好了。”

“细姑娘要到这个月月底才能勉勉强强在屋子里走动走 动。”雪子说。

和兴致勃勃的贞之助、悦子一对比，雪子很快就觉察出幸 子始终不高兴。第二天早晨他们父女两个一出门，雪子就问她 姐姐说：“难道你去了启哥儿家吗尸

“没有去。”幸子说。“我想与你聊聊这事。”她一把拉着雪 子走上楼，关紧八铺席的屋子的纸门，把昨夜听阿春讲的话全 部告诉了雪子。

“喂，雪子妹妹，你感觉如何，老妈妈讲的那些事情是真 的吗*T*

“二姐是怎样想的呢7’

“我想也许是真的了。”

“我也这样想。”

“都是我不好，我太信任妙子了”

“不过，相信她是应该的尸雪子看到幸子哭了，她自己也 含了一泡眼泪说：可二姐没什么错呀”

“我对长房的姐夫、姐姐还有什么话好分辨呢”

“你对贞之助姐夫讲了吗尸

“没有说一点。那么丢脸的事能对他讲吗了

“贞之助姐夫也许在考虑宽大对待细姑娘吧7’

“昨晚的情形大概也与今日一样。”

“即使谁都不告诉他，贞之助姐夫大概也已经觉察出细姑 娘在外的品行不端。他注意到那样一个人要是撵在外面放任不 管，必定更加丢尽我们的脸面。”

“难得贞之助姐夫回心转意，细姑娘能改过就好了。”

“她一直是这种人。”

“给她提提意见不成吗7’

“妙子不会接受的。到现在为止，不是已经给她提过许多 次意见了吗*T*

“还是到底象老妈妈讲的那样，为了双方的利益，还是让 细姑娘和启哥儿结婚为妙。”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想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能挽救他们 了”

“细姑娘难道那么讨厌启哥儿吗尸

幸子和雪子放心不下三好这个酒吧领班，甚至提到这个名 字就不愉快，所以姐妹两个谈话时对于这样一个人格外视若无 睹。

“我也弄不明白细姑娘究竟讨厌不讨厌启哥儿。上次她那 么不愿在他家里住，可是前天却不肯催他回家，和他没完没了 地闲扯着”

“在我们面前故意装做讨厌他，也许她本心中很喜欢他。”

“希望是那样。会不会是心里尽管希望他回去，可是在情

• 578 .

二十五

几天后，奥 果然又到医院里来了。那天除了 “水户姐” 而外，阿春也在场。“怎么办呢7'阿春打电话来问幸子。“不 要象上次那样怠慢他，请他进来，热情点款待他。”幸子吩咐 说。到了傍晚，阿春又来电话报告：“刚才回去了，今天聊了 三个小时。”隔了两天，在同一时间奥 又到来了，那天过了 六点钟他还没有回去的意思，阿春自作主张到国道上的菱富饭 店叫了菜，还要了一小壶酒招待客人。他吃得非常高兴，到九 点钟还在闲聊。好容易等到他走后，妙子很不高兴地说：“春 信，何必那样又是菜又是酒地招待他呢。他那种人只要对他稍 微好一点，他就忘记自己是谁了。”可是阿春心里想：刚才你 自己不是满面春风地接待他的吗，为什么反倒批评我呢？直叫 人不明白。

正如妙子所预料的那样，奥 尝到了意外的甜头后，过了 两三天又来了，晚饭又是菱富的菜肴，到了十点钟还不回去， 最后提岀要在医院里过夜。阿春打电话征得幸子的许可，就让 他挤在八铺席的病房里，把原先雪子用的被褥铺在“水户姐” 的被褥旁边。那一夜阿春也特地住在那里，用上了现成的坐垫 和毛毯。第二天早晨阿春因为隔夜挨了妙子的斥责，便推说： “现在没有面包了。”故意只端出一杯红茶和一些水果，奥 悠 然自得地吃完走了。过了几天，妙子出院回到甲麓庄公寓。可 是还需要暂时静养一段时间，所以当时阿春每天得从芦屋去甲 麓庄公寓忙着给她做饭、干杂活，早出晚归，得一整天照料 她。这样那样忙着的时候，所有的樱花不论单瓣还是复瓣都衰 谢了。菊五郎演完戏也去了其它地方。到了五月下旬，妙子才 可以正式外出走动。幸好那时贞之助的态度软了，尽管没有公 然说出“可以”，但是他的态度很明显，不再反对妙子出出进 进了。所以整个六月份妙子几乎每天要来芦屋吃饭，充分摄取 营养，争取早日康复。

在这一段时间里，欧洲战争有了巨大的发展。五月份德军 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生了敦刻尔克悲剧。六月份法 国战败，在孔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定。那样一来，舒尔茨全 家不知怎么样了。舒尔茨夫人原说希特勒处事滑头，战争多半 打不起来，可是她这个预言全没有实现。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大 动乱的局面，舒尔茨夫人现在又作何感想呢？她的大儿子彼 得，也已经到了参加希特勒青少年队的年龄了吧。说不准连他 的父亲舒尔茨都应征入伍了。只是他们那些人，包括舒尔茨夫 人和罗茜玛丽，都在陶醉祖国的辉煌战果，大概不会计较家庭 的一时寂寞吧。幸子她们经常在说起这些事。至于和欧洲大陆 隔绝的英国，说不定迟早将成为德军空袭的目标，话题因此又 扯到住在伦敦郊外的卡德丽娜身上。人的命运真是无法预料， 不久以前还住在玩具般的小屋子里的一个白俄姑娘，突然间跑 到英国变成一位大公司经理的夫人，住在宫殿般的大邸宅里， 过着令人艳羡的奢侈生活。可是转眼之间，一场百年难遇的灾 难就要降临在全体英国人民的头上。德军对英国的空袭特别是 对伦敦郊区的空袭猛烈已极，卡德丽娜住的那所豪华的邸宅极 有可能一旦化为灰烬。住宅遭殃倒也没有关系，弄得不好，饭 都可能吃不上，衣服都没有穿。猜想起来，说不定所有的英国 人都在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心敌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空袭吧。现 在想来，卡德丽娜说不定在向往着遥远的日本的天空呢。她思 念住在夙川那个小屋子里的母亲和哥哥，是否在后悔自己不该 离开那个家呢？

“细姑娘，给卡德丽娜写封信去试试怎么样7'

“嗯，下次碰见了基利连珂，一定要打听一下他妹妹的地 址。”

“舒尔茨太太那里也想写封信，可不知是否有人给译成德 文。”

“再去请海宁格太太翻译不成吗r

姐妹两个有了这样一番谈话之后不久，幸子打算再去请求 海宁格夫人给翻译，于是就给一年半不通音讯的舒尔茨夫人写 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大约如下：我们作为友好国的国民、不 胜庆贺德国的辉煌成绩；每次读到报纸上有关欧战的消息，就 想起你们全家的安危，猜测了许多。我们这里都很好，只是始 终没有解决中日之争，担心它有可能逐渐导致一场正规的战 争。回想起当初我们朝夕过从的睦邻时代，转瞬之间沧桑巨 变，不由得叫人生出一种怀旧的心情，盼望着和平共处的睦邻 时代重复到来。你们曾经因为遭受到那次可怕的洪水之灾，说 不定对日本抱有不好的印象，可是在任何国家那种灾难都极少 发生，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吃了那次亏而存有戒心，恢复和平后 请再来日本。我们也非常希望今生能去一次欧洲，哪天说不定 能到汉堡去访问你们。特别是想把小女培养成钢琴人材，如果 条件允许的话，将来想送她去德国进修音乐。又附笔说明另外 寄出一个邮包，里面是送给罗茜玛丽的绸子衣料和扇子。

第二天幸子拿了信稿去拜访海宁格夫人，托她译成德文。 又过了几天，因为有事所以去了趟大阪，顺便到心斋桥那边的 “美浓屋”买了舞扇和绸料子。

六月上旬的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贞之助请雪子看家，还 把悦子托付给她，自己和幸子去奈良观赏新绿。这是因为从去 年到今年的一年里，两个妹妹身上的事情一直不停，幸子的脑 神经应接不暇。一则他是为了慰劳一下妻子，再则是因为他们 长久没单独相处了，这次他想尝尝真正不受外界干扰的夫妇生 活。因此，星期六晚上住在奈良旅馆，第二天从春日神社游了 三月堂、大佛殿等故都的西部。到了中午，幸子的耳根内侧红 肿起来，给人很痒的感觉，鬓发一碰到那里，格外忍受不了那 种类似于尊麻疹的痒。今天上午他们穿行在春日山长满新叶的 树丛中的时候，贞之助用莱卡照相机给她拍了五六张在树下取 景的照片，也许是在那时让蚊子什么的咬了。幸子觉得在初夏 季节爬山，头上应该罩些防虫的东西，后悔没有带条头巾来。 晚上回到旅馆后，去药房买“卡鲁普利尼门特”，药房里的人 说没有这种药，只得买了止痒水，可是没有一点效果。到了夜 里，痒得更厉害，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上午离开旅馆之前， 派人去药房买了氧化锌橄榄油涂在患处才出门。夫妇俩在上本 町分手，贞之助直接去上班的地方，幸子独自回芦屋。直到那 天傍晚，她才觉得耳根不再痒了。贞之助向例在下班时刻回到 家里，不知他心里想些什么，要求让他看看幸子的耳朵，他把 幸子拉到露台上明亮的地方，仔细观察她的患部，然后说： “嗯，你这儿是臭虫咬的。”幸子就问：“怎么？在哪里让臭虫 咬的呢？'“奈良旅馆的床上咬的，今天早晨我这里也痒，你看 看！”他边说边卷起袖子让幸子看他的两只手臂，“这的确是臭

虫咬过的痕迹，你耳朵上也有这样两个痕迹哩。”幸子拿起双 重镜子一照，果真在耳朵上有两处疤痕。

“真的是臭虫咬的。那个旅馆对旅客一点儿都不亲切，服 务态度也很糟，再加上臭虫，还成个什么旅馆呀！”幸子想到 难得有这样两天的快乐，却让臭虫闹得意兴索然，她恨奈良旅 馆恨得没个完，生气也一点没用。

贞之助就说：“那么我们再旅行一次补补数吧。”可是六七 两个月没有机会，直到八月下旬他出差岀了东京，就建议在东 海道沿线找个适当的地方玩一下。正好幸子早就盼望游富士的 五湖了，于是就立刻决定了。贞之助先去东京，幸子晚两天动 身，约定在“滨屋”会合，从新宿出发去目的地，归途绕道御 殿场。幸子从大阪启程的时候，听从丈夫的意见坐了三等车的 下铺。因为丈夫对她说：“最好夏天坐三等卧铺，车厢里没有 密不通风的窗帘，吹进来的风很大，比二等车凉快得多。”那 天白天有防空演习，幸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撵下车传递消防水 桶，因为太劳累了，坐在车上只管打瞌睡，还做着防空演习的 梦。梦见的仿佛是芦屋家里的厨房，又象是特别时髦的美国式 厨房，地面上铺了瓷砖，喷了白漆，到处极常雪白，还摆满了 洁净的瓷器和玻璃器皿。空袭警报一声响，那些东西突然自发 地乒乒乓乓破裂了，闪闪发光的碎片散满了一屋子。因此她对 雪子、悦子和阿春说那里危险，叫她们与自己一起逃到餐室。 可是餐具架上那些咖啡杯、啤酒杯、玻璃酒杯、葡萄酒和威士 忌的酒瓶又都乒乒乓乓破裂了，她说这里也不危险，于是逃上 二楼。可是二楼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泡也乒乒乓乓破裂了。最后 她领着全家人逃进只有木器家具的屋子，好不容易歇了一会， 梦就醒了。这样的梦做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天亮了。不知是谁 • 584 .

无聊，等太阳快落山了，街上有了阴凉地方，就去银座那边散 步。看到街头悬着防史是晚上制造顔那张已经看过一遍的 旧电影的广告牌，一时她心血来潮，走进电影院又看了一遍。 也许是由于不能用双眼看电影，查理•鲍威的脸不清楚，他那 双带有魅力的眼睛不象平素那样美了，幸子看到半中间就摘下 了眼罩。她的眼睛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全好了，也不流眼泪了。 晚上她对丈夫说：“真象你说的那样，眼睛已经全好了。做医 生的总是那样太夸张，多拖一天是一天。”

以后的两天中间，他们夫妇俩住在河口湖畔的富士观光旅 馆，完全补足了那次奈良旧婚旅行的失败。两人逃出暑热的东 京，深深地呼吸着富士山麓秋天的凉爽空气，时时在湖畔马路 上逍遥散步，或者躺在二楼床上欣赏窗外的山容，单单这样就 已经十分心满意足了。象幸子这种生长在京阪地区难得来关东 的人，对于富士山的好奇心就像外国人对富士山的憧憬。那种 心情是东京人所不能想象的。她特地挑上这个旅馆，当然是因 为被“富士观光”这个名称所吸引，来到这里一看，富士山正 好对着旅馆的大门，就在眼前，几乎压到眉头上了。象这样来 到富士山近旁，和它朝夕相亲，尽情地欣赏它那时刻变化的容 貌，幸子开天辟地第一次。

这家旅馆是用白木盖造的宫殿式建筑，在这一点上它和奈 良旅馆无异，只是在其他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奈良旅馆用的 建筑材料虽然也是白木，但是建筑时间很长了，脏里脏气的给 人一种阴暗的感觉。观光旅馆就完全不一样了，墙壁和柱子到 处都是崭新的，看了叫人心旷神怡。由于这是新旅馆，另外也 由于山上空气无比澄鲜。他们到来以后的第二天下午，幸子吃 完午饭仰卧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就在那样躺着的 时候，从一边的窗口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山顶，另一边的窗口可 以看到环抱湖水的起伏的岗峦。她不禁幻想着自己从未亲临的 日内瓦湖畔的景色，脑子里跃现出拜伦的诗篇《锡雍的囚術。 自己仿佛来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不是因为眼前的山光水色异 样，而是由于空气触及肌肤时的感觉不一样。她觉得自己犹如 置身在澄清的湖底，呼吸着周围的大气，跟喝了汽水一样的心 情。天空中飘过一片片的浮云，被遮蔽了的太阳时而露出脸 来，那时屋子里的粉墙亮得耀眼，连脑袋都晶莹透澈了。这家 旅馆直到最近还住满了避暑的游客，八月二十日以后才一下子 变得稀少了。眼下客人很少，宽敞的旅馆空荡荡的，寂静得杳 无声息。置身在这种宁静的环境中，对着室内时明时暗的光 线，幸子甚至忘掉了 “时间”的存在。

“悦子他爹！”

丈夫也许和她有同样的意境，他横躺在旁边那张床上，细 细品味着四周的寂静，默默地长久地凝视着天花板，这时才起 身走到面对富士山的窗前。

“悦子他爹，有趣得很哩你来看这个”

贞之助回头看时，幸子探起半个身子坐在床上，正在看枕 边桌子上那个暖瓶的镀镣外壳。

“喂，你快到这儿看呀。反映在暖瓶外壳上的这个屋子， 简直象广大的宫殿。”

“噢怎么啦，*怎么啦？'*

暖瓶晶光程亮的外壳就像哈哈镜，室内明亮的一切、甚至 极小的东西都玲珑地反映在上面。那些东西一个个呈现着异常 屈曲的姿态。寝室高大无比，坐在床上的幸子变得无比渺小， 看上去距离很远。

“你来看看暖瓶上我的模样呀”幸子一面说一面摇摇头举 举手，哈哈镜里的幸子进行着同样的动作。她在暖瓶上的人影 犹如栖身在水晶球里的妖精、龙宫里的神女或者王宫里的妃 子。

贞之助觉得已经多年没有看到妻子这种天真烂漫的举动 了。夫妇俩在无言中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新婚旅行时的那种气 氛。那时住在宫下的富士屋旅馆，第二天驱车游了芦湖，说不 定由于环境的类似才使他们又回到了过去那个世界中去的。

那天晚上幸子在丈夫耳边悄悄地说：“今后我们经常这样 旅行吧。”贞之助赞同这样的建议。夫妇俩絮絮谈了些体贴话， 末了也讲到女儿和妹妹们的现实问题。幸子不想错过丈夫心情 舒畅的好机会，希望他能见一面妙子。贞之助马上应承说： “这个我也明白，过去我对细姑娘太苛刻了，对她那样的人如 果严过了头，反而使她向更坏的方向发展，结果使我们更加为 难。今后还是和雪子妹妹同样对待为妙。”

二十六

旧婚旅行那个晚上的谈话变成了现实，一进入九月，贞之 助和妙子就见了面一一他们已经分别半年了。前一阵子妙子虽 然已被允许来芦屋，可是总回避着贞之助。这天晚上才正式让 她与大家一同吃饭，贞之助夫妇、悦子、雪子和妙子五人融融 洽洽地坐在同一桌上进餐。幸子和雪子因为不久以前阿春告诉 了她们从奥 的奶妈那里听来的话，所以，她们心里对于妙子 还有些疙瘩，仍旧不能完全原谅，可是她们决定忘掉那些不愉 快的事情。那类事情既没有告诉贞之助，也不打算质问妙子, 毋宁说是她们觉得自己也该负一半责任，今后应该尽量用手足 之情来感化这个变种的妹妹。预先姐妹两个并没有商量过，可 是她们自然而然地抱着同样的心情，所以餐室中的气氛十分和 谐，许久以来家里那种消沉的气氛竟有一阳来复的感觉，大人 们喝酒都比平常更顺口了。

“细姨今晚住在这里吧。”悦子说。接着贞之助他们也劝妙 子不要回公寓，妙子终于留了下来。悦子兴高釆烈地说：“细 姨今晚在我屋子里睡，同阿姨和我三人一起睡。”这种时候悦 子一兴奋，便不顾一切地叫喊着。

妙子那时也完全恢复了她以前那种女性的魅力。当她生病 时，幸子见到她疲惫到了极点一一面目黎黑，仿佛染上了花柳 病那样的血色，皮肤一下子都松弛了，觉得她在最近一段时间

• 589 .

中再也不能恢复到原先那个精神充沛的样子了。可是没有多久 她又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双颊丰润的现代姑娘。不过贞之助 考虑到长房的体面，认为暂时还是住在外面，所以妙子依旧住 在甲麓庄，大概每天总有半天呆在芦屋。她以前住的楼上那个 六铺席的屋子仍然留给她使用，所以近来她经常守在那间屋子 里，在光照好的窗子下埋头踩缝纫机。那些活儿都是幸子从外 面给她拉来的订货。本来就喜欢做西服，一干起来就非常热心 地干下去，连晚饭都匆匆忙忙扒了几口又上楼去了。幸子的本 意是力争不让妙子在金钱上再去麻烦奥，尽管没有直说，她 还是经常给妙子拉些订货让她干。可是看到妙子那样拚命地干 活，又有些可怜她了。她想这个妹妹的性格的确有热爱工作的 一面，她生性活泼，不愿待在原地，她要是误入歧途，那就会 越陷越深。可是如果教导得法，她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她有 才能，两只手长得灵巧，她能在短时间掌握任何事。让她学舞 蹈，她舞得很好；让她做布娃娃，她做得很出色；让她缝西 服，她又那样玩命地干。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的一个女子，居然 具备那么多的技能！

“细姑娘，精力真充沛呀！”夜里八九点钟幸子听到楼上的 缝纫机还在响，就上楼来说：“会吵醒悦子的，早点歇手吧。 劲儿使过了头，肩膀会痛的。”

“嗯不过我想在今天把它赶出来。”

“明天再干吧。这样拼命不值得。”

“呵呵呵。”妙子笑着说：“我想挣几个钱用。”

“细姑娘，要多少钱你只管说。那几个零用钱我总拿得出 的呀。”

自从她丈夫最近和某军需公司搞上关系后，幸子手头也充 裕了，家庭开支比以前更加宽裕。雪子的生活费用几乎完全不 需要长房补贴，二房全包了。而且丈夫还说，既然雪子的生活 由二房支付，妙子也该给她生活费。所以幸子碰上机会就这样 说的。可是总觉得妙子没有认真听，决不想依赖幸子的好意， 似乎看去有一种讨厌求人资助的骄矜神气。

至于她和奥后来的交往，幸子和雪子就都不知道。尽管 她每天总要来芦屋，不过有时傍晚来了，夜里回去，有时上午 来了，下午突然又走了，每天都不变，还有半天的时间她大概 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消磨的。在那个时间里，她是不是和启哥儿 约会呢？或许又与别的人在一起？两个姐姐暗暗担心着，但又 不便直接问她。两个姐姐的本意和奥 的奶妈一样，事情到了 这一步，只希望她和启哥儿结成夫妇。但是她们都知道开门见 山地催逼不是上策，只巴望不久的将来妙子的心境能改变过 来。正在这个时候，十月初的某一天，妙子带回来一个消息说 奥也许要到满洲去。

“嗨！到满洲去7'幸子和雪子齐声问道。

“确实不敢相信。”

妙子笑着说。她自己也只知道一点，实际上这次满洲国的 官吏来日本招募二三十名满洲国皇帝的随从人员。说是随从人 员，并非礼宾、侍从那类高级官吏，只不过是皇帝身边随从侍 候的类似听差那样的人，才能与学问都不重要。只要身世清白 的资产阶级子弟、容貌端正、懂得礼貌规矩、注意修边幅的人 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一句话，只要是文雅的公子哥儿，即使 是低能儿也无妨。对于启哥儿来说，简直是一份正合适的差 事。因此启哥儿的兄长们都说，既然工作这么好，无论怎样也 该应募去满洲，在皇帝身边做随员，名声响亮，工作又不难， 对启三郎最合适。如果启三郎愿意去的话，在送别会上就收回 逐出家门的成命。

“这倒是一个好工作。不过启哥儿下了决心没有呢

“大约还没决定。周围的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本人无论如 何也不说要去。”

“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让人家看起来，一个船场出身的 少爷，竟然去满洲工作”

“可是启哥儿现在非常穷困，穷得连西宫那个家都住不成 了。就算这样，大阪方面又没有人雇用他，太失身份的事情他 又不愿干，象满洲那样好的差事哪里去找第二个呢。”

“你的话很对。那种差事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只有启哥儿 才能胜任。”

“就是嘛。听说薪水相当高，所以我也极力劝他去。不长 期干也行，只要干上一两年，兄长也高兴了，也有了社会信 誉，无论如何也该努力一把。”

“一个人去有点寂寞吧，能否让老妈妈跟他去呢7'

“她说想跟他一道去，可是她有儿子和孙子，似乎去不了 遥远的满洲。”

“妙子也一同去满洲吧。”雪子说。“为了让启哥儿重新做 人，这点儿牺牲不是也应该的吗7'

“嗯”妙子一下子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即使只有半年也可以，暂时跟他去那里安个家，只要细 姑娘开个口，说不定他就想去了。因为是帮助一个人嘛，我想 细姑娘也应该答应吧。”

“真的，细姑娘就帮助他一下怎么样幸子也说。

“这样的话，启哥儿的长兄也会感谢你的。”

“我认为现在与启哥儿分手是最好不过的了。”妙子压低了 嗓音，可是说得很坚决。“如果跟着他去满洲的话，那就永远 了结不清和他的关系了。最好让他一个人去满洲。因此我才竭 力劝他去，可是启哥儿就因为这个关系，无论说什么都不肯答 应。”

“喂，细姑娘，”幸子说，“我们并不是在情份上一定要逼 着你和启哥儿结婚。你雪姐刚才不是也讲了吗，眼下你暂时陪 同他一块儿去生活一年半载，看到他认认真真地干活以后，你 如果想与他分手，独自回来不就成了吗

“连满洲那么远的地方都跟着去了，不是更加了结不了关 系吗

“只是你应该与他好好聊聊，如果他还是不能谅解的话， 那时你就一走了之算了。”

“我要是那样做的话，他肯定不会去满洲，抛弃一切来追 踪我的。”

“那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考虑到你们过去的情分，我觉得 即使分手，你也应该为他效劳一番，如果那样也才说的过去。”

“我没有必要为启哥儿跑一趟满洲，我不欠他什么情。”

幸子觉得再说下去，双方就要踏上争吵的边缘，所以她没 有再往下说。

“你能说不欠人家的情分吗7'雪子开口了。“细姑娘和启 哥儿多年来的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7'

“我早就想断绝这种关系了。可是对方却死乞白赖地和我 纠缠，根本没有情分，有的只是麻烦。”

“细姑娘，你在经济上不是给启哥儿添了许多麻烦吗？我 这样说也许不好听，在金钱方面你不是也有求于他吗

“笑话！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果真没有

“我要他的钱做什么，我自食其力，还在邮局里存着钱， 雪姐应该知道？'

“细姑娘尽管这样说，社会上的人却不是这样看。就是我 也一次都没见到过细姑娘的存折或零用帐。究竟你收入多少， 实际情况一点都不知道”

“首先把启哥儿看得有那么大的能耐就是错误。相反，我 还觉得他将来必须靠我供养呢。”

“既然这样，我来问你”雪子尽量不朝妙子那边看，两手 玩弄着桌子上的一只插了菊花的小花瓶，把话继续说下去，可 是态度却很镇静，丝毫也不兴奋，声音也一如往常，拿着小花 瓶的纤细的手指一点儿也不颤抖。“去年冬天细姑娘在'隆兴' 定做的那件驼绒大衣，那是启哥给你做的吧

“我那时不是已经说过吗？那件大衣花了三百五十块钱， 我变卖了一件蔷薇色的外褂和另外两件织绵花和服才买下来 的。”

“可是启哥儿的奶妈说那件大衣是启哥儿给你付的账，连 '隆兴'的收据都拿出来给我们看了。”

*U，，*

“据说还有那件天鹅绒晚礼服也是他给你买的。”

“希望你不要相信那种人的话。”

“我也不愿相信她的话，可是老妈妈是根据她手里那些帐 单说出来的呀。如果她是在撒谎，你能拿出什么驳斥她的帐目 给我们看看吗？'

妙子还象平时那样泰然自若，脸色一点都不变，可是让雪 子那样一讲，她一句话不说地只管瞅着雪子的脸。

“据老妈妈说这种情形不是现在开始，多年以前就是这样 了。不只是西服，那时细姑娘手上的戒指、化妆包以及别针那 类东西全都是启哥儿给的，她一件都没有忘。她还说启哥儿被 逐出家门，原因就在于他偷了店中的宝石给细姑娘。”

“既然细姑娘这样想和启哥儿断绝关系，不是早就可以和 他一刀两断吗？就说板仓那个时候吧，那就是一个好机会。”

“你们那个时候不是不赞成我和启哥儿断绝关系吗7'

“因为那时我们希望你嫁给启哥儿，所以不赞成你和他断 绝关系。我们要是早知道你一面和板仓私订终身，一面又在经 济上利用启哥儿，我们也就不再坚持了。”

幸子对于雪子的话深表赞同，觉得有必要把这样几句话讲 给妙子听听。不过毕竟她自己没有胆量揭穿那些事情，她一面 默默地听着，一面佩服雪子居然能把这些事情指给妙子。幸子 又想起五六年前，她亲眼看到雪子有一次也象今天这样揪住辰 雄姐夫猛攻，一个平时很少说话的人不知怎样居然会出奇地厉 害，雪子那次完全不象平素那个唯唯诺诺的人，她一套接一套 地质问辱雄，问得他张口结舌，没有话说。

“诚然，也许启哥儿没有什么本领，可是叫他那样一个没 有本领的人去偷店里的东西，你还能说彼此之间没有情义吗？ 不过，有件事情必须交待清楚，请细姑娘相信。老妈妈并不恨 细姑娘。启哥儿由于为了细姑娘干出了那样的事情，所以她说 无论如何希望细姑娘能成为她家的人。我们知道了这样的情况 以后，当然也希望你和启哥儿结合。”

“能利用时就利用人家一下，一旦利用的价值没有了，就 说人家是低能的公子哥儿，有了好差事就叫他独自一人去满 洲，亏细姑娘能说出这种话来！”

不知道妙子是无可答辩呢，还是认为辨解一点都没有用， 任凭雪子怎样讲，妙子也不回答一句话。雪子却絮絮叨叨地讲 个没完。雪子的口气像平常一样平静，可是妙子的眼睛里不知 什么时候已暗暗地在淌眼泪了。尽管如此，她还照样毫无表 情，仿佛并没有觉得自己脸上在淌眼泪。过了一会儿，她突然 站起身来冲出屋子，砰的一声粗暴地关上房门，震动了整个屋 子。随后又听到外面的大门砰然发出一声巨响。

二十七

这回平常很少发生的争吵发生在快要吃午饭以前，贞之助 和悦子都不知道，阿春也正好因事外出了，而且自始至终双方 都没有大声嚷嚷，只是关在餐室里用平常说话的声音交锋，所 以连厨房里的女仆们都没有听到。可是刚才那声砰然巨响却非 同小可，吓得阿秋跑到走廊里来了。没有一个人在走廊中，她 把餐室的门推开一道缝儿往里面瞧时，才发现刚才还在那里的 妙子不见了，幸子和雪子正从餐具柜的抽屉里拿岀桌布，收拾 小花瓶。

“没什么事吧*T*幸子问。

“没有什么事”阿秋慌忙回答，正想缩回她的头。

“细姑娘刚才回去了，只有太太和我两个人吃午饭。”雪子 吩咐说。

“有机会早该和她讲了象今天这种程度的话。”后来雪子对 她姐姐仅仅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件事在她就象已经被忘掉了似 的，所以悦子和贞之助完全没有觉察出来那天上午发生的一 幕。只是妙子第二天一整天都没有来芦屋，悦子和阿春觉得奇 怪，悦子就说：“细姨今天怎么啦？不是感冒了吧7’

“今天细姑娘大概难得缺席吧。”幸子若无其事地说，不过 她心里却在暗暗担心她从今以后也许就不再回家了。可是第三 天上午妙子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又来了。而且毫无抵触

• 597 .

地和雪子交谈，雪子也高兴地招待她。提起奥 时，妙子说： “看来他大概不去满洲了。”雪子只应了一声“是吗”，此后没 有人再提起这件事。

几天以后，幸子和雪子在元町街头偶然碰见了井谷，听到 一件意外的事件——不久井谷要把她的美容院出让给人家，自 己再度赴美研究最新式的美容术。有些朋友劝她说，目前正是 世界大乱的时候，担心日美之间可能有冲突发生，莫如稍等一 段时间去。可是井谷说只管等着没用，日美冲突的可能性不会 因此消失，即使有突破发生，也不是马上就会爆发，她打算抢 在冲突发生之前快去快回。最近很难办出国护照，她因为有特 殊的门路，已经办好了护照，预定去美国半年至一年。短短的 一年半载，照说出让美容院是不值得的，不过她近年来一直想 去东京发展，所以趁现在这个机会离开神户，回国后就在东京 开业。幸子姐妹并不是第一次听说她这个计划，去年她那位因 中风长期卧病的丈夫去世的时候已经听说过了这个计划。举办 了丈夫的周年死忌后，现在无非是决心实行她的计划罢了。所 以她大刀阔斧把一切办好，准备马上离开神户。已经决定美容 院的继承人选，出让手续也办好了，连坐船的舱位都似乎预定 了。她说：“这件事情要是在朋友们中间传开后，举行欢送会 是难免的，可是由于时局关系，我想就不用举行了。而且由于 行色匆匆，实在没有时间领受诸位的好意。请原谅我的无礼， 还希望朋友们原谅我不挨家逐户去辞行。”

那天晚上，幸子就和贞之助商量说：“不管井谷本人怎样 说，她那个美容院在神户是相当有名的，她的名气又很大，说 不定总有人发起要给她开欢送会。特别是她为雪子做了几次 媒，即使人家不举行欢送会，我们也得单独为她举行个欢送 • 598 .

会。”第二天早晨随即收到了她的铅印告别通知书，那上面写 着坚决辞谢一切送别会，而且还写着明天夜车动身去东京的信 息，启碇前住在帝国饭店，已经没有时间应酬任何招待了。幸 子因此决定一两天内姐妹三个拿着礼物去送行，此外别的就失 效了。由于礼物难挑，当天没有去成，第二天早晨贞之助上班 后，幸子和雪子正在商量究竟送什么样的礼物时，井谷来了。

“哎呀，您这样忙还光临。今天我们三人正打算去拜访 呢。”

“不敢当，请免了吧。即使三位打算去，店铺已经出让了， 区本的住宅也让给我弟弟和弟媳妇了，今天他们就搬去住，屋 子里弄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所以我亲自来辞行。时间实在紧 迫，所有的地方都去不了，唯独您这里要是不来，就放不下 心，并且还有一件事情想奉告”

“总之，请里面坐吧。”

井谷看了一下手表说：“那么就打扰几分钟吧。”她边说边 走进了会客室。

“我在美国呆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回来的。可是神户 今后就不会再来了。一想起来，真有点依依不舍。特别是府上 几位，恕我放肆说这样的话，无论是太太、雪子小姐还是细姑 娘，都是我最最心爱的人”井谷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快，一个人 滔滔不绝地想在十几分钟内把她想说的要点毫无遗漏地都说出 来，“蒔冈家的三位外貌都跟你一种青春美，可是个性判然不 同，各有各的特点，无例外地都是好姐妹。说心里话，神户这 个地方并不值得久恋，可是一直打算长期交往下去的蒔冈太太 几位的友情，今后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亲密，遗憾真是太大了。 今天能够见到两位，我很高兴，可惜没有见到细姑娘。” “细姑

娘待会就来，打个电话去吧。”幸子正要站起来，井谷欠身说： “不用打电话了，尽管遗憾，还是请代我向细姑娘问好吧。”接 着又说：“在神户已经不能相见了，不过离启程还有十天，如 果方便的话，三位能不能来东京一叙呢这句话一出口，她 马上又解释说：“并非要三位去东京送行，其实我想在东京给 你们介绍一位朋友。”

说在这里井谷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出以下一番话。“本来 我还有点儿踌躇，在这样忙乱的时刻，该不该当着雪子小姐的 面把这样的话讲出来。可是一想到自己离开神户时最大的一件 心事就是没有促成小姐的婚事。真的，决不是我说奉承话，世 上难得找到象雪子小姐这样的一位好姑娘，家里有那样好的姐 妹，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还一心想把雪 子小姐的亲事尽可能搞出一个眉目来，办妥这件心事，然后岀 国。

“关于这事，我想提出一个建议请府上考虑。大概对方的 姓名你们知道，就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华族功臣御牧子爵。为国 事奔走的是上一代的御牧广实，广实的儿子广亲是现在的户 主。这人的年龄已经很大，一段时间中曾在政界活跃过，属于 贵族院研究会一派。现在他在祖先之地京都的别墅里过着隐居 生活。我偶然认识了他的庶出小儿子御牧实。这人学习院出 身，据说曾在东大理学院肄业，中途退学去法国，在巴黎学过 一阵子绘画，研究过法国菜，还搞过许多别的东西，可是都一 定没有坚持长久，后来就去了美国。进了一个并不怎样有名的 州立大学学习航空，总算拿到了那个学校的文凭。毕业后他仍 然没有回日本，在美国到处流浪，还去过墨西哥和南美。中间 有一段时期收不到国内的汇款，他迫于生计，当过旅馆里的厨

师和侍役。此外又回头画过油画，设计过建筑，凭着他生来的 灵气和见异思迁的性格，真可以说什么样的活他都干过了。只 是他学的航空专业，一出校门就被他完全丢开了。八九年前他 回到祖国，职业没有固定，只是闲荡着。几年前有个朋友盖房 子，当时他偶尔凭兴趣给他朋友搞了一个建筑设计，意外地得 到大家的好评，因此渐渐有人赏识他这方面的才能。因此他本 人也来了劲儿，在西银座某大厦的一角设了个事务所，一本正 经地搞起建筑师业务来了。不过御牧的设计洋溢着西洋的现代 趣味，豪华而又费钱，因战事影响，订货越来越少，几乎一直 没有工作，不到两年工夫，那个事务所关门大吉，现在又在闲 荡了。本人的经历大致就是这样。这次并不是他本人想娶媳 妇，而是他周围的朋友在为他操心，觉得必须让御牧成家立 业。据我所知，他今年四十五岁，由于在国外呆得久了，回国 后也习惯过一种独身生活，不想成家，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妻房 或者类似妻房那样的人。不用说，在国外自然曾经沧海，回国 以后也曾在新桥赤坂花天酒地过了一阵放荡生活，只是到去年 为止就没有这种情况了，现在他似乎连涉足花丛的经济能力都 没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年轻时从子爵父亲那里分到一笔 财产，那笔钱维持了他半生的放荡生活。他这个人只会浪费， 不懂积攒，所以吃光了大部分财产，似乎已没有几个钱了。他 想做建筑师，尽管已经不早了，毕竟是想借此自立谋生，要不 是碰上这样的时局，也许会搞得挺顺利，不幸的是眼前事业失 败。不过他这人属于常见的那种贵族子弟的类型，善于交际， 说话风趣，兴趣广泛，自以为是艺术家，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所以本人丝毫也不为那类事情所烦恼。这次之所以要让他娶媳 妇，也是因为本人实在太敵预，旁人都为他着急，觉得这样下

去不成，必须设法让他成家。”

据井谷说，她与御牧相识，还是她女儿光代给介绍的。光 代去年毕业于女子大学，当上了《女性日禍 杂志的记者。那 个杂志社的社长国岛权藏非常欣赏御牧，那是因为国岛在赤坂 南町盖造的那所住宅是御牧设计的，盖成后国岛非常中意。从 此以后御牧常去他家，与国岛夫人的关系也很好。还有御牧在 西银座开设建筑事务所时，和《女性日禍 社近在咫尺，所以 他天天去那里玩儿，和该社社员搞得都挺熟，对井谷的女儿特 别好，开口闭口总是“阿光、阿光”的。那是因为井谷的女儿 也受到国岛夫妇的宠爱，把她几乎当作家里人看待了。有一次 井谷去东京，光代领她去赤坂南町拜访社长，御牧刚巧也在 场，第一次见面他就说说笑笑逗人高兴，所以两人立刻亲密起 来。本来井谷在东京并没有什么公事要办，只因为女儿获得了 国岛的赏识，去年曾三次去东京国岛家问候，其间碰见御牧两 次。据光代说，国岛夫妇喜欢赌博，往往通宵玩纸牌、打桥牌 或者麻将，御牧和光代就被拉去充当陪客。井谷一面说母亲很 少称赞自己的女儿，可是一面又说她的女儿性格很洒脱，颇有 博奕的才能，不象二十多岁的人。而且好胜心强，有忍耐功 夫，一两个晚上即使不睡觉，白天也照样上班，一点都没事， 干得比别人更有劲儿，说不定这就是社长夫妇所以看中她的原 因。井谷这次为了准备赴美，曾经去过两三次东京，请求国岛 为她设法办理岀国护照以及其他别的事情，又见了几次御牧。 而且最近在国岛家里常有当着御牧的面大谈让他娶媳妇的事 情。国岛夫妇是最热心的发起人。国岛与御牧的父亲也有交 情，只要御牧肯和适当的人选结婚，国岛准备去说服他的父亲 多少再分给他一笔钱，让新婚夫妇得以维持当前的生活。于是 • 602 .

建筑设计家，而且我也打算竭尽绵薄帮助他。只是目前没有好 的时机，生活有困难，但这也是一时的现象，不用悲观。所以 我要去说服子爵，叫他答应办以下三件事：一、拿出一笔结婚 费用；二、购买新婚夫妇的住宅；三、今后两三年中给予生活 津贴。我估计成功是很有机会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也许您 多少还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不过对方毕竟是第一次结婚，虽说 是庶子，倒底出身名门，身上继承着藤原氏的血统，亲戚全是 些知名人士，而且他没有供养负担。我还漏说一件事，他的生 母也就是子爵的侧室，一生下他就死了，据说他对生母没有一 点印象。他本人趣味很广，通晓法国和美国的语言风俗，这些 都是他的长处，我认为与府上的要求也相符，不知道究竟怎么 样？我和御牧相识不久，你们这里还可以好好调查一下。不过 从历次的交往看出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有显著的缺点。只是喜 好饮酒，我曾亲眼看见他杯酒生欢过两三次，他喝醉了酒变得 特别有趣，引得大家一阵阵发笑。因此我觉得如果错过了这门 亲事实在太可惜，所以怎么也不死心，一直在考虑能代我做月 下老人的人选。我说是月下老人，其实对方是一个善于交际的 人，费不了什么事。只要先作个介绍，以后有国岛夫妇从中撮 合，看到双方有意，自然会妥为安排的。还有我的女儿光代也 可为之奔走，她的年龄虽小，却是个爱卖弄小聪明的傲气姑 娘，所以适宜做这类事情，叫她当个联络员大概还能胜任。”

井谷说到这里又看了一下手表，立起身来说：“坏事了。 本来只打算打扰一刻钟的真是对不起了。”说着又继续说：“该 说的都说完了，以后怎样，请您考虑着办吧。又，国岛社长要 在东京设宴送别，不知道您的想法怎样，如果同意的话，太太 和雪子小姐能不能作为神户方面的代表出席那个宴会？最好姐

• 604 .

妹三位都去，连细姑娘也去。如果那样的话，就请御牧先生也 出席，我可以当介绍人。至于事情的成败是以后的事，这回你 们只算是去东京送我，见对方一次怎样？您现在不用答复，等 我到达东京后也许明天就打电话来听您的回音。到那时再奉告 欢送会的日期。”说完她急急忙忙打了一个招呼，说声再见， 就飞也似的走了。

由于刚才井谷太匆忙，幸子竟忘了问她今夜乘坐哪班火车 动身，于是往她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井谷出去了，代她接电话 的人说：“听说一律辞谢了送行。”连开车时间都不讲。因此傍 晚幸子看准井谷在家时又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无论如何 希望再见一面，因为还想知道一些关于那件事的内容，这才获 得了九点半钟从三宫乘夜间快车出发的答复。知道动身时间 后，三姐妹、贞之助和悦子全家都去送行。姐妹三个象这样都 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跟随着贞之助外出，从去年为已故双亲做佛 事以来，已经好久没见到了这种场面。

“今天细姨怎么不穿西服呢7’姐妹几个全都穿着停当，一 起进晚餐时，悦子看到妙子难得穿了一身绿底子起大朵白茶花 的纯棉外褂，就一个劲地追问。她面对着母亲和两个姨妈光艳 照人的风姿，觉得有点象每年赏樱花时那样兴奋。

“怎么样，小悦，我穿和服好看吗7'

“细姨还是穿西装好。”

“穿和服好像太胖了些。”幸子说。

“妙子近来常常穿和服。她的小腿有曲线美，穿西服时会 使人对她产生一种少女的好感，穿了和服，掩盖了小腿的长 处，莫名其妙地变得又矮又胖了。病后食俗旺盛是原因之一， 吸收了过多的营养，反而比生病以前胖了。只是据她说，她原

• 606 .

来两腿温暖，自从那场大病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一穿西服， 腿就冷得受不了。

“日本女子年轻时不管多么时髦，到了一定年龄就不怎样 爱穿西服了。细姑娘就是这样，已经是老太婆的明证吧。”贞 之助说。“比如井谷老板娘那类人，曾经在美国留学，以她的 职业来说也应该穿西服，可她都经常穿和服

“真的，井谷老板娘总是穿和服。不过她确实是个老太婆 了。”幸子说。“只是今晚怎样和她讲刚才那桩事情呢T

“我是这样想这件事的。今天晚上不要过多地谈到婚姻问 题，只算是要去东京参加井谷老板娘的送别会就成了。即使根 本没有攀亲这件事，也是要去东京送行的T

“真是这样，一点不错。”

“照说我也应该去，偏巧这一阵子有事去不成。你和雪子 妹妹两人去好了。希望细姑娘也能一起去。”

“也让我去吧。”妙子说。“正好天气又暖和，一则去送行， 顺便还可以在久别的东京逛逛。今年的赏樱花我没赶上，这回 要不捞一把的话”

妙子和井谷老板娘的情份没有幸子和雪子那样深。尽管她 也常去井谷美容院，只因那个美容院收费昂贵，所以妙子有时 也去别的铺子理发。只是常常麻烦她替雪子做媒，妙子在这方 面从来没有欠过她的情。不过她对于井谷那干脆爽快的性情脾 气以及豪迈任侠的男子汉作风一直很赞赏。特别是去年她被逐 出蒔冈家以后，不知怎的她觉得有点儿无地容身似的，过去一 直很亲密的朋友一下子都开始用奇异的眼光对待她，觉得很不 是味道。唯独井谷的态度一点没变，对她还象以前那样亲热。 尽管井谷是最容易散播那类丑闻的美容院老板，她也许早已洞 悉无遗，妙子的种种丑闻以及其中的内情，然而她仿佛根本不 理会妙子那些阴暗面，只看她的优点。妙子平常就很感激井谷 那种宽洪大量的态度，今朝她居然特地来辞行，还说“想和细 姑娘见见面”，甚至希望她也去一次东京，她听到了这样的消 息，禁不住产生一种感激不尽的念头。对妙子来说，每当有人 为雪子提亲时，自己往往被当作见不得人的障碍物。现在井谷 居然站在她的一面说话，仿佛暗中在为她辩解萌冈家有这样一 个妹妹并不丢丑，应该看到妙子的优点，正正当当地把她推荐 出去，叫人家知道萌冈家还有这样一个妹妹。看到井谷的用 心，妙子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必须参加这次东京之行。

“那么细姑娘也去吧。这次给井谷送行，多去些人凑凑热 闹才好。”

“可是，关键是雪子妹妹”幸子回头看着笑嘻嘻的雪子说， “却不怎么想去。”

“为什么*T*

“她说：'三个人都去了，家里只剩下悦子一个人了

“可是你要知道雪子妹妹是必须去的啊。反正不过两三天 工夫，悦子会乖乖地呆在家里的。”

“阿姨，你去吧。”悦子的口气仿佛象大人那样，她近来慢 慢的懂事起来了。,我会好好看家的，春馆在家陪我，一点不 寂寞。”

“可是雪子妹妹去东京还有一个条件啦。”

“嗨，还有何种条件7'

雪子只是笑笑不说什么。幸子就说：“雪子妹妹说：'不去 东京吧，觉得对不起井谷老板娘；可是到了东京，结果说不定 会独自一人留在涩谷，所以不愿意去。'”

“可能会这样。”

“可以去涩谷吗7'妙子说。可是贞之助反对说：“那可不 行，还得去露露脸，否则以后让长房知道就麻烦了。”

“正是这个原因，雪子妹妹希望我和涩谷方面讲妥下次有 机会再从从容容去涩谷，这次就一道回芦屋，如果我能作出保 证，她说她就去东京。”

“雪姐这样厌恶东京，看来这次的亲事希望不大。”

“我也觉得希望不大。”悦子接口说：“阿姨要出嫁是无可 奈何的，可是我想最好不要嫁到东京去。”

“小悦，这种事情你懂得吗尸

“要是嫁到东京那样的地方去，阿姨太可怜了，难道不是 吗，阿姨T

“得啦，别说了。”幸子制止了悦子。“我是这样想的，那 位御牧先生是公卿的后代，是京都人的血统，只是现在住在东 京过着公寓生活罢了，说不定有朝一日能住到关西来。”

“嗯，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给他在大阪一带找个 职业，也许他就能住在关西了。首先，他身上至少有京都人的 血，这是肯定的。”

“尽管就是关西人，京都人和大阪人在气质上有很大的区 别。京都的女子是好的，男子就次了。”

“喂，喂，你那样挑剔可不成呀。”

“不过说不定那个人是东京出生的，又在法国和美国呆了 那么久，有别于一般的京都人。”

“我不喜欢东京这个地方，至于东京的人说不定还是好 的。”雪子说。

贞之助建议送井谷的纪念品可以留待欢送会后再决定，今

天晚上姑且先送一束花。为了买花，五个人吃完晚饭提前去神 户，在元町买了花。在月台上献花的任务交给了悦子。本来候 车处应该有许多人去凑热闹，不过由于故意隐瞒了开车时刻， 所以场面比较冷清。尽管隐瞒了，送行的人还是有二三十个， 为首的是井谷的两个弟弟——大阪的开业医生村上医学博士和 国分商店店员房次郎，以及他们的妻子。特地盛装赶来送行的 萌冈家三姐妹，顾虑到周围的气氛，没有脱大衣。幸子走到井 谷身边说：“今天上午劳驾光临，非常感谢。我和先生一商量， 对于您临动身出国之前还那样惦记着舍妹的亲切情意，我们感 激得不知如何报答。后来又听了您那番介绍，我们更加感激。 即使没有那桩亲事，我们三人也是应该出席欢送会的。”幸子 说完，贞之助一再称谢。

“啊！我真高兴。你们全家都来了。”井谷十分欢喜地说。 “那么我准定在东京等候三位了。明天一定打电话告诉你们详 情。”火车开动后，她在窗口道谢时，还没有停口。

第二天晚上，果真井谷从帝国饭店打来了电话。告诉幸子 欢送会决定大后天下午五点钟举行，地点在帝国饭店内，出席 人数总共九个，井谷母女、国岛权藏夫妇和他们的小姐、御牧 先生以及你们三位神户方面的代表。井谷还问：“来东京后你 们住在什么地方？因为长房住在东京，我猜想你们大概要住到 那里去。可是为了联络方便，索性住在帝国饭店怎样？从这个 月到下个月，东京将举行二千六百年祭，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 人。凑巧国岛先生的亲戚预订了帝国饭店的一个房间，他愿意 让给你们住，他自己住到国岛先生家里去。”经她这样一讲， 幸子马上想到这次妙子也一起去，雪子又有那样的条件，所以 如果可能的话，长房不知道最好。于是幸子回答说：“既然这 样，恕我放肆，务必请那位先生把他预定的房间让给我们吧。 我们大抵乘明天的夜车或者后天的早车动身，照说应该留在东 京等到开船那天去横滨送您上船，可是三个人离家太久，事出 无奈，参加了欢送会之后我们就打算告辞。旅馆只住明天、后 天两夜就行，可是还想看一次歌舞伎，所以要耽误一夜。”井 谷马上说：“那么我给你们买歌舞伎的戏票吧。说不定我们还 能奉陪看歌舞伎哩。”

恰好第二天买到了从大阪开出的夜车卧铺票，三姐妹因此 整整忙了一天准备行装。幸子和雪子本想赶在今天去烫头发， 但是井谷的美容院停业了，没有其它的可去，只盼妙子来领她 们去她所熟识的店铺。姐妹两个还抱怨细姑娘今朝来迟了，就 这样过去了一个上午。可是在这方面挺善于安排的细姑娘，到 了下午两点钟，独自一人烫好了头发来了。

“这么晚才来，我们还等着你来领我们一起去烫发呢！”

“在东京烫发多好，在帝国饭店里就有美容院。”妙子满不 在乎地说。

“真的该去东京烫。”

于是姐妹几个讨论了一阵该带哪些替换衣裳，把大小两个 皮箱和一只手提皮包都装得满满的，吃完晚饭后，装束停当， 时间已经紧巴巴的了。

二十九

“很抱歉，您是曲冈太太吗尸

第二天早晨，姐妹三个一走下东京站的月台，一个穿西装 的矮个子姑娘急急忙忙走上前来，象要搂住幸子似的招呼说： “我是光代”

“喔，井谷老板娘的”

“分别很久了。家母本该来接您的，实在因为事忙抽不开 身，所以叫我代替她来接的。”光代看到三个人手里的东西， 说声“我去叫个搬运（夫吧”，马上啪嗒啪嗒地跑去找来一个搬 运伕。

“啊，这两位就是雪子小姐和细姑娘吧，我是光代。真的 多年不见面了。承蒙你们经常照顾家母，这次三位又特地一齐 赶了来，实在担当不起。昨天晚上家母提起这事，可高兴哩”

大件行李交给搬运伕后，还剩下包袱、化妆皮包等几件零 星东西，光代就说：“我来拿这些东西吧。不，不，还是让我 拿，让我拿。”她边说边从三人手中硬把那些东西抢了过去， 敏捷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最先走了出去。

这个姑娘还是在神户县立第一高级女子中学读书的时候幸 子们见过她一两次， 出落得一表人材了， 然她母亲井谷瘦削，

所以很生疏。和以前比较起来，现在已经 要不是她自报姓名，都认不出是她了。虽 可是身材较高。这个姑娘以前就矮小，现

• 612 .

在也一点没长高。以前是黑黑的圆脸，胖笃笃的身材，虽说现 在皮肤变得白净了，脸和身子反而缩小了，手长得象十三四岁 孩子的手，她的身材比三姐妹中最矮的妙子还矮五六分。和服 外面罩着大衣的妙子，虽然矮却很丰满。光代却象她母亲说的 那样爱卖弄小聪明而且瘦弱。说起话来和井谷异常相象，口惹 悬河滔滔不绝的那副腔调，很象一个早熟儿。年龄比雪子小十 多岁的光代，口口声声“雪子小姐、雪子小姐”地称呼雪子， 弄得雪子既不好意思，又不舒畅。

“光代小姐也一定很忙，让你来接我们，真是不好意思。”

“哪里，请别客气。不过，说心里话，这个月正遇上二千 六百年祭，要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我们杂志社也很忙。就在这 时，母亲还让我给她干些杂差”

“前些日子已经举行过阅舰式了吧。”

“阅舰式的第二天，大政翼赞会举行成立典礼，接着靖国 神社的大祭也开始了，二十一日还举行阅兵式，这个月东京可 热闹哩。旅馆中满是人。啊，对了对了，由于这样的原因，因 旅馆订房间的客人纷至沓来。你们住的房间虽早已预订了，可 是条件不太好。”

“行，行，什么样的房间都行。”

“房间小一点没关系，里面只有两张单人床，那就没法对 付，经过交涉，好不容易把一张单人床换成了双人床。”

一路上光代在汽车里说着这类话，还解释说因为这种情 况，原来准备买的今天的歌舞伎戏票就没有买到。不仅这样， 连十天以后的戏票用普通方法都很难到手，靠杂志社的关系总 算弄到了后天的票。到那时妈妈和我也陪同前去，大概还邀请 了前天妈妈提到的御牧先生，只是怕六人不能坐到一起。

“这样一个狭小的房间！而且这边没有太阳光，真不合适。 请忍耐一下吧”

光代把她们三人送进屋子，放下手中的东西，立即离去， 当她走到房门口时又说：“家母现在不在家，不久就回来，她 说一回旅馆就来拜访。我这就去杂志社，随后再来看各位。有 什么东西需要我在银座代买吗？如果有，请随时打电话给我好 了”说着就用她那指甲涂了蔻丹的小手从提包里取出一张名 片，“这是我的名片。”

幸子一直担心着头发还没有烫，想趁今天烫好它。可是昨 晚坐了一夜火车，她和雪子都累了，觉得最好还是先休息一 下。而且井谷不久就要来，也不能这时倒头大睡，只能解下腰 带稍稍休息一下。她自己倒无所谓，所担心的人是雪子。雪子 脸上那块褐色斑也许因为不断打针而见效了，虽则没有完全消 失，近来却比以前淡得多了。不过雪子的经期快要到来，再加 火车上的一夜劳顿，因而脸色变灰了。幸子看到她这副模样， 联想起这种时候褐色斑总特别显眼，所以觉得这种时候决不能 让她过于劳累。

“怎么样，雪子妹妹？明天我们去烫头发吧，今天太累 啦。”

“今天去烫也可以。”

“欢送会是下午五点开始，所以明天也有时间。今天就歇 息吧。还是去银座走走吧，还得买许多东西呢”

“让我躺一下吧。”妙子一走进这间屋子，毫不客气地占据 了一张最舒适的沙发，精疲力竭地横靠在上面。当姐姐们讲话 的时候，她又脱下外褂，解开腰带，换上浴衣，赶快倒卧在双 人床上。在以前如果遇到这种场合，即使稍稍有些疲倦，也决

• 614 •

不表露到脸上来，她会抛下两个姐姐兴致勃勃地出去玩儿。可 是近来她渐渐失去了以前那个活泼劲儿，经常到处伸出双腿、 或者枕着手臂卧倒，或者唉声叹气、生来那种恶劣的举止变得 更加恶劣。说不定还没有真正恢复健康，不过身体反而更加肥 胖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仿佛很吃力的样子。

“雪子妹妹也稍稍躺一下吧。”幸子说。

“嗯。”雪子一边答应，一边走近妙子先前占据的那张沙 发。沙发上还搭着妙子抛在那里的外褂，雪子轻轻拿开它，腰 带都不解，端端正正地坐了下去。在这个屋子里只有两张床， 到晚上只能由她和妙子睡在双人床上。虽然是双人床，却比正 式的双人床狭小，暂时她不想爬上床去挤妙子，另一方面她考 虑到应该让幸子在单人床上休息。可是她一坐下去就迷迷糊糊 地睡着了。

大概幸子看出了雪子的心意，于是就爬上空着的单人床。 可是只有独自坐在沙发上的雪子睡着了，幸子与妙子却一直醒 着。

“细姑娘，趁现在我们洗个澡吧。”

幸子和妙子轮流洗了澡，叫醒了睡着的雪子，让她洗了 澡，然后同去餐厅进午餐。可是期等着的井谷始终没有出现， 因此，姐妹三个下午就去银座购买送行礼物。她们在银座街头 的商品陈列窗前东瞧瞧西看看、左思右想的结果，觉得送东西 给出国朋友，不应送时髦货，反倒要送外国人所喜欢的日本土 特产。在服部商店的地下室里无意间看到一只螺钿匣子，决定 买下作为礼物。在御木本商店又看到一只镶嵌真珠的玳瑁别 针，买下作为雪子和妙子合送的礼物。就这样三个人已经累得 够呛，在高龙巴茶室休息了一下，还想买点东西，妙子先站起 身说：“还是回去吧，回去吧。”所以四点半钟就回到了帝国饭 店。走进屋子一看，桌上摆了一瓶兰花，旁边还有井谷的一张 名片，上面写着：“归后请立刻通知，等着你们来一同喝茶。”

“又是喝茶，刚才不是喝过了吗！”妙子又占据了那张沙 发，仿佛像死了似的。另外的两个也很想休息一会儿，躺在床 头松松劲。还不到十分钟，电话打来了。

“是井谷老板娘打来的电话。”幸子拿起听筒，果然是井谷 打电话来催她们去喝茶。

“今天上午出去了，很对不起您。我刚刚回来，已经吩咐 准备下茶点，请诸位到休息室来吧。”

“好的，好的，我们正想打电话给您。好的，好的，我们 马上就来。”

我就不去了，二姐和雪姐应邀前去好了。”妙子说。

“那就对不起井谷老板娘了，细姑娘也一起去吧。我们也 很累呀。”幸子硬拉着懒得动弹的妙子，三人一同来到休息室。

井谷客套一番之后说：“售票处的某先生刚才来通知说后 天的戏票已经买到了。你们三人坐在一起，另外两张连号的， 我和光代坐，御牧先生只能单独坐了。”

品茶时从戏票问题扼要地穿插谈了些御牧的情况。幸子们 从中知道井谷不仅和国岛以及御牧谈到了雪子，还把寄存在她 手里的雪子的相亲照片给他们看了。他们对照片的评价很高， 昨天晚上在国岛家里还专门谈论了照片上的人不象三十几岁的 人。御牧说用不着见人，只相照片就十分中意。只要萌冈家不 反对，他已经准备娶雪子小姐。井谷不愿做花言巧语的媒婆， 所以把她所知道的蒔冈的家庭情况毫不隐瞒地都交待了，例如 涩谷长房和芦屋二房的关系，大姐夫辰雄和雪子、妙子两个小 姨意见不和等等。不过御牧听了她那些话毫不生气，并没有改 变他想结婚的决心。也许因为他以前有过放荡的经验，能理解 这类事，或者由于他抱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根本不计较那 类事情。

雪子和妙子觉察到谈话内容一点点深入到那方面去了，她 们俩喝完茶随即离席回房。井谷看到她们走得远了，马上望着 雪子的背影压低嗓门说：“其实我连雪子小姐脸上有褐色斑也 也讲了，我觉得比以后让人家发现了要好，所以什么都预先交 待清楚了。”

“您这样什么都讲清楚好得很，我们反倒轻松了。不过雪 子后来一直在打针，就象你刚才看见的那样，斑痕已经不大明 显了，而且结婚以后会完全消褪，也希望说明一下这层。”

“是的，是的，我也讲了这个。御牧先生说：'原来是这样 的原因，结婚以后守着褐色斑逐渐消失，倒不失为一种享 受。，”

“哎呀！”

“还有细姑娘的问题，我不知道太太您是怎样想的。纵使 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都是事实，我觉得不用担心。谁家都会有 个把特殊的人，有那样的人也挺好的。御牧先生说：'妹妹好 不好没关系，因为我娶的不是妹妹。'”

“哎呀，象他这样通情达理的人实在不多呀。”

“他到底是酒色场中的过来人，自有他大彻大悟的地方。 他说：'妹妹的事情和我全然无关，毫不隐瞒地把她的一切告 诉我自然很好，如果您不愿讲，那就不用跟我说了。'”井谷看 到幸子很放心的样子，接着就问：“不过雪子小姐的心情究竟 如何呢*T*

“是呀，这实在还是没有跟她提起。”

说实话，幸子只是在听到井谷刚刚这番话以后才对这门亲 事有意的。这次她们来东京的目的主要是出席欢送会，虽则亲 事问题脑子里并非没有，但毕竟是次要的。幸子所抱的态度不 过是见面以后看情况再作决定。这种态度有些消极，她所以抱 这样一种态度，因为她对积极主动存有戒心，深恐积极过度的 结果没有好的成绩。这就是到现在她还没有征求雪子意见的原 因。目前各种条件都比较良好，这门亲事的为难之处就在必须 嫁到东京来一一前几天已经提到过了这层。雪子迟疑不决，肯 • 618 .

定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过更坦率地说，一直到今天，决不会 让雪子那样任性，她何况也并没有那样说。倒是幸子本身有点 儿舍不得这个妹妹嫁到东京，如果可能的话，想让她卜居在京 都、大阪、神户这一带，这是私下幸子所抱的愿望。因此她问 井谷：“御牧先生将来住在哪里？您说他的父亲要给他买房子， 买在什么地方呢？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房子作为条件，难道他 必须住在东京吗？如果在关西找到了工作，能否搬到关西？这 几个问题想打听一下作为参考。”井谷说：“好的，好的。这件 事情没有动问过，我立刻去问。”说完她又反问说：“我想大概 是在东京，难道雪子小姐不愿住在东京吗？'“不，不，没有什 么”幸子慌了手脚，“我并非此意”连忙打马虎眼。

“那么回头再说吧晚饭以后光代说不定和御牧先生一同到 我这里来，到时希望你们也来我这里玩儿。”说完两下就分手 了。

八点刚过，果然井谷的电话来了。“各位都累了吧。可是 现在客人已经来了，无论如何请三位都过来”

幸子打开衣箱，取出几个衣包，摊开在两张床上，先帮雪 子换了衣服，然后自己和妙子也换上衣服。换衣服的时候井谷 又打了一次电话来催促。

“请，请，请里面坐”刚一敲门，光代走出来开门说，“屋 子里搞得这样乱七八糟，很不好意思。”

的确是事实，五六个大大小小的皮箱、各式各样装西服的 纸箱、各方面送来的礼物包以及各种旅途备用品堆满了一屋 子。御牧看到三姐妹走进屋子，急忙从椅子上站起，经人介绍 过了，他没有坐回椅子。

“我在这儿坐，你们请这里坐。”说着他自己就坐到暖气管

上去了。屋子里只有四张形状各不相同的椅子，三姐妹和井谷 各占一张，光代就坐在床头上。

“情况怎么样？井谷太太。客人也都到了。”看去御牧似乎 在继续说什么东西，“来了这么多观众，务必请你穿给我们看 看。”

“怎么也不能让御牧先生看到。”

“你尽管这样讲，反正我要送你上船，即使你不愿意，也 会让我看到的。”

“我打算开船时穿和服。”

“嗨，你在船上也一直穿和服吗7'

“也许只是一时，可是我想尽量不穿西服。”

“这个主意可不高明。那你为什么做那些西服呢7'御牧又 回头对幸子姐妹说：“有件事情想问问，刚才我们在谈论井谷 太太的西服问题，三位看到井谷太太穿过西服没有T

“没有。”幸子回答说：“没有见过一次。所以我们也说不 知道她穿了西服究竟是什么样子。”

“东京的朋友都这样说。连阿光都说没有见她妈妈穿过西 服。所以一定要请她穿一次让我们看看的。”然后御牧又转向 井谷说：“井谷太太怎么样？趁大家都在这里的时候，不是有 必要试穿一次让我们见识见识吗*T*

“瞧您说的！难道这个时候叫我在诸位面前光着身子不 成T

“哪里，哪里，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走廊里去的。”

“穿不穿西服没关系，御牧先生。”光代出来帮腔了，“你 可不能那样欺侮我妈妈呀。”

“说起来，近来细姑娘也常常穿和服哩。”井谷好不容易脱

• 620 .

只向往着欧美的生活。对祖先发祥之地近来才一点点产生了一 种乡愁。话说远了，我父亲上了岁数以后也怀念起京都来了， 终于抛弃了小石川本宅来到嵯峨隐居。想到这里，我觉得命运 这个东西真是有的。从趣味上说也表现出这样的倾向。现在我 一点点体会出日本古代建筑的妙处来了，将来时机一转，我打 算再做建筑师。在转变之前，我尽全力研究日本固有的建筑， 大量应用到今后的设计中去。我反复考虑，说不定要在京阪地 区找个职业，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这样更有利于研究。不仅如 此，将来我想盖造的住宅式样，比较起东京来，可能和阪神地 方的环境更加调和。话说得夸张一点，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前途 系于关西了。”随后御牧问到如果在京都安家的话，应该选择 什么地方。幸子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又问他父亲的别墅在嵯峨 哪里，她认为在京都安家无过于嵯峨一带以及南禅寺、冈崎、 鹿角那些地方，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谈谈说说，不觉时间 过的真快。这中间御牧把一大瓶威士忌喝了三分之一，表情还 很从容；不过随着醉意的加深，他变得滑稽起来，不时说几句 俏皮话，引得大家发笑。特别是他和光代两人似乎交情很深， 他们大肆辛辣的舌战，旁边的人简直象在听相声。听得幸子姐 妹都忘了白天的疲劳，几乎睡意全消了。

“哎呀，糟啦。快没有电车啦。”御牧慌忙站起身来，接着 光代也站了起来说：“我陪你们一齐走。”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 H—点了。

那天晚上幸子姐妹都睡得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九点 半以后才起身。幸子还没有等到餐厅开饭，就在房间里简单地 吃了点面包，催着雪子去资生堂美容室。昨天晚上因为光代告 诉她们，虽然这个旅馆的地下室里也有美容室，可是资生堂的

• 622 .

电烫用的是新方法，那里使用一种叫做左佐司的药水，无须把 电烫器罩在头上，没有了许多麻烦。所以光代劝她们去资生堂 理发。她们到资生堂美容室一看，早就有十二三个人等候在那 里了，看情形不知要等几小时才能轮上她们。要是在神户井谷 那家美容院里的话，这种时候就可以凭面子编几句任性话混在 头里烫，可是在这里就不能施展身手。在接待室等候时，周围 全是些不相识的地道的东京太太和小姐，向幸子她们攀话的人 一个也没有。两姐妹压低着嗓门说上方话时还担心人家听到内 容，怕怕缩缩的样子犹如置身于敌方境内。一面只能悄悄地倾 听周围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的东京话。

“今天人太多了。”有一个人说。

“自然咯，今天是大安日，结婚的人太多，哪家美容院都 是生意兴隆呀。”另外一个人搭腔。

这时幸子才领会到今天原来是大安日，井谷所以选中今天 举行欢送会，说不定也是为了给雪子取个好日子。就在这样的 时候，顾客还川流不息地涌进来，拿出那手欺人的老方法说声 “对不起，我们是预约的”，混到前面去两三个人。幸子姐妹是 十二点钟以前来的，马上就到了两点钟，她担心今晚五点钟开 的欢送会很可能赶不上了。幸子忍着一肚子怒气暗自决心今后 再也不来资生堂了，一面焦急地等待着。上午临出门前她只吃 了几片面包，这时真的很饿。特别是雪子平常总说自己胃小， 每次吃得很少，所以比一般人饿得快，往往引起脑贫血症。幸 子知道她有这个毛病，担心电烫时她能不能忍受得住，所以一 直在察看她闷声不响而又怕冷的样子。好容易两点钟过后才轮 上了号，就让雪子先烫，幸子烫完发已经是四点五十分左右 了。临走时听到“有蒔冈太太的电话”的通知，去电话间一 听，原来是妙子等得心焦了，从旅馆里打来的。“二姐，头发 烫好了吗？快五点钟啦。”“嗯，知道了，刚刚烫完，立刻回 来。”终于在电话里说出一口大阪话，姐妹两个急急忙忙跑出 了资生堂。

“雪子妹妹，你好好记住，无论碰到什么吉日子，千万不 能去陌生的美容院。”幸子气愤地说。

那天晚上幸子赶去赴宴时，在宴会厅的走廊上竟然碰到五 个刚刚在资生堂遇见的妇女穿了礼服走过那里。在欢送会的会 场上幸子向井谷道歉时又搬出同样的台词：“迟到了，真对不 起大安日这类日子，去不得陌生的美容院，这可不能忘了。”

她们逗留在东京的最后一天一一第三天的上午到下午这半 天中间，照旧忙碌异常。

幸子原计划是那天专门留下来看戏，第二天上午去道玄 坂，下午购买纪念品，晚上乘车归家。这计划首先遭到妙子的 反对，说什么来东京时已经吃足了夜车的苦头，至今还睡眠不 足，所以希望早点回去在自己的卧室里美美地睡个觉。雪子也 不反对。这次旅行固然大家都累了，可是她们的本意是想缩短 去长房家的时间。总之，她们想乘明天早晨的“燕”号快车动 身，在今天上午买好东西，下午去歌舞伎座看戏之前，让汽车 停在道玄坂门口，抽出五六分钟到长房家去一次。两个妹妹的 这种心情，幸子也是理解。妙子厌恶长房固然不用说，雪子也 一年多没有回长房了。去年十月长房通知妙子让她来东京，要 是不来东京，断绝与蒔冈家的关系，叫妙子自己选择走哪条路 时，其实对雪子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不过没有把她逼到进退 两难的地步，只是隐隐约约有点话声罢了。雪子也不明白长房 的通知究竟当真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根本没有理睬它。从那以 后，对于如何处置雪子的问题，长房一直没有再来信催促。这 可能是由于姐夫应付不了如何处置雪子的问题，为了避免刺激 她而暂时对她采取放任的态度；不然就是雪子抗命不来东京， 正合姐夫的心意，可以象对待妙子那样不声不响地和雪子断绝 关系，二者取其一。反正这次要是去长房家，大姐可能说出一 些和这件事情有关的话来，所以不仅雪子本人不愿意去，连幸 子也懒得去道玄坂。说句实话，前月幸子环游富士五湖路过东 京时，只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眼睛出了点小毛病固然是原因 之一，另外就是怕大姐转达姐夫要雪子回东京的旨意，如果雪 子不答应，松板夹骆驼，自己被夹在中间不好办。不仅这样， 和以上这些事情无关，幸子又有疏远长房大姐的原因。那就是 今年四月里她写信给大姐报告妙子的病状时，大姐给她写了一 封回信。她读了那封复信以后，对大姐就一直抱有反感。由于 以上种种原因，她这次本想根本不露面，悄悄地回家。可是一 则贞之助说这事让长房知道了不妥；再则想到这次雪子的亲事 如果成功的话，有必要趁现在这个机会多少告诉长房。那是因 为直到前天幸子对于这次的亲事还不抱多大的希望。可是前天 晚上第一次遇见了御牧，昨夜的送别会上经过介绍又认识了这 门亲事的媒人国岛夫妇，从而知道了那些人的人品以及由他们 酿造出来的气氛究竟是怎样的事。先前藏在幸子心里的那种防 止深入的警戒心一下子缓和了。在幸子的记忆中，昨天晚上的 宴会是一次不施展花招的自然的相亲，结果对双方都很圆满。 最使幸子高兴的是御牧与国岛体贴妙子，他们相继敞开胸襟和 她交谈。这可以看作对方不把妙子的事当作女家的缺点，暗地 里在安慰女家。而且对方应付自然，一点不带做作的味道。所 以妙子也能老老实实地开诚相见，不惜一再表演她拿手好戏的 俏皮话和鹦鹉学舌，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幸子也看出妙子甘心 充当丑角在宴会上周旋的那种做法，完全是出于她的友情，所 以幸子自己不由得眼头都发热了。妙子的那番苦心，似乎雪子 也觉察到了，所以那个晚上她也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参加了

宴会，对于她也是很不常见的。御牧在席上一再声明他打算在 京都或者大阪安家。幸子觉得要是雪子真能由这样一些人介绍 而嫁给御牧，家安在关西或者关东就都不是问题了。

因此今天上午幸子估计姐夫已经出门了，就打了一个电话 到涩谷，告诉姐姐这回井谷出国，她们姐妹三个来东京送别， 预定明天乘坐特别快车回去。可是今天下午还得陪同井谷去看 歌舞伎，所以只能在看戏以前抽出一段时间去看望姐姐。幸子 又向她姐姐透露井谷在欢送会上给雪子介绍了一门亲事，不过 现在时机尚未成熟等等。一上午她们姐妹三个在银座东兜西 转，在尾张町十字路口来回走了三四趟，在“滨作”吃了午 饭，然后在西银座阿波屋鞋店前坐上一辆出租汽车驶向道玄 坂，车上只坐着幸子和雪子两人。原来妙子那天口口声声说劳 累叫疲倦，跟着两个姐姐到银座溜马路，在“滨作”吃饭时， 把座垫儿当枕头躺了一会儿。当两个姐姐坐车离开时，她说： “我不想去了，长房已经把我撵走，我去了大姐不好招呼我， 我也不想去打搅她。”幸子就劝她说：“你说的也是事实。不过 单单你一个人不去很别扭。姐夫姑且不提，大姐是不会计较什 么撵走不撵走的。你去看她，她也一定在思念你。尤其是你害 了那场大病以后，她更加想见到你的面孔，这是可以从中得知 的。所以你不要那样讲，还是和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不想去 了。我在什么地方喝杯咖啡，先去歌舞伎座了。”妙子还是不 肯去。幸子也就顺她愿，和雪子坐上汽车走了。

汽车开到道玄坂，司机不肯停车等待，他说：“请您原谅， 车子不能停。”幸子就对司机说：“最多等十五分钟或二十分 钟，等车的钱照给。”几乎是打躬作揖地恳求司机把汽车停在 大门口。姐妹俩走进楼上八铺席的屋子，和大姐面对面坐定，

• 627 .

一边观看屋子里一点没有改变的陈设：一张红漆八腿桌，赖春 水的横额，泥金棚架以及架上的座钟。家中除了一个六岁的梅 子而外，其余几个孩子都上学去了，所以家中也平静多了。

“我说让汽车开走怎么样尸

“回去时附近能叫到汽车吗尸

“从前只要走到道玄坂，路过的空车子多得很不过乘地铁 也很方便呀，从尾张町到戏院没有几步路可走了。”

“下次来多呆些时候吧反正最近要常来。”

“这个月歌舞伎上演的是什么戏呢尸鹤子突然问起这样的 事。

"'茨木'、'菊圃'还有别的一些节目。”

雪子趁梅子要下楼时说：“小梅，我们到楼下去。”便牵着 她的手下楼去了。

“细姑娘病好了吗7'鹤子看到只剩她们两人时我说。

“刚才细姑娘还和我们在一起，不过她说她还是回避一下 *好”*

“为什么要那样做？来了不就好了。”

“我也这样说呀。其实这几天一直在忙，她似乎累得够呛， 不管怎么说，她的身体到底还没有全好。”

幸子和大姐面对面地坐到一起后，觉得几个月来对大姐抱 有的轻微反感逐渐消失了。相隔千里的时候，光钻牛角尖，就 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心情。可是现在对坐在一起，觉得大姐还是 以前的大姐，一点都没有改变。刚才当她问起歌舞伎杂剧的时 候，幸子觉得姐妹四个偶然聚在一块儿，单单看戏时不邀请 她，把她排除在外，真有点使坏心眼儿似的，很对不起她。大 姐对此又作何感想呢？依照她大方的性格来说，但愿她对这件 事情不生气就好了。不过，不管她年岁怎样，少女的纯洁心始 终未失，听到有戏看，她总想和大伙一起去看的吧。再说，一 向被长房珍藏的大部分动产，近由由于股票跌价，几乎变成尘 ±,所以家计大概越发困难了。如果不是遇到现在这样的机 会，她根本别想去看一次戏。幸子这样一想，为了安慰姐姐， 只能言过其实地谈谈雪子的亲事，说什么男家已经决心娶雪 子，只要我们点头，事情一定成功的。这次大概可以让姐夫、 姐姐高兴高兴了。改天贞之助和男方碰头以后，还打算来京和 你们商量商量。又说：“今天的歌舞伎座御牧先生和井谷母女 都一起去看。”说完幸子起身告辞，“那我以后再来吧。”姐姐 跟在幸子后面下楼，一面说：“雪子妹妹也应该心情开朗地应 酬人家几句，否则下不了台呀。”

“这次她不象平常那样一句话也不说，而是圆滑地有说有 笑了。如果她这样做的话，我看这门亲事有希望成功。”

“无论如何也希望它成功。明年就又长了一岁了 7'

“再见。下次再会。”在楼下守候着的雪子，和姐姐招呼了 一声，象逃跑似的抢在幸子之前走到户外去了。

“再见，向问细姑娘好。”姐姐送到马路上，靠近汽车说： “井谷老板娘出国，我得去送行。”

“不去也不重要，因为你和她不相识。”

“可是知道她在东京，总要去见一面吧！船哪天开呀7'

“听说二十三日启程。因为她喜欢节俭平静的生活，所以 谢绝一切送行。”

“去旅馆看她一次怎么样尸

“我想不必了吧。”

司机发动引擎时，幸子和姐姐隔着车窗说话，忽然发现姐

姐一面说着话一面在淌眼泪。她奇怪当谈到井谷时姐姐怎么会 流泪，可是直到汽车开出，姐姐的眼泪一直在流。

“姐姐哭啦。”车子开过道玄坂时，雪子说。

“怎么搞的，真奇怪，怎么会为井谷老板娘哭呢。”

“一定有别的原因。井谷老板娘的事只不过是一种掩饰罢 了。”

“不知是不是想我们邀请她去看戏呢7’

“就是，她想和我们一块去看戏。”

幸子这才完全明白姐姐是因为看不到戏而想哭的那种幼稚 心理最初自觉惭愧而忍耐着，后来实在忍耐不住就哭起来了。

“姐姐没有叫我回去吧尸

“幸好没有说。大概一心想着看戏的事了。”

“是吗尸雪子放心的说。

戏院里的坐位因为分成三个摊子，所以相互之间没法加深 联系。尽管无法联系，他们还一起上了餐厅，御牧还特地利用 五分钟十分钟的幕间休息邀请她们去走廊上散步。御牧对时髦 东西兴趣很广，可是对歌舞伎却一无所知，正如他自己的坦 白，他一点不懂旧剧。光代笑他连长呗和清元都分辨不了。

井谷听到明天上午幸子姐妹要乘特别快车回去，就说： “今晚终于要分手了。我非常高兴能留下这份上好的纪念品给 你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协商决定，改天让光代去芦屋和您联系 吧。”

戏散场后，御牧提议一齐去散步。于是六个人联袂向尾张 町走去。井谷和幸子稍稍落在后面，井谷简单地对幸子说： “象您见到的那样，御牧先生完全醉心于雪子小姐了。昨天晚 上国岛夫妇见到小姐以后，比御牧还中意小姐。因此御牧先生

• 630 .

下个月准定西下，先拜访芦屋，打算和您先生见见面。要是能 获得府上的非正式同意，就要请国岛先生去和御牧先生的子爵 父亲商量。”

之后六个人又在高龙巴茶室休息了一会儿。御牧和光代向 幸子姐妹说：“那么我们明天上午来送你们。”双方在西银座分 了手。余下的四个人走路回到旅馆。

井谷送姐妹三人回到屋子后又聊了一会儿天，说声晚安就 走了。幸子先洗澡，接着是雪子洗。幸子走出浴室，看见妙子 背靠着沙发躺在铺子报纸的地毯上，身上穿着看戏时的衣服， 连褂子都没脱。看出大概她是由于跟着大家一路走回旅馆累得 支持不住了，可是又觉得她那种精疲力竭的样子很特别，就对 她说：“姑姑娘，你的病还没全好，可是别的地方是不是还有 毛病？回去以后得请栉田大夫看一次啦。”

“嗯。”她答应了一声之后，又费力地说：“就是不请先生 看，我也知道。”

“那么究竟有什么不舒服尸

幸子这样一讲，妙子把她的脸靠在沙发把手上，用她的茫 然失神的眼光注视着幸子说：“三四个月之前，我可能已经怀 上孩子了。” 口气还象平常那样镇静。

“什么*T*

一下子幸子气都透不出来了，睁大着眼睛瞅着妙子的脸。 过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才说出下面这句话。

“是启哥儿的孩子吗7'

“是三好的孩子。二姐从老妈妈那里听说过这个人吧。”

“就是那个酒吧领班吗尸

妙子不声不响地点点头说：“没去看过医生，不过我想准

是怀孕了。”

“细姑娘想把孩子生下来吗尸

“不能说是想生。如果不把孩子留住，启哥儿是不会死心 的。”

眼看着幸子的手指、脚尖都惨白得毫无血色——这是她平 常遭受极大惊吓时的老毛病，幸子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剧烈地 发抖，觉得当务之急是平静心情，因此她不再和妙子说话。她 摇摇晃晃地挨到墙根，把屋顶的照明灯关掉，打开床头的台 灯，钻进了被窝。雪子洗完澡出来时，她闭着眼睛装做睡着 了。随后妙子似乎慢腾腾地爬起来走到浴室里去了。

由于妙子的怀孕，因此雪子的亲事要遭到挫折而告吹。遇到这 样好的姻缘，偏偏选上东京作为舞台，毕竟是雪子命运不佳幸 子这样一想，更觉得雪子的可怜，妙子的可恨。一怜一恨的两 种心情逼得她热泪纵横。

咳！又一次这个妹妹又一次出卖了大家。而且这次又能怪 谁呢？应该责怪的不正是站在监督地位上的自己吗？她说“三 四个月”，那不正好是她大病初愈的六月份前后发生的吗？如 果是这样的话，中间该有一段时间患恶心呕吐的症状被她隐瞒 过去了。这样的事竟然没有察觉，疏忽过去，难道不是我们自 己的粗心大意吗？就拿这几天来说，这个妹妹连筷子都怕动， 稍稍做点小事就喊累，仿佛无处安放她自己的身子那般。看到 这副情景，居然连做梦都没想到她怀了孕自己真迟钝到何等程 度呢这样说来，她最近不穿西服而穿和服也是有原因的了在细 姑娘的眼睛里，我们一定是被看成天下最傻的人了。可是，她 这样做对得起她自己的良心吗？听细姑娘刚才的口气，她并非 一时冲动才怀孕，而是预先和三好那个人商量好，有计划地怀 孕的。那是把它作为既成事实，不管启哥儿愿意不愿意，迫使 他必须和自己断绝关系，同时也使我们承认她和三好的结合， 才选中怀孕这一手段的。在细姑娘来说，也许这是个绝招儿。 站在细姑娘方面着想，好也罢，坏也罢，除此而外大约再没有 别的办法。可是，能允许她做这样的事吗？对于自己和丈夫以 及雪子妹妹为了庇护她而违抗了长房的严厉命令，百般浪费自 己的那种好心意，细姑娘一概置之度外，难道她一定要把我们 逼到不能在人前出头露面的绝境才痛快吗？在人前我们夫妇俩 丢尽脸面倒也罢了，难道她要把雪子妹妹的前途也彻底断送 吗？这个妹妹究竟为什么非叫我们姐妹几番受苦呢”今年春天

大病时，雪子妹妹是怎样尽心竭力看护她的呢？她难道不明白  
完全是靠雪子妹妹的献身精神才捡到那条命的吗”我还以为昨  
天宴会上细姑娘的尽力周旋，是为了报答今春雪子妹妹的看护  
之恩，哪里知道这是过高的估计她了。昨天晚上她那种欢用只  
不过缘于醉酒。这个妹妹除了她自己而外是什么都不放在她心  
上的幸子生气是妙子的厚颜无耻和冷酷无情的做法。妙子看穿  
幸子将为她的举动生气，贞之助也将又一次不愉快，雪子将遭  
到难以逆料的灾难，她估计到了一切，但最后仍然认为釆取她  
那套绝招儿对她自己有利。弃车保帅的手段从妙子这类人的人  
生观来说固然出于不得已，可是为什么她一定要选择在决定雪  
子命运的关键时刻干这种事呢？找个其它的时候使出这一手难  
道不行吗？妙子的怀孕和雪子的相亲在时间上的一致，本是偶  
然现象，并非事前安排。不过她平素一再声称“我的亲事要等  
雪姐结婚以后再说”，“我一定注意不连累雪姐”之类的话，如  
果那是岀自她的本意，至少也该等到雪子的终身大事决定以  
后，再施展出任何手段也不迟吧？好吧，就不说这些了。可  
是，既然已经知道自己怀了三四个月的身孕，为什么还要跟随  
着来东京而不回避呢？她一定认为，自己是蒔冈家的三姐妹之  
一，长久未能在人前露脸，现在能在公开场合露脸，心中自然  
愉快，同时还感谢井谷给了她这个机会，终于连自己容易疲倦  
的状态都忘了。哪里，她并没忘记她的身孕，而是认为即使稍  
稍勉强一些也没什么大不了，恁她生来的厚脸皮，毫不知耻跟  
了来的。后来实在难受得忍耐不住了，而且自以为抓到了好时  
机，她才把实情讲出来的连有连骨肉至亲都没料到的事，遇到  
目光锐利的人，又怎能觉察不出三四个月的身孕？首先，目下  
正是她不能随便坐车的时期，长时间在火车上摇晃，一旦有个  
• 635 .

闪失又将怎么办？即使她本人无所谓，幸子她们又将多么手足 无措、丢人现眼呢？光想到这些，幸子的心就降了半截热度。 弄得不好，昨夜的宴会上可能已让人家发现，我们已经在不知 不觉中丢尽脸面了

说千道万，木已成舟，这次我又做了一次傻瓜也无所谓。 可是既然事情一直瞒着我，即使她要坦白，难道不能挑个适当 的时机坦白吗？为什么偏偏挑选旅途中杂乱无章的一室里、当 我疲倦已极想睡而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的时候，骤然来个措手 不及呢？夸张点说，把这样一件有深深影响力的事告诉我，不 是太残忍了吗？幸而我很清醒，可是她这一举动不是太绝情绝 义、太没良心了？这件事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想瞒也瞒不了， 迟早必须坦白。早坦白当然比迟坦白好。可是象今晚这样自己 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深更半夜三人住在一屋子，想哭不能出 声，想发火又不能发火，想逃不能逃的时候，怎么可以把这样 的事情告诉我呢？对于一个经常照顾自己的姐姐，居然干出这 种事情来，这不是妹妹该做的事？只要她还有点儿同情心，旅 行中说什么也该忍耐下来，等我回到家中，估计我精神和肉体 都恢复正常后，再慢慢坦白才是。我对于现在的细姑娘不抱任 何奢望，只要求她至少能做到这一点，难道这还不行吗？

幸子思前想后，不知不觉听到头班电车开出的声音，窗帘 缝里一点点明亮起来。脑神经虽然很疲惫，可是眼睛反倒更明 亮，幸子还在继续考虑那个问题。马上就会被人家发现的，非 得立即设法处置不可，究竟该如何行事呢？谁都不让知道，把 这件事偷偷地蒙混过关，固然也是可行的。不过，从妙子刚才 的口气听，她似乎不会同意这一办法。这时如果责备妙子的胡 作非为，叫她承认错误，为了顾全萌冈家的名誉，开拓雪子的 • 636 .

好运，说服她堕胎，而且不管她同意不同意，强迫她去打胎，  
也不是行不通。可是象幸子这种懦弱的人，是决不会指使妙子  
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再说在两三年以前，任何医生都很容易接  
受这种手术。可是近来的社会形势对于这种事情越来越严格，  
所以即使今天妙子答应做人工流产，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另外能做得到的办法就只有暂时让她躲藏  
在一个见不到熟人的地方，让她在那里分娩。在这段时间里绝  
对禁止她和那个男的来往，由我们负担一切费用，受我们监  
督。另一方面加速进行雪子这次的亲事，直到举办结婚典礼。  
不过要实行这样一个计划，就得把缘由向丈夫说清楚，借助他  
的力量，一起来处理这件事。幸子这样一想，心情马上郁闷起  
来。尽管丈夫十分信任、爱护自己，可自己怎么有脸把同胞妹  
妹的屡次不端行为对丈夫讲呢。在丈夫来说，雪子和妙子不过  
是妻妹，他的根本立场和长房的姐夫不同，不需要对她们特别  
照顾。可是他照顾两个小姨胜过亲哥哥，这毕竟是因为他爱妻  
心切才那样做的，也许这话有点自夸，可是幸子内心是暗暗高  
兴而且感激丈夫的。尽管是这样，丈夫对待妙子往往不加礼  
遇，家庭里在别的事情上从来都是和衷共济的，没有一点儿风  
波，可是偶然由于妙子的事也会发生意见冲突。做妻子的为此  
不止一次感到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幸而最近丈夫的心境渐渐好  
转，允许妙子到家里公开走动了。加上这次回去又带回雪子亲  
事有望的好消息，想让他高兴一下。正在关头，又怎能把这种  
讨厌的事情讲给他听呢！丈夫的为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妻和雪子  
为妙子的事而受委屈，因此他如果听到妻的报告，说不定反而  
会安慰她。可是受到丈夫安慰的幸子毕竟心中不愉快。她很明  
白尽管丈夫嘴上说没有什么关系，可内心里还是忍受着不愉快  
• 637 .

的，正因为如此，幸子就觉得更加对不起他。

不过归根到底仍然只能依靠丈夫的谅解和侠义心。从任何 方面看，幸子最最担心的事是雪子这次的好运最后说不定又将 为了妙子的怀孕而断送掉。雪子的亲事最初总很顺利，一到紧 要关头就告吹。这次即使能把妙子送到遥远的温泉地，也不一 定能遮掩住人家的耳目，真相不久就会让御牧那方面察觉到。 简单一点，今后两家来往频繁，互相邀请碰头的机会多了，如 果从此以后妙子不再露面，不论你如何遮掩，人家总要怀疑 的。还有奥 会不会岀其不意地出来妨碍呢？他恨的虽说只恨 妙子，恨不到幸子和雪子头上，可是说不定他由于自己被欺侮 而不顾一切敌视整个萌冈家，釆取报复打击的手段；偶尔听到 雪子攀亲，说不定会釆取某种揭露战术让御牧方面知道蒔冈家 的隐情。想到这里，莫如索性老老实实地公开真相，请求对方 谅解反倒最好。御牧曾经说过他娶的是雪子，妙子的事完全和 他不相干，所以如果把事情讲明，反倒比藏头露尾、以后破裂 要保险得多，也许这样什么事都没有了。不，不，御牧本人对 于妙子的任何丑行也许并不介意，可是他周围那些人——他的 子爵父亲以及国岛夫妇能不皱眉吗？特别是子爵以及子爵家那 些亲戚能容许御牧和出了那样淫乱姑娘的家庭攀亲吗？啊！毕 竟这次这门亲事又不行了。雪子妹妹实在命苦。

幸子叹着气，翻了一下身。当她睁开眼睛时，屋子里不知 什么时候已经完全亮了。旁边那张床上，雪子和妙子还象她们 小时候那样背对背地睡在那里。面向幸子这边安安稳稳地睡着 的雪子，不知做着怎样的梦，幸子对着雪子那张白净的睡脸目

• 638 .

不转睛地只管看着。

幸子她们从东京回家的当天晚上，贞之助就从妻口中听到 妙子怀孕了。幸子一与丈夫见面，她心里的那件事情就一分钟 都藏不住了。晚饭前她招呼丈夫一同上了楼，先报告雪子相亲 的经过，然后一狠心讲出了妙子的事情。

“好不容易捎回一个好消息，想让你轻松一下，却又闹出 这样的事来叫你操心”

贞之助安慰哭泣的幸子说：“正好遇上雪子妹妹相亲，困 难是有的，可是不见得这门亲事会因此而告吹，让我设法收拾 吧。你不用这样着急，一切交给我好了。我要考虑几天。”那 天他只讲了这几句。过了几天，他把幸子让进书斋，提出以下 一个方案征求幸子的意见。

首先，妙子怀孕三四个月这件事大概是真的，可是还得请 产科医生确诊一下，预先弄清楚分娩的时期。至于转移场所的 问题，马温泉一带还是比较方便的。幸好妙子现在还住在公寓 里，绝对不能让她今后再来家中，可以在晚上坐汽车去有马。 谁陪同她去的问题比较困难，派阿春同去的话，得仔细吩咐 她。住在有马旅馆里的时候，不用说必须隐瞒萌冈这个姓，装 作某地的一位夫人来温泉旅馆疗养的，直到把孩子生下。在有 马临盆也可以，只要不让人家发现，提早几天住进神户合适的 医院临盆也不妨，那要看当时的情况再决定。实行这一方案必 须取得妙子以及三好这个男子的同意，这事由贞之助出面去说 服妙子和三好。贞之助认为事情既然已到这个地步，妙子和三 好迟早必须结婚，自己对此也并不反对。可是目前妙子未经父 兄许可而和三好发生关系以至怀孕，这事如果让社会上知道后 就会影响另外一件事，所以希望两人暂时断绝往来。不过妙子 的一切将由贞之助夫妇负责，安排她把孩子顺利产下。将来等 到适当的时候，自然要把妙子母子交给三好，而且承认他们的 结婚，尽力急取长房的谅解。这些都只要他们短时期忍耐，大 概只要等到这次雪子的亲事任何一方作出决定之后就差不多 了。大体本着这一宗旨去说服他们两人，暂时藏起妙子，绝对 不让外界知道她怀孕了。据妙子说，直到今天为止，知道这一 事实或者看出苗头的只有他们自己和奥，至于贞之助夫妇、 雪子以及阿春等女佣知道这件事，那没有办法，不过余外的人 绝对不让知道。

还有贞这助知道幸子担心奥捣乱，所以他对幸子说他马 上去和奥 交涉。幸子最担心的是如果奥 不惜抛弃名誉蛮干 的话，这种时候什么样的事都干得出，例如动刀子伤人，自己 提供新闻材料来中伤蒔冈家，只要他想干这样的事，也干得出 的。对于幸子这种担心，贞之助付之一笑说：“这只是你杞人 忧天，尽管奥有恶少作风，但毕竟是上流社会的大少爷出 身，不可能干出这种无赖汉的举动来，即使想捣乱，他也不敢 动刀子。再说他和妙子的关系双方家庭从来没有承认过，由此 看来，他对于这件事根本没有权利说话。何况妙子对他丝毫爱 情都没有，现在她肚子里还装进了情人三好的种子，作为奥 来说，只能干脆撒手。所以只要好好劝说一番，向他道歉说声 对不起，叫他死了那条心，因为他无权反抗说不定能听从劝

解。

第二天贞之助就按照这个方案行动起来。他先去甲麓庄看 妙子，对她说明情况。然后去看住在神户凑川某公寓的三好， 取得了他的谅解。回到家后，幸子问起三好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时，贞之助回答说：“没料到那个青年给我的印象很不错。只 是两下相见不到一小时，观察的不仔细，可是和板仓比较起 来，这个青年在我眼睛里是个一本正经、诚实可靠的人。我没 有质问三好什么，可是他自己承认造成这样的结果他该负一半 责任，而且诚恳地向我谢罪。听他的口气，他们两个做出那种 事来，并非三好挑逗妙子，似乎是妙子所为。三好一面辩解他 那样说未免卑鄙，一面又承认自己意志薄弱，但是在这件事情 上他决没有主动，而是前前后后的情势逼得他犯错误的，所以 他恳请贞之助谅解。他说只要问一下细姑娘，就知道实情。看 来他的话大部分是真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仅应承了贞之 助的要求，而且能体谅、感谢贞之助的心情。还说他深知象他 那样的人没有资格做细姑娘的丈夫，可是如果将来能允许他和 细姑娘结婚的话，他保证给细姑娘带来幸福。其实他暗地里感 到自己有责任，为了一旦获得允许和细姑娘结婚而稍稍积下了 一些钱，结婚以后想开一家自己的酒吧间，专门做比较上等的 西洋人的买卖。细姑娘将来也会靠做西服立身，夫妻同养家， 经济上不至于仰赖府上。贞之助告诉幸子三好就是这样讲的。

第二天妙子就去兵库县船越产科医院，诊断出怀孕不到五 个月，产期在明年四月上旬。不知不觉之间妙子的身体已渐渐 引人注目起来，因此幸子遵照丈夫的嘱咐，在十月底的某天晚 上，妙子由阿春悄悄地伴送去了有马温泉。一路上有意避开熟 识的汽车行，在省线本山车站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了神户又

• 642 .

换上另一辆车翻山驶抵有马，用心周全。幸子又再三嘱咐阿春 以下各点：从今天直到临产，妙子将用阿部这个伪姓住在花之 坟温泉旅馆；妙子住旅馆时期阿春不得叫“细姑娘”，应该叫 “太太”；不得打电话给芦屋，要么阿春来芦屋，要么这里派人 去。阿春也必须懂得妙子和三好不准来往，不得告诉三好妙子 的住处；万一有什么可疑的来信、电话或者访客，必须加意防 备。嘱咐完了，阿春说：“现在我才敢告诉太太，其实在你们 去东京以前我们早就知道细姑娘肚子大了。”幸子听到这句话， 很吃了一惊地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呢7'阿春回答说：“阿 照是第一个觉察出来的。她说：'怎么搞的，细姑娘那个样子 怪得很，会不会是那个呢？这些话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人说说， 没有跟别人说过。”

把妙子和阿春打发去有马之后，贞之助有一天回家说他今 天去访问奥 了，以下就是他对幸子讲的话。

以前奥 的家说是在西宫的一棵松旁边，去到那里一看， 他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向邻里一打听，据说本月初他就收拾家 私搬到夙川的松涛旅馆去了。又去松涛旅馆查问，据说他在那 里只住了一星期光景马上又搬到别处，搬到香棹园那边的永乐 公寓去了。最后总算查明了他的居处和他见了面。可是事情办 得很不顺利，不过大体上解决得还不太离谱。贞之助首先开口 说：“我们很惭愧，出了妙子这样一个不正派的妹妹，你和她 的结识只能说是遭了一场灾难，十分对不起。”奥最初装得 非常懂事的样子好让贞之助放心，然后若无其事地问：“细姑 娘现在哪里？有没有春馆跟去？’一再想打听妙了的居处。因 此我对他说：“请你不必打听这个了，妙子现在的居处连三好 都不让知道。”“是吗””他说着就沉思起来。贞之助又说：“不 . 643 .

管妙子将来干什么，你能否都不介入奥 听到这句话以后， 很不高兴地说：“反正我是死心了，不过府上能允许细姑娘和 那样一个人结婚吗？那个人在现在这家酒吧当领班以前，听说 曾经当过外国轮船上的酒吧领班，完全是个身份不明的人。板 仓身分虽低，可是还知道他的来历。三好这人有什么样的父母 兄弟，谁都没听说过。总之，象三好那种当海员的，天晓得他 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 “谢谢你的好意，这方面的事我们还得 好好考虑。”贞之助不想太拂逆他了，“有一件一厢情愿的事很 想得到你的谅解，就是妙子固然可恨，但是她的姐姐并没有 错，能不能请你顾全她们以及曲冈家的声誉，对妙子怀孕一事 保守秘密呢？万一这事让外界知晓，受害最深的是尚未岀阁的 雪子。所以能不能请你保证不对别人说呢7' “请你不用担心， 我丝毫也不恨细姑娘，更不想使几位姐姐为难。”他尽管有几 分勉强，但还是答应了。因此贞之助以为这桩事情已经草草收 场了，他很放心地当下就去大阪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过了一会 儿奥 来电话说：“关于刚才这件事我也有个请求，想见你一 面。如果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去找你。”贞之助回答说：“我等 着你。”不久奥 来了，贞之助把他让进会客室。他面对贞之 助坐下，考虑了一阵子，忽然显出一脸可怜的样子说：“今天 上午听到你的话，觉得除了干脆死心而外毫无别的办法。只是 十年来的意中人一旦必须分手，但愿你能鉴谅我说不出的凄凉 况味。也许你知道另一件事，为了细姑娘的缘故，我已被兄长 和亲戚抛弃，尽管这样，以前还能租栋小房子过日子。现在就 象你看到的那样，只能住在肮脏的公寓里过独身生活了。要是 没有了细姑娘，我今天真的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光棍一条 了。”他那腔调简直就象在演戏。接着他又笑嘻嘻地说：“我本

来不愿向你开口这种事，实情是最近我连每天的零用钱都发生 困难了，尽管难于开口，不过以前我为细姑娘曾垫付过少量的 钱，不知现在能不能还给我？'讲到这里，他的脸毕竟红了， “不，当初并不是要她归还而为她垫钱，如果我经济条件好， 决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贞之助就说：“既然有这样的事，当 然应该归还，可是你究竟垫付了多少钱呢*T*“没法说清楚到底 多少钱了，问一下细姑娘就会知道的。有两千块钱也就差不多 了。”贞之助本想让妙子核实一下，可是转念一想这笔钱作为 断绝关系和封嘴费也算便宜，今后反倒不会再有什么牵缠，所 以就说：“那么我现在就奉还，”说着马上开了一张支票交给了 他，又说：“拜托你的那桩事情一一妙子怀孕请绝对保守秘密， 请你原谅。” “那个我知道，你不用担心。”说完他就回去了。 这件事情总算得到了解决。

井谷的女儿光代给幸子来信时，正好是他们夫妇俩忙着处 理妙子问题的时候。光代信中首先感谢三姐妹路远迢迢去东京 参加欢送会，说她母亲平安上路了。御牧先生说十一月中旬将 西下，去芦屋拜访，一定要会见贞之助先生，让他鉴定一下人 品。国岛先生夫妇特地叫我代他们向您问好。

一星期后，涩谷的鹤子也来了信。平常她轻易不写信，幸 子心想也许是出了什么事吧，拆开一看，出乎地满纸都是些微 不足道的琐事。

幸子妹妹左右：

上次久别重逢，本想好好叙叙，只因没有时间，事与愿 违，遗憾得很。那天的歌舞伎非常有趣吧。下次一定要邀我同 去呀。

御牧先生那桩亲事后来有结果吗？我想现在和你姐夫讲似

• 645 .

乎为时过早，所以一直没有和他说。不过但愿这次能圆满成 功。对方名门出身，大概用不着调查他的家世。如果需要调 查，可来信通知，让我们去办。每次全凭贞之助妹夫和幸子妹 妹去办，真正觉得非常对不起。

近来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无须照管，所以我也有时间写信 了。因此常常练写毛笔字。你和雪子妹妹现在还去书法老师那 里学习吗？我手边没有字帖，很为难，你们要是有写坏的字帖 请寄给我。最好是经过老师朱笔圈点过的。

还有，我想向你要些东西。你那里要是有用不着的旧衬衣 或者贴身衣服，请寄给我好吗？即使是你不再穿的旧衣服，缝 缝补补还能穿，哪怕是你想扔掉或者赏给女佣的东西我都要。 即使不是你自己的，只要是你的贴身衣服，雪子妹妹和细姑娘 的我也要，连裤衩都给我吧。孩子长大成人了，不须要我照管 了，可是钱越来越不够花了，不得不精打细算，省而又省，当 个家真不易呀。不知哪天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今天不知怎的想写信，，就给你写了这封信，终于满纸牢 骚，就此搁笔吧。我盼望不久的将来你能来东京告诉我们雪子 妹妹的好消息。请代向贞之助妹夫、小悦、雪子妹妹问好。

鹤子

十一月五日

读着这封信幸子脑子里浮现出上次在道玄坂家门前，姐姐 隔着汽车窗和自己道别时簌簌流泪的那副面容。姐姐信上虽然 说不知怎的想写点东西，所以写了那封信，想要些东西。其实 说不定还是为了上次没有邀请她去看戏，婉转表达她心里的怨 恨。以前姐姐来信，总是以大姐的身份对妹妹提意见，幸子觉 得当面见到她时，她始终是个慈祥的大姐，可是一旦写信，幸 . 646 .

子老是被训斥。那样一个姐姐今天却写来这样一封信，真有点 儿不可思议。所以暂时只把她要的东西打个邮包寄了去，没有 立即复她的信。

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海宁格夫人造访，告诉幸子她的女 儿弗莉黛尔将随同其父去柏林。夫人不放心她女儿在战争中去 欧洲，可是她女儿为了研究舞蹈，就是不听母亲的话。丈夫就 说既然她那么想去，让她一同去得啦。因此只能让她同去。幸 好还有许多同行的人，路上大概不用担心。既然去柏林，她一 定会去汉堡看望舒尔茨一家。夫人就问幸子要不要带口信或者 别的什么，如果有的话，可以托她女儿捎去。今年六月幸子曾 托夫人写了一封德文信，还买了一把舞扇和一段绸衣料寄去汉 堡，可是舒尔茨家一直没有回信，幸子正在担心这事，现在可 以趁此机会托带些东西去。于是她对海宁格夫人说：“那么等 令媛上路以前我把东西送到府上去吧。”随后送走了夫人。过 了几天，幸子选中一只珍珠戒指作为送给罗茜玛丽的礼物，另 外又给舒尔茨夫人写了封信，一并送到海宁格夫人家里。

那个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象光代来信预告的那样， 御牧从嵯峨的子爵邸打来电话说：“昨天从东京来到这里，打 算呆上几天。想趁您先生在家时拜见一面。”幸子回答说：“只 要是晚上，无论哪天都成。” “那么明天就奉访。第二天下午四 点多钟，他真的来了。已提早回家的贞之助把他让进会客室， 两人单独会谈了三四十分钟，随后带幸子、雪子和悦子去神户 东方饭店的烤肉厅吃了晚饭，饭后把他送到阪急电车站才分 手，——他乘坐新京阪电车回嵯峨。这次御牧的态度和在东京 时一样，面对初次相见的贞之助，还是那样毫不拘束，充分发 挥出他健谈和随和的特点。酒喝得比上次在东京时更多，吃完 . 647 .

饭还频频在喝威士忌，不知疲倦地说笑话。所以最先高兴的是 悦子，回家时她让御牧拉着手在大街上走着，仿佛在和亲密的 叔伯撒娇似的。还悄悄地在幸子耳边说：“阿姨要是招御牧先 生做女婿就好了。”幸子问贞之助对御牧有何看法，他想了一 会儿说：“见面的印象当然不坏，确实无可挑剔，我也十分中 意。不过象这种外表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往往有脾气坏的一 面，对老婆爱发脾气，特别是华族子弟中那样的人不少，决不 可一开始就倾倒备至。”最后又多少带点警戒的口气说：“尽管 不用调查他的身世，可是本人的品行、性格以及长期不结婚的 理由我看还是调查一下为妙。”

三十四

御牧是专程为了让贞之助品评人物而来芦屋的，所以他自 己根本不谈亲事，谈话内容从建筑到绘画、京都的名园和古 刹，嵯峨的父亲邸宅里的林泉和风景、父亲广亲从祖父广实那 里听来的有关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故事、西莱以及西洋酒 等等，显示一下谈话内容的丰富就回去了。过了十几天，一个 星期日的上午，光代事前没有通知突然到来了。她对幸子说： “因公出差来大阪，社长和御牧先生叫我顺便来府上拜访，打 听一下'考试'是否及格。”幸子因为贞之助警戒过，因此就 说：“现在正在调查对方的情况，贞之助十二月份将去东京， 届时准备和长房商量后再作答复。” “您怀疑哪里呢？近来我们 和御牧先生经常接触，缺点和优点一般都很清楚，只要您提出 问题来，都可以如实奉告。我觉得这比托人调查快得多，务必 请您和我直接说吧。”还象她母亲那样开门见山地逼上来了。 幸子不能应付，只得把贞之助请了出来。由于光代既然是那种 态度，所以贞之助也无所顾忌地提出了许多问题。结果大体上 是搞清楚了：御牧这个人大体上是位洒脱的绅士，别看他外表 那样，他可意想不到地感情用事，有时会闹情绪发脾气。子爵 家的长子正广是他的异母哥哥，他们兄弟感情特别不好，经常 吵架；光代自己没有亲见，据说吵得厉害时御牧会打他哥哥； 酒品不好，喝醉了就胡闹；不过近来到底上了年纪，烂醉如泥

的时候极少，因而也不再胡闹；不过他到底是受过美国式教育 的，宽待妇女，过去无论醉到什么程度，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妇 女，这点大可放心。他的缺点自然还有，例如他对事物尽管理 解很快，兴趣广泛，可是性情浮躁，不能埋头专研一件事；特 别喜欢请客吃饭，资助旁人。他特能花钱；挣钱的笨蛋等等。 光代连贞之助没提的问题也主动提供了不少。

“听你这样一讲，御牧先生的为人大致清楚了。不过坦率 地说，我们所最担心的是婚后的生活问题。我这样说也许很失 礼，听令堂说御牧先生以前因为继承了一笔财产，在生活上尽 情放纵过来了。尽管他本人干过各种行当，可没有一件干出什 么成绩，是不是呢？如果这样的话，将来即使有国岛先生撑腰 做建筑家，究竟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退一步 说，即使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但是在日本今天这种形势 下，这类建筑师是生存不了的。而且我认为今后几年内这种状 态大概不会改变，那么他将怎样渡过这一难关呢？尽管说可以 由国岛先生斡旋，从他父亲那里得到应得的生活津贴，可是今 后这种状态如果延续五六年甚至十年，也不能永远靠家庭的补 助。再说，如果那样的话，他一辈子成了子爵家的累赘，总叫 人有点放心不下，所以在这方面能不能想法使我们稍稍放心些 呢？说了许多放肆的话，很对不起。其实我们对于这门亲事也 很感兴趣，差不多接受了。总之，下个月我想去东京拜访国岛 先生，听听他对这方面的意见。”贞之助说了这番话以后，光 代就说：“当然当然，我明白了，你们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我不能以一己之见作答，等回去以后把这个意思报告了社 长，在将来的生活保障上研究出一个让你们满意的办法吧。那 么下个月在东京见面了。”她这样一讲，主人留她吃晚饭，她 . 650 .

辞谢说：“因为今晚搭夜车，好意只能心领了。”说着就告辞 了。

十二月上旬，幸子邀请雪子去京都的清水寺，为妙子祈祷 顺产，讨了一张护身符回家。正好三好也把中山寺的一张顺产 护身符寄到贞之助的事务所，托转给细姑娘。两张护身符就交 给有事回家的阿春带了去。幸子姐妹很久没见妙子了，从阿春 口中得知妙子每天除了早晨和晚上出去散步而外，整天都老老 实实地守在屋子里。散步也挑行人稀少的山路走。在屋子里的 时候读读小说，有时做个长久不做的布娃娃，缝制一些婴儿的 衣服。谁都没有寄信来，也没有什么可疑电话打来。

阿春又提到她今天遇见了基利连珂。她说：“刚才我从有 马坐神有电车回来时，在神户终点站剪票口碰见基利连珂站在 那里。”阿春和他只见过两三次，对方似乎印象很深，向她微 笑一下。阿春回了一个礼。他开口问：“您一个人吗7'阿春答 道：“是的，我一个人去铃兰台有点事。”萌冈先生家各位都好 吗？妙子小姐怎么样？'阿春说：“ 一点都没变，大家都很好。” “是吗。许久不见，请代为问好。我现在去有马。”他正要走进 剪票口，阿春说：“卡德丽娜小姐有信来吗？仗打得那样凶， 德军轰炸了伦敦，卡德丽娜小姐不知怎么样，大家都在担心她 呢。” “啊，是的，谢谢你们。可是请不用担忧，前几天收到卡 德丽娜九月份的来信，信上说她家在伦敦郊外，德国空军正好 经过，日日夜夜都有德国轰炸机编队飞过，扔下很多炸弹。她 家因为有设备完善的很深的防空洞，洞里电灯通明，跳舞唱片 喧闻盈耳，人们一面喝鸡尾酒一面跳舞。还说什么战争这东西 够痛快，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请你转告诸位放心。” 说着他笑笑走了。

幸子听到卡德丽娜的行踪虽则很感兴趣，可是又担心饶舌 的阿春说出了妙子的事，于是就问：“基利连珂先生没有问起 细姑娘的事吗？' “没有，他什么也没有问” “真的吗？阿春， 你什么都没有对他讲吗T幸子放心不下，叮问她说，“看他的 样子象不象知道细姑娘的事情呢“一点都不象。”阿春毫不 含糊地回答。幸子这才安心下来。但是她仍然再三吩咐阿春： “尽管这样，出出进进千万留神，不能叫人看见；单独一人还 没关系，要是和妙子一起外出散步，说不定会让人撞见，所以 必须十分小心谨慎。”这才打发她回去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年快结束了，贞之助有事去东京出 差。在此以前，他通过两三处线索调查了御牧的性格操行以及 他和子爵父亲还有异母长兄之间的关系，证明光代的话都是真 的。但是最重要的有关生活保障这一点，在他访问国岛之后， 也没有获得具体的保证。

“总之，我这就去和他父亲商量，结果怎样，现在还不能 明说，但可以向你保证两点：一是新夫妇的住宅由男家购置； 二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生活费用由他父亲拿出来。为了不让那 笔钱被白白糟蹋，我将代为保管，按月支付。以后在生活上也 决不致发生困难，这一点能不能请你相信我，交给我办呢？我 非常赏识御牧先生建筑设计的才具，只要时势一有变化，我一 定支援他东山再起。关于这点当然各人的看法不同，我相信现 在这样的时代不会太长久，即使再过几年，糊口大概不成问题 吧。”这就是国岛的话，他仅仅没有说出“尽管力量微薄，有 我就请放心好了”这样一句话而已。国岛还领着贞之助参观御 牧为他设计的整个住宅，不过贞之助对于建筑是外行，看不出 御牧在这方面才能有多大。可是象国岛那样一位社会地位很高

的人也对他倾倒到如此程度，而且为他的前途作出担保，除了 相信而外没有其它的办法。而且说实话，他的妻幸子对于这门 亲事显然比国岛还热心，急切盼望它能成功。尽管贞之助没有 听到幸子明说，可是幸子似乎醉心于御牧的人品，内心里毕竟 在庆幸能攀上这样一个贵族子弟的姻亲，要是贞之助毁坏了这 门亲事，她的沮丧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不仅这样，事实上贞之 助自己也产生过这样一种心情：这次的亲事说不定是一向指望 能得到的最好的缘份了。因此他对国岛说：“既然这样，我就 一切都听您的了。不过按照手续还得征求一下长房的同意。还 有，我们知道舍亲本人虽则不至于有异议，但是还得再好好问 清她的意向。所以请您多等几天，等我回去以后，一开年就用 书面答复您。这些都不过是形式，大体上您不妨以为事情今天 就算定下来了。”听贞之助这样一讲，对方就说：“那么，一收 到您的答复我马上就转告子爵。”贞子助告辞后立即绕道去道 玄坂，告诉了鹤子详情，要求她尽快把姐夫的意见通知他。

新年一过，正月初三光代又因事来到芦屋。她说：“新年 的三天假期里我来阪急冈本的舅父家玩儿，社长托我顺便传几 句话。社长昨天因公来大阪，今天上午来京都，住在京城饭 店。因此，您如果能把上次所说的回音告诉他，他想趁此机会 拜访御牧子爵，和子爵商量好了，并且请诸位去嵯峨子爵邸一 次，不知您意下如何。派我来预先征询一下您方便不方便。如 果可以的话，明天请您答复我，以便和京城饭店联系。事情催 得这样紧，麻烦您了。不过社长说征求长房和本人的同意不过 是形式而已，说不定我一到府上，当天就能听到您的答复。因 此我就来了。”贞之助原说一开年就答复，不过他总认为那是 正月初七以后的事，而且涩谷方面到现在也没有来信。当初大 • 653 .

姐听到这消息时特别高兴，她说这次雪子妹妹真的能出嫁了 吧。妹妹能嫁到那样有名望的人家去，我对辰雄的生身父母家 也有面子，辰雄也威风，晚婚也没什么，这一切都是贞之助妹 夫劳神辛苦的结果。她既然这样讲，事到如今姐夫只能答应， 只是由于年底杂务纷繁所以没有来信，正月里总会有信来的， 这道理不问也清楚。所以现在贞之助即使自作主张把亲事决定 下来，也不要紧。不过这时如果不正式征求一下雪子的意见就 独断独行是危险的，这样做就会被看作轻视她的人格，使她不 愉快。所以尽管麻烦，为了办理这道手续也有必要请对方等候 一天。因此他向光代说明违约迟复的原因，答应今晚一定打电 话去东京征询姐夫的意见，请光代明天上午再劳驾一次，无论 如何明天上午一定答复，求她再延期一天。不过打电话去东京 只是个借口，由于不缺时间，当晚要了一个涩谷的长途电话， 接电话的是大姐，她说辰雄到麻布长兄家拜年去了。贞之助就 问：“寄出姐夫的复信没有7' “年底家务事乱七八糟，似乎没 有写信。可是那桩亲事我已经详细和他讲了。” “那么姐夫说些 啥呢？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呢7'经他这样一问，大姐结结巴巴 地说：“那个嘛他说身分以至门第是没说的了，只是没有固定 职业，叫人放心不下。我就对他说：'这门亲事要是再不应承， 那真是欲望无止境了。'他也认为我说得对，听口气大体上算 是同意了。”贞之助就说：“是吗。其实今天国岛先生派人来我 这里了。情况既然如此，那就算你答应了，我将适当答复对方 推进此事，请姐姐谅解。不过再往下去，如果听不到姐夫的直 接意见就不好办，所以请您对他说，希望他火速写封信给我。” 说完贞之助就挂断了电话。

至于雪子那里，贞之助认为只要表示出尊重其意见，她就

• 654 .

会满意的。当天晚上幸子去试探她的态度时，她没有象预期的 那样干脆答应，却提问最迟什么时候可以答复。幸子告诉她明 天上午光代要来听回音时，她非常不满地说：“难道贞之助姐 夫叫我一夜之间就作出决定吗幸子就说：“我看到雪子妹妹 似乎不厌恶这门亲事，我们就认为你反对这门亲事。” “如果贞 之助姐夫和二姐叫我嫁人，我当然准备出嫁。不过一个人的终 身大事，哪怕能给我两三天工夫作个心理准备也好呀”尽管她 心中早已有了精神准备，却还是这般说。第二天上午她磨磨蹭 蹭地算是同意了，可是还有点埋怨催促得过紧似的说：“因为 贞之助姐夫叫我一夜工夫就决定呀。”她脸无喜色，更不用提 从她嘴里能听到一句半句感谢姐夫、姐姐好心好意为她把亲事 办成的话。

三十五

光代四日那天上午来听了答复回去了。第三天，六日傍晚 她又来了。她说：“四日那天我打电话到京城饭店汇报了这里 的回音，当天晚上就打算坐夜车回东京。可是社长说：'这次 亲事的月下老人是你妈妈，作为她的代表，你必须留下来。‘ 因此他命令我延期两三天回去。今天社长又来电话说：'和子 爵的会谈顺利结束，让我转达你们。‘还有御牧家想和雪子小 姐以及诸位见见面，要是方便，希望后天下午三点钟驾临嵯 峨。男家有子爵和当天从东京赶来的御牧先生、社长和我，还 有一两位住在京都大阪的御牧家的亲戚。只是似乎时间紧了一 点，只因社长是忙人，他想把事情一次办成，请勿见怪，还望 多多谅解。还有细姑娘和悦子小姐也务必一起去。”幸子告诉 她长房不让细姑娘出席这种集会，谢绝了邀请。让悦子向学校 请假早回家，一家四人应邀前去。

六日当天，贞之助一家在新京阪电车的桂站换车到达岚山 终点站下车，步行穿过中之岛，走到渡月桥下。这一带地方由 于他们每年都来赏樱花，所以并不陌生。这时正当最冷的季 节，而且京都的冬天格外寒冷，对着大堰川的水色，真是寒冷 彻骨的感觉。沿着河从三轩家向西走，右边就是小督女官的坟 墓。再往前去，走过浏览船的停泊处，拐向天龙寺南门，一个 大门迎面而来，门上挂着一方“听雨庵”的匾额，那就是御牧 家了。这是来之前光代指点他们的，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才 知道这地方有这样一个别墅。屋子是茅草盖的平房，并不宽 敞，不过客厅正面岚山泉石的风光一览无余，确实美得很。经 过国岛介绍和主人方面一一道候完毕后，御牧说：“天气是冷 了点，但是风和日丽，我们走一走怎么样？请各位观看一下庭 院，家父会高兴的。”他边说边领着大家走了一圈。”从这里一 眼望去，岚山几乎和院子连接在一块儿了，中间不觉得夹有道 路和大堰川。即使是万人空巷的樱花时节，这里还是寂静得犹 如远离人世的仙境似的，竟不知外边的喧嚣声从何而来，家父 很以此为傲。园里故意不种一棵樱花，到了四月里，他爱呆在 家里平心静气地欣赏对面山顶上的一片红云。今年樱花时节请 你们一定顺路来舍下，坐在客厅里打开饭盒，欣赏远山樱，如 果这样，真不知家父会如何高兴哩。”

过了一会儿，说是晚饭已经准备停当了，大家先被领进茶 席。同村夫人主持茶席的礼法，她是御牧的妹妹，嫁给大阪的 一位富商园村氏。喝完茶到客厅进晚饭时，天色已经黑了。菜 肴十分讲究，熟谙京都菜风味的幸子，估计可能是“柿传”那 类餐馆送来的。子爵广亲老人衣冠束带，具有公卿血统的风 貌，瘦长形的脸，脸色蜡黄犹如象牙，有点像能乐演员，乍一 看丝毫不象他那面孔又黑又圆的儿子。不过仔细端详起来，父 子两个的眼神和鼻梁毕竟有些相象。他们父子两人外貌的差距 远远比不上性格的差距，儿子御牧实性格爽朗、豁达，父亲广 亲阴沉谨严，有着京都典型的性格。老人说声对不起，他为了 防止伤风，就围上一条灰色绸围巾，背后生起电气暖炉，坐在 电热座垫上，安详地慢条斯理地谈着话。他已七十高龄，身体 还十分健康，对国岛和贞之助等也很殷勤。最初大家对他还有

顾虑，酒兴一发作，一座的不自然的空气消失了。坐在父亲旁 边的御牧说：“人家都说我们父子一点也不象，大家认为呢？' 他半开玩笑似的一一指出父子之间面貌上的差异，引出此起彼 落的笑声。贞之助站到老人面前敬酒，又走到国岛面前，做出 一副拜聆高论的样子久久端坐在那里。席上除悦子而外，女客 都穿的和服，只有光代穿的是西装。似乎她有点怕冷，缩着她 那穿袜子的双脚坐在那里，今天毕竟也拘谨起来。“阿光，你 怎么特别老实起来。”御牧一杯又一杯地给她斟酒。她尽管说： “今天你要对我好一点，”也渐渐的有了些醉意，说起话来又象 平常那样没遮拦了。最后御牧拿了酒壶走到幸子和雪子面前 说：“没有白葡萄酒，很对不起。不过我知道两位洪量。”就给 她们斟上了酒。她们也不推辞，斟了就喝。尤其是雪子，她正 襟危坐，喝了不少，还象平常那样不声不响地只管微笑着。不 过幸子看出这个妹妹的眼睛里闪耀着往常所没有的一种兴奋的 光辉。御牧也注意到呆呆地夹在大人中间的悦子，经常来和她 攀上几句话。其实悦子倒也并不窘迫，这个神经质的少女这时 尽管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暗地里却在仔细观察在场的每 个大人的行为举止、言语、表情以及服饰等等。

八点钟左右宴会结束，贞之助一行首先告辞。按照广亲老 人的安排，他们回家时用汽车直接送到七条车站。光代就说： “那么我也搭车去吧”，她是回到冈本舅舅家去的，也乘上同一 辆车。御牧说要送他们上火车站，他不听贞之助他们的劝阻就 坐上了驾驶座。汽车沿三条大街往东拐到乌丸大街，向南直 驶。这时御牧心情十分高兴，一边抽纸烟一边说说笑笑。悦子 不知什么时候起称御牧为叔叔了，她突然叫了一声叔叔，说： “叔叔姓御牧，我姓商冈，两家都有'马基'这两个音。” “小 东西给我取好兆哩，小悦，你真聪明。”御牧简直乐坏了。“所 以小悦和我家到底是有缘分的啦。”这时光代在一旁也凑趣说： “真的，雪子小姐的旅行皮箱和手绢上的英文字头也无须重写 了。”经她这么一说，说得雪子也笑出声音来了。

第二天国岛从京城饭店打电话来说：“昨夜的聚会很愉快， 看到双方满意的样子，我很高兴。我今晚和御牧同车回京，订 婚和其他别的事情随后由井谷小姐和你们联系。还有昨天晚上 广亲子爵告诉我，阪神甲子园有一栋园村先生家的出租房子， 可以出租给御牧，子爵准备买下来送给新婚夫妇。御牧先生最 近决定在大阪或神户找工作，那里离芦屋近，一切都方便。不 过目前那栋房子还住着房客，打算和对方交涉让他们立即搬 走。”

贞之助担心着涩谷的姐夫到现在还没有来信，长房的态度 始终不明朗，说不定是由于姐夫不满雪子抗命或者还有其他别 的理由。他感觉到这一点，有一天他就给辰雄写去下面这样一 封信。

您大概从大姐那里听到了这次亲事的详情吧。这桩亲 事我并不认为最最美满，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这方面也有 不宜要求过高的优点，所以只好相信国岛，适可而止地加 以解决。八日那天我们应邀和广亲子爵见了面一一这事前 几天在电话里预先对大姐讲明的，最近就要订婚了。我们 夫妇抛开长房自作主张定下这门亲事，我想您也许会不愉 快。现在虽说晚了一些，还有一事我必须向您道歉，那就 是多年来、特别是去年长房一再叫雪子妹妹回去，至今始 终没有实行。我们不得不听您的意见，其中有许多客观原 因，我觉得那是事出无奈。实情是雪子妹妹很不愿意回东 京，幸子有几分同情她，除非用十分强硬的手段否则不可 能办成这件事。可是不用说，责任我也有一半。尽管力量 有限，正因为自己觉得有责任，我才为雪子妹妹的亲事奔 走效劳的。实际上对于一个不听话的妹妹，做兄长的当然 不能再照顾她的生活。今天莫如说只有小弟才有照顾她的 义务。老兄如果把这也说成多管闲事，那么我就只能引 退。小弟很早就抱着这样的心情行动，所以如蒙允许这次 的亲事，那么一切婚事费用都应该由小弟负担。但是，为 了不至于发生误解，必须略加声明，我那样说决不意味着 雪子妹妹将由我这里嫁出去。不用说这事只不过是我们内 部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雪子妹妹总是作为长房的姑娘 嫁出去的。以上各项如蒙俯允，则非常感谢，不知尊意如 何？小弟不善辞令，但望见谅其本意，赐予指教，幸甚幸 甚。还有，因为时间紧迫，务望火速赐示为盼。

贞之助把信寄了出去。辰雄似乎善意地读了这封信，过了 四五天，寄来了如下一封通情达理的回信。

拜读了您恳切的来信，我很理解你。几年来小姨们始 终疏远我而亲近您和幸子妹妹，我尽管不想弃之不顾，但 毕竟有不周到之处，凡事都麻烦你们两位，实在很抱歉。 迟迟没有答复雪子这次的婚事，别无他意，只因有关这方 面的事情一直麻烦你们两位，心中委实不安，甚至都不知 道该怎样答复您了。对于雪子不愿回长房，我一次也没有 想过您有什么责任，所以也不认为您有义务负责雪子的出

嫁。说得过份一点，应该说这都是我的不德才致之。不过 事到如今再来追究谁是谁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至于这 次的亲事不仅对方出身名门，又承蒙国岛先生这样一位知 名人士从中撮合，而且您又把话说得那么透彻，所以我觉 得再也不应该挑剔什么了。请您全权办理今后的事情，订 婚以及其他一切完全可以由您决定。关于结婚的费用，我 打算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只是因为近来我手头不宽，又读 了您恳切的来信，只要您不把这事当作是您应尽的义务， 我说不定还要借重您鼎力帮助。总而言之，结婚费用一 事，日后我们见面时再商量吧。

贞之助读了内容大致如上的来信后，也就不再担心。不过 另一方面还有妙子的特殊情况；又担心奥瀨口头上虽然答应 保密，随着情况的发展，说不定再节外生枝提出别的要求来。 所以他想趁没有挂碍时赶快办了亲事，也希望订婚早日办妥。 可是据光代以后的消息，国岛夫人那时偏巧因恶性感冒发展成 为肺炎，病情相当严重，暂时两家的婚事只能延期。国岛也郑 重地来信说明了情况。另外御牧自己又来信报告甲子园的房子 已经由子爵家买下来交给了御牧，已经办好了登记手续。房客 还没有搬走，但不久就要搬出去。等房客搬走后，御牧要来甲 子园实地检查那栋房子，到那时希望这边的姐姐和雪子小姐一 起去看房子。直到结婚为止，听雨庵将派一个女佣留住那里， 结婚以后大概还可以把那个女佣留下使用。

国岛夫人的病情一时陷于危笃状态，后来幸而转危为安， 到了二月下旬就下床活动，之后又去热海转地疗养了两星期。 夫人牵记着订婚这件事，据说甚至在病中说胡话时还始终不

• 661 •

忘，因此三月中旬光代就来芦屋接洽。首先是订婚和结婚仪式 究竟是在哪里举行的问题，国岛的意见是东京小石川区有御牧 子爵的邸第，萌冈家的长房也在涩谷区，所以还是应该在东京 举行仪式。在三月二十五日举行订婚仪式，婚礼定在四月中旬 举行。贞之助他们对于国岛的意见一致同意，就打电话把情况 通知了涩谷方面。涩谷那边由于孩子们把屋子糟蹋得象猪圈那 样肮脏，听到这消息，急忙重新裱糊拉门，换上新垫席，甚至 连墙壁都重新粉刷了一遍，忙得昏头转向。

幸子听到要在东京举行婚礼，总有些不大乐意，可是又提 不出反对的理由。到了三月二十三日，贞之助因为没有时间， 只得由幸子陪同雪子前去。二十五日订婚典礼一结束，国岛就 打电报把这一消息通知了在洛杉矶的井谷。雪子为了辞行就留 在涩谷。二十七日上午，幸子独自一人回到了家里。到家正好 是上午十点钟左右，贞之助与悦子都不在家，她上楼走进卧 室，想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忽然看到桌子上摆着两封从西伯 利亚转来的外国信，已经拆开了封口，旁边还有一张字条，上 面是丈夫潦草的字迹：

舒尔茨夫人和海宁格小姐珍贵的信寄到了。悦子急于想 知道内容，拆开一看，舒尔茨夫人的信是用德文写的。因此 我拿到大阪请熟人翻译了，译文参看另纸。

在字条旁边附有七张原稿纸的译文。

三十六

亲爱的苗冈夫人：

早就应该给您写封详细的信了。我们大家都经常想念 您和可爱的悦子姑娘。悦子姑娘一定长得挺高大了吧。可 是我们执笔的时间几乎没有一点。我想您大概知道德国现 在人手不足，很不容易雇到女佣。从去年五月份以来，家 中有一个女佣，每星期只来三个上午打扫卫生。其余的家 务事，例如烧饭、做菜、上街买东西以及修理整顿、缝衣 裳等等，都得由当家太太自己操心。做完以上那些家务 事，到晚上才能闲下。过去总利用这段时间写信，现在得 把这段时间全都花在修补孩子们穿破的袜子上一一那种有 大大小小窟窿的破袜子积满了一筐。可以扔掉过去穿旧的 破东西，现在一切都得节约。为了打赢仗，我们齐心协力 尽可能节俭一切。听说日本现在生活上也非常俭朴。我们 的一个好朋友休假来到这里，把日本发生的各种变化讲给 我们听了。这也不妨说是力争上游的新兴民族必须肩负的 共同使命吧。世俗尽管有这样一句话：“想在向阳之处占 一席地，很难啊。”可是我们深信我们是能够占据那一席 地的。

去年六月读到您写给我的德文信，心中很高兴。衷心 感谢您深厚的友情。这次给你写信，说不定您又得请哪位

亲密好友给您译成日文吧，但愿您那位朋友能认出我的笔 迹。如果辨认不出的话，下次就用打字机打吧。您信上提 到的绸子和日本扇子的包裹始终没有收到，非常遗憾。可 是，您送给我们罗茜玛丽的漂亮戒指却使她异常高兴。那 个戒指是您托海宁格小姐带给罗茜玛丽的。海宁格小姐前 些日子来信说她现在还不知哪天能来汉堡。我们的一位老 朋友前几天在柏林遇见了海宁格小姐，带来了那只戒指。 戒指非常精美，我代罗茜玛丽向您深深致谢。不过目前由 我代她收藏起来，不让她戴，要等她长大时再让她戴。我 们在日本认识的一位朋友四月份要回日本，我打算请他带 点不值钱的装饰品送给悦子姑娘。今后悦子姑娘和罗茜玛 丽两个人的身上就都能戴上标志相互友爱的纪念品了。如 果战争能胜利结束，一切恢复正常的话，那时不知道您能 不能来德国。我想悦子姑娘一定愿意了解一下新德国的面 貌。要是我们家里能招待贵客来住几天，我们心中都很高 兴。

我想你们都愿意知道我的孩子们的情况。他们都一如 既往，很健壮。彼得十一月份和同班同学去上巴伐利亚 了，他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罗茜玛丽十月份开始练钢 琴，进步很快。弗利兹的小提琴拉得挺不错，三个孩子中 他长得最快，孩子很活泼，学校里人缘也很不错。他读一 年级时，还把学习一半当作游戏，近来已经很适应了。最 近孩子们在家里也必须帮助我干活，每人都分担一部分家 务。傍晚，弗利兹必须擦全家的皮鞋；罗茜玛丽得揩干碗 碟，磨餐刀。大家干活都很拼命。彼得今天也寄来一封长 信，说他们宿舍里大家也在擦皮鞋、修补自己的衣服和袜 . 664 .

子。我觉得这类事情对他们那些年轻人来说确实是很好的 锻炼。不过我担心他回家以后，说不定那类事情又要推到 母亲身上来。

我丈夫承办一家进口商行，这一阵他在买卖上也熟悉 多了。从中国和日本也进口商品，只是在战争时期受到了 一定的限制。

今年冬天很长，不过没有去年那样寒冷。这里出太阳 的日子很少，从十一月份以来一直是阴天。不久又是早舂 天气了，想到以前住在日本的时候，总有那么温和的气 候，心情舒物得很。所以我们始终向往着日本的气候。

如果今后再能听到您那里的消息，我们将多么高兴 呀，请您以后多告诉一些你们那里的情况吧。禁止寄照片 到国外，遗憾得很。罗茜玛丽日内就会写信给悦子姑娘， 平常她学校里的作业很多，必须等到星期天才有时间写 信。彼得也会从上巴伐利亚给你们写信，他们那些孩子都 热爱大自然的风光，也许经常在外面，我觉得那也挺不 错。因为在汉堡这种大城市里总觉得象是生活在笼子里一 样。

请最后代我们、特别是孩子们向悦子姑娘问好。衷心 祝愿您和您丈夫安好。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深 情厚意。

您的希露达•舒尔茨 一九四一年二月九日于汉堡

海宁格小姐是用浅近的英文写的那封信，幸子还能读懂。

亲爱的詩冈夫人：

请原谅我这么晚给您去信。因为忙着找寻居处，实在 没有时间写信。不过我们终于住到一位年老的熟人家里去 了。我们和他的儿子在日本关系就很好。那位老人今年六 十三岁，一个人住在一套大公寓里，觉得非常寂寞，所以 要求我们和他住在一起。我们巧遇良机，心中很高兴！

我们经历了漫长的但是愉快的航海生活，正月五日到 达德国。在俄国境内因检查病疫而禁止自由行动那段时间 固然很不愉快，可是俄国人也确实竭尽全力。食物太坏， 我们每天只能得到黑面包、干酪、黄油和一种罗宋菜汤。 我们整天只能玩纸牌，下棋。圣诞节前夜点上蜡烛，吃到 了平常的那种面包和黄油，您想象不到我是怎样眷恋家中 的妈妈和弟弟的！可是过了六天，我们被带到列车所在的 地点。父亲和我坐上一张又大又新的双人席座，对面席位 上坐的是刚从日本访问回国的纳粹青年团的少年们。我和 他们谈了许多趣话，一点都不觉得旅途的遥远。

在柏林当地，我们几乎全然不觉得是在打仗。剧场和 咖啡馆都挤满了人，食品丰富且可口。事实上我们在旅馆 和餐厅吃饭时，经常因为食品过多而吃不完。气候的变化 使得我们食欲异常旺盛，所以我必须始终注意不使身体发 胖。我们近来接触到的不寻常的光景是街上士兵和将校很 多，他们穿了军服的姿态一到眼前就觉得很英俊！

从这个月开始，我进了俄罗斯芭蕾舞学校。那个学校 离家很近，十分钟就走到了。老师名叫古斯乌斯基太太， 她是在彼得堡学舞的，为人很容易亲近。日场的演出经常 由她亲自指导，所以我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半，下午

• 666 •

三点到四点半总去那里练习，希望能有很快的进步。古斯 乌斯基芭蕾舞剧团由年长的高才生们组成，最近刚从罗马 尼亚慰问演出回来，马上又要去挪威和波兰演出了。我希 望两三年后自己也能参加这个剧团。

最后，您托我带给罗茜玛丽的珍珠戒指终于带到了。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邮寄，可怕遗失在半路上。两三天前父 亲有个朋友从汉堡来看他，于是就把您托带的东西交给了 他，请他亲手转交给罗茜玛丽。今天收到舒尔茨夫人的明 信片，说精致的戒指已经收到了，罗茜玛丽非常感谢您。 现在把明信片附在信里寄上。

直到今天这里的天气都很冷，以后大既可以一点点暖 和起来。正月份气温为零下十八度，寒冷程度可想而知 了。不过室内有暖气设备，所以依旧是舒适温暖。德国的 窗子都是双层的，比日本的严实得多，所以冷风吹不进屋 子。

练舞的时间到了，就此搁笔吧。希望您来信。

弗莉黛尔•海宁格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于柏林

信里还附有一张风景明信片，那是住在汉堡的舒尔茨夫人 寄给柏林马艾尔峨特街的海宁格小姐报告收到戒指的。

雪子在涩谷姐夫、姐姐家一直住到三月底，本来可以一直 住到结婚那天，但是她毕竟只是暂住，宁可早点回芦屋和二姐 一家多聚聚，留作临别纪念，所以一到四月她马上就回到芦屋 来了。

国岛派人来传话说，决定四月二十九日天长节那天举行结 婚典礼，宴席设在帝国饭店。御牧方面子爵因年迈不能出席， 由长子正广夫妇代理。御牧家又提出一点要求，就是华而不实 的铺张尽管应该避免，但是结婚宴会必须符合子爵家的格式， 因此就按照这一宗旨发请帖。当天御牧家东京方面的亲友不用 说都要来赴宴，估计关西方面赴宴的人很多。这样一来，蒔冈 家的人，首先是大阪的亲戚其次还有名古屋辰雄老家种田家的 许多人，包括大垣菅野家那位遗孀自然都说要来参加结婚典 礼。因此，预料这次将成为近来规模最盛大的一次结婚宴会。

就在这时，甲子园的房子腾出来了。有一天御牧来到芦 屋，邀请幸子和雪子一同去验收新房。那幢房子坐落在阪神电 车北面数百米的地方，有刚翻新的平房。夫妇俩雇用一个女佣 住这样的房子，大小正合适两人住。特别可意的是还有一个四 百平方米左右的庭院。御牧先和幸子姐妹商量怎样布置两人的 新房，衣橱和梳妆台安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宣布他的新婚旅 行计划：结婚当夜住在帝国饭店，第二天动身去京都，到父亲

跟前请安，当天就去奈良，用两三天的时间周游一下大和古都 的春景。他还声明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要是雪子姑娘不稀罕 去奈良，可以改变计划去箱根、热海。幸子根本没有必要征求 雪子的意见就回答说：“请您带我妹妹去奈良吧，关东这一带 地方很好。尽管我们离那里不远，可是对于大和的名胜古迹意 外生疏，连法隆寺的壁画妹妹都没有见过。”御牧提出在奈良 打算住日本传统的旅馆，幸子尽管吃过奈良日本式旅馆里臭虫 的苦头，但还是顺着御牧的心意推荐了日月亭。御牧又跟她们 说，他决定去新近在尼崎市郊区建立起工场的东亚飞机制造厂 工作，这个工作是国岛先生介绍的。因为他曾在美国大学里专 攻过航空学，而且是在那儿毕业并取得学位，所以才具备那个 条件。其实他大学毕业以后从来没干过那方面的工作，对于飞 机工业可以说并不在行。由于介绍人是国岛先生，工厂方面出 了高工资聘请了他，所以他格外感到不安。但是为了度过眼下 这样的时局，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抓牢这个位置。等新婚旅行一 结束，就得去上班做挣工资的人了。不过自己还想利用空余时 间研究关西方面的古代建筑，准备今后有机会重操旧业。

当御牧问到细姑娘近况时，幸子吃了一惊，装出若无其事 的样子回答说：“今天她没有在家，不过她挺好。”御牧是否知 道妙子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再也没有谈论起妙子，在芦屋呆了 半天就回去了。

妙子那时已经足月，由阿春陪同着从有马悄悄的来到神 户，住进了船越医院。幸子深怕别人发现，所以自己决不去医 院，甚至没有打一个电话。入院第二天深夜，阿春偷偷跑回家 报告说妙子胎位不正。据医院院长说，去年避地有马之前，诊 断岀胎位完全正常，从那时至今，多半由于坐汽车翻山而使胎

• 669 .

位倒过来了。要是早发现还可以及时纠正，现在接近临盆，胎 儿已下降到骨盆，丝毫再没有办法。不过院长保证一定让产妇 平安分娩，叫家里放心，看来大概不至于会出什么事。阿春报 告完毕就回去了。四月上旬预产期已过，仍然没有传来什么消 息。因为是第一次生产，估计免不了要推迟几天。不知不觉间 樱花都快凋谢了，贞之助夫妇想到半个月后雪子就要出阁，叹 惜时光流逝，应该为她举行点纪念活动。可是今年比去年更不 好办，比如说雪子婚礼后当晚要换上的便服，由于和“七七禁 令”相抵触，不能定制新的，只能委托小槌屋搜购一些处理 品。从本月开始，大米也实行凭票供应制。还有菊五郎今年也 不来大阪了。去年赏樱花都怕人看见，今年自然要考虑许多。 不过因为那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即使简而又简也非去不可，所 以十三日星期天就去京都玩了一天，连瓢亭都没有去，只敷衍 了事地从平安神宫到嵯峨一带转了一圈。再说今年又缺了妙 子，四个人在大泽池畔的樱花树下小心翼翼地打开饭盒，在漆 碗里肃静地喝了一巡冷酒就回家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看了什 么。

贞之助一行赏花回家的第二天，原来已经大腹便便的那只 “铃”生小猫了。这只十三四岁的老母猫去年怀胎时已无力自 己生产，靠打针才生下小猫的。今年它的胎气在前天晚上就发 动了，可是怎么也生不出来，所以在楼下那间六铺席屋子的壁 橱里临时给它搭了个窝，请了兽医注射了催化剂，猫仔好不容 易才露出一个头来，幸子和雪子轮流使劲拉，才把它拉出来 的。姐妹俩从祈求妙子顺产的一片心意出发，都不声不响地竭 力张罗着使猫顺产。悦子借口上厕所不时下楼从走廊里偷看， 幸子斥责她说：“小悦走开，孩子不能看。”直到凌晨四点，三 • 670 .

只猫仔才顺利生了下来。两人用酒精消毒过血腥的手，脱下沾 污的衣裳换上睡衣，正要钻进被窝时，突然有人打电话过来。 幸子吃了一惊，拿起话筒，果真是阿春的声音。

“怎么样了？生下来了吗尸幸子问。

“没有，还没有生。象是非常难产的样子。已经阵痛了二 十小时了。”阿春说。“据院长先生说，因阵痛微弱注射了催产 剂，可是目前德国制的进口良药缺货，用的是国产品，所以没 有多大的效果。细姑娘哼声不止，身体难受得乱折腾，从昨天 起不吃一点东西，尽吐一些古怪的黝黑东西。她哭着说：'这 么难受，性命委实难保，这次肯定活不成。'院长先生尽管说 还不要紧，可是护士说心脏怕支持不住。外行人看来，情况不 妙。本来讲好不能打电话，现在只好打了。”

光听阿春的报告，幸子觉得情况还不够清楚。她想如果只 是因为弄不到德国制的催生药，而使产妇生命垂危的话，她觉 得总有办法把药弄到手；一般产科医院往往为特殊病号多少秘 藏一些进口药品，只要亲自去哀求院长，说不定就能让他拿出 来。雪子在旁边也说：“到了这种地步，不能再顾虑社会上的 物议了。” 一再促请幸子去医院看望产妇。随后贞之助也起身 了，他赞同雪子的意见，还说他曾对三好当面保证由他负责细 姑娘和胎儿的安全，既然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决不能置之不 顾。所以他不仅叫幸子马上就去，而且还通知三好立即去医 院。

提起神户的船越医院，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熟练专家， 社会上已经有定评，所以去年幸子推荐给了妙子。但是幸子自 己并不认识那位院长。为了以防万一，幸子家里藏有一些现已 成为贵重品的西药，她从中挑出可拉明、偶氮磺胺、维生素B

• 671 .

等针药拿到医院去了。赶到医院时，三好已经先在病室里了。 妙子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已经半年不见幸子，一见她进入病室， 妙子就含着眼泪说：“二姐你来得好我觉得这次活不成了。”说 完又哭了起来。这时她手脚只管乱折腾，嘴里还吐出一些莫名 其妙的东西。那东西肮脏异常，全是黏糊糊的块状物。三好听 女护士说，那是从嘴里吐出的胎儿的毒素。幸子看时，很象婴 儿落地后拉出来的胎粪。她立刻跑进院长室，掏出贞之助的名 片，又掏出全部随身带来的针药说：“先生，我好不容易才凑 出这点儿药品，可是无论怎样也弄不到德国的催生剂。请您在 全神户帮我搜求一下吧。只要有人有那样的药，我愿意出任何 高价。”幸子故意提高嗓门象半疯子那样叫喊，终于哀求得好 好先生的院长勉强拿出一支进口催生剂说：“其实我们医院里 还备有一支这样的药，真的再没有了。”没想到那支针药刚注 射五分钟，妙子马上阵痛发作，和国产品一比较，幸子他们当 场看到了德国制品的优越性。随后妙子被送进分娩室，幸子、 三好和阿春坐在走廊的长凳上守候着。刚听到妙子哼了两声， 就看见院长手里拎着婴儿冲出屋子飞快跑进手术室，半小时中 只听到啪嗒啪嗒的拍打声从手术室传出来，但始终没有传来婴 儿的哭声。

妙子从分娩室被送回原来的病房。幸子等三人回到妙子病 床周围屏息听着。过了好久还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可以想象 院长还在白费劲。过了一会儿护士走来说：“很对不起，婴儿 临盆前还好好的活着，分娩时死了。尽管想尽办法，连府上带 来的可拉明也注射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苏醒过来。详细情况 院长马上会来说明。至少我认为该把产妇为婴儿准备的毛衫给 遗骸穿上。”说完她就接过妙子在有马缝制的婴儿衣出去了。 不久院长抱了死婴儿走进屋子，泪流满面地说：“很对不起， 我失败了。因为胎儿不是竖产，所以由我助产。托出胎儿时我 失了手，婴儿窒息死了，这是很少有的事。我保证过没问题， 可是竟闹出这种失误，真不知道该怎样道歉。”幸子看到院长 坦率认错，其实不认错也没什么，他却诚惶诚恐地陈睪，幸子 对他的诚恳态度反而产生一种好感。院长一面举起婴儿让大家 看，一面说：“生的是位小姐。长的多漂亮啊！决不是我说奉 承话，我接生过不知多少次，从来没见过这样美丽的婴儿。要 是不死，将成为怎样一位美人儿呀！这样一想就更加可惜。” 说着他又一再道歉。

婴儿身上穿的是刚才拿去的毛衫，黝黑的头发梳得亮亮 的，面色白净，两颊红红的，没有人见了不发出惊叹声。三人 依次接过婴儿观看。妙子突然放声大哭，接着幸子、阿春和三 好也哭成一片。“活象市松娃娃呢”幸子说。她凝视着死婴那 透明如蜡的妩媚面容，仿佛板仓和奥加的怨恨在它身上作祟 似的。一想到这里，幸子便浑身发抖。

过了一星期妙子出院了。贞之助的意见是只要他们不公开 在外面走动，也没有关系。妙子听从了这个意见，被接到三好 那里去了。他们在兵库租下一层楼房，当天起就开始了夫妇生 活。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妙子为了和贞之助夫妇以及雪子告 别，并收拾一些应用什物，一个人来到芦屋。走到楼上她以前 住的那个六铺席的屋子一看，里面辉煌灿烂全是雪子的嫁妆， 壁龛里大阪亲友以及其他方面送来的礼物堆积如山。妙子虽然 比雪子先成家，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件事，因此她只能从寄存在 这里的许多行李中取出一部分急用品，独自悄悄地包在蔓草花 纹的包袱皮里，和大家谈了三十分钟话就回兵库的家去了。

妙子一出院，阿春就回到了芦屋。她对幸子说，雪子姑娘 结了婚，她要请两三天假回老家尼崎。看来她父母要让她去相 亲了。

幸子一直就沉浸在感慨之中， 决定了，这个家不久将人去楼空， 不就是这样吗？雪子则更加消沉， 之助夫妇陪同她去东京以后，她为日子一天天这样过去而悲不 自胜。而且不知什么原因，几天以前她就闹肚子，一天要拉 五、六次稀，服了若松和阿鲁西林片也不大见效。拉肚子没 好，二十六日却到来了。那天上午在大阪冈米定制的假发送到 了，她试了一下就把它摆在壁龛里。悦子放学回家忽然发现了 它，于是她一边嚷嚷阿姨的头真小，一边把它戴在头上故意走 进厨房给人家看，引得女佣大笑。委托小槌屋定做的婚礼后穿 的便服也在同一天做好送了来。雪子见到那些衣裳还嘟哝着 说：“如果这些不是婚礼的衣裳就好了。”她忽然想起以前幸子 嫁给贞之助的时候，也与雪子一样面无喜色。当妹妹们问幸子 时，她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还写了一首短歌给她们看。

想到人的命运一下子就这样 把女儿嫁出去的母亲的心情 自从决定二十六日夜车由贞

此身行作出岫云, 日暮犹试嫁衣裳。

那天雪子的肚子一直都不舒服，坐上火车还在拉。